武俠世界

崑崙奴（亡命江湖故事）滄海客・著

牠是一隻靈禽，看來也好似是一個人的名字，如果你猜每一樣都是對的！本篇主人翁含寃負屈遍走天涯，亡命江湖，遇到的是牠及他，這樣就揭開了一頁辛酸，哀艷的奇情故事。



$3.50

1052

編者話 由於我們自一〇四〇期起增加篇幅十六大頁之故，因而每期耗稿量也相繼激增，補充內容。鑑於本刋過去一貫宗旨，素以選稿嚴謹見稱，寧缺毋濫，儘用佳作。爲了更進一步充實本刋內容起見，我們以衷誠懇切的冀望，讀者們今後爲本刋珠玉紛投，祗要您們有好的故事題材，簡潔的文字，美妙的安排描述，不妨發揮一下各位寫作天才，增添情趣，給我們來稿，一經選用，定當奉以薄酬，敬希讀者們踴躍參加，謝謝捧場！

**　**　**

滄海客的巨著亡命江湖傳奇故事今期又有意料不到的情節發展，「崑崙奴」是一篇充滿傳奇性的俠義論理小說，內容詭秘，懸疑莫測，緊張刺激，佈局巧妙……一個衣衫襤褸的孤女，終日亡命江湖，她雖非劍中仙，却是刀之神，有一段令人悱惻纏綿哀艷事蹟！她原來還是個貴爲公主的皇帝女……

**　**　**

下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由高皐執筆佳作——「瘟神鬼刀包要命」，該故事打鬥激烈，場面熱鬧，有鬼哭神嚎、風雲色變之感，閱讀之下，令你髮指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5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亡命江湖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盧令・圖

崑崙奴

死裏逃生　鬼谷驚魂

誰在哭啊？

在那高高的山崗上，在那樣寒風砭膚的深夜，怎會有人在哭泣？

原來是夜風在哭泣，因為夜風那麼急勁，山谷那麼深邃，風化的斷崖又那麼陡峭。

「不，」那個把臉埋在掌中的姑娘抬起頭來了，聽了一會，低聲說：「是她，是的，是媚娘在哭泣。」

媚娘在哭泣？

那個妖媚的，淫賤的賊女人，竟會哭泣？

少年搖了搖頭。

「不，」少年說：「這賊女人怎會哭泣，她，怎麼會……」

少年不言語了，因為那姑娘不答，她在聽呢。

他聽了聽，便不言語了，因為，那是真的，真的是夜風在嗚咽，但嗚咽的夜風中，真有個女人在哭泣，是她，那個妖媚的媚娘，竟是真的，真的在哭泣。

哭泣的聲音斷斷續續，因為夾雜着一聲聲幽幽的嘆息，因此，那入耳的，幽幽的嘆息聲，也斷斷續續。

原來真是山崖上的媚娘在哭泣！

少年不信，但不由他不信，因為那是真的，那個淫亂江湖，迷惑過無數武林高手，盡為她的美色顛倒，盡皆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媚娘，真在哭泣。

但那幽幽的嘆息聲，傳自崖頭，也傳自身邊，不僅是那個妖媚的媚娘在嘆息。

真是怪事年年有，這個淫賤的賊女人竟會嘆息，那聲也幽幽。

而她，不識愁滋味，不，該說是即使在憂患中，唇邊也會常掛着歡笑，她的咀兒裏，也常發出銀鈴般笑聲的姑娘，竟也會嘆息，而且聲也幽幽，欲斷人腸。

「你為何嘆息啊？心蓮妹妹。」少年說。

他叫陸羽，是雲台十三門的弟子，一個身負奇冤，亡命江湖的少年，若不是他眉頭愁聚，看來就更英俊了。

她叫狄心蓮，是宮九娘的徒兒，宮九娘是九宮劍派的唯一傳人。

笑口常開的姑娘，竟也會緊鎖眉梢，嘆起氣來，豈非怪事？他和這姑娘相識以來，這還是第一遭兒見到她小咀兒裏發出嘆息之聲，而且這麼聲也幽幽欲斷人腸。

回答他的是：又一聲幽幽地的嘆息。

她又把臉兒埋在掌中了。

她蜷縮在他身邊，古松的殘枝頑強地在他的身外夭矯盤屈，坍塌了的崖石，把松根暴露出來，那松根也成了他們的存身之處，因此，他和她，非要緊緊地倚偎在一起不可。

「原來，我真……羞死人了。」她說了，又輕輕嘆口氣：「原來我真蠢，原來，她，人家對我們的一言一語，都清清楚楚，對我們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我以為一直在愚弄人家，原來……原來人家欲擒故縱，假痴扮呆，原來，人家一直在愚弄我，我真蠢。」

「不，」陸羽說：「心蓮妹妹，你若不是聰明絕頂，你能救了我，而且逃出她的手來麼？只不過那賊女人太狡猾罷了，何況還有那千手如來和雲中雁，兩個都是老奸巨猾。」

「不，我真蠢。」她說了，埋在掌中的頭，總算抬起頭來了，她以手支頤，凝眸着對面山頭上的冷月。

月已落在山頭，偏西了，黎明近了。

「我真蠢，」她又嘆了口氣，說：「甚至她露出了那麼多破綻，也沒發現她假扮杜娘子。」

陸羽道：「這不能怪我們蠢，因為那一丈虹乃是家傳的奇門功夫，任誰也想不到，這賊人連人家家傳的功夫也偷到手了，而且一丈虹增長到丈八紅綢，誰會疑心她不是杜娘子，心蓮妹妹，你一些兒也不蠢。」

一個自恃聰明，驕傲成性的姑娘，一旦發現她被人愚弄而懵然不覺，難怪她要難過的。

原來她是為了這個緣故，陸羽輕輕地，溫溫柔柔地握起她手來，說道：「心蓮妹妹，若然你不是絕頂聰明，我們能逃得出她的手去麼？我雖然被她點了穴道，但心裏明白，你們的一言一語，我也聽得清清楚楚，想一想，我躺在那塊半懸空的石上，動彈不得，而你腳下的石頭也搖搖欲墜，身子半懸空，那賊女人只要一揚手，我們就會跌落崖下，粉身碎骨，而你，不但從她手下逃出來了，還把我也救了出來，這豈是別人辦得到的，這賊女人的武功，又是那麼高深莫測，現在我們才知道，原來她從來出手，都不過施展幾成功夫，當真呢，我還忘了問你，你怎生知道這崖下有這麼個落腳的地方？」

她又抬起頭來了，眼兒亮亮的，雖然月亮落到對面山後去了，她那黑白分明的眼兒，亦是那麼明亮。

陸羽忙又說道：「就憑這一點，你比我聰明不用說了，那賊女人事先且還查看過地勢，才選擇這個地方來威逼我們的，竟然也會不知道，可見你比她更聰明得多了。」

狄心蓮的眉梢兒揚了，眼睛也更亮了，甚至那慣見的微笑，又掛在她唇邊了。

陸羽暗暗鬆了一口氣。

攏了攏鬢兒，卻抹了一手泥沙，狄心蓮道：「任她奸似鬼，可仍然上了我們的當，她不知道，最初滾落那塊浮石，就是我故意踢落的。」

「原來是你故意踢落的，啊！」陸羽

說：「我聽得你的叫聲，眞把我嚇死了，是了，原來你是踢石問路。」

狄心蓮笑開啦，她笑起來多美啊，像盛開的嬌花，既然他們擠偎在樹根上，那自是面對着面的，但願她沒聽到他的心跳聲。

「你說對啦，」她說：「我不知那雲海下的山崖，有多深淺，我聽得出，那石頭滾落的時候，立即傳來碰撞的聲響，從那聲響，我知道那是一株大樹，因爲聽不到樹枝折斷的聲響，而那塊石頭，少說有幾百斤重。」

「了不得，」陸羽讚道：「所以你知道，近崖邊下，有一株樹。」

「一株大樹，」狄心蓮說：「幾百斤大石滾落，撞個正着也砸不斷，自然也能乘得起我們兩個人，但我仍然不放心。」

陸羽道：「於是，你又故意蹬一堆泥土碎石。」

「是啊，」狄心蓮得意地笑啦，說道：「一來我要她以爲我已再無抗拒之力，鬆懈她的戒備，二來啊，我要確知這古松的所在之處，若不辨別清楚，我們可沒命了。是不是。」

「了不得，」陸羽大讚道：「原來泥土石頭，都作了你的眼睛，更了不得的是，明明是往下逃來，你却往上面竄去。」

「你可在我頭上啊，」狄心蓮道：「我不竄上去，如何救得你下來，却是要她替你解開穴道，才眞是煞費苦心。」

「妙極了！啊啊，我……我不是有意的，心蓮妹妹，你痛不痛啊？」

原來他忘了，他把狄心蓮的手兒握在掌中的，他咀裏叫妙，也忘形地一掌拍落，那自是在她手背上拍個正着。

狄心蓮格格一陣嬌笑，他使了那大的勁，怎會不痛，但痛在手上，却喜在心兒裏，也得意在心頭，正因他使那麼大的勁，更可見他是在眞正稱讚，不是在討她的好兒。

「心蓮妹妹，你眞令我又驕傲，又佩服，到頭來，她仍然上了你的當。」

狄心蓮從他的肩頭抬起頭來，眉梢兒揚得更高了，說道：「而且，我們因禍得福，雖然受了些驚恐，却得到了那曠世無儔的奇門功夫。」

陸羽喜道：「那麼，她眞把那一丈虹傳給你了。」

「她怎麼會呢？當然不會，」狄心蓮道：「除非你作了她的金童．呸！」說是金童，那自然就是作她的面首情郎，她忍不住又啐了一口，臉兒不自覺又熱熱的。

陸羽道：「當眞你不降服，不允作她座下的玉女，她又知道你是她的對頭，怎會把那奇門絕世的功夫傳給你，那麼，怎又說因禍得福呢？」

狄心蓮的眉梢兒揚得好高啊，說：「我才不稀罕她傳我，既然你是清醒，你當然也聽到她的了，那杜娘子也不曾傳她，這媚娘既然和杜娘子不過鬥得一陣子，她便已把這門功夫偸到手，難道我不能。」

她把身子坐正了，道：「那一丈虹奇門功夫，其實並無巧妙，既然明白那是全憑腕上的功夫，那自是和一般鍊索之類的軟兵刃大同小異，難的是那麼又輕軟又長的紅綢，力道要透達那尖端，才能尅敵，這媚娘之所以只不過才練了兩年，就能運用自如，那不過是她的一身功夫太雜了。在同類形的兵刃上，她也有了根底，而且，你忽略了一件事，她在紅綢前面加上了兩個鈎刺，也加重了紅綢的威力。」

「不錯，」陸羽道：「那晚她自己說的，原來的一丈虹，只有一個鈎刺。」

「連鈎帶刺，」狄心蓮說：「媚娘把刺鈎分開了來，再又加多一個鈎，重量加重了，別說一丈八尺，便是再長些，我們也可攻敵於一丈以外。」

陸羽道：「你眞聰明，難爲你一看便明白，這一丈虹原本應該憑內家功力施爲的，勁力不足，使了巧。」

「却也是她的匠心，用增加重量，來補她功力之不足。」狄心蓮說：「但她這麼一來，永不能練到造極登峯。」

陸羽問道：「你是說，達到煉火的境界？」

「她永不能達到，」狄心蓮說：「但我能够，這一日兩夜來，走在路上我在想，閉着眼睛的時候也在想，無時無刻不在想，終於給我想通了。」

「你能够，」陸羽說：「心蓮妹妹，你眞絕頂聰明，那日你一見她施展，就知道若是與九宮生尅變化配合，一丈虹，也可能成爲煉火，我是說，達到了煉火的境界。」

「就是煉火，」狄心蓮眉飛色舞起來：「不是甚麼境界，我能够，多則半年，少則三五月，我能够出手就是一團煉火，那自是在陽光之下才行，甚至在燈光之下也能够，出手就把對方鎭懾住了，而且，眨眼間，對方就失去了我的踪跡，只見一團烈焰滾滾。」

「不得了，」陸羽嘖嘖連聲，說道：「心蓮妹妹，你眞是絕頂聰明，只不過才見過她出手兩次，你已把這奇門功夫和你門中的九宮生尅配合起來了，當眞何用一寸長，才能增一分强，一丈紅綢，在你手中，亦可發揮出兩丈的威力來。」

狄心蓮格格笑了笑說：「陸哥哥，我不瞞你，我不說，你也不明白，從小兒我就練過軟索功夫，只不過不是用來對敵的，而是用來練習九宮生尅變化，那是一種比軟鞭長逾兩倍，比練子鎗也長得多的，用鋼絲和蔴編織成的軟索，你明白麼，只要我們的方位變換慢了一些兒，那軟索就抽打在我們身上了，小時候，我不知痛得哭了多少次，腿上身上，長年總是靑一塊，紅一塊的。」

陸羽道：「啊，你是說，你師傅揮舞那軟索，打不着你，九宮生尅變化才到了家。」

狄心蓮道：「你記得那晚媚娘假扮的杜娘子怎麼說？她說的綳掛掃打，全是我門中那軟索的家數，她說的是一丈虹的手法訣竅，却不知她却提醒了我，敢情是一般無二，不同的只是軟索換成紅綢，鋼絲換成金綫，呼嘯的軟索，在陽光下，變成了一團熊熊的烈火而已，對我來說，豈止一些兒不奇，也一些兒不陌生。」

陸羽驀可裏又拍了一下掌，狄心蓮早已抽回手去了，這番自然不是拍打在她的手背上，說：「我想起來，這賊女人怎麼

說呢？她說：杜娘子的爺爺和你師門原是有淵源的，怕不就是從你師門的軟索，悟出這門功夫來，但他尚未克服如何才能不自縛雙手，他已去世了，之所以這門功夫，迄未在江湖中露面。」

「嗳哎，陸哥哥，」狄心蓮的臉兒又貼在他肩上了，說：「敢情你也是絕頂聰明。」

「低聲些，」陸羽用下巴向崖上示意，說：「休被她，那賊女人發現了。」

狄心蓮噗嗤笑道：「等到你這時才警覺，不太晚了麼，她早走啦。」

陸羽怔了一怔，却是他才覺出來，怎生狄心蓮對這媚娘的口氣變了？原本是她賊女人不離口的，先前眞是險死還生，從媚娘的手下逃得性命，怎生提起媚娘，她的語調倒溫和了？

她不但語調溫和了，而且嘆了口氣，說道：「陸哥哥她，早走了，若還在上面，還會不被她發現我們這藏身之處麼？原來，現在，我才明白了，原來，唉，這媚娘倒也不是我以往一樣認爲那麼壞的，也不是我們以往那樣認爲的淫賤。」

陸羽愕然道：「還不壞，她淫亂江湖，拆散了人家多少夫妻，她奪了你們的家園不說，還斬斷你師傅一條胳膊，她不也殺了杜娘子，奪取了人家的一丈虹麼。」

「而今後，不叫一丈虹了，」蓮心狄說：「待我編織了一模一樣的一塊紅綢，不出三五月，出手就是烈火。」

她爲何打岔呢？她在茫然地望着那茫茫的雲海。

僅有的一彎新月也落到山下去了，夜風的呼嘯聲也更凌厲了，眼前的雲海，已漸漸與對面的山林，遠處的峯巒，渾然一色了。

陸羽不自覺的，輕輕柔柔地摟着了她肩頭，她也半倚半靠在他的胸上，因爲她又幽幽地，輕輕地嘆了口氣。

「陸哥哥，」狄心蓮說：「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媚娘眞是心狠手辣，但她是不是眞淫賤呢？我……眞弄不明白。」

陸羽怔住了，她沒有抬起頭來，因此看不見他瞪大了一雙眼睛，這是怎麼呢？她怎麼這樣說呢？這樣一個不要臉的女人，還不算淫賤？

「也許她說得對了，」狄心蓮道：「因爲她從來不是心甘情願的，剛才你聽到的，她在哭呢，你知道她爲甚麼哭啊？」

他聽到的，媚娘不但在崖上哭泣，而且那入耳的嘆息聲，更充滿了無限幽怨。

「她是眞正哭了，因爲她有生以來，眞正喜歡的一個男人死了，」狄心蓮幽幽地說：「因爲，她以爲你死了。」

他的臉兒熱起來了，原來那媚娘是爲他而哭，他感到不自在，但狄心蓮沒惱，也沒笑話他，仍然那麼柔順地把臉兒貼在他胸膛上。

那盤曲的古松根部，又能有多大呢，擠上兩個人，他們不能不緊緊地倚偎才能存身，下面是數十百丈的懸崖，跌下去就會粉身碎骨，她非半倚半靠在他的懷裏不可。

「她要不是眞正傷心，不會哭的，」狄心蓮又在說了：「現在，我相信了，她以爲我們死了，沒有人聽到，可知她不是假哭，她怎會喜歡那些作賤她的糟老頭子呢？那些在武林中，被大夥兒以爲是德高望重的人，原來才不是好人，陸哥哥，你說，一個眞正德高望重的人，會被她的美色迷惑麼？被她美色迷惑的老頭兒，還能是德高望重麼，若說她下賤，那些人不更賤麼？就像我師伯，就像杜娘子的丈夫，那個邪惡更歹毒的千手如來，爲了迷戀她，討好她，不惜將妻子殺死，杜娘子死在千手如來手中，斬斷我師傅一臂的，其實並不是媚娘。」

「但都是爲了她，這個淫亂武林的媚娘，」陸羽說。

「色不迷人人自迷，」狄心蓮道：「常言說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酒能醉人，但也要人去喝它，是不是啊，若不是我師伯迷戀她，又怎會引狼入室。想想媚娘說得也有道理，她怎會去喜歡那些糟老頭子呢？她不是自甘下賤的，而是因爲，因爲她醉心於武林絕學，爲了要得到武功秘奧。」

他明白了，爲何狄心蓮對這個佔奪了她的家園，斷了她師傅一臂的媚娘，就在剛剛，不到一個時辰之前，要置他們於死地的媚娘，竟然同情起來，不，他明白的，她怎會同情這個邪惡的毒如蛇蝎的媚娘，不過是比較起來，她更恨那些忘恩負義的漢子。

他明白了，是媚娘先前一句話，打動了她的心，因爲她不也對她那奇門功夫醉心麼？

「她惡毒，毒如蛇蝎，」狄心蓮又在恨恨地說了：「甚至比蛇蝎更惡毒，我和她仇深似海，但從她的哭聲，我聽得出來，她是有無限幽怨的，也許她本來是個好女子……也許，陸哥哥，我說不上來，我甚麼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過去，但從她的哭聲中，我聽出了她有幽怨，有更多的恨，她之所以這麼惡毒，也許她是在報復甚麼，也許她本來不是這樣子的。」

陸羽把她摟緊了些，說：「心蓮妹妹，你眞好。」

她多善良啊！竟然對一個剛剛才要置她於死地的仇人同情起來，她多明理，又多聰明。

當眞，他怎能把所有的罪惡，都推到人家媚娘身上，難道那些假仁假義，負心的漢子，不更該責麼，當眞酒是能醉人的，但你不去飲它，又如何能醉倒。

雲海在翻騰，松濤之聲却漸漸靜下來，因爲天氣已近黎明了，是以，那呼嘯在崖上的夜風，也不那麼勁了。

他們都沒有言語，狄心蓮倚偎在他胸上，一切都像已靜止了下來，但他，陸羽的思潮却在起伏。神馳千里外去了。

不由他不想起他的大師兄來，那奔雷手石開山，那個兇惡的叛徒，他師傅更早收留石開山在身邊，把他撫養成人，又傳授了他一身功夫，就像七年前，師傅石雷把他帶到雲台一樣，而這個兇惡的叛徒，竟然恩將仇報，把師傅殺了不說，而且嫁禍於他，因爲這惡毒的石開山，偸了他的短劍，師傅就是在睡夢中，死於他那穿心的短劍下，因此，罪證俱在，不容於兩師哥，甚至連和他靑梅竹馬一塊長大的師妹，竟也相信是他弑師，對他恨之入骨，不

共戴天。

陸羽輕輕嘆了口氣，他不願驚動懷裏狄心蓮，他實在忍不住要長嘆一聲的，師傅對他恩重如山，對大師兄石開山又何嘗不是恩如山重，只因師傅把風雷劍那顚倒連環三絕招傳給了他，冇意由他將來接掌門戶，不料竟因此而惹來殺身之禍，死在由他一手撫養大的大弟子手中，現在，他才明白了，原來師傅亦有意把師妹石梅許配他，也令大師兄動了弑師之念，因爲：：唉，原來大師兄石開山，久巳垂涎師妹的美色。他師妹石梅原巳是個美人胚子，越大，越出落得美貌如花。

「我知你在想甚麼。」狄心蓮在他耳邊說。

往事一回到心頭，怎不令他悲憤又慘傷，狄心蓮何時又抬起了頭來，脈脈含情望着他，他竟也不覺。

「我想……」陸羽長嘆一聲，以往他心裏只要一動念，總是瞞不了她的。說眞的，他眞無法分辨得出來，他師妹石梅和這狄心蓮，到底誰更美，但有一宗兒，可是他師妹石梅遠遠及不上她的，狄心蓮太聰明了。

「你在想……」狄心蓮說：「可不是麼，我師傅之死，一半兒不是爲了我那可憐又可愛的師妹麼，但她有何罪啊！咦！小心。」

狄心蓮若不是迅速按住了他的肩頭，他眞會跳了起來，即使他明知心裏想甚麼，總是瞞不過她的，他仍然驚訝，那是眞的，他剛剛從他那可憐又可愛的師妹，聯想到師傅的被殺，若不是師妹太美了，大師兄會因絕望而動殺機麼，那麼，師妹何罪，難道美貌竟是罪惡麼？

「爲何我同情起那媚娘來，」狄心蓮又嘆了一口氣，說道：「現在，你明白了吩，世間之上，沒有自甘下賤的女人，雖然我對那媚娘的過去毫無所知，但我猜想得到，她一定滿懷仇恨，仇恨所有的武林中人，尤其是那些所謂德高望重的武林高手。」

現在，是她輕輕地，把他的手握在掌中了，溫柔地喚道：「陸哥哥，我不過是猜想，不一定就是眞，若然，你師妹：：被那石開山得到手了，有朝一日，她發現竟把殺父的仇人作了丈夫，她會如何，是不是悔恨巳晚了，再也無顏見你，她會不會自暴自棄，也許更仇恨起天下人來。」

陸羽打了個寒顫，眞會如此麼！可愛的師妹，眞會嫁給石開山那叛徒？

「不，也許，不會的，」狄心蓮溫溫柔柔地說：「怎麼會呢，因爲雪峯老人不會置身事外，那位武功高不可測的老人家，一定是你師門的一位尊長，你知道，他在雲台留下來了，必不讓那個弑師的叛徒得逞。啊！呀！」

爲何她驚呼起來，又縮到他的懷裏來了？

不過是天亮了，東面的谷口上曙光初現，眼前的景色巳漸漸顯現了出來，腳下的雲海早巳化作冉冉飛騰的雲絮，只不過那懸岩仍然深不見底。

他明白，她不是害怕，不過是岔開話題。趕走他心上的悲憤和哀愁。

「你瞧！」狄心蓮說：「我們有路上去了。」

原來那古松盤根在一條崖縫裏，可不是有路可上麼，崖縫斜斜地伸展到崖上，山陰不當風，這面的山崖並沒塌落，崖縫裏掛下來的千百條蔓藤，在晨風裏婆娑，草也青青。

「謝天謝地，」狄心蓮拍了胸脯兒，說：「她被那塌崖騙了，若知崖下有這株古松，這面的山崖也不像前面一樣陡削，只怕她還不會放過我們。」

陸羽道：「你以爲她眞走麼？若是她仍在上面？」

狄心蓮道：「我聽到她長嘆一聲，我聽得出來，那是一聲絕望，也充滿了悔恨的嘆息。我也聽到那漸漸遠去的泥沙滾落的聲響。」

陸羽說：「我眞不信，像她這樣一個心腸狠毒的女人，竟會哭泣。」

「因爲她以往從未眞正喜歡過一個男人，」心蓮瞧着他笑：「她終於遇到了她心愛的少年郎，不料却死在她手中了。就是你。以爲你死了，所以哭得好傷心。」

「心蓮妹妹，」陸羽掉過頭去，朝霞尚未染紅天邊，他的臉倒紅了：「你又取笑我。」

「我說的是眞話，」狄心蓮淡淡一笑，說：「我又不是說你喜歡她，但人家眞喜歡你，要不，她不會哭了。你說得對了，這樣一個心腸狠毒的女人怎會哭，但她哭了，也證明她是眞愛你極了，也眞以爲你死了。」

陸羽道：「你不該再恥笑我的，既然她眞走了，我們快上去。」

當下狄心蓮在前，陸羽在後，前面的拖兩把，後面的一托一送，兩人鑽出崖縫，才知那山峯只不過塌了七八丈寬一片崖壁，長年風化，山崖雖陡，却滿佈裂縫。

兩人在峯上歇了一會，雖沒言語，其實心下餘悸猶存，尤其是天明了以後，才知那枯禿的古松孤懸在崖外，樹根雖然盤曲斜伸，如何能容得下兩人同時存身，而下面却是深不見底的深谷，若不愼跌落，眞會粉身碎骨。

那是不怪狄心蓮一直縮在他懷裏的，她臉兒紅紅，一定也像他一樣，心有餘悸，不由又想到昨晚的情景，怎不羞煞人，她已再不是小姑娘了，眞怪，怎生他又想到了熟透了的蜜桃。當眞，想起了蜜桃，怎生得兩個來解饑渴就好了，經過了一夜的驚恐，和半個夜晚在死亡邊緣的掙扎之後，怎會不唇乾舌燥。

心蓮妹妹一定也又饑又渴，但那高高的山峯上，只有嶙峋的石頭，石頭上生長不出樹來的，是不是。

他想開口說話，但瞟了狄心蓮一眼，却見她把眼睛閉上了，她一定倦極了，怎會不倦呢，竭盡了心智，從媚娘的手底下，從死亡的邊緣逃出來，而且還助他脫險，眞是整整一晚，無時無刻不在緊張中度過，眞虧了她，可憐的，可敬的心蓮妹妹，睡呀，睡一會兒，爲何他不趁這個時候，去找幾個野菓來。

他躡足偸偸地走近了一步，她躺在一叢矮樹後面，朝霞洒滿了一身，一個心力交疲的人，一旦閉上了眼睛，怎還能睜得開眼來，想想她有幾夜不曾合眼了，何況

經過了昨夜那麼緊張的整整一個晚上。

眞的，他聽到了她發出來的輕微的鼾聲，他悄悄地，把外衣脫下來，蓋在她身上，睡呀。她知道媚娘早巳遠去，身邊又有他，也許她眞不要睡的，不過閉上眼，就再也睜不開來，睡啊，陸羽心說：「當你醒來，心蓮妹妹，你就有野果可以充飢解渴了。」

他退了回去，在四處轉了一轉，他放心了，高高的山上不是樵獵的地方，連鳥兒的歌聲也沒有，只有太陽從東方天際默默地昇起來。

睡呀，心蓮妹妹。

滿懷着無限的愛與敬，與更多的感激，迎着初昇的旭日，奔下山頭，因爲東面與山嶺相連，那山嶺又起伏連綿，樹木葱鬱。

他怎能不滿懷感激，打從洛水雲台起，她和她師姊薛紅，就一路暗中護送，連同昨晚，這番巳是第三次從媚娘手裏救出他來了，雖然媚娘不要傷他的性命，但落入那淫蕩的賊女人手中，任她擺佈，今生今世，他還有臉抬得起頭來麼？這一生，自是毀在那賊女人手中了，豈非生亦不如死。

狄心蓮又豈僅可感，不也更可愛麼，那麼美，那麼純眞，又那麼聰明，她的笑聲又多麼爽朗，即使他們才從死亡邊緣逃出來，酣睡中，她唇邊的笑靨也是那麼令人心醉。

狄心蓮的倩影伴隨着他，他奔下了山嶺，這是艷陽天，一切都熟透了的初夏，山裏一定有熟透了的野菓。

但奔了一山又一山，他找不到野果，黃土高山上，遠看樹木鬱鬱葱葱，原來到了跟前，那樹木不但疏落，而且矮小，連野花也沒見到一朶，是了，這裏仍然是桐柏山的黃土高山上，他應該向山溝，或是山谷中去尋找，乾燥的，沒有水源的高山上，怎麼生得出野菓來。

下山，再又落下一個陡斜的山崖，他聽到水聲了，雖然仍不見有果樹，但也精神一振，他原巳口渴極了，早巳唇乾舌燥，何況又奔了這一陣子。

鑽出密林，他見到山崖下有個水潭，澄澈的春水在晨風裏漾出滿潭漣漪，對面的山崖上有山泉從石縫中掛下來，匯合了成了一個小小的瀑布，原來那就是水聲所在。

他看到了一戶人家，在對面山崖下，幾間茅屋，就在那山泉傍邊，在兩株大樹的濃蔭下，那是入山以來他僅見的大樹，茂密的枝葉，把那茅屋覆蓋住了，若不是太陽巳爬上了山頭，斜照的陽光剛好投射在茅屋上，他幾乎發現不出那與山崖樹木一色的茅屋來，因爲那山崖上滿佈青苔，茅屋上竟也長出了小草！

他的饑渴的眼睛沒有多瞧一眼，跳落下那兩丈高下的山崖，差點兒沒把頭也埋在水潭裏，他眞想跳入水中實在渴極了。

但他才喝得兩口，眼睛巳睜大了，因爲從那澄澈的潭水中，他看到好大好大的山果，大得和他水中的頭影一樣，那是甚麼果子啊，那樣大？

水波在蕩漾，看不清，認不出來。

他不是爲尋山果而來的麼，但他並不喜極，因爲對面水潭邊是人家，他可以買到食物，樹上的果實，一定也是這人家種出來的，有主之果，他可不能摘取。

他急忙抹乾了臉，狄心蓮醒來了麼？他得趕快，若然她醒來不見了他，會焦急，趕快，快些去找茅屋中的主人！

不料他才走出一步，却驚得急退了兩步，一股涼氣直透心底，他嚇呆了。

敢情那樹上不是甚麼和人頭一樣大的果實，而是：：人頭！

他急忙擦了擦眼睛，不是他眼花了，眞是人頭！

人頭懸掛在樹上，他嚇呆了，數不清有多少顆，在晨風裏晃呀晃，人頭上的長髮在飄呀飄。

啊呀！他跳了起來，轟然一聲巨响，他背上被人重重一擊，不料迎面一人，露出森森白牙，瞪大了恐怖的怪眼，巳向他撲到。

他擰腰，翻滾，落地一滾，那森森白牙竟如影隨形，咧了咀向他咬來。

他嚇慌了，再又躍起，又是轟然一聲响，那張大的咀沒咬中他，却撞個正着，漫天金星中，竟把那人撞飛了，他落下地來了！

但無數雙恐怖的入眼，無數張露出森森白牙的大咀，無處不在，前後，左右，在圍繞着他旋轉！撲擊！

他暈了過去！

× × ×

陸羽並沒有完全失去知覺，只是癱軟地躺在地上，那森森白牙仍在晃來晃去，但漸漸靜止下來了，那無數雙恐怖的怪眼，雖然仍圍繞着他，但僅是在室中打轉，不再向他撲來！

他緩過那口氣來了，神智也清醒了些，原來潭邊並沒有人，只有無數懸在空中的人頭。

雖然驚怖不減，但他更淸醒，也明白了。

原來先前不是有人自後襲擊，而是他驚極暴退，撞在一株樹上，跳起來，却又撞着那懸在樹上的人頭，盪起來的人頭，又撞着人頭，是無數的人頭互相撞擊，在空中旋轉晃盪！

這晃盪的人頭巳靜止下來了，他的驚恐却沒有絲毫減低，太可怕了，那來這麼多恐怖的人頭。

數不清的人頭，多年巳乾枯了，草地上還有數不清的骷髏，無不是露出森森白牙，因爲那骷髏上仍然繃着人皮，只是頭髮脫落了。

是了，那些懸掛在樹上的人頭，莫不是用繩索繫着長髮，人頭風乾了，才跌落下來的，顯然皆是極度驚恐中被砍下頭來的，是以死了也睜圓了驚怖的大眼。

他也驚怖極了，這景象太可怕了，把人殺了也罷了，爲何還把人頭懸掛在樹上，難道那茅屋中住着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魔？

他連爬帶滾，溜到水潭邊，總算心神定了些，也能站得起來了，那料他剛要從來路即刻離去，忽然間，身後飄來一陣涼風，直吹入他的後頸！

眼前靜蕩蕩的，樹枝不搖，那懸掛的人頭也不見晃動，却有涼風灌入他的脖子

裏，他打了個寒戰，他明白了，身後來了人！

那自是砍下人頭，懸掛在樹上的人，一個殺人的魔王！

他不敢回頭，忙不迭往前一竄，沒落地，已旋過身來，奇怪，並沒人啊？潭邊的青草地上，那來人影？

陸羽登時毛骨悚然，鬼！莫不是白日見鬼，這麼多慘死的人陰魂不散！

他發抖了，身後雖然沒再有涼氣灌入他的後頸，但他感覺得到，身後有人，先前在身後，他竄前已回過身來了，却又仍在身後，這不是鬼是甚麼，鬼才能這樣如影隨形。

「別出聲。」身後有人低低地說。

聲音嬌嫩得很，是女人，一定年輕得很。

那嫩嗓子又道：「這麼說，你是誤闖來的了，你和那女人沒關連。那麼：：」身後的聲音遲疑了一下，才又說道：「要命的，就快跟我來。」

那女子的聲音低得很，顯然是怕人聽到，當眞，即使世間上有鬼，也不會白天現形的，而且爬上了山頭的太陽，已斜照在樹梢。

他壯了壯胆，轉過身來了，和一個女人面對着面了，啊！是一個姑娘，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是鬼。

姑娘的臉兒紅紅的，因爲她迎着那初昇的陽光。

他吁了一口氣，說：「姑娘，這是甚麼地方啊，多可怕。」

那姑娘已轉過身去了，聞言又回身過來，說道：「再不走，你就會沒命了，這些人頭，一小半就是誤闖這鬼谷裏來送死的。快走，那女人就要回來了。」

那姑娘話聲未落，一閃身，已到了樹下，而且快速地向他適才的來路走去。

原來這裏是鬼谷，那麼這姑娘必不是茅屋的主人了，她說話也不敢大聲，且還怕這裏的主人回來，他又怎會不怕，忙不迭跟隨在她身後。

那姑娘好快的身法，脚下不但點地無聲，且快得身似風飄，他拚命追趕，追得上氣不接下氣，仍然落後好遠。

那鬼谷已落在山脚下，隨在那姑娘身後，他已繞過山腰，現在，離開更遠了，山中從沒見過這樣茂密的樹林，而且有無數的參天大樹，那姑娘在樹林中穿行，陸羽幾番差點失了她的踪跡。

他叫道：「姑娘，請等一等！」

那姑娘顯然一怔，停下來轉過身來了，瞪大了眼睛，說道：「你跟着我，做甚麼？」

陸羽騰身一掠，落在她面前，也怔着了，氣喘喘地，說道：「姑娘你，不是叫我跟你來麼？」

「我叫你跟來？」姑娘的兩眼翻了翻，唇邊現出了笑意，說：「我是說帶你快快離開那裏，因爲那女人已在那面山頭上現出身來，就快回來了，要是被她見到，你可沒命了，不料你一直跟在我身後，且慢。」

那姑娘把陸羽上上下下打量起來，又道：「我只以爲你學過一點功夫，不料你竟然跟得上我，看來你這一身功夫也不够，你是誰？怎會跑到這山裏來？可是……爲那鬼谷中的女人而來的？」

陸羽也在打量她，現在，却知這姑娘是人不是鬼，他有胆看她了。

那是個年輕的姑娘，和狄心蓮的年齡不相上下，只不過醜得很，不，只不過衣衫襤褸，面上的膚色黃中帶黑，却有一雙靈活的大眼睛，顯露出她的年輕與純眞。乍看醜得很，其實，眉目之間，透露出一股逼人的英氣。

「不不，」陸羽忙道：「我不知那裏有人，連鬼谷的名兒也沒聽說過，我不過口渴極了。」

「是水聲引你到那裏去的？」那姑娘點了點頭，道：「當眞你不會爲那女人而來，瞧你先前怕成那個模樣兒。」

陸羽面上紅透了，想到他不過是背脊撞在樹上，却自己嚇自己，更被那些人頭嚇掉了魂，眞難爲情，眞丟臉。

「其實，那地方原來叫小天池，鬼谷是我改的，不怪你不曉得。」那姑娘道：「自從那女人來了，在小天池住下來，那裏就成爲鬼域了，所以我叫那裏爲鬼谷，你今兒不是也嚇壞了麼？」

陸羽道：「眞怕人，姑娘，你說那裏住着一個女人，那麼多人頭，都是那女人：：砍下來的，怎會有這麼兇殘的女人？誰要是誤闖進鬼谷，誰就沒命了？」

那姑娘道：「因爲她不讓人見到她，也不讓人知道她住在那裏，這兩年來，再沒人敢入山來了，自從有一次，一個獵人闖進小天池，那女人剛巧不在，他也和你先前一樣，被那些人頭嚇得魄散魂飛，逃下山去，也傳揚開去，從此山下傳出山裏小天池出了吃人的妖怪，就沒人敢入山到這一帶來了。」

「那麼，」陸羽道：「那些人頭呢？那來那麼多人頭？難道是那女人出山去殺了人，把人頭帶回來的？怎生將來掛在樹上？那女人不也形同妖怪鬼魔麼？」

那姑娘遲疑了一下，望了望日影，這却提醒他了，噯呀！他離開狄心蓮多久了，又出來這麼遠了，她若醒來不見他，若是走了，他往何處尋去，忙道：「多謝姑娘引我出來，但我得趕快走，那面峯上有人在等我。」

他拱了拱手，轉身就走，雖然他心中充滿了好奇，但對狄心蓮的思念，更勝過那好奇！

却聽那姑娘喚道：「你！等一等，你說那面峯上，可是昨晚塌崖的山峯麼？」

陸羽沒回身，只是回頭，說道：「是的，就是那峯上，我有個同伴在那峯上等我。」

姑娘道：「那麼，你走錯了，該向這面走。」她向反方向一指，又道：「那是在西面，你怎麼向東走，豈不是背道而馳麼？」

可不是麼，來時太陽雖然尚未昇起，但他却迎着朝霞，若不是人家提醒，可不糟了。

他心急，忙謝過了，那姑娘在他身後說道：「你記住了，也許我能帮助你，要尋我，記住，我住在這雙峯之間，你去到山崖上有個大鳥巢的古松下一站，就能找到我了。」

陸羽應了一聲，脚下可沒停，一口氣奔上峯上，上山又落山，再又奔上峯，太陽已昇得高了，想不到越走越遠，竟已去得那麼遠，只把他奔得上氣不接下氣。

「心蓮妹妹，」他叫，氣也沒喘過來，他已叫了，幾乎不成聲。

他看到那大石了，狄心蓮却躺在那石後的，他鬆了一氣，尚未見到狄心蓮，但他看到了他那衣衫，是他脫下來，蓋在狄心蓮身上的。

那麼，她仍然熟睡未醒，那麼，睡呀，可憐的心蓮妹妹，三日來，只不過前天晚上，在那密桃樹下，閉了一會眼睛，連一個時辰也沒有。而昨晚，眞是死裏逃生，她受了多少辛苦和驚嚇啊，睡呀。

他也要喘過那口氣來，要知他只是把水喝飽了，水可充不了飢，餓肚子狂奔了這麼遠，那會不頭暈眼花。

他坐下來，實在不想叫醒狄心蓮，說眞的，他也眞需要靜下來想一想，那鬼谷太可怕了，那女人又是甚麼人呢？還有那姑娘，怎生來去那鬼谷又沒事呢？

不錯，他記起那姑娘的話來了，她住在那雙峯之間，一定就是那分手的地方了，那山上有兩座對峙的山峯，不到那山南面，還看不出，山峯其實也不高，在參天的古樹中，只露出兩個山尖，遠看像是兩棵巨大的樹梢。

「她說甚麼？」陸羽忽然記起來了，那姑娘在他身後說：若有事要她相助，可去那裏找她。

有甚麼事要她相助呢？他所需要的，只是充飢的食物，但那裏距離鬼谷太近了，只是一山之隔，那麼可怕的地方，他想起來心下仍有餘悸，他才不會去呢。

陸羽在搖起頭來了，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桐柏山並非是人跡不到的地方，不料山中竟有這樣兩個女人，那鬼谷中的女人有如惡魔，比鬼怪更可怕，這姑娘的脚下已見功夫，不，豈僅是脚下才見的功夫，先前他在那潭邊，人家未到身後，他不覺也罷了，怎生他竄前回身，人家又到了他身後，他却連影子也沒有瞧見？這姑娘有一身絕俗的功夫，那是顯而易見了。

心想：「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早知狄心蓮沒醒來，他該問個明白的，非但不知那鬼谷中的女人是甚麼，連人家姑娘的姓名也沒請教。

若是狄心蓮知道山中有這麼個恐怖的鬼谷，那山上又住着這麼樣一個武功絕俗的姑娘，她會不會好奇，去弄個明白。

不，她有這麼多大事要辦，那媚娘當然已知道她師傅宮九娘仍在大洪山中，現今媚娘已得到了九宮秘奧，還會放過宮九娘麼？

噯呀！不好，事情這樣緊急，她怎能再睡大覺，再不趕回大洪山，宮九娘還有命麼？尤其是現在他們才知道，原來媚娘的一身功夫，遠在他的意料之上，實在太厲害了，別說宮九娘已斷了一臂，只怕她們師徒三人，加上他，也不是人家的敵手，何況還有狄心蓮那忘恩負義的師伯，還有千手如來和雲中雁。

陸羽跳了起來，叫道：「心蓮妹妹，醒來。」

沒人應聲，他轉過石後一瞧，登時呆住了，地上只有他那件外衣，狄心蓮踪跡杳然！

且慢，她生性活潑，便是身在危急之中，亦不知憂愁爲何物，是否是躲起來，和他玩耍？

「心蓮妹妹，心蓮妹妹。」

他連聲呼叫，在石堆中，在矮樹叢裏，竄前躍後，尋找呼叫。

「心蓮妹妹，別再玩耍了，我們該趕快回去大洪山，休被那：：那媚娘走在前頭。」

她眞好，多善良啊，竟然對要置她們師徒於死地的媚娘同情起來，口裏在叫心蓮妹妹，想起狄心蓮，他心裏就甜蜜蜜。

「心蓮妹妹，快出來呀，你躲在那裏啊？」

他的呼吸又急促起來了，沒有人應聲，她是快樂的，喜歡耍笑，但也明理，當然知道這不是玩笑的時候。他恐慌起來了，若然眞在左近，她一會早出來了。

他拿着地上的外衣，想想看，她去了何處？再想想看！

他的外衣仍在地上，她既然留下外衣，當然知道他就在左近，她必然是峯前峯後找他去了，找他不着，當然會回來的，倒別走了，否則她找來，他找去，會找個不休。

他把外衣穿回身上，靠着那大石坐下來，也許她也像他一樣，饑渴難當，找水喝去了。

他等候，她當然會回來的，舐了舐咀唇，他眞沒用，竟找不到果腹的東西，狄心蓮一定不會空着手回來的，爲何不趁這時候，閉上眼睛也歇一會。睡眠，那是驅除饑餓的好方法。

他閉上眼睛，就再也睜不開來了，醒過來時，太陽已偏西了，身邊却沒有狄心蓮，也沒有食物，右面是鬼谷的方向，也是太陽出來的方向，而太陽却落在左面峯下，落在遠處山頭上了，那麼，他這一覺睡了多久，半天有多了。

他怎會睜開眼來，就想到鬼谷，當然也就聯想到那個衣衫襤褸的姑娘，驀然間，他感到一陣寒意，因爲想起那個衣衫襤褸的姑娘，也才想起今日臨別時，她那話中有因。

「若要她帮忙，可去那山上找她，那雙峯之間。」

她是這麼說的，若然他早知狄心蓮失了踪跡，他也許立即發覺她話中有因，現在晚了，他眞該死，眞蠢，若不是人家知道他有事故，需人相助，又怎會這麼言語，但他又怎會料到狄心蓮失了踪跡呢？

莫非……她已知道狄心蓮的去處？莫非：：

一陣恐怖襲上心頭，他想到了那鬼谷中的女人，狄心蓮不見了，會不會與那魔鬼一樣的女人有關呢？

他跑前幾步，又回身，等一等，也許狄心蓮會回來。絕頂聰明的狄心蓮，從另一個魔鬼一樣的媚娘手裏也能脫身，而且把他也救出來，這麼善良的姑娘，一定會逢凶化吉的，誰也留難不了她。

但等到幾時呢？太陽落到那面山下，黃昏已來臨了，他慌了，因爲峯下霧生，

在迅速把山崖，與林木吞沒，那霧更濃，昇上更高些，不就是昨晚所見的雲海麼，那時霧鎖雲封，他就不能摸索下山了。

他一跺脚，急忙奔下峯去，毫不遲疑，奔向那雙峯之間，太陽落山之前，剛好斜照在那兩個小山峯上，因爲那是山嶺上突出的高處，是易見到，因爲他身在更高處之故。

有事要求她相助，她是這麼說的，那個行如風飄的姑娘，指的一定就是狄心蓮了。

雖然脚下不停，他也驀地裏踩了一下脚，他眞蠢極了，他又想起那姑娘的另一句話來，那姑娘不是問他有關塌崖的事麼，知道他來自這座塌崖的山峯，豈是無因，必有所見，他早該想到的。

幸好，夜幕低垂了，天也未黑盡之前，他找到了那嶺上的兩個小山峯。

原來山峯也不小，不下七八丈高，只不過今日是下面望上，下面一大片山峯被密林隱蔽了。

原來，那兩座山峯，更像一座大山峯劈成兩瓣的，可不是麼，到了那雙峯之間一看，兩面對峙的山峯崖壁陡峭，眞是崖如壁，外面的一面却是可上落的斜坡，看來這個桐柏山的石質不堅，經過長年的變化後，故此處處皆見斷崖，特多懸岩，尤其是山高之處。

但這兩峯分裂開來，必在數百千年之前了，因爲峯脚上的古樹，幾乎高及山半峯的半腰，山崖兩邊都長滿了大大小小的虬松，不怪人在下面上望，這山峯似是渾圓，倒眞像駝峯。

且慢，天就快黑盡了，不見人，也不見有房屋，那姑娘怎麼說的呢？找着那上面有大鳥巢的古松，在樹下一站，她就知道了。

一股涼意突然又襲上心頭，難道她：：這姑娘是：：也是：：

他想到甚麼了？原來他又想到鬼魔，怎生他在有鳥巢的古松下一站，她就會知道有人找她來了。

不，若是這姑娘美貌些，或是仙袂飄飄，她倒更像仙女，她心腸多好，又那麼和善。

從下上望，映着天幕，他輕易找到了那樹上的大鳥巢，那一株向下盤屈斜伸出崖外的虬松，樹根像蜘網一樣，更長長地垂落下來，深入崖壁下的泥土中，不怪會長得這麼大了，一定是株千年古松。

他心頭陣陣涼，呼嘯的夜風，更在他心上添了涼意，不過他並不驚駭，他知道遒勁的夜風灌入山崖中，發出了驟聽像嚎叫一樣的呼嘯聲，昨晚的那山崖下，他已聽慣不驚，再說：他急於要找那個姑娘，但願她眞是個仙姑化身，心蓮妹妹心地那麼善良，仙姑會保祐她的，也會帮助他尋訪。

但他仍然嚇了一大跳，頭上傳來一聲暴响，一團黑影冲天而起。

原來是一隻大鳥，一定是隻大兀鷹，是了，是他走近樹下，驚起了鳥巢中的大兀鷹。

難道那姑娘眞是仙姑，這大兀鷹向她報信去了？已然她那麼說了，想來她不會失信的。

天色更黑了，今晚該有新月的，但仍未爬上山頭，這桐柏山裏偏多霧，身在山高處，處處雲從脚底生，隨着夜幕低垂，這山高處已是霧氣氤氳了。

他焦急地等待，那兀鷹眞是去報信麼，那麼，難道她眞是仙姑，因爲兀鷹直上雲霄。

他焦急地，仰面盼望，不料身後却傳來了話：「我算計你早該來了，爲何這時候方來。」

他沒有跳起來，因爲那聲音入耳，他已聽出是那姑娘來了，他雖然驚奇，但又心喜，有這仙姑相助，一定尋得到心蓮妹妹。

他轉過身來，恭恭敬敬一揖，說道：「恕我凡夫俗眼，不識仙姑，原來你是位救苦救難的女菩薩。」

那姑娘噗哧一聲，笑了，不知何時，來到了他的身後，他敢抬起頭來瞧她了，因爲她笑了。

姑娘站在大樹的根網前面，他一轉身，就成了和她面對面而立，相距不過兩尺，又像今日晨早在水潭邊一樣，來到他身後也沒發覺，現在，他不覺得奇怪了，人家原來是仙姑。

但這有甚麼好笑啊？

那姑娘說了，道：「你說甚麼？我：：我是仙姑？」

若不是仙姑，她怎會算計他會來，他更親眼看見那仙禽去報信，若不是仙姑，她會來得這麼快麼。

也許仙姑不讓凡人知道她是仙姑。

那仙姑笑着擺了擺手，又道：「你別說，瞧我說得對不對，你的同伴是位姑娘，你回去尋她不着，來要我帮助尋找，是也不是。」

還不是仙姑麼，陸羽再又恭恭敬敬一揖。「仙姑未卜先知，正是前來求仙姑大發慈悲。」

她顯然想忍住不笑，但仍又噗哧一聲，笑出聲來了，說道：「你這人，眞好笑，看來有一身好功夫，怎生這麼迂腐，世界那來甚麼神仙，我也不是未卜先知，不過今日晨早，我見到鬼谷那女人抓了一個姑娘回去，打從你要去的那山峯回來，我猜想，那姑娘必是你的同伴，因爲這兩年來，自從那女人來到小天池，小天池成了鬼谷之後，再沒人敢入山來了。你明白麼，你那麼急忙忙趕回去，我更相信猜得不錯而已，可惜，我還未問出口，你就急忙忙走了。」

眞該死，他爲何要那麼急急忙忙，他也嚇壞了，原來狄心蓮被鬼谷的魔女擄去了。

他嚇呆了，眼前金星亂冒，是動的金星，像一顆顆晃盪的人頭。

噗通一聲，他跪下了，心蓮妹妹還有命麼，隔了這麼久，已被那女魔擒去一整天了，她的頭：：：也許已懸掛在樹上了！

但那姑娘一把將他拖了起來，笑容從她臉上消失了，話聲也冷了，說：「我猜對了，是罷。」

「仙姑救命，求仙姑救我心蓮妹妹。」陸羽再想跪，却跪不下去，既然是仙姑，自然仙法無邊，因爲被她抓住了胳膊。

這仙姑倒不嫌他是凡夫俗子，慈悲更

友善。

「我對你說了，」姑娘在皺眉：「我不是仙姑，不過是山中長大的孤苦伶仃的孤女，你休害怕，也別担心，你怕那女人也砍下她的頭來麼。」

「懇請仙……姑娘打救。」陸羽不信她不是仙姑，只不過不願違逆了仙姑。

那姑娘放開手了，道：「看你急得這個樣兒，你們一定好得很，是不是啊，我教你別怕，不用担心，你放心呀，你今日沒仔細瞧，那林中的人頭，可有一個女人的頭麼。」

陸羽道：「你是說：那些人頭，全是男人的人頭，她……那鬼谷的魔女，不殺女人？」

「因爲女人的頭對她沒有用處，」那姑娘道：「因爲女人的頭髮太細幼了，其實，那女人不是魔女，而是個傷心人。」

「不是魔女？」陸羽說：「她殺了那麼多人？」

那姑娘說：「都是該死的臭男人，只要你仔細瞧瞧，你就知道了，即使乾枯的人頭，也可看得出來，莫不是一臉兇惡的横肉，別說這些了，且隨我來。」

陸羽睁大了眼睛，只見她撥開那密如蛛網的松根，鑽了進去，掀開獸皮，立即見到有燈如豆，被灌入的夜風吹得乍暗還明。

那麼，她眞不是甚麼仙女，他一瞧就知道簾幕獸皮，否則不會那麼厚重，狄心蓮師徒躲在大洪山中，那洞口也掛着這樣用獸皮做的門簾，是以一瞧就知道。

她說的可眞麼，那魔女眞不會殺害狄心蓮？他是恨不得趕去鬼谷的，但現在有求於人家，不得不聽人家的話，雖然爲救狄心蓮，火裏水裏他也敢去，但想到那鬼谷，不由他不心寒。

跟隨在那姑娘身後，他鑽了進去。

她把油燈撥亮些了，怎生和大洪山狄心蓮師徒藏身的山洞這麼相似，也許更小些，但方圓也有一丈多，燈後有石床，上面也鋪着獸皮。石壁上掛着兩件破衣，此外，就甚麼也沒有了。

「姑娘呀！原來不是那兀鷹報信才來的，你，住在這裏？」

陸羽環掃了一眼，仙女豈會住在這樣簡陋的山洞，沒有霞光，也不見瑞氣，只有松油燈焰上冒起來的黑烟。

那姑娘把燈火撥得更亮了，轉過身來，燈下，她那原已黃中透黑的臉膛，也更黑了，但牙兒却更白了，細碎的銀牙在燈下閃閃發光，因爲她露齒，又笑了。

說：「誰說不是那兀鷹報信，你來到樹下，驚起了巢中的兀鷹，我就知是你來了，因爲從來沒人，我是說，這幾年來，自從那女人來到小天池後，再沒人入山來了，但我知道，你回去不見了那姑娘，一定找來。」

原來是這個緣故，但他仍然恭恭敬敬，向她一揖到地，道：「懇請姑娘相救，我那同伴實是個良善的姑娘，而且她師傅與師姊現下有險，命在旦夕，必須趕去相救，姑娘你救了她，無異也救了她師徒三人。」

那姑娘一怔，繼而皺起眉來，說道：「既然如此，爲何你，這時候才尋來？」

陸羽道：「姑娘有所不知，她留下我的外衣……」

那姑娘問道：「你叫她甚麼？心蓮妹妹？」

「是，」陸羽心急得很，道：「心蓮妹妹，她比我小一歲多，她姓狄，不但好本事，而且幾番救過我。」

「狄心蓮，」那姑娘喃喃地唸了兩遍，有些木然，也冷冷地，凝視着陸羽，瞬也不瞬。

「那外衣是我蓋在她身上的，我趁她睡着了，跑下峯來，想找些山果充飢。」

「於是，你誤打誤闖，跑進了鬼谷。」那姑娘道：「却不料你前脚下峯，那女人却尋了去，把她擄到鬼谷去了。」

陸羽道：「我還以爲她醒來不見我，去尋我去了，我却不敢離去，不料等啊，等啊，我就睡着了。」

那姑娘點頭道：「直到太陽落山，你才醒來，仍然不見你心蓮妹妹，你急了，這才跑來找我，可惜不是時候，晚了。」

陸羽腦子裏轟然一聲，面色登時蒼白了，像墜入無底的水窟裏。晚了，可是說狄心蓮沒命了！霍地一跺脚，脚下踉踉蹌蹌，就往外奔，不料幾乎一頭撞在那姑娘懷裏。

只不過燈火微微一暗，她本來在他身後的，怎生竟在身前，攔住了他的去路。

「你，」那姑娘說：「那去啊？」

陸羽道：「不論死活，我也要救她出來，我那心蓮妹妹。」

那姑娘輕輕地，作了無聲的嘆息，說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說晚了，不是妳那心蓮妹妹遭了毒手，你放心，那女人不會殺她的。」

「可是……眞的麼？」他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姑娘，顯是要從她面上，辨別出眞假。

那姑娘道：「是眞的，因爲我知道，她爲何要擄去你那心蓮妹妹，因爲這麼年來，她三番五次，要收我爲徒，她要找一個人陪伴她，也替她做活兒的徒兒，我可不願意，我啊，我對她說，若是捉不住我，她怎配作我師傅，她啊，三番五次，想盡了法兒，就是捉我不到。」

陸羽鬆了那口氣，道：「你是說，她把我心蓮妹妹擄去，是要收她作徒兒，不會殺害她？」

姑娘點了點頭，道：「你今日走後，我還不過是猜想，後來，我在暗中瞧了瞧，果然不出我所料，她要收你那心蓮妹妹作徒兒。」

「她一定不會答應的。」陸羽緊鎖了眉頭，說道：「我那心蓮妹妹乃是正大門派，那會做邪魔鬼怪的徒兒，那麼，那魔女便不殺她，她也會受盡活罪，吃够苦頭了。」

他又兜頭一揖到地，她不閃避，動也不動，用異樣的目光來瞧着他。道：「原來你心蓮妹妹可眞有志氣，不怪你捨死忘生，要去救她了。」

「那女魔一定折磨她啦，」陸羽苦着臉說：「我那妹妹的性子我曉得，必然會激怒她，那時……」

「你担心那女人惱怒起來，仍會殺她，是不是。」那姑娘道：「你要我帮你救

她出來。」

陸羽道：「感激不盡，姑娘今兒早上，原來早知道了，你答應過我的。」

「我現在仍然答應你，」那姑娘道：「只不過現在去，可不是時候。」

不錯，天才黑，這姑娘必是等天晚些，等那女魔入睡了才去。可也沒法兒。雖然憂心如焚，陸羽沒奈何，也只好嘆了口氣。

那姑娘取出一塊餅來，說道：「你一定餓了呀，來，拿去吃了，我可沒好東西欵待你，渴了，拔開那竹筒的塞子，就有山泉。」

原來那進門口右面石壁上的竹竿，是引水用的，却也可見這姑娘的匠心。

有道是飢不擇食，但那是甚麼餅啊，眞好吃，不，那不是米麵做的，而是肉做的，眞鮮美，他也眞餓極了，那姑娘縮在床角上，默默地瞧着他，瞧得陸羽不好意思起來。

那姑娘又默默地取了一塊，放在他身邊，原來她在石壁上挖出一個洞來，作爲儲藏食物的地方，他坐的也不過是塊天然的石頭，那石床顯然也當桌子用了。

陸羽訕訕地，道：「當眞，我……還忘了請敎姑娘貴姓啊？」

他忽然心中一動，記得去年有個師傅多年不見的朋友，打從遙遠的靑海來，那口音，倒和這姑娘有些兒相似，這姑娘口音有些兒陌生，分明是中原一帶的，莫非也是打從崑崙山下來的？當下接着問道：「姑娘可是崑崙山下來？」

那姑娘霍地站了起來，但站起一半，又復坐下了，誰會對這麼個老實忠厚的少年猜疑麼，他心裏有些少激動，也會形諸於面的，而且顯然入世不深，才出來在江湖上行道的，何況人家是來求她相助的。

那姑娘的神色又復原了，說道：「我叫……人家都叫我木姑，木頭的木，我倒是從老遠的西方來的，只不過不是你說的那崑崙山下。」

「原來是木姑娘。」陸羽老實，老實並不等於愚蠢，適才他提到崑崙山，這木姑娘的顏色陡變，可沒逃過他的眼睛。但狄心蓮佔據了他的心，在他憂心如焚的時候，那會把這木姑娘的顏色變化放在心上。也放不進他心中。

這木姑娘怎生孤身一人跑到這山裏來，聽她說來，顯然已住了不少年了，那自然在她更年輕的時候，只怕不過十三四歲而已，孤身住在這裏，不是奇怪麼？

他是想問的，却問不出口，人家必有難言的不可告人之隱，又何必問，從這木姑娘的非凡身手就可想而知了。

木姑說：「我這裏沒有甚麼好吃的，不過把獵來的野味，做些乾餅來存放。」

誰說她不是打崑崙山下來，他記得他那師傅的朋友說：那地方接近西藏，吃的是用牛羊肉做成的乾餅。但陸羽更想對那鬼谷知道得更多些；尤其是那個殺了人，把人頭懸在樹上的魔女。

「我明白，」木姑說：「你想知道那鬼谷裏的女人是甚麼人，我可眞不瞞你，連我不知道，沒甚麼人知道她是誰，打從那兒來，初時我也當她是女魔鬼怪，怕得了不得，後來才知道她是人，不過武功高極了。」

陸羽道：「但却高不過姑娘你。」

那木姑娘怔了怔，說道：「你怎麼曉得？」

陸羽說道：「姑娘你告訴過我了，她三番四次想收你作她的徒兒，却又奈何你不得。」

打從進得這山洞裏來，他第一次見到她唇邊浮現了笑意，說道：「只不過她的功夫雖比我高，却捉不到我，我跑得比她快。」

陸羽道：「若我猜得不錯，姑娘練的是移形換位功夫，難爲姑娘練得這麼精純了，不少武林中人練到老，也沒達到姑娘這般出神入化的境界。」

木姑淡淡一笑，說道：「若是移形換位，只怕我也逃不出她的手去，這是大挪移。」

陸羽的臉上紅透了，也驚訝極了，大挪移，他連這名兒也沒聽說過，那自是比移形換位更奇妙的功夫了。

木姑嘆了口氣，道：「可惜我們逃出來，我娘早死了，我那時年紀還小，只能傳我這門防身的功夫，你明白麼，所以，那鬼谷裏的女人雖然不能奈何我，我又有樹上這頭我從小養大的兀鷹替我看守門戶，不待她走近，我已溜了，故此她永遠捉不到我，但我也奈何她不得，近年來，她才死了心，我們彼此互不相犯。」

陸羽道：「原來那頭兀鷹是姑娘養的，眞好玩，竟能替姑娘看守門戶。」

木姑道：「我若是不即刻現身出來，牠便不抓瞎你的眼睛，也會撕下你身上一塊肉來，當眞我還忘了，來，把這羽毛插在頭上，崑崙奴見到這羽毛，就不會攻擊你了。」

「崑崙奴？」

木姑說道：「我給這鷹兒取名爲崑崙奴。」

還說她不是打從崑崙山下來麼，若不是她懷念她那生長的地方，怎會取這個名兒。

那是一隻紅色的羽毛兀鷹的眼睛何其銳利，便是飛翔在高空，也會認得出來，他可不信一個身有武功的人，會怕兀鷹，不過先前他站在樹下，冷不防可眞被那鷹嚇了一跳，而且，他雖沒有看清楚。但顯然好生巨大。

木姑說：「你不信，是不是？這鷹是中原地方見不到的，你一定沒見過，等明兒就知道了。」

「好，」陸羽把插毛羽在頭上，說道：「明兒我倒要瞧瞧。」

木姑坦然了，是眞的，這少年誠實，一些兒也不裝假，心裏在想甚麼，面上就顯露了出來。

陸羽道：「你娘死了，你就一個兒獨自住在山裏麼？」

木姑幽幽地嘆一口氣，道：「我無親又無故，却有……我那兒去啊。」

陸羽黯然，也不禁嘆了口氣，道：「原來姑娘你孤苦伶仃，我……也是。」

木姑道：「你怎麼也是？」顯然她在想：你有她啊，你身邊有你的心蓮妹妹。

陸羽却想到他凄涼的身世來，道：「不瞞姑娘說，我從小就無父無母，後來師傅收留了我，不料……」他眼睛突然紅了，道：「我師傅被人家害了，而今，我却蒙上了不白之寃，天下雖大，已無我容身之地。」

木姑娘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說：「那是……爲甚麼啊？」

陸羽道：「我師傅他老人家被人殺害，殺死我師傅的兇器，却是他老人家賜給我的一把短劍，於是，我就揹上了弒師的罪名，從此，我就亡命天涯。」

提起往事，他好一陣子沒提及了，自從和狄心蓮相遇，發生了這麼多事故，一直在躲藏奔走，自不會提起來，何況有狄心蓮這個生性快樂的姑娘在身邊，現在，面對着這麼個孤苦無依的木姑，不禁勾起他的傷心來。

「爲甚麼……要亡命天涯？」木姑大大的眼望着他，說道：「是有人要追殺你麼？」

陸羽一怔，他這是怎麼了，怎生對一個初相識的姑娘，道說起傷心事來？他嘆了口氣，道：「不但同門師兄不放過我，而且發出武林帖，因爲弒師是大逆不道的叛逆，人人遇到我，都不會放過我。」

木姑的眼睛怎生亮起來了，油燈的光亮反倒黯了些。

「不，」木姑說：「我不信，雖然我對你還是陌生的，但我就不信，那麼……那麼……你比我更……好，現在我們該動身了。」

木姑不但眼睛亮得奇怪，而且在暗下來的油燈下，她那黃中透黑的眸兒也像是亮起來了。

反而是這木姑催促他上路了，他巴不得一聲，這正是他開不出口來的願望，當下木姑在前，他跟隨在後，鑽出樹下，只見頭頂懸掛着兩點星光，不，比星光更明亮，陸羽才愕然間，那木姑已仰面說道：「好好的看守門戶，不過半夜，我就回來了。」

原來那不是星光，是崑崙奴的一雙大眼，月亮雖然才在山頭上露出來，却比先前看得更清楚，果然好大一隻兀鷹，那頭比一隻拳頭更要大，他豈有沒見過兀鷹的，心想：這兀鷹的翅膀展開來，怕不有七八尺長，自是兇猛之極。

木姑又回頭看着他，對那崑崙奴道：「你可認清楚了以後也要聽他的話，今而後，他就要和我在一起了。」

陸羽一怔！她這是怎說？以後和她在一起了？是了，她不過是叫牠不要攻擊我，奇怪，難道這兀鷹竟能聽得懂她的話？

木姑像是知道他心裏在想甚麼，道：「我從小訓練牠，眞的，別瞧牠是一隻扁毛畜牲，牠不但懂話，而且忠心得很，走呀。」

他想看清她的脚下，但林子裏太黑了，心想：她說的大挪移，眞神妙，那一定是西域的功夫，她母女怎生跑到中原來呢？可惜人家不說，他可不便問。

他不禁搖了搖頭，這木姑不也可憐麼，孤苦無依，只怕長了這麼大，也沒出過桐柏山，自然也沒見過中原的世面了，有了。

他盤算，心裏有了主意，狄心蓮一定肯的，爲何不帶着她一道走呢，或者，請她師傅也收這木姑爲徒。

他一步也不敢落後，其實木姑也走得不快，她一定是怕他跟隨不上。

木姑忽然停下步來，向前面一指，道：「轉過那山坡，就是小天池了。」

陸羽依稀認得出來，不禁心頭一緊，木姑也低聲說話，道：「月亮還照不到潭邊，此時還早了些，她還沒出來！」

陸羽道：「你是說，月亮出來了　她也出屋來了。」

「是月光照着那潭邊草地上的時候，」木姑說：「待會你就知道了，你也就知道她爲何把人頭懸掛在樹上，現在你先別問。」

聽她提起人頭，陸羽不禁又毛骨悚然，那麼多，那麼恐怖的人頭，自然全是那女魔把人殺了，砍下頭來，這木姑倒不怕，也不以爲怪。

「你記住了，」木姑說：「我們可不能先下去，因爲有了月亮，月亮照射在潭邊的草地上，也差不多當頂了，我們若藏在樹上，月光也會把我們的影子投在地上，她會立即發覺出來，我們必須待她坐定了，趁她不能分神的時候才溜下去，我看得出，你的輕身功夫也不弱，小心些，她不會發覺的。」

陸羽的心跳加劇了，雖說爲救狄心蓮，水裏火裏他也敢去，但心下也是難免驚懼的，道：「姑娘，那女魔的功夫一定厲害得很，是不是？你說，說她不會傷害我那心蓮妹妹，是不是啊？』

「她爲何要傷害她？」木姑道：「她要殺你那心蓮妹妹，還會費事擒回她來麼，她殺人，不過是爲了取那人的人頭，你那心蓮妹妹的人頭，對她可沒用處。」

陸羽不敢言語了，人家已說了　要他別問的。

木姑又說了，道：「她的本事是不是大得了不得。我可不知道，但你記住了，若是被她發現了你，你就向我身後逃，我能對付她的，我會把她引開，記住了，別理我，你一直跑回我那石洞裏去，黑夜裏，她不敢到我那裏去的，她怕崑崙奴。」

「她會怕你那崑崙奴？」陸羽愕然了，難道那扁毛畜生眞那麼厲害？

木姑道：「有一晚，她摸到我那裏去，冷不防崑崙奴悄沒聲從樹上撲下來，抓傷了她的肩頭，她手中有刀，非但沒砍中我那崑崙奴，倒被牠一翅膀把她的刀打落了，牠那鋼羽差點兒刺瞎了她的眼睛，從此之後，她再也不敢夜裏到我那裏去了，甚至那峯脚下她也不敢去。」

陸羽張着咀，說不出話來，眞有這麼厲害的扁毛畜牲？眞令人驚奇。

木姑在抬頭望天，一彎新月，是從那高山頂上昇起來了，但山巔上的雲環，遮住了月亮，照射不到鬼谷裏，甚至他們立身之處的山崖上，也還沒照射到，水潭就在山崖下，甚至他看不見林木掩映中的茅屋。

木姑說：「我們仍然來得早了些，但也快了，她就會出來的，來，我們坐下來，歇一歇。」

他在她傍邊坐了下來，他凝視着茅屋所在處，他感覺得出，木姑的目光不時向他面上溜。

那女魔眞沒傷害她？心蓮妹妹眞在那屋裏麼？

他凝眸望着那茅屋所在，瞬也不瞬，爲何那茅屋裏不見有燈光，莫非裏面沒有人？

他的心情像繃緊了的弓弦，憂急又緊張，他感到有些窒息。

「喂！」木姑忽然說了，「你說，天下雖大，你已無容身之地，是不是？」

陸羽嘆了口氣，點點頭。

「你說，誰要是見到你，認出你來，都不會放過你。可是眞的？」

陸羽說道：「我大師兄撒出了武林帖，這中原之地，他有幾個好友，不但武功好，地方上的勢力也大得很，人多，勢也衆。」

「你也說……」木姑忽然遲疑了一下，才又說道：「你是這麼說的，是不是，你說：你那心蓮妹妹是正大門派，不會拜這鬼谷裏的女人爲師！」

他想說一定不會，忽然心中一動，信念也動搖了，他想到日前，狄心蓮不是答應拜杜娘子爲師麼，雖然她不知那是媚娘假扮的杜娘子，但無論如何，狄心蓮也是答應了，而且立即改口叫師傅，那聲聲師傅，叫得多甜啊，而且，不能說她不是眞心，心蓮妹妹眞是個鬼靈精，作爲杜娘子的記名弟子，旣不是背叛師門，又可光明正大地叫她師傅，那麼，她現在落在這女魔手中，若是這女魔要强迫她，硬要收作徒弟，她會不會，會不會也像對待杜娘子一樣？

「你心蓮妹妹若不答應，就殺死她。」木姑又說，「一定要强迫她答應呢？下面林中的人頭，雖然沒一個是女的，但這女人暴戾成性，若是惱怒了她，她一樣屠殺你心蓮妹妹。」

陸羽打了個寒戰，這正是他所担心的，那麼，若是心蓮妹妹一時不能脫身，他寧願她答應那女魔，她聰明絕頂，當然也會像對待媚娘扮的杜娘子一樣，口頭上答應下來，作爲記名弟子，也不算背叛，狄心蓮又怎麼背叛師門呢？宮九娘待她像親生女兒一樣，何況又在難中。

木姑不轉眼地盯着他瞧，他也不覺，木姑又道：「好了，你不信你心蓮妹妹會拜她爲師，但到後來仍然拜了呢，你，那時怎麼辦？」

陸羽急了，說：「你是說，我們不能救她出來麼？」

木姑說：「若你心蓮妹妹……我是說，她心甘情願呢？而且，我不是那女人的敵手，你明白，她只是奈何我不得，我可打不過她，你也一定不行，甚至我們兩個人合力，也鬥不過她，對了，我還忘了對你說，可千萬別讓她看見你！」

「因爲我是男人，」陸羽說：「她見到男人，就要砍下他的頭來，」他不禁又打了個寒顫：「怎生她這麼恨男人？」

「我也問過她，」木姑說：「她就恨得咬牙，說：天下的臭男人，都該死，甚麼緣故，我可不知道。」

「那女魔的功夫眞是厲害得很麼？」陸羽在盤算，奔雷顚倒連環三絕招，會不會敵得過她呢？

木姑道：「你叫她女魔，可也眞像個魔女，有一次，是第一次遇上她，我也差點兒被她擒住了，說起來，眞怕人，她一揚手，就會把人綑得結結實實，眞像她手中有一張無形的魔網一樣，所以，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走近她身前兩丈之內了，還是後來我親眼見她擒下一個闖進鬼谷的獵人，我才知道厲害。」

「我的天！」陸羽道：「那是甚麼功夫，還不是魔法？你還說她不是女魔！」

木姑突然伸出手來，掩住他的咀，低聲急道：「噤聲，她，出來了！」

木姑之謎　心意難猜

月光剛照現了那茅屋，那門就開了，木姑便不說，他也見到了，他那一雙眼睛，何曾離開那門戶。

他見到茅房中走出一個黑影來，一個黑衣女人。

「心蓮妹妹！」

一隻手悄沒聲伸過來，按在他肩頭，陸羽才沒跳起來，總算他沒有喊出聲來。

可不是狄心蓮麼，跟在那黑衣女人的身後，走出門來了。

陸羽長長吁了一口氣，可見到狄心蓮了，而且好好兒的，月光照在她身上，甚至她的頭髮也一絲兒不亂，顯然她已梳洗過了，今天早上他離開她時，他和她都是灰頭土臉。

他現在仍是灰頭土臉，但狄心蓮梳洗過了，若然女魔折磨過她，她會有心思去梳洗麼？

木姑低聲道：「快，快些兒，趁她們尙未走到那潭邊空地上來。」

他身邊活脫就是狄心蓮，木姑携着他的手，溜下那山坡，伏身在潭邊的荊棘叢裏，她一定時常溜到這裏來，伏在這草叢裏，若不然，她怎麼毫不遲疑，就找到這麼個絕妙的隱身之所，不但身前剛好有兩塊大石，兩塊大石之間，恰好能容得一人，石前雜亂地長出幾株幼松來，更把大石遮掩了一半，却遮掩不了他的視綫，那水潭便在面前身下，潭邊那塊空曠的青草地，相距不到三丈，甚至連……

陸羽心頭一寒，急忙掉開頭，因他也見到了乍現還隱的那懸掛在樹上的人頭。

人頭在夜風裏晃盪，林隙中透射下來的月光，便不時照在那些人頭上，却又乍現即隱，若是不知道的人陡然一見，怕不嚇掉三魂，因爲宛若有無數猙獰的人頭，在林中飛繞撲出，忽現忽隱。

女魔走近那塊草地了，「進去。」木姑推了他一把，她沒出聲，怎敢出聲呢，女魔到潭邊的草地上來了，就是他今早喝水的地方，相距更近了。

但木姑的手上像有聲，他明白她的意思，若不是狄心蓮緊跟在那女魔身後，他眞會以爲身後是狄心蓮了，怎生木姑，像狄心蓮一樣，喜歡以手式來示意，他熟悉了狄心蓮的手式，是以木姑在他背上輕輕一推，他就明白她的意思了。

那女魔冷冷地哼了一聲，她那聲音眞冷，說：「你想溜跑，是不是，可是又想吃點苦頭了。」

她說甚麼，可是對狄心蓮說話麼？她沒有回頭啊，狄心蓮只不過退了半步，她怎麼曉得？

「我……沒有啊，」狄心蓮說。把退後半步的右脚，急忙悄悄縮回去。

她聽得出來，狄心蓮的話聲有些兒顫抖，這麼個胆大又倔强，胆大得天不怕，地不怕，在媚娘那女魔面前也從沒發過抖的狄心蓮，竟然怕啦。

可憐的心蓮妹妹，一定吃過這魔女的苦頭了。

他的心在往下沉，但眼睛却睜得更大了，咀也張大了，教他怎不目瞪口呆，杜娘子！

不，不會是她，不會是媚娘，怎麼會呢？

現在，陸羽看清楚了，長髮掩去了那女魔半邊臉，但另一半邊臉却並沒顯露出來，這女魔從頭到脚，若不是她那長髮在夜風裏飄飛，也看不出披在半邊臉上。

旣知杜娘子是媚娘假扮的，怎麼還是杜娘子。

「你說甚麼，你你……原來認識這女人。」木姑在他耳邊說，聲音低得不能再低。

陸羽把身盡量往一邊挪，好讓木姑擠進來，石縫中那能並肩容得下兩人，但仍然容下了，他不是大塊頭，木姑身形也嬌小，像狄心蓮一樣！

好了，這不是又一個狄心蓮，側着身子，木姑就成了擠入他懷中。

「你叫甚麼？你叫杜娘子？」木姑說：「原來你認得這女人！」

輪到陸羽來驚訝了：「你說甚麼？」他說。沒離開過潭邊兩人的陸羽那雙眼睛，也望着木姑了，這一來，成了四目相對，瞪目而視。

「杜娘子！這女人眞叫杜娘子！」

不不！陸羽知道，那潭邊的女人不是媚娘，那不是媚娘的聲音，狄心蓮又怎會怕媚娘呢？只不過是媚娘扮成杜娘子，像極這女人罷了，杜娘子早死了，那來甚麼杜娘子。

陡然之間，陸羽的渾身寒毛直立起來了，道：「難道這女魔眞是杜娘子！」

木姑說：「她是這麼說的，說她叫杜娘子，你怎麼……發抖了？」

木姑把他的手握在掌中。

「鬼！」陸羽說：「莫非她眞的是鬼，成了鬼魔！」

「咦！快看，不好了，你那心蓮妹妹！」連木姑也吃驚起來，把陸羽抓得更緊了，因爲陸羽站起身來。

陸羽看見了，那女魔忽然到了狄心蓮身後，把狄心蓮簡直是扔了出去，扔入人頭晃來盪去的林中。

狄心蓮發出一聲尖叫，她身在空中，躲過了迎面撞來的人頭，却不料一側頭，和傍邊盪來的另一顆人頭撞個正着，她向左翻滾落地，不料左面盪來的人頭，更撞正她臉上。

她一定嚇得失魂少魄，要不然，以她的身手，她是能夠躲得開的，陸羽今天早上也嚇壞了，何況她是個姑娘，何況這是夜晚，狄心蓮一定不知林中懸掛着那麼多人頭，否則就不會那麼驚嚇了。

陸羽叫不出聲來，因爲木姑把他的咀掩住了，而他的手被木姑緊抓在手中，就勢把他的身子緊壓在石上他才沒跳起來。

木姑低聲急道：「別……別……她只是嚇嚇你的心蓮妹妹，不會傷害她的。」

狄心蓮可不是倒縱身，翻落在潭邊了麼，連坡上的陸羽也看得出她瞪大了的眼中的驚恐。

她到底看出那只不過懸掛在樹上的人頭罷了，狄心蓮跺脚叫道：「原來你是個殺人的女魔，這些人……都是你殺的！」

那女魔冷冷地說道：「都是該死的人，你要是敢逃走，敢不聽話，我雖然捨不得殺你，只怕這林中也會添多一顆你的人頭。」

狄心蓮又跺脚，但第二下却是輕輕落地，木姑說：「不好，你這心蓮妹妹想跑，她怎能逃得出這女人手去呢？她要自找苦吃了。」

果然，狄心蓮跺脚，却不罵了，也只跺了那一脚，陸羽豈有看不出的，月光正照在她臉上，他看得出，狄心蓮的眼珠子在直轉，她一定是在打逃走的主意。

那女魔喝道：「站住了！」

狄心蓮仍然再又退了一步，才站住了，說：「我我……我是害怕，這些人頭，多怕人。」

陸羽一掙，沒掙脫木姑的掌握，他在估量，若是他飛身下去，出其不意，能不能救狄心蓮出險呢？

「別夢想了，」木姑在他身邊說：「我知道你在想甚麼，你這心蓮妹妹也逃不了，你下去，也不過是多賠上一個，她可不會讓一個去到她面前的男人活着逃出手去的。」

怎麼他心裏想的，這木姑也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姑娘都聰明絕頂，眼睛銳利得能看透人家的心思？

他氣餒了，不是怕賠上性命，而是木姑的話提醒了他，當眞狄心蓮逃走不了，他下去不可能救得出她來，他若也被她所擒，狄心蓮反倒不會逃了，却是她眼下，現刻逃不了，並不是她永遠不能够脫逃，她那麼聰明絕頂。

陸羽不再掙扎了，任由木姑握住他的手，他無暇去驚奇，木姑不是把他的手握得緊些吧了，怎生他就使不出勁來，甚至全身都沒勁兒。

那女魔向狄心蓮走過來了，是走到潭邊樹下，在草地上坐了下來，目光更皎潔了些，夜風也更勁了些，人頭在她頭頂上晃來盪去。

她竟不怕狄心蓮逃走，竟然坐了下來，狄心蓮又爲何不逃走呢？

「喂！」狄心蓮說：「到底你那是甚麼魔法兒，你說讓我瞧瞧的。」

那女魔道：「我帶你到這裏來，就是要讓你瞧清楚，我對你說了，這是一門功夫，不是甚麼魔法，等你拜我爲師了，我就傳給你。」

「我不信，」狄心蓮說：「你的手一指，我就被那無形的繩綑綁住了，這不是魔法，又是甚麼？」

陸羽駭然，不怪狄心蓮被擭遭擒了，世間上那有這麼厲害的功夫，用手一指，就能把人擒住？

「那麼，當你明白這一門功夫，不是魔法，你想不想學呢？」女魔說：「你這

女娃雖然狡猾些，不過倒還聰明，胆大也好奇，好奇的女娃娃加上聰明學甚麼比人快些，你拜我爲師了，我定傳給你。」

陸羽感到一陣羞慚，狄心蓮的胆子可不是比他大得多麼，一旦明白那不過是懸掛在樹上的人頭，就再也不怕了，却是他見狄心蓮不但鎮定了，而且又回復了她的令他佩服之極的機智，他倒也安心了些，也鎮定多了。

狄心蓮道：「好啊，我想學，但你別騙我，我可不學魔法，你會障眼法兒，是不是？可不許你使障眼法兒。」

那女魔道：「胡說，甚麼障眼法兒，却是你這個娃娃有眼無珠，看不見我那髮網。」

「法網，」狄心蓮說：「原來你那種功夫叫『法網』，哼！我可沒犯法，你殺了這麼多人，我和你無仇無寃，你又把我擒了來，你才犯了法。」

女魔道：「錯得好，我這髮網，也是法網，要教天下罪惡之徒，也像林中這些該死的人一樣，法網難逃。」

顯然狄心蓮好奇之心勝於一切，也心急，道：「你說不是魔法，那就把你的法網施展出來，讓我再瞧瞧，喂！咱們可要約法一章，說在前頭，使障眼法兒可不算數。」

那女魔分明有些惱，但竟然沒發作，便是坡上的兩人也看得她胸前在起伏，把腦怒之氣忍下去了，說道：「好，你走呀，有多快，你就跑得多快。」

狄心蓮怔住了，說：「甚麼，你說我走？」

女魔說：「你不逃跑，擒住了你，也顯不出我這法網的厲害來，不過麼，女娃娃，我得警告你，當你被我的法網擒住了，非但不可掙扎，還得乖乖地順勢回來，否則你的肌膚割裂了，我可沒藥醫得你復原，你這個小美人兒，若是變成了像我一樣的醜八怪，可休怨我。」

「當眞你這功夫不是魔法？」狄心蓮月光下的臉兒紅了些，顯是因爲興奮而發紅之故，說：「當眞這麼厲害？」

女魔哼了一聲，說：「今兒早上，我若不手下留情，念你年幼無知，你這小美人早變成小醜八怪了，跑呀，有多快，就跑多快。」

狄心蓮說：「好！我……我跑了。」

話未出口，其實左脚跟一旋，右脚尖已轉了，陸羽喜道：「心蓮妹妹要施展走宮換位了，快，我們去接應她。」

但木姑迅速伸手搭在他肩上，眞奇怪，她的手一觸及他的身子，登時就渾身使不出勁來。

「你慢高興，」木姑說：「你等着……快瞧！」

只見狄心蓮才跑出兩步，兩步之間，她已連換了四次方位，眼看已出了離宮，不料大叫一聲啊呀！身子一晃再晃，兩臂像被甚麼無形之網細住了，動彈不得！更休想再能再逃出一步。

那女魔喝道：「你眞想變成醜八怪麼，還不乖乖地到我跟前來。」

狄心蓮豈僅雙手連臂動彈不得，她那披肩的秀髮，也緊貼在身上，再也不見飄揚，雖然她迎着遒勁的夜風，向那女魔身前走去。

她眞乖乖地走過去了，若不是她的脚下還能移動，可眞要把陸羽嚇壞了。

還說不是魔法兒，這不是魔法又是甚麼了？

狄心蓮到了她面前了，女魔把手一揚，狄心蓮登時一個踉蹌，站立不穩，跌在地上了，竟是……竟是跪在那女魔面前。

女魔呵呵一笑，說：「徒兒免禮，入我門來，不出三年，你就會無敵天下，誰也不是你的敵手了。」

陸羽目瞪口呆，她！心蓮妹妹，眞拜那女魔爲師了！

「你可看見，親眼看見了，」木姑在他身邊說：「還不快走！」

木姑話出口，已不由分說，拖了他就走，被他拖着，陸羽渾身就沒勁了，半點也掙扎不得，而且，狄心蓮巳心甘情願拜那女魔爲師了，還有何說呢？

狄心蓮的性情，他豈有不曉得的，她不是好奇，而是酷愛武功，尤其是奇門奧妙的功夫，她更醉心，要不然，她那麼聰明的人，也不會上媚娘的當，被她騙了，就是因爲她一見媚娘出手一國煉火，厲害得了不得，一醉心，就發現不出媚娘露出來的破綻了。

他失望了，也感到失落，忽然之間，他感到那麼孤單，又像他當初倉惶逃出洛水雲台一樣。

他沒有心思去探索那女魔端的是甚麼功夫，竟有那麼厲害，眞的，那一刻，他甚麼心思也沒有，他只有迷惘，說不出，也流不出淚來的悲哀。

心蓮妹妹不要他，遺棄他，甚麼壓根兒把他忘了，還有比這更令他悲哀的麼。

他任由木姑拖着他，只聽耳畔風聲呼呼，身邊的樹木在如飛倒退，他竟不知道，木姑一直托着他手肘在奔馳，他從未這麼快地奔跑過，甚至他在逃命的時候，他也沒去分辨南北東西，現在，沒有了心蓮妹妹，他巳失去了方向，他本來就沒有目的地，現在，前途又復茫茫了。

木姑忽然停下步來，若不是木姑把他扶住，他幾乎跌倒了，因爲木姑突然停下步來。

他茫然，向四面望了望，原來身在見不到月光的密林中。

這是那裏啊？他何去？何從？

像夜色一樣，眼前是一片迷茫。

「你等一等。」木姑說：「我去去就來，別走開了。」

陸羽木然地點了點頭，他走？走到那裏去啊？

他在樹根上坐了下來，他感到孤單又軟弱，又那麼疲倦，他倚靠在樹身上，黑夜，把他吞沒了。

夏虫在他身邊又嘶叫起來了，嗚聲像哭，忽然，他也哭，眼睛熱熱的。

忽然，他聽到了一聲口哨，尖銳的口哨聲劃破夜空，但隨即又不聞了，其實並不響亮。

不知過了多久，也許只是短短一會，村隙中投下來的月光，明白未移動多少，忽然，木姑出現在面前，跟着樹梢上傳來一聲響，是夜鳥振翅的聲響。

「是崑崙奴，」木姑對仰面張望的陸

羽說：「走呀，趁天沒亮我們快出山。」

陸羽急忙站了起來，木姑一聲我們，他振奮一些，她當然是說她和他，而且，他見到木姑手裏提着一個小小的包袱。一個小小的，但是長長地包袱。

他一句也沒問，他是不敢問，像在茫茫的沒有人烟的大漠中，身邊突然飛落一隻小鳥，怕那鳥兒飛走了，他不敢出聲。

走吧！他本來就是亡命天涯，沒有目的地，隨遇而安，不，他那能安，誰要是認出他來，都會要他的命，因爲他是個衆人認爲大逆不道的弑師叛徒，人人捉到了他，都會殺他。

他不問，但爲何趁天色未明，得趕出山呢？他的脚跟隨着她，在向前走，心兒却遠遠的落在身後，一條看不見的繩索在拖着他，就像那女魔撒出看不見的網，把狄心蓮拖回去一樣，那看不見的繩索把他的心拖出來，拖向那寒潭，拖向那寒潭。

因爲那寒潭，有他的心蓮妹妹。

「你這人，難道還沒死心。」

是誰在說啊？原來是木姑。

「人家都拜師了，難道你也想她收你爲徒不成。」木姑說：「可惜你不是個女孩兒，快走呀，要是被那女人追上，你們就會沒命了，連同你那心蓮妹妹。」

陸羽的脚步加快了，不再是拖着走路了，當眞，那女魔的魔法太厲害了，只一揚手，狄心蓮的半截身子就動彈不得，狄心蓮不逃走，倒能保得住小命兒，說甚麼也只是收她爲徒，不會傷她的性命。若是逃走，她怎能逃得掉，再被獲遭擒，那還有命，潭邊樹上，必然要添上兩顆人頭。

這木姑也像狄心蓮一樣，總能看透他的心思，甚至連頭也不回，說道：「你想明白了呀，你眞要救你心蓮妹妹出來，那時，非但你自己沒命，連她也沒命了。那麼，你不是救她，而是害她了，也害了你自己。」

眞邪門，陸羽再也忍不住，道：「你，怎知道……我在想。」

木姑笑了一聲，這是他再次聽到木姑的笑聲，再不是木納的姑娘了。

木姑說：「你的一雙脚告訴我的。」

陸羽竟傻得眞瞧了瞧他的一雙脚，却聽木姑笑道：「本來你戀戀不捨的，脚下忽然加快了，那自是想通了，我要帮你把你那心蓮妹妹救出來，不也就是帮你害她的命麼？當然也害了你。」

陸羽道：「那麼你……怎麼……」

「怎又帶你去鬼谷。是嗎？」木姑回頭瞟了他一眼，一面走，一面說道：「我不是眞帶你去救人，而是要你親眼見到那女人的厲害，好教你死了這條心，同時也教你親眼見到你的心蓮妹妹平安無恙，知道那女魔不會虐待她，也放下心來，你不是說你這心蓮妹妹絕頂聰明麼，那麼，時機來臨，還怕她脫不了身。」

陸羽忽然發出一聲長嘆，心想：「這木姑到底也還不是未卜先知，狄姑娘顯然巳醉心於那女魔的神奇功力了，她那會捨得走。罷罷。」

他同時也親眼見狄心蓮跪在那女魔面前，人家巳拜師了，他還留戀甚麼？

木姑忽然停下步來了，道：「現在不用急了，且等明天再走，這裏巳是北山口，我們跑了這麼半夜，巳遠離鬼谷，那女人……對了，你竟也知道她叫杜娘子，她是再也追不上我們了。你知道我們走出多遠來了，沒有百里，必有八十里了。」

陸羽回頭望了望，桐柏山峻巔連綿，霧鎖雲封，月光之下，前面的平陽地上，阡陌隱約可見，甚麼？巳在百里外了？不過方奔了不外兩個時辰，山高又無路？

陸羽心中一動，是了，她一直托住他的手肘，尤其在上山越嶺的時候，可不是頓覺身輕了，只因爲他念念不忘狄心蓮，是以忽略了。

木姑說：「你望着我做甚麼？」但她顯然是不要他回答的，因爲她巳轉面，望向遠方，北方天際的隱隱遙山，她也在嘆氣，雖然是無聲，她的眸子裏顯露出那麼多的哀愁。

陸羽在想：她說不會武功，只是練過大挪移，分明是假話，驀然間，他想起了，今晚她的手只要是搭在他的肩頭，或是把他的手握在掌中，他登時渾身沒勁了，顯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道，把他的內功眞力也化解於無形麼。還不是她所說的大挪移一樣，亦是中原武林聞所未聞的奇門功夫麼，那眞是一種超凡絕世的無上功夫！

陸羽默默地瞧着她，木姑却凝眸着那隱隱的遙山，不，是悠悠的穹蒼，那眸子裏，也流露出黯然的失望的神色。

他有些兒明白了，木姑携帶着包袱，那個小小的，長長的包袱，就放在膝上，而且，這地方，也埋葬着她死去的娘。顯然她要永遠離開她這從小居住的地方，且慢，想想看，她們母女崑崙山下來，住在這山裏，爲何與世隔絕，住在這山裏來？又獨個兒住了兩三年？爲甚麼？

他有些明白了，從她那遙望天邊的失望的眼神，怎會還不明白，她們母女來此，是等待甚麼，娘死了，她仍又等待了兩三年，現在，她不僅失望，而且絕望了，於是她要走了，離開這個居住了多年的地方。

可憐的木姑，狄心蓮的倩影縮入他心深處去了，眼前的姑娘的那雙失神的眼睛，却在他心裏亮起來，他本來以爲自己是極可憐的了，自幼死了父母，而今負屈啣寃，孤苦伶仃亡命江湖，原來還有更可憐的人。

這木姑不是更可憐麼，遠離了家，眞是遠在萬里之外，相依爲命的娘又死了，不也孤苦無依麼，他還有師傅如慈父，從小有師妹相伴，而這木姑呢？却甚至遠離人烟，無塵咫尺天涯，只有一個崑崙奴爲伴，而且，這是何其顯然，她母女來到這裏，不但是在等甚麼，顯然也在逃避甚麼，而她，是如此絕望又悲哀。

木姑仍然在遙望着天邊，拉長了臉兒，她可是在作最後一刻的等待麼？

陸羽也如痴如呆的望着她，他明白了，爲何當她知道，他也是和她一般孤苦無依，而且亡命天涯的時候，她那燈下的臉兒登時亮了起來，她那木然的臉上，在那瞬間，忽然出現了喜容，現在，他不再爲她那奇特的喜容迷惑了，他明白了，她爲了他的容身無地而喜。

爲甚麼她如此熱心地帮助他？爲何一聲不響，收拾了衣包，就跟他走了？他明

白了。因爲他和她，都孤苦無依，既然天下雖大，無他容身之地，又何必問他何去何從。

兩個孤苦無依的可憐人，現在，又走在一起了，那是何其自然而然，不用說一句話，又何必說誰跟誰走呢，他們已不再孤單，今而後，他們相依爲命了。

失去了狄心蓮所留下的空虛，她替他塡補了。他不自覺的走向她身邊。

不料他才跨一步，陡然間，眼前一暗，一股勁風如狂飆，斜刺裏襲來，因爲是那麼突然，變生頃刻，饒是他急閃身，雖然躲過正面的突襲，仍不免站立不穩，一個踉蹌，險險跌倒，總算他應變極快，斜刺裏竄出一丈。

只聽木姑大叫道：「該死的奴兒，你敢！」

陸羽脚尖才點地，木姑好快的身法，巳把他的手握在掌中了，另一隻手也扶住了他，說：「你沒事麼？噯呀，該死的奴兒，快讓我瞧一瞧！」

甚麼！敢情是崑崙奴悄沒聲對他施襲擊。他驚魂乍定，才覺出額上痛來。

木姑鬆了一口氣，道：「幸好，雖然見了血，只不過被牠抓破了一點皮兒，你，痛不痛啊！咦！我要你插在頭上的羽毛呢？」

原來陸羽把木姑給他的那隻紅色的羽毛，放入懷中了，要是狄心蓮見到他頭插紅毛，不笑掉她的牙兒才怪，而且，嘿！眞好笑，難道他眞會怕一隻扁毛的畜牲。

木姑伸手從他懷中取出紅羽毛來，替他插在頭上，埋怨道：「你怎不聽話啊，我這崑崙奴忠心得很，誰要是走近我身邊來，絕逃不過牠的利爪。別說是你，我告訴過你啦，便是鬼谷中那杜娘子，也怕了牠幾分。」

陸羽向四處瞧了瞧，竟不知那兀鷹巳躲到那裏去了，道：「眞想不到，一隻扁毛畜牲，竟有這麼厲害，我還以爲你說來哄我的。」

木姑再又把他額上滲出來的血星兒抹了，道：「你不知牠躲在那裏，是不是？正因爲如此，才令人無法防禦，等到你發覺，牠巳到了你的頭上了，要是被牠啄上了一咀，你準沒命了。」

陸羽道：「難道也不怕兵刃麼，若是被牠攻擊的人有兵刃在手？」

「那更糟糕。」木姑說：「我問你，適才你若有劍在手，是不是招架牠向你抓來的利爪呢？」

陸羽道：「難道牠一身刀劍不入？」

「但牠身在空中，」木姑道：「牠的鋼爪一縮，咀却向你腦後啄來，你忘了牠有一雙强有力的翅膀了。」

陸羽駭然想：可不是麼，鋼爪一縮，自然也騰空了，自是不易於砍中牠，飛在空中的鳥兒，自是比地上的人靈活。

木姑打了聲胡哨，圈臂向脚下一指，立見一圈黑影移近她面前來，不料展翅長有丈許的一隻大兀鷹，蜷縮起來不到三尺大小，非但不見兇惡，而且馴良地搖搖擺擺走過來，到了木姑面前，更把頭縮在翅膀裏。

陸羽的眼睛睜大了，其令人驚奇，崑崙奴發抖了，這麼兇惡的猛獸竟會害怕，自是怕木姑。

「你這不聽話的奴兒。」木姑說：「你害怕啦，我是怎生吩咐你來着，今後見到他，也像見到我一樣，你這奴兒竟敢攻擊他，快伸出頭來，今晚我非打你一頓不可。」

眞好玩，敢情這崑崙奴竟聽懂她的話，是眞怕得發抖。

「不，不要責牠。」陸羽眞想伸手去摸摸牠，說：「是我不好，沒有把那羽毛插在頭上，我明白了，牠見到我向你身邊走去，怕我會傷害你，瞧牠對你多忠心，多可愛。」

木姑說：「好呀，看在他在替你求情，我且饒你這一頓打，還不過去謝……當眞，我該怎麼招呼你啊？」

陸羽說：「我姓陸。」

木姑說：「那麼我也……叫你陸哥哥，快去謝過陸哥哥。」

陡然間，崑崙奴陡然暴漲了一倍，也伸出沒有羽毛的頭來了，原來牠的長頸上也沒有羽毛，陸羽啊了一聲，因爲崑崙奴又復是一隻兇猛的大兀鷹，而且，向他撲擊。

木姑說：「牠是謝你替牠求情，別害怕。」

原來崑崙奴是撲到他脚下，伸長了沒有羽毛的長頸，在他身上挨挨擦擦。

陸羽說道：「眞好玩，我可以摸摸牠麼？」

木姑道：「別瞧牠兇猛，這奴兒最會撒嬌，也知好歹，現在你打牠也可以。」

陸羽伸手摸牠鋼羽，崑崙奴立即把頭伸入他懷裏來，那兩點寒星不見了，原來牠閉上了眼睛。可不是撒嬌麼，喜得陸羽把牠抱在懷裏，其實他的胳膊不够長，只能够到牠的翅膀。

木姑喜道：「好了，今兒後，牠也把你當作主人了，即使你頭上不插那羽毛，牠也不會攻擊你了。」

「牠也會保護我麼？」陸羽輕撫着崑崙奴的尖銳像鋼一樣的羽毛說：「就像保護你一樣。」

「甚至不許人走近你身邊。」木姑說：「除非你頭上沒有插上這隻紅羽毛。」

原來她頭上也插着一模一樣的一隻紅羽毛。木姑把羽毛拔下來，放入懷中，又道：「我們出山了，不用插了，我一直担心，怕那杜娘子會追來，你現在也可把羽毛收起來了，現在你也是主人了。」

敢情這隻紅羽毛還有這樣的妙用。那木姑收好了羽毛，從包袱裏取出一塊乾粮來，崑崙奴一伸長頸，啣着乾粮撲去一塊岩石上。

木姑道：「你不用驚呆，再兇猛的禽獸，都可以馴養的，何况是我一手把牠養下的。」

陸羽道：「我從未見過這樣兇猛又通人性的兀鷹。」

「不是通人性。」木姑說：「畜牲不是人，那有甚麼人性，只不過牠從小在我手裏吃乾粮長大的，中原之地人烟稠密，壓根兒就沒兀鷹，小時候我在西崑崙崖上玩耍，拾到了一個大鳥蛋，娘帶我到這裏來，我也帶了那鳥蛋來，有一天醒來不見，找了半天，後來只找到蛋殼，害得我傷

心地哭了一場。」

陸羽道：「必是放在被窩裏，蛋變成了崑崙奴。」

「我還以爲我把蛋壓碎了。」木姑說：「原來孵出了小兀鷹兒，不料牠越長越大，後來那洞裏再也容不了牠，才在樹上替牠做一個巢，這沒用的奴兒，連巢也不會做。」

天色漸漸亮了，曉烟中，可以見到農家的炊烟。木姑道：「我們該走了。」

陸羽嘆了口氣，再見了，心蓮妹妹。

行程匆匆　滙報敵情

咦！陸羽說：「崑崙奴呢？」

木姑道：「我還以爲你捨不得離開你那心蓮妹妹，原來你一步一回頭，東張西望，是尋找崑崙奴。」

她的眼睛又亮了，是她的膚色黑黃麼？她那雙眸子稍有變幻，陸羽總是一眼就瞧出來，明亮的眼睛，正說明她心中的喜悅。

木姑說：「你瞧不見牠，牠却瞧得見我們，你試把紅羽毛插在頭上瞧一瞧。」

陸羽好奇心起，取出紅羽毛插在髮髻上，沒有啊，前後左右總不見崑崙奴，不料他的手才放下來，眼前的一點黑影陡然擴下開來，日影一暗，颯然風聲中，崑崙奴巳歛翅落到他面前。

原來崑崙奴一直在高空飛翔跟隨，山野間，少不了有鳥兒在空中飛翔，因爲崑崙奴飛得那麼高，大小也與低飛的鳥兒無異了。

木姑早巳取了塊乾粮在手，說道：「別說是一支羽毛，便是地上一顆小荳兒，也逃不過牠這雙銳利的眼睛。」

「我也聽說過，」陸羽喜道：「原來牠沒離我們頭頂，那麼，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我們也不用担心了。」

木姑說：「牠會自尋找食物，沒有樹木的地方，房頂上牠也可以棲息，我也不怕有人能够傷害牠，却担心這奴兒會嚇壞人，你可得記住了，身邊有人，別取出紅羽毛來。」

木姑一揮手，啣着乾粮的崑崙奴立即振翅飛去了。

陸羽唉呀一聲，道：「我們出了山，免不了與人接觸，豈不是……」

木姑道：「我們頭上沒插紅羽毛，牠就不會攻擊走近我們身邊的人，我這奴兒也不是隨便傷害人的，要不然，桐柏山上的獵人樵子早絕跡了。而且，人多的地方，你也不願去的，是不是。」

陸羽早想問了，道：「當眞，我們那去啊？」

自從出了桐柏山，木姑一聲不响，一個勁兒往前走，當眞那兒去啊？

木姑怔了一怔，說：「我們不是去大洪山麼？我知道你要去大洪山的，怎麼你倒問我？」

陸羽驚奇極了，難道這木姑眞是未卜先知，他是眞要趕去大洪山的，狄心蓮雖然留在山裏，不論是她是被迫還是心甘情願，總是留下來了，他怎能不趕去大洪山呢，那媚娘巳得到了九宮心法，那還不斬草除根，宮九娘師徒那是媚娘等三人的敵手，適才因爲木姑巳折向南行，他才沒言語。

陸羽眞驚奇：「你怎會知道我要去大洪山？」

木姑道：「在鬼谷那坡上，我聽你說的，你心裏焦急，就自言自語說出來了，我知道，你心蓮妹妹的師傅叫宮九娘，被昨晚要殺你們的那個女人斷了一臂，現在躲藏在大洪山裏。」

只怕是眞的，他在鬼谷那坡上，等候月亮出來的時候，他眞是越想越怕，心裏也越是着急，也許他在說出口來自己不知道。

「那女人叫媚娘。」陸羽說：「不是要殺我們，她要收我們作徒兒，我們不願意。」

「但她差點逼死你們。」木姑說：「我知道那場崖，是不久前才塌的，陡坡上泥鬆石浮，空谷傳音，夜又靜，我聽到那浮石滾落下崖的聲响，眞是地動山搖，起初我以爲又塌崖了，後來才知不是。」

陸羽說：「於是你跑去看了？」

木姑說：「第二天一早，我去看了，我見到了你和你那熟睡的心蓮妹妹。」

陸羽道：「原來你打從那時起，就跟在我後面，一直跟到鬼谷。」

「但直到你自言自語，我才弄明白了，」木姑說：「知道你們兩人胆大包天，原來不是逃跑，却是把一個最厲害不過的女人誘離大洪山，因爲山裏躲着你心蓮妹妹的師傅和師姐，免得被那女人殺害。」

「那女人就是媚娘，」陸羽說：「我眞自言自語，說出來了麼？那麼，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啦。」

「你沒有，」木姑令他又驚愕了，她說：「只因爲砍斷你心蓮妹妹的師傅一臂的人，也就是那鬼谷裏的杜娘子的仇人，她搶了去了杜娘子的丈夫，更毀了她的容顏。」

陸羽打了個冷戰，道：「難道她眞是女魔，不，我是說：女鬼，因爲杜娘子死了。」

「那女人……媚娘以爲杜娘子死了，其實只是容顏毀了，因爲那時杜娘子巳成了個血人，是以把那媚娘騙過了，杜娘子就逃難到這山裏來。」

但怎會有這麼巧呢？媚娘假扮杜娘子，怎會扮得一模一樣？莫非她知道杜娘子沒死，見到這兒谷裏的杜娘子？

「你又自言自語說甚麼啊？」

「我又自言自語？」陸羽愕然，說：「我眞說了麼，說甚麼啊？」

木姑道：「你說：有可能，難道還假得了麼，我之所以知道得這麼多，就是聽杜娘子也自言自語咒駡了許多，我雖然沒見過媚娘，但天下之間，那有一般厲害，又一般歹毒的女人，必是同一個人。」

陸羽說道：「木姑娘……原來……原來……」

木姑說：「你爲何搖頭啊？說又不說完，說一半，總喜歡留下一半。」

陸羽道：「我是在想，怎生世間上，聰明的都是姑娘，我那心蓮妹妹巳是聰明的了，不料你比她更聰明，奇怪的是：最厲害最歹毒的，也是女人。媚娘巳是歹毒心狠手辣了，不料杜娘子也殺人不眨眼，

這麼殘酷，殺了人，還把人家的頭掛在樹上。」

「不許你胡說八道，」木姑說：「不是天下的女人都歹毒，我娘要不是心腸太軟太好了，也不致：：你那心蓮妹妹要知你連她師傅也罵了，當心，她不睬你了，其實，杜娘子以前也不是這麼殘酷的，我曉得。」

陸羽急道：「我可沒說天下女人都歹毒，我沒說。」

「諒你不敢，」木姑笑了，她一笑，眼睛就特別顯得明亮。說：「豈不是連你心蓮妹妹和我也罵上了，瞧你急得臉兒也紅了，我知道，你沒有。」

怎麼她總要提心蓮妹妹，提起狄心蓮，木姑的眼兒總會瞄着他。

陸羽嘆了口氣，道：「你還提她做甚麼，她壓根兒忘記了我，甚至連她師傅也不理了，明知那媚娘不會放過她師傅和師姐。」

木姑道：「陸哥哥，你眞好，你倒記得她的師傅師姐，趕去給她們報信，我知道，你要不是知道她的安全脫險，逃出那媚娘的毒手，你不會放心的，好了，再往下走，我可不辨方向了，陸哥哥，打從現在起，你帶路，你到那裏，我就跟你到那裏。」

這木姑眞怪，昨日還是個木人兒，今日却有說有笑，那一聲陸哥哥，叫得也越來越親熱，不，是親切而又自然，太陽昇起老高了，那陽光多麼溫暖。

天不愁，地也不暗了，前途又不再茫茫，因爲他身邊有了個木姑。

他們往南走了，躲開城鎮，沿着溪水往南走，因爲崑崙奴和他一樣，不能在行人衆多的道上行走，因爲現在那武景隆師兄弟更不會放過他了，而他們的爪牙又那麼多，他不是懼怕，而是担心會阻延了行程。

他爲何會不怕呢？身邊有了木姑，又有崑崙奴。

山野沒有道路，他們行走起來更快了，跟隨在他身邊的木姑，却不時要停下來等他，多年來沒離開過桐柏山的木姑，對一切都感到那麼新奇，她見到農家的炊烟，炊烟底下的花園，她的眼睛就亮了起來，遠遠地望見房屋鱗次櫛比的城鎮，她多神往啊，她總會跑上更高的地方，去眺望好一陣子。

他如何不明白，她多盼望去看看中原的繁華世界，他對這木姑的身世，雖然仍是一個謎，但也知道不少了，知道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就被她娘帶到桐柏去，她就在那山中長大起來，從未離山一步，他猜想得出，她們母女不僅在山中等待甚麼，而且也在逃避甚麼，那麼，打從西域來的時候，一定也像今日一樣，不但避開城鎮，而且躲開道上的行人，那是一定的，她多渴望瞧瞧中原的繁華世界。

木姑的衣衫也太襤褸了，她一定不會用針綫，只怕也沒有針綫，眞是衣不蔽體，她又怎能走到繁華世界去呢？當人家把她當作花子來看待的時候，那繁華的世界將是多麼醜惡，她會有多失望。

木姑越更活潑了，昨日還是難得一見的笑容，現在却常掛在她唇邊了，若然她不是那麼面色黃黑，衣衫不是那麼襤褸，她一定不是醜姑娘。其實她不醜，眉秀，眼也美，尤其是當她的眼睛發亮的時候。

望了望當空的日影，木姑說：「我們歇一會再走，陸哥哥，這裏來。」

她跑上一個高坡，高坡上不但望得到滔滔溪水，也望得見河邊的一個大市鎮，甚至能清楚見到擺渡的船兒，陸羽尚未走到她身邊，木姑已取出紅羽毛了，陽光下，那羽毛更是紅得鮮艷。

高空中的一個小黑點，瞬即把陰影擴大開來，眼前一暗，坡上登時沙飛石走。

原來她是召喚崑崙奴，那兀鷹一歛翅，落在她面前，木姑遞了兩塊乾粮在他手中，說：「牠要跟隨我們，不能去找吃的，陸哥哥，你來餵牠！這奴兒咀饞得很，食量也大得驚人，你多餵牠幾次！牠就和你更熟了；連人也有奶便是娘，何況是畜牲，牠從你那裏得到食物，你便是牠的主人了。」

陸羽接過乾粮，心想：這個木姑雖與世隔絕，懂得的倒也不少，想得更週到，可不又是一個比他聰明的姑娘，這道理，他是懂得的，但却說不上來。

昨晚新月不明，他未曾看得清楚，敢情這兀鷹的頭上和頸上並無羽毛，伸出長頸來，甚是醜怪。

「餵牠一塊夠了。」木姑說：「牠要是吃得太飽了，可就不很聽話了，因爲牠再不用從你處得到食物，那一塊你自己吃呀，你一定也餓了。」

陸羽道：「你能帶着多少乾粮，吃完了怎麼辦，不如留下給牠吧。」

木姑道：「沒有乾粮，山野裏有的是獵物，城鎮人家也可買到鷄禽，還怕餓壞牠麼，其實帶血的禽畜牠更喜歡。」

木姑一揮手，崑崙奴又飛走了，那剎那間，當眞是沙飛石走，昏天黑地，好不威猛，便是陸羽知道牠來去必然如此的，也不禁駭然，眞想到這崑崙如歛翅縮頭，不過三尺大小，翅展竟有一丈多，那翅膀更强而有力。

陸羽道：「你說，那杜娘子眞吃過崑崙奴的苦頭，她那麼高的武功，也傷害崑崙奴不得？」

木姑道：「便是她的天羅地網那麼厲害，也擒不住我這奴兒，你不信不是？」

陸羽如何不信，若是杜娘子能擒得住崑崙奴，怕不早殺了牠啦。

他在木姑身邊坐了下來，說道：「當眞，你還沒告訴我，那杜娘子便眞是人，也和魔鬼無異，你怎麼不怕她，反而同情她，就算那些被殺的人眞該死，把人殺了也罷，怎麼還把人家的人頭懸在樹上？」

陸羽對這杜娘子又驚訝，又好奇，現下狄心蓮又落在她手中了，又已離了桐柏山，他急不及待地要知道得更多些，道：「你說的天羅地網，又是甚麼啊？是了，她一揚手，就把狄心蓮擒住了，那一定就是你說的天羅地網了。」

木姑道：「她說那天羅就是那法網，她要教天下的惡人法網難逃，我却知道，她說的法網，也就是髮網，你問爲何她把那些惡人的人頭懸掛在樹上麼？就是要取那些惡人的長髮，來編織髮網。」

陸羽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不怪遠看無形了，原來是頭髮編織的網。」

木姑道：「近看也無形，這就是她殺了那些惡人，把人頭懸掛在樹上之故，頭髮被人頭墜着，在風地裏飄來盪去，日子久了，髮色也就不那麼黑，也更細幼堅實了，編織成網，雖然不是斬不斷的，但因細幼如游絲，毫不着力，我是說那髮網在未上身的時候，即使對方發覺了，也斬不斷它，那髮網已然上了身，既已縛住了你的手脚，那時對方用不上勁了，自然也斬不斷了。」

陸羽好生驚奇，道：「原來如此，何況是在黑夜中，不怪狄心蓮被她揚手就擒住了。」

木姑道：「潭邊林中，懸掛着那麼多人頭，不知道的闖進去，自然有如進入鬼域了，山中有了這麼個鬼域，誰還敢闖進去，那近處的山林，自然也再無人敢去了，我還明白她的用意，若是她的對頭發現她仍然活着，仍不放過她，那恐怖的鬼谷自然令對方先已疑神疑鬼，她那地網自也更易發揮出威力來。」

陸羽道：「當眞，那麼，那地網又是甚麼？」

木姑道：「也是由髮絲編成的，鋪在對方必經的地上，別說晚間了，便日裏也毫無形跡，對方一旦踏上，也就束手就擒了，我雖然溜去那坡上，偷瞧了無數次，却仍不明白，她是怎麼收縮那地網的。」

陸羽心想：「那女魔若眞就是千手如來的妻子，她的對頭人自然就是那忘恩負義的千手如來，和那賊女人媚娘了，當眞那媚娘是否已知道杜娘子沒死，就在這山中呢？若不知道，她怎能扮得那麼像，和鬼谷中的杜娘子一模一樣？」

木姑道：「你在想甚麼啊？」

陸羽道：「我在想，那媚娘把我們帶到桐柏山來，必非無因，一定早知杜娘子未死，在那山中。看來這媚娘方更可怕，她那一身功夫莫測高深也罷了，厲害的是她深藏不露，便是她身邊的人，亦不知她的功夫深淺，甚至和人對敵，她總是輸這麼一招半招，看來她總是僥倖逃得性命，其實：：其實……」

陸羽想到那晚他已被媚娘擒住了，不，是兩番被她擒住了，若然人家要殺他，他那還有命在，怎會不寒而慄，其實第一晚首遇媚娘，他已在人家的離魂彈下昏迷了，但那時他自以爲，和狄心蓮姊妹看來，却是媚娘差點兒傷在他劍下。

陸羽霍的站起身來，道：「這賊女人太可怕了，宮九娘即使把飛袖的功夫練成了，也絕不是她的敵手，我們已晚了一大，快走。」

木姑道：「人家作徒兒的倒不急，你這個事外人却急了。」雖然如此說，木姑也站了起來！

陸羽道：「木姑娘，你是沒見過宮九娘，你不知道她多慈祥，我從小沒了娘，那晚我到了她身邊，眞像到了娘身邊一樣，而且她是武林中能與媚娘對抗的有數的幾個人之一，九宮走宮換位，使那媚娘也垂涎三尺，千方百計想得到手，你就可想而知了。」

「走宮換位？」木姑說：「這是甚麼功夫啊？」

陸羽道：「那一門功夫，奇妙之極，更妙的是，用於任何一種功夫之上，威力何止增加一倍，九宮劍法其實不奇，亦無了不得的過人之處，之所以能領袖大江南北武林，奇妙就是在走宮換位上，其實我也不十分明白。」

他是在心下想，木姑除了她所說的大挪移，其實不懂武功，說了她也不會明白的！

他心急，却是木姑在一路上，要不時停下來等候他，但到天黑時候，已相距大洪山近了，不用問，遠遠就可見了那峻嶺連雲。既然在無人烟的山野裏奔馳，那會慢的了。

但願沒落在媚娘後面，月亮昇起來的時候，已到了三里崗，他已認得道路了，那凄迷月色下的山徑，不過才數日前，他與狄心蓮肩併肩，手携手，就是行走在那條山道上，現在，身邊却已是這謎一樣的木姑。

他嘆了口氣。那本是無聲的，不知何時，木姑已把他的手握在掌中了，她一定覺察到了，但她默默無言，只是溫溫柔柔地走在他身邊，她是在安慰他麼，木姑那會想到，令他倍加思念起狄心蓮來，因爲那晚走在這山道上，她就是這麼溫溫柔柔地握着他的手，因爲他們以爲已擺脫了媚娘，他們是那麼輕鬆又偷快。

但陸羽不知道，他的脚下也在加快了，爲何身子突然輕快起來？樹木在身邊如飛倒退，他也沒覺察。

忽然，他覺察出有兩點寒星，在身邊移動，乍隱還現，不，他不是眼花，雖然他一注視，那兩點寒星又不見了，但又在前面現出來，在迎面的山道上。

陸羽霍地一縮身，輕輕咦了一聲。

木姑道：「你做甚麼？」

陸羽說：「低聲些，你瞧！」

木姑笑道：「那是崑崙奴，這裏山深林又密，我這奴兒忠心得很，一步也不離開我的，你沒見我頭上的紅羽毛麼。」

不知何時，木姑已把紅羽毛揷在髮上，慚愧，當眞已然入山了，隨時隨刻都會遇上媚娘等三人，他却爲思念狄心蓮而感傷，竟忽略了警惕。木姑取出紅羽毛來插在頭上，自是示意崑崙奴跟隨在身側，隨時應敵。

木姑又道：「對了，你也把紅羽毛插上，現在入山了，你不說，我也知道，就快到宮九娘藏身那山洞了，你把那媚娘說得那麼厲害，怎倒不小心，有崑崙奴在身邊，即使在密林中我們也可放心走路。」

陸羽道：「難道崑崙奴能透視密林不成？」

木姑道：「倒也不能，但這奴兒不僅目光銳利，耳朵也聽靈，數丈之外有呼吸之聲，牠也能聽得出來，而且，適才你不是也吃驚了麼，黑暗的林中，你只能見到兩點寒星在移動，若道上有人潛伏，自然也會見到，怕不把敵人引出來麼？你明白麼，爲何我這麼疼愛這奴兒，你放心，那媚娘再比杜娘子還要厲害，却厲害不過我這奴兒去。」

陸羽喜道：「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竟有這麼厲害又忠心的扁毛畜牲。」

木姑道：「你說得不對，人會變心，

也會負義忘恩，我這奴兒不比人強多了麼。我猜，前面高山，就是這大洪山的最高處了，那宮九娘師徒在那裏啊！」

「啊！」陸羽愕然，敢情已來到了那道嶺下，嶺上有大小兩座山峯，可不是到了地頭麼，而那月亮不過才爬上山頭，他明白了，這是他的手被木姑握着之故，那是顯然的，木姑別說托住他的手肘了，便是携住他的手，脚下也倍常輕快起來，好像一股無形的眞力，透達到他的脚下，不，是渾身的勁道都倍常充沛。

難道木姑說是不會武功，其實也是深藏不露？

木姑道：「一路上你那麼心急，怎地到了地頭，你倒不急了，還不快走。」

說着，已撮咀打了聲胡哨，噗刺一聲響，崑崙奴振翅騰空了，木姑道：「崑崙奴已替我們開道了，放心前去，奇怪，這山裏不像有人啊？」

那大洪山高處，山勢越高，樹木也越稀少，崑崙奴那一雙銳利的鷹眼，便是小動物也無所遁形，何況是人，陸羽道：「謝天謝地，那麼，我們一定趕在他們前頭了，宮九娘師徒躲在山洞裏，崑崙奴的鷹眼再厲害，可也不能穿山透石，你見到那兩座山峯麼，山洞就在那兩峯之間，這山高處，也唯有那裏的樹木才密茂，木姑娘，你跟我來。」

崑崙奴落在那峯頂了，雖然相隔得遠，但映在天幕上，那緩緩斂翅的雄姿，也極是威猛，牠翼展長逾一丈，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木姑道：「崑崙奴告訴我們，嶺上峯下都沒人。」

「牠告訴我們麼？」

木姑道：「這奴兒若騰空盤旋，那就是下面有人，或是甚麼禽獸。」

陸羽忽然心中一動，宮九娘正當傳授薛紅九宮心法之時，白天怕人闖進山來，這樣的月明之夜，怎倒不在洞外？

直：「快走！木姑娘，只怕我們已來得晚了。」

他心下大急，除非這師徒兩人有了意外，這時候豈會不在洞外。

他一口氣奔到那崖下，登時凉了半截，皆因那獸皮做的門簾，顯然被人用利劍削落，堆疊在洞口，裏面亦不見燈光，洞口傍邊的一株碗口大的樹木，更齊根斷裂，斜横在洞口，就是那樹下，那日晨早宮九娘和狄心蓮就坐在那樹下，透露那九宮秘奧。

木姑一把揪住他，道：「且慢，讓我來。」

陸羽怎會讓她進去冒險，若然那媚娘等三人仍在洞中，她那大挪移雖然神妙，進去亦難逃毒手，待要阻止，木姑把他一推，晃身已不見了！

陸羽大急，說甚麼他也比木姑熟悉些，眞糟，他身上沒火種，不用說，木姑也沒有，他這裏尚未奔進去，只聽洞中已傳來連聲轟然悶响，不好，那賊女人一定仍在裏面。

陸羽叫道：「木姑娘！木姑娘！你……你……」

他急忙拔劍在手，但洞中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急得他一時手腳無措，又叫：「木姑娘，你在那裏啊？」

不料木姑的聲音却自他身後傳來，說道：「我在這裏，還不快收起你的劍來，裏面連鬼也沒一個。」

陸羽雖然驚奇，總算木姑無恙，安心了一些，道：「你怎生在我後面，裏面眞沒人麼？」

木姑道：「壓根兒我就沒進去，我只投進十幾塊石頭，裏面若有人，還不會現身出來麼，而且我擲進的石頭，分明是打在洞壁上，可知這洞不深，咦！」

木姑忽然一聲驚呼，一斜身，已搶過去和陸羽併肩而立，陸羽知道有警，忙不迭横劍把木姑護住，但木姑的身後，甚麼也沒有。

只聽有人讚道：「這位姑娘好俊的功力，裏面若是有人，怕不早傷在你那石矢之下了，你們退後些，我這就出來。」

只聞聲，不見人，陸羽却已喜極叫道：「原來是前輩，你們沒事麼？」

那洞口傍邊的崖下一塊大石後，忽然鑽出一人來，是雪裏紅，陸羽大喜，道：「薛姑娘，是我，你們沒事，謝天謝地，宮前輩在那裏啊，這洞又是怎麼回事？」

薛紅向四外掃了一眼，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快跟我來。」

轉過那大石後，現出一個可容一人鑽入的石縫來，薛紅道：「你們先下去，我得封閉這出口。」

陸羽當先下去，木姑隨後，才知那不過是塌崖堵塞了的另一個山洞，不過矮小些，却隱秘極了，任誰到了那入口處，也不會發現下面有這麼個可以容人的山洞。

地上鋪着獸皮，顯然是從傍邊那洞裏取來的，宮九娘坐在松油燈下，對他們含笑點頭，道：「這裏只能席地而坐了，這位姑娘貴姓，請坐。」

陸羽抹掉額上的冷汗，薛紅已忍不住問道：「我還以爲是狄丫頭呢，這位姑娘是……」

陸羽忙道：「前輩和薛姑娘請放心，心蓮妹妹沒事，只不過說來話長了，這位是木姑娘。」

宮九娘道：「你們必是奔跑了一天，紅兒，取些山泉來。」

打從他們進到洞裏來，宮九娘的一雙眼睛，就沒離開過木姑，一直不停地在她面上身上打量，更不掩飾她那驚訝之色。

陸羽道：「木姑娘，崑崙奴不見了我們，怎麼辦？」

木姑接過薛紅遞給她的一碗山泉，道：「你放心吧，誰說牠不見我們，我們鑽進這洞裏來，那會瞞得過牠那雙銳利的眼睛，我們不出洞，誰也趕不走牠！」

薛紅道：「你們說甚麼？還有人同行？有人見到你們進來？」

陸羽道：「是崑崙奴，啊，是……一隻鳥兒。」

他明白，薛紅以爲這隱秘之所被人發現了！

宮九娘道：「姑娘你過來，你不是姓穆吧，先朝有一位姓穆的女英雄，名留青史，可是姑娘的先代麼？你的口音雖然變易了，但是我仍聽得出來，你是出生在北地。」

木姑雖然一怔，但仍走去宮九娘身邊



，那脚下像是不由自主，陸羽說得不錯，這宮九娘多慈祥啊，在她身邊，就像到了娘身邊一樣！

陸羽望望四週，宮九娘面上的笑容那麼安詳又和藹，雖然薛紅緊張些，但也不似如臨大敵，却爲何遷到這洞裏來，那原先居住的山洞，分明又在惡鬥之下毀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薛紅道：「你還沒告訴我，狄丫頭爲何沒來，她現在何處？既然沒事，怎又不是和你……」

薛紅的目光轉向宮九娘身邊的木姑，便不往下說了，小師妹人小鬼大，和陸羽相處雖不過兩日，兩人已要好得似糖黐豆兒一般，而現在，怎麼他身邊不是狄丫頭，却是這麼個衣裳襤褸的木姑娘？

「可憐的孩子，」官九娘已把木姑娘摟在懷裏，說：「讓我瞧瞧你。你讓他坐下說話啊，紅兒，讓他慢慢說，瞧你這急性子，過來，都坐到我身邊來。」

都坐在宮九娘身邊了，陸羽把那日不辭而別後的經歷說了，說到媚娘如何假扮杜娘子，騙了他們兩日夜，與那麼個邪惡又歹毒的賊女人也同行了一日夜，竟然沒發覺，只聽得薛紅面上變顏變色，說到桐柏山那懸崖上死裏逃生，使宮九娘亦爲之動容。

「後來……後來，」陸羽嘆了口氣，道：「都是我不好，我不該離開心蓮妹妹的，我只想趁她未曾醒來，去尋些野菓來充饑解渴，不料我趕回峯上，心蓮妹妹已落在那杜娘子手中了。」

薛紅跳了起來，道：「媚娘那賊女人手中，狄丫頭豈不是……」

「不，」陸羽道：「是杜娘子，原來山裏眞有個杜娘子，和媚娘假扮的一模一樣，不過我只是說，媚娘假扮的杜娘子，也和眞的杜娘子一模一樣，你們猜，那杜娘子是誰？原來就是千手如來的妻子。」

薛紅道：「噯呀！那和落在媚娘手中，又有何區別，不也是個賊女人麼？」

「不，」陸羽說：「也許……不……我，我不知怎麼說，也許那杜娘子也一般邪惡，也許……更殘酷些，但她和媚娘却是寃家對頭。」

薛紅皺眉道：「哎！被你說得越更糊塗了，你這人怎麼……」

宮九娘道：「你自心急，那得不糊塗，讓他說下去，不許打岔。」隨轉向陸羽道：「你說的杜娘子，我倒知道些，說起來她祖上和我家還有些淵源，但自從我祖父死後兩家都沒來往了，杜家也從此在江湖上絕了迹，甚至再沒聽人提起過了，她家本在武夷山下，怎生跑到桐柏山去了。照你說來，豈不是成了邪魔？說下去。」

陸羽道：「若不是我遇到了木姑娘，我眞以爲她是鬼逕邪魔，那鬼谷，好生怕人。」

「是小天池，」木姑娘說道：「那是桐柏山上的一個寒潭，那杜娘子在那裏住了下來，才把小天池變成鬼谷，這些年來，再沒人敢去了。其實，其實那杜娘子眞不是壞人，惡些兒倒是眞的，你們放心，狄姑娘雖然落在她手中，那杜娘子不會傷她的，而且……」

陸羽知道她要說甚麼，便慌忙示意，怎麼示意木姑別說呢？宮九娘在面前，薛紅在側，擠眉弄眼麼？不行，搖手更不行，這一來，他只是慌了手脚，但慌忙裏他想出了個法兒來，搶着說道：「其實那杜娘子殺人無數，不過都是男人。她不過是喜歡心蓮妹妹，若其不然，我也不會丟下她，獨自走了。」

薛紅大大鬆了一口氣，說：「噯唷，師傅，你聽他把心蓮妹妹叫得多親熱，看來他所說倒也不會假，狄丫頭要是有危險，他拚命也會救她出來。」

陸羽臉紅了，也有些兒心下黯然，狄心連心裏若還有他，她且不拜師了，若然這師徒二人知道她已拜杜娘子爲師，那還了得，總算阻了木姑，沒有說出來，眞是萬萬想不到的，狄心蓮甚至連師傅師姊的安危也不顧了。陸羽道：「我見心蓮妹妹不過暫時脫身不得，不會有危險，這才急忙趕來，不料那賊女人仍然早到一步。」

薛紅道：「在那裏？你是說，媚娘那賊女人已到了，也進了山？」

現在，輪到陸羽糊塗了，愕然道：「難道那賊女人沒來麼？那邊洞裏，又是怎麼回事？」

宮九娘道：「那日你和心蓮一去就沒回來，我就知有事了，不過我不担心，我猜得到，你們一定擺脫不了對頭人，不敢回到了這裏來。」

陸羽道：「正是，萬萬料不到，那賊女人一知上了當，即刻就折回來了，眞慚愧，我更先落入他們手中，心蓮妹妹爲了救我，而且知道行藏已露，那還敢回來，是她救了我，又連夜把那三人遠遠引離大洪山。」

宮九娘點頭道：「我猜想也就如此，但狄丫頭雖然聰明，也只能瞞得過那三人於一時，再又發覺上當，必然會再又找上門來，這才故佈疑陣，把那洞毀了，躲到這裏來。原來這崖下本來無洞，不過是塌下來的崖石分隔出無數的洞來。」

薛紅站起身來，又坐下，道：「你是說，那媚娘即使沒走在你們的前頭，也是往這裏來了。」

陸羽道：「薛姑娘不用担心，有崑崙奴在外面替我們守護，便是隔一座山，若有人來，也逃不過牠那一雙銳利的眼睛，木姑娘，你說是不是？」

木姑說道：「那鷹兒是我從小養下的，我在甚麼地方，有人走近，牠就會示警的。」

「而且還能攻擊人，」陸羽眉飛色舞起來，說：「你們要不親眼見到，說來你們也不會相信的，那麼厲害的杜娘子，竟也怕了這扁毛畜牲三分。」

薛紅的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說：「你是說……一隻鳥兒。」

陸羽道：「是啊，一頭兀鷹，不過翼展有一丈多長，我從沒見到過這樣大的兀鷹。」

宮九娘道：「這樣大的鷹，只有西域才有，姑娘，你替牠取了個甚麼名兒？崑崙奴，是麼？那麼，你姓穆，從小生長在崑崙山上，我猜得對不對？」

陸羽道：「前輩一猜便着，對了，我眞蠢，百家姓上那有姓木的，原來姑娘姓穆。」

木姑渾身一震，但顯然宮九娘和藹而又慈祥的笑容，令她安心了，道：「非是我不願吐露眞姓名，是因……是因……」

宮九娘把她摟緊了些，道：「姑娘，你不便說的，便不要說，我們誰沒有難言之隱呢，多謝你們趕來知會我，可惜我在難中，沒甚麼吃的欵待你們。」

一言未了，那木姑忽然從她身邊跳了起來，道：「有人！」

寒光一閃，薛紅當先亮出劍來，陸羽也躍起身來，不料木姑聽了聽，說道：「不用了，來人已被我那奴兒擒住了，現在洞外。」

果然，外面傳來咯咯兩聲，不像是鳥聲，倒像是敲擊石塊發出來的聲響。

薛紅搶前推開那塊封閉洞口的大石，木姑道：「且慢，薛姑娘，你出去不得，我的奴兒不認得你。」

陸羽急忙鑽出，只見大石傍邊躺着一人，崑崙奴雖然歛翅，但伸長了脖子，側着頭，那鋼嘴只在那人頭上幌來幌去。

陸羽可怔住了，原來是一個不相識的漢子，跺脚道：「糟了，木姑娘，快來瞧，你的奴兒錯傷人了。」

木姑已鑽了出來，道：「誰說崑崙奴錯傷人了，這人身邊帶着劍，他要不是在這左近窺探，鬼祟不懷好意，崑崙奴豈會傷他。」

那人傷得不輕，幾乎成了個血人，却看不出傷在那裏，已是動彈不得。

薛紅隨後也出來了，一時間，竟也認不出是甚麼人來，皆因那人的髮髻抓散了，衣衫也破爛不堪，但顯然也不是獵戶，從那破衣可以看得出來。

木姑瞧了瞧，道：「其實我這奴兒也不是要傷他的，若然他不掙扎，甚麼事也沒有，你們瞧，他身上的傷，是從高空跌下來，跌傷的。」

陸羽忙道：「你說這山裏眞是再沒人了麼？我是說，那媚娘和千手如來等人，眞沒入山來？」

木姑道：「除非他們能逃得過崑崙奴的一雙眼睛，即使樹木濃密些，他們若已入山，也會有露面的時候，崑崙奴飛得那麼高，一定會發現他們的行踪。」

陸羽拿眼來望着薛紅，道：「薛姑娘，你再瞧瞧，這人若是銜着你們來的，你一定認得。」

忽聽身後一個冷冷的顫抖的聲音說道：「不用瞧了，他化了灰我也認得。」

陸羽知道這人是誰了，甚至木姑雖不過聽得陸羽提過一次，且立即明白，明白這人就是宮九娘那個忘恩負義的夫君，常言說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這人寡義，只怕宮九娘不那麼絕情，而今却被崑崙奴傷了，如何不歉疚惶恐，不自覺躲在陸羽身後，說：「該死的崑崙奴，有人來了，不示警，就把人傷了。」

薛紅走近去俯身瞧了瞧，說：「果然是……是師伯。」

宮九娘那麼慈祥的人，話聲竟會那麼冷，說道：「住咀，你還叫他……他早已不配作你師伯了，難道你忘了師門的戒律，好色邪淫，已是死有餘辜，何況我這一條臂，若不是他，豈會斷在那賊女人劍下，這背叛師門的孽徒，這麼死了，倒便宜了他，還不拖去埋了。」

薛紅道：「師傅……他，他……還沒死，只是昏迷，難道活埋了他？」

木姑說：「崑崙奴若是從高處把他擲下來，我們早聽到聲响了，他怎會死呢，大概是嚇暈了過去，不過是在亂石堆中擦傷了皮肉是眞。」

「是啊！」陸羽說：「他不是攻擊我們，崑崙奴不會殺他的，他要是死了，這奴兒也不會看守他，等候我們出來了，薛姑娘，你不知道，木姑從小把牠養大，訓練得牠通靈了。」

「一隻鳥兒，不過是一隻兀鷹，」薛紅說：「眞有這麼厲害，不但通靈，而且忠心？」她偷偷瞧了宮九娘一眼，顯然要瞧瞧師傅是否會改變主意，她知道，師伯雖然不仁，師傅可不是寡情絕義的人，那是當然的，竟有這麼厲害而又忠心通靈的兀鷹，她又那會不好奇！

陸羽道：「何不待他醒來，我們問問他，也許他知道媚娘那賊女人的行踪。」

他看得出來，宮九娘嘆了口無聲的長氣，而且把頭轉過一邊去了，顯然不忍見這個多年同床共枕人，成了血人，雖然沒死，那傷亦是極重，心下竟然不忍起來。

宮九娘又嘆了口氣，說道：「好呀，就依你們，眞是枉他披上人皮，竟不及一隻扁羽畜牲。」

薛紅向陸羽轉了個眼色，道：「喂！你來帮帮手，我們把他抬去洞裏，師傅，你若不願親自拷問他，你去歇着呀，有他們兩人，還有那崑崙奴，不怕他逃走的，而且他雖然沒死，已重傷了。」

陸羽急忙把那血人托去傍邊那洞裏，

薛紅把桌上的油燈點着了，才知她師伯的肩背上有幾條深深的傷痕，仍然血流不止，不禁也嘆了口氣，低聲道：「其實我這師伯不是壞人，都是那賊女人不好，令他迷了本性，糟糕，我一點藥物也沒有，怎生替他止血呢？他的衣衫又破碎了。」

木姑一聲不响，走上前去，在那人身上連拍帶點，才道：「你放心，他只是皮肉之傷，其實他早醒了，這忘恩負義漢，大概是沒臉見你們。」

陸羽驚訝是，木姑不知用的是甚麼手法，立即把那人的血止住了，她豈僅不是不會功夫，而且武功異常了得，她是不自知？還是瞞他呢？

木姑哼了一聲，又說：「你後悔已遲了，流淚有甚麼用，也洗不去你的罪孽，這位姊姊有話問你，你裝假也沒用。」

可不是那人流淚了麼，被木姑這麼一說，登時咽哽出聲，眼睛也睜開來了，但對面前的三人，都不敢瞧一眼，道：「我該死，紅兒說得不錯，我不知怎生會被那媚娘迷惑了本性，我該死，本來沒臉來見你們的……」

他哽咽得已不能成聲，薛紅又哼了一聲，說道：「你沒臉來見我們，所以斷斷了師傅一臂不算，還暗裏跟踪我，要把我們殺了才罷休。」

那人有氣無力地說道：「紅兒，你誤會了，我不知道着了那媚娘的甚麼道兒，不過一時迷了本性，我後悔已太遲了，我跟踪你，只是想找出你師傅的下落，我我……只想偷偷瞧她一眼，只要知道她的臂傷已好了……」

薛紅切齒道：「你要知道師傅的右臂已斷了，確知從此殘廢了。哼！」

那人有氣無力地嘆了口氣，說道：「我自知罪孽深重，死有餘孽，我該死，我只是……想來提醒你們，把那媚眼的惡毒用心，和她的陰謀詭計告訴你們，要你們小心防禦。」

正是人之將死，其心也善，看來他已失血過多，活不久了，他那顫抖的聲音越來越微弱，陸羽對薛紅搖了搖手，示意她讓他說下去。

「原來……原來她……這這賊淫婦，知道九宮心法，曠世無儔，用之任何一門功夫，都能令那門功夫威力倍增，是以千方百計要得到手中，這賊淫婦豈僅離魂彈厲害，迷魂帕能令人失去本性，武功實是高不可測。」

薛紅仍然哼了一聲，說道：「這賊女人的功夫眞要高不可測，還要我們中的九宮心法來做甚麼？」

「是眞的，」陸羽忍不住說道，「薛姑娘，你讓她說下去呀。」

那人哀哀地微弱的嘆口氣，說道：「她對敵的時候，總是敗中求勝，總要輸於人家一招半招，却無人能逃得過她的劍下，不僅是不讓人家知道她的武功深淺，而且……而且……」

陸羽不禁也嘆了口氣，道：「我替你說了吧，而且讓有關連的人仇恨更深，就像那日在珞珈山一樣，她故意做成她在你的協助之下，才能斬斷九娘一臂，於是，從此以後，再不怕九娘會饒恕你，也不担心九宮門中人會放過你了，於是，自然也不怕你不心死塌地跟隨她，受她役使，供她差遣，因爲你要想活命，非得她庇護不可。」

「但這賊淫婦錯了。」那人道：「却不知我不怕死，我該死，只有一死，雖然仍有餘辜，但唯有一死，才能稍減我的罪孽，我還有甚麼臉活下去呢，我不怕死，却怕九宮心法落在她手中，否則不知道還有多少武林中人被她迷惑了，多少家庭被她拆散，是以，我雖悔恨已遲，總算明白過來了，是以即刻離開了她，尋訪你師走的下落，現在……原來你們已識破了那賊淫婦的陰謀詭計，知道她的惡毒用心，現在，我已可以……去了。」

陸羽道：「薛姑娘，他說的句句是眞，心蓮妹妹現在也明白了，是眞的，這是那媚娘一貫技倆，她在人家夫婦同門之中，種下仇恨，不共戴天，自也不用担心人家聯合起來向她尋仇了，我我……我明白了，木姑娘，我明白了。」

木姑娘道：「你明白甚麼了？」

陸羽道：「那媚娘非但知道杜娘子沒死，且定是她故意留下杜娘子的命來，讓杜娘子去找千手如來的晦氣，若不然，那媚娘豈會假扮杜娘子，扮得那麼像。」

木姑道：「你是說，其實這媚娘對杜娘子一舉一動，都清清楚楚！」

陸羽道：「杜娘子把滿腔仇恨，一肚子的怨毒，編織成地網天羅，本是要用來對付她的，只怕又會便宜她了，就像那煉火一樣，早晚也會落在那媚娘手中。」

木姑嘎呀一聲，說：「其實我們早已想到了的，怎會沒想到她可能仍在桐柏山，杜娘子的地網天羅，新近才編織成功，便是我居住在鬼谷左近，也不過近日才知道，杜娘子這地網天羅絕妙又神奇，她那會捨得便走。」

陸羽說：「原來你是新近才知道？」

「是啊。」木姑說：「杜娘子殺了人也罷了，爲何把人頭懸在樹上啊？初時我奇怪，雖然我怕她，因爲太好奇了，是以不時溜去鬼谷，偷偷瞧她做甚麼，她從那些乾癟了的人頭上，把頭髮一根根拔下來織呀，編呀！編織不停，她是在做甚麼？直到新近，她編織成功了，我才明白，原來她把那拔下來的長髮，編織成數丈方圓的無形大網，不，我是說，稍稍隔得遠些，或是在夜晚和陰暗的天氣下，看來自是無形的了，你想想，那人頭長久墜着，又風乾了的頭髮，顏色自然不再那麼黑，當然更細幼，韌力也更大了。」

「我……唉！我眞蠢！」陸羽跺脚道：「我甚至錯怪心蓮妹妹了，她非是不把她師傅師姊的安危放在心下，一定已知道媚娘不會到這裏來，我早該想到的，那媚娘已得到了……得到了……」

他是想說媚娘已得到了九宮心法，話到口邊，才想到薛紅就在面前，這話可是說得的麼？宮九娘雖然有意把九宮心法傳給狄心蓮，即使狄心蓮也並未從師傅得到心法傳授，而是她自己已從本門武功中領悟出來的，但薛紅已正式傳了心法，已是九宮接掌門戶之人了，狄心蓮豈不是違反了門規，何況更把那心法洩漏給一個邪惡的女淫賊。

陸羽倒嚇壞了，若然追究起來，狄心

蓮豈僅違反了門規，而且成了九宮門的罪人，那還了得！

他倒吸了一口涼氣，但薛紅在做甚麼，可是她明白他的話意了？

薛紅呆呆地，不言，也不動，倒眞成了個木姑娘，木頭人兒。

那木姑挨近他身邊，把他的袖管輕輕拉了一下，低聲說：「他……死啦，不不，你知道，崑崙奴只是抓傷他，他跌傷得也許重了些，但不會死的。」

薛紅仍然不動，黯然道：「他是無顏見我師傅，自斷心脈而死，木姑娘，不關你那鳥兒的事，他說出了要說的話，已安心地去了，原來他眞……去了……」

不錯，他最後一句是這麼說的，說該去了，原來他說去了，是這麼個意思。

陸羽恨恨地說道：「薛姑娘，你師伯實是個好人，不過一時受了那媚娘的迷惑，可惜，我們都沒明白他的話意，否則原可阻止他自盡的。」

薛紅道：「兩位請等一等，我去稟過師傅。」

陸羽目送薛紅走了，倒大大鬆了口氣，他幾乎把狄心蓮洩漏九宮心法之事說了出來，若然不是這人突然死了，只怕薛紅已聽出他的話意來了，好險。

陸羽對木姑道：「當眞，我竟會想不到，那媚娘已從狄心蓮得到了九宮心法，她怎會還把這師徒二人放在眼裏，又何必定要斬草除根，我倒錯怪了心蓮妹妹，快走。」

木姑道：「走，那去啊？」

陸羽道：「趁她們未來，我們快回去，我說呢，心蓮妹妹不是這樣的人。」

木姑道：「你是說，回去桐柏山，我們一聲不響就走了？」

陸羽道：「既然這師徒二人無恙，那媚娘仍在桐柏山中，倒是心蓮妹妹有險了，我們怎可丟下她一人在鬼谷不管，現下倒是我們留下來，諸多不便了，這人已死了，宮九娘豈無一點夫妻之情，你沒見適才薛姑娘見他以死來懺悔，也極是難過的麼。」

木姑點頭道：「這倒是眞的，要走，那就得趕快，趁她們沒回來。」

只不過幾句話工夫，而且說走就走，那大開的洞門又無阻擋，但也僅是一步之差沒有撞上，若不是宮九娘和薛紅目不傍顧，那就會見到他們的。

木姑走在前頭，想到狄心蓮非但不是忘了他，而且還有雙重的危險，既落在杜娘子手中，那媚娘知她不死，自然也不死心，那會放過她，要說這兩個邪魔一樣的女人都不是要傷害她，更不會要她的命，但狄心蓮亦是危險之極，因為她時刻想逃走，而這兩個女魔太厲害了。

「咦，」陸羽說，「木姑娘，你把路走錯了，我們該從東面出山，然後北上，你怎麼往西走來了。」

他發覺迎着偏西的月亮，已是走了半個時辰了，木姑脚下快極了，一旦明白狄心蓮不是忘了他，又知道心蓮妹妹時刻都面對着一個魔鬼一樣的杜娘子，而暗中的一個更厲害的媚娘又不會放過她，陸羽的脚步又那會不倍常快捷起來。

他發現木姑把路走錯了，但已晚了，因為已然走出了遠了，已是西面的山嶺的盡頭，月色朦朧中，已可看到田連阡陌。

木姑道：「誰說我走錯了，條條大路通桐柏，不論西面東面，不都是桐柏山的南面，打從這面走，不更好麼，既不怕碰到人，又不怕宮九娘師徒追來。」

原來木姑也細心，顧慮週到，他是心急，不辭而別，九娘師徒難免猜疑，啊！

陸羽忽然心中一動，宮九娘分明已猜到了這木姑的來歷，說她姓穆，說她崑崙山下來，她說不會武功，分明又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顯然她怕宮九娘，追來是眞，分明她不願人家知道她的出身來歷。

木姑道：「你瞧着我不轉眼做甚麼？先前你那麼心急，怎倒不走啦？」

陸羽道：「其實我想一想，也不用着急，那杜娘子若不是喜歡狄心蓮，又豈會硬要收她為徒，媚娘更不用說了，是眞喜歡她，她絕頂聰明，必不會吃虧的。」

他心下却在想：這木姑孤苦伶仃，煞是可憐，身世更是一個出奇的謎，顯然有不可告人之秘，難言之隱，是了，她是怕宮九娘追問下去，迫她說出不願告人的身世來是眞。

木姑瞅了他一眼，道：「有人啊，咀裏不急，心裏可急得很，既然你心急要去找你的心蓮妹妹，請吧，你已能辨得到方向了，打從這裏往北，一直走，就是桐柏山，雖不是你來時的路，也許倒更近了些，請吧！」

陸羽一怔，因為木姑竟坐了下去，抱着膝頭，極目那迷茫的西方天際，目中滿含幽怨，話中更透着幽怨！

陸羽說：「你，難道不走啦，不去桐柏山？」

木姑道：「那山裏又沒有我牽腸掛肚的人，你去找你心蓮妹妹，我去做甚麼，我要去，昨日也不走了。」

「不！」陸羽毅然道：「你不去，我也不走了。」

他怎能捨棄她，獨自一人走了，他答應了她，要長相伴，同行止的，因為他以為狄心蓮把他遺忘，捨棄他了，他又將孑然一身，亡命江湖，天下雖然大，無他容身之地，沒有他要去的地方，而她，不也同樣孤苦無依麼？她無父無母，孑然一身，他永不會忘記，昨日在桐柏山中，當他答應與她結伴同行時，她那雙發亮的眼睛，她多欣喜啊，而他，不也因為有了她為伴而欣慰麼，兩個同是淪落天涯的苦命人，再也不是孤單無依了。

那麼，他怎能為了得知狄心蓮並不是把他忘了，便捨棄這相依為伴的木姑呢？狄心蓮還有她的師傅師姊，正因她是那麼可愛，連女魔一樣的杜娘子，邪惡的媚娘，若不是喜歡她，會强迫收她為徒麼？何況狄心蓮的絕頂聰明，足以保護她自己。

木姑在偷偷瞧看他，瞧見他在皺了眉頭。

陸羽嘆了口氣，因為他不能忘記，狄心蓮是怎生跪倒在杜娘子面前，她被迫拜杜娘子為師麼？眞沒幾分甘心情願？想想杜娘子的功夫那麼神奇，想想她怎生醉心於媚娘的一丈虹。

木姑也嘆了口氣，說道：「你想明白了麼，只道讓你親眼見到了，你就放心了，明白她雖身在鬼谷，但一些兒危險也沒有，我陪你到這裏來，我怎能不成全你，你滿懷俠義，急人之急，只道你眼見她的師傅師姊從此平安無事，那媚娘再也不難為他們了，你也可以放心走了，不料你仍然念念不忘她！」

陸羽目瞪口呆，說：「你你……原來你不但知道狄心蓮沒有危險，而且也知道宮九娘和薛姑娘也從此太平無事了，而你却仍然帶我去鬼谷，仍然陪我趕來大洪山，其實你全知道，你早已知道。」

「你只說對了一半，」木姑說，「我只是猜想，因為我知道那杜娘子不但是個苦命人，也是個好心人，她仇恨天下人，但實在不是有如你所說的鬼怪邪魔，她仇恨，只是嫉惡如仇，她雖然心狠手辣，但不是不分皂白，她强迫你的心蓮妹妹作為她的徒兒，因為她太需要一個伴兒，也需要一個報仇雪恨的帮手。」

「你說過的，」陸羽道：「杜娘子要收你為徒，你不答應，你對她的一舉一動都清清楚楚，所以你知道。」

木姑仍然遙望天邊，說：「我同情她，甚至可憐她，最初我是怕她的，像你初入鬼谷時一樣，但後來，我知道她多些了，我同情她，可憐她了，但我有我自己的事要辦。」

他眞不信任杜娘子有如木姑所說的不是鬼怪邪魔，一個殺了那麼多人，還把人頭懸掛在樹上的人，會是個值得同情的人，但他無暇理會，也不願和木姑辯白，道：「你又怎麼曉得這師徒兩人太平無事，你可對這宮九娘和薛姑娘知道得這麼少之又少。」

「其實，聽你說的，已不少了。」木姑說：「尤其是你念念不忘的心蓮妹妹，你說了那麼多，我已知道那媚娘為何不對這師徒三人趕盡殺絕，她要殺這師徒三人，聽你說來，那媚娘眞是易如反掌。」

「是眞的，」陸羽說：「現在我才知道，媚娘這賊女人的武功，眞是高不可測，甚至沒人知道，她手底下還有多少的絕世功夫，沒有在人前顯露出來，因為她總是貪婪無厭，她不殺這師徒三人，就是要得九宮心法。」

木姑道：「那麼，你可曾想過了，她已得到了九宮心法，她原本已是殺這三人易如反掌的，現在，當然更不把這師徒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呢？那媚娘既然對天下功夫貪婪無厭，一朝發現杜娘子的地網天羅那般神奇，而且又是練來對付她的，她倒會不垂涎三尺，趁杜娘子大功告成之時，奪為己有，倒會跑到這大洪山來，殺這不放在她心上的師徒二人？」

陸羽豈僅目瞪口呆，甚至好半晌，也說不出話，怎生這麼顯而易見，極易明白的事，他竟會想不到？怎生姑娘們都這麼聰明？這木姑娘的聰明，看來一些兒也不輸於狄心蓮，慚愧。

木姑掉過頭來了，說：「你太忠厚，也太老實了，你想過沒有，你那心蓮妹妹一直在對你隱瞞……」

「不不！」陸羽說：「她從沒對我隱瞞甚麼。」

木姑道：「她不是要瞞着你，也是不得不對你隱瞞，否則，那狡猾的媚娘，就不會上她的當了。你想過沒有，既然媚娘假扮的杜娘子，一再露出破綻，若然你那心蓮妹妹眞如你所說的絕頂聰明，那麼，豈有發覺不出的？」

陸羽把一雙眼睛瞪得不能再大了，道：「你是說，她早已知道那杜娘子是媚娘假扮的，她也故意把九宮心法洩漏給媚娘的嗎？」

「她不但以假作眞，而且以眞作假，」木姑道：「看來你總算有些明白了，不怪你那心蓮妹妹人見人愛，甚至連一再被她作弄的媚娘也喜歡她了，連我也對她好生佩服。」

陸羽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原來宮九娘要傳她九宮心法，她竟會違背師傅的好意了，原來她已打定了主意，了不得。」

木姑說道：「這麼說，你是眞明白了。她若作了九宮門的傳人，就不能把九宮心法洩漏給媚娘了，那媚娘不能把九宮心法得到手，也就永不放過她師徒，不用說，她洩漏給媚娘的九宮心法，也是眞眞假假。」

「如何不是，」陸羽道：「心蓮妹妹對我說了，因為她不是得眞傳。」

木姑道：「若然是假，豈能瞞過媚娘，但也不全是眞，甚至不會把她自行領悟到的，完全洩漏給媚娘。你說她絕頂聰明，眞是一點也不錯，因為即使媚娘發覺有些不對勁，也不能責怪她。」

陸羽說：「因為媚娘也知她不是九宮門的傳人，不過是憑她的聰明，自家領悟的，當然就不是眞傳心法。」

「那媚娘已心滿意足了，武術天下同源，憑她的武功淵博，舉一可反三，聞一便不能知十，也可知八九，何用甚麼眞傳。」木姑讚嘆道：「你那心蓮妹妹眞是絕頂聰明，既不違背師門戒律，却輕易消除了師門的這步厄難，解救了師徒三人的殺身之禍。」

陸羽興奮極了，道：「心蓮妹妹豈僅不違背師門的戒律，而且有大功師門，消除了師門的滅門之禍，眞了不起。」

木姑說道：「好了，那麼我問你：杜娘子和媚娘有奪夫毀容之仇，眞個是不共戴天，知道仇人已在山中，放不放過那媚娘？」

「她知道，」陸羽說：「杜娘子當然知道的，心蓮妹妹知道她是誰了，還不告訴她麼。」

木姑道：「媚娘呢？眼見她奪去了你的心蓮妹妹，不，該說是她的乖徒兒，既知杜娘子不死，早晚會要她的命，又見杜娘子練成了那麼神奇而又厲害的天羅地網，她又放不放過杜娘子？好啦，兩個誓不兩立的仇人碰到一起了，誓必要拚個你死我活，不論誰勝誰負，又都不會傷害你的心蓮妹妹，而她，你的心蓮妹妹留下在山中，倒在她們的仇恨之上加一把火，那麼，我問你，你還要不要回去桐柏山？」

陸羽用坐去她身邊作為回答，也抱着膝頭，現在，是他凝望那迷茫的月下遠山了，木姑却在望着他。

木姑又道：「你是知道的，由於千手如來變了心，對她忘恩負義，杜娘子把天下的男人都恨上了，不被她發覺，便能逃

出桐柏，已是僥天之倖，你倒要回去投入她的地網天羅，倒要去從她身邊，帶走她的徒兒。好啦，現在，我問你，你還要回去麼？」

陸羽搖搖頭，說道：「我眞蠢，我早該想到的。」

木姑道：「你早該想到，比我更明白的，只因你把心兒放在你那心蓮妹妹身上，你那心上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了。」

陸羽道：「你若是早告訴我，對我說了，我我……」

「你就不會那麼難過了，」木姑說：「可惜我早不知道，否則也不白走這一趟了。我想：宮九娘倒不愛她這徒兒麼？為何知道徒兒落在杜娘子手中，媚娘又窺伺在側，那麼慈祥的宮九娘非但不着急，反倒面露喜容，我這才恍然大悟，明白過來。你沒詳細告訴我，一路之上失魂落魄，不說明白，我怎知她們之間的恩怨仇恨牽纏，我沒怪你，你倒怨我。」

「不不，」陸羽道：「我是慚愧，怨我自己太蠢。」

「你一定也不蠢，」木姑輕輕地，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只因為，你心裏只有一個心蓮妹妹。不過麼，我們這一趟，也不是白走，你已替你的心蓮妹妹盡了心，盡了力，讓這師徒兩人從此安心，再不用担心媚娘會來找她們了。知徒莫若師，宮九娘雖沒說出口來，但從她面上顯露出來的喜容，就知她這個聰明絕頂的徒兒，身在虎口，却安如泰山。」

「是，」陸羽說：「宮九娘也可安心把九宮心法傳給薛紅，這是最緊要的關頭，這個時刻，她師徒必須用心不分，乃凝於神，而且還有你不知道的，宮九娘雖斷了一臂，武功劍術不但即可復原了，而且正在加緊修練內功，利用那斷臂，練成飛袖功夫，假以時日，她們師徒再也不怕那媚娘了。」

木姑望着他，瞬也不瞬，說道：「好，那麼，今日我們不辭而別，急忙忙離開這師徒兩人，倒令她們不為難了，何況人家夫妻一場，那人又已知悔。」

「是，」陸羽對木姑的敬佩，不禁油然而生，誰說她孑然一身，獨處深山，與世隔絕了，可不是比他更為通達人情世故麼。

他也不禁長嘆一聲，以往，雖說還是為他人忙，總還有所忙，因此也有了他要去的地方，而今，眼前的世界，又復是茫茫寰宇，狄心蓮非但不用他相助了，再去尋人家，對狄心蓮，對他自己，都是有害無益，宮九娘師徒也轉危為安，人家正是潛修武功的時候，再不需要他了。

那麼，他何去？何從？他沒有忘記三月後的蛇山之約，現在他已知道，那正是媚娘在珞珈山開府立宗的日子，那時，也許雪峯老人已找出了殺他師傅的眞兇，他的寃情已大白於天下了，但三月，這近百日的日子，在他看來，那是何其悠長啊。不用說，他大師兄石開山的武林帖，已傳遍了江湖，不用說，他進入塵寰，遇到的任何一個人，也都有可能是要殺他的人，那麼，這天下又豈僅是茫茫，不也隨處都是他葬身之所麼？

「陸哥哥，」身邊有人在輕聲喚他，多像狄心蓮在他身邊輕聲呼喚。

是木姑，她已站了起來，說道：「你想通了麼？現在，天才眞是亮啦。我們也該上路啦。」

怎說天才眞是亮啦？陸羽不解。那天色其實並沒大亮，山下的阡陌之間，也不過才是曙色初見。

陸羽長嘆了一聲，可不是想通了，苦笑道：「該走了麼，可惜天下雖大，沒有我要去，也可以去的地方了。」

她怎麼了？木姑的臉拉長了，又像相遇時那麼冷，不但轉過身去，而且走開了去。

陸羽一怔，心想：「我說錯了甚麼話啊，可是得罪她了麼？」

他跳了起來，那木姑不是走開幾步，是眞走了，一聲不響，向山下走了。走下山坡，走入林中去了。

他急忙追了上去，那知她倒走得更快了些，眨眼間，已消逝在林中，不見了。

陸羽着了慌，叫道：「木姑娘，你等等，你那去啊？」

他如何會不急，這木姑若也捨他而去，他才眞是孑然一身，而且，他沒有啊，到底怎生得罪了她？

他不但慌了，而且惶急極，偏是那近山下的林子，也更濃密了，木姑的腳下功夫，原已比他快，而且奇妙之極。她眞要捨他而去，休想追得上她。

「木姑娘，你去那裏啊，等一等。」

他叫，穿過密林追下山，天色才眞是亮了，只見木姑在前，謝天謝地，那樹木稀少了些，他見到木姑的身影了，低着頭，走在山道上，總算還能見到。

任他大聲呼喚，木姑却充耳不聞，兀自低着頭緩緩地向前走。

那木姑雖然看似緩緩地向前走，這不眞奇了麼，任他如何縱躍追奔，始終沒能把距離縮短一些，那是顯然的，他追得快，木姑也走得快些，他追得上氣不接下氣，腳下慢了，木姑也索性停下步來。

他不辨東西南北，眼睛只是盯着前面的木姑，太陽不但出來，而且昇高了，他追奔得汗流浹背，那木姑就是不瞅睬。

他不再呼喚了，既然她分明聽得到他的呼喚聲，却不理睬，他還呼喚做甚麼。罷了，他和人家原不過偶然相識，除了知道她叫木姑，來自遙遠的崑崙山下外，對人家便毫無所知了，既然人家已不理睬他了，他還厚着臉皮追趕人家做甚麼。

他頹然地坐了下來，因為他追上一座山頭，自從離開大洪山，這是一座僅見的大山，不但山高，而且山嶺連綿不絕。

他不是坐了下來，幾乎是倒了下來，除了他師傅被殺的那一晚，他被三個師兄追殺的那一晚，他才這樣奔跑過以外，是眞的，甚至他伴着狄心蓮，逃避媚娘的追踪，也沒跑得像今天這樣快過，甚至連氣也緩不過來，何況山這麼高，這麼陡，他眞有些兒不支了。

他張大着咀喘氣，當他發覺眼睛睜不開來時，才知道太陽已移近中天了。

甚麼，他把身子挪到樹蔭下，撐起身來，他驚愕了，已是近午了，那麼，這是甚麼地方？離開大洪山多遠了？

一定很遠很遠了，他的腳程雖不及太

姑，但少說已追奔了兩三個時辰，一定已遠離大洪山百里以外了，不錯，只因太陽一直是從身後昇起來，也從背後移近中天，他的目光又不敢離開走在前面的木姑，是以越追越遠，他竟然也沒發覺。

他嘆了口氣，要不是他緩過這口氣，他眞還嘆不出這口氣來，罷了，既然追出這麼遠來，追了這麼半天，人家也不理睬，他還是追趕做甚麼。

偏是那木姑也坐下來了，從高處下望，他看得清清楚楚，木姑也坐在山腰的樹蔭下。

她一定是打開包袱，拿出乾糧來了，陸羽嚥了口唾沫，胡哨之聲已入耳，木姑的頭頂上登時飄浮過一片黑雲，是崑崙奴巨大的翅膀，遮去了陽光落在她面前了。

陸羽又嚥了口唾沫，他實在餓極了，何況木姑的乾糧那麼美味。他眼不見也罷了，一見那崑崙奴啣着乾糧，歡躍地走去一叢矮樹後面，他更是饑火如焚。在空中那麼勇猛的崑崙奴，在地上走路，蹣跚得滑稽可笑，但他笑不出來。他端的說錯了甚麼話啊，木姑為何不理睬他，而且這樣磨折他？

他嘆了口氣，與其見到美味的乾糧不能到口不說，反而撩起饑火，倒不如眼不見為淨，何況他眞饑渴得有氣無力。

索性閉上眼，靠在樹上，這半日中，一定已跑了不下百里路了，木姑的腳下功，眞神奇得不可思議，任他追得有多急，跑躍縱掠兼施，却始終和她保持着一樣的距離，他豈會不知道，木姑要是眞要捨他而去，獨自走了，他還能見得到人家麼，不用說，木姑早已去得無影無蹤了。

忽然間，陸羽心中一動：不錯，木姑眞要是不理睬他了，豈會這樣不即不離？難道是故意誘他到這裏來？有不便說明的緣故，要他快快離開，而且遠遠離開大洪山？

他睜開眼來了，立即跳了起來，因為山下已不見了木姑，也不見了崑崙奴。

無論如何，他已緩過這口氣來了，體力已回復了些，而且心下大急。他奔下山，奔到木姑適才坐立之處。

乾糧！那露出地面來的盤曲的樹根上，有塊樹葉，樹葉上放着一塊乾粮，木姑却不見了。

他抓起乾粮來。他如何會不明白呢，這乾粮是木姑留給他的。

他實在不想嘆息的，狄心蓮就對他說過，嘆息就是表示無可奈何。哼！無能為力，沒用的人才嘆息。

那是眞的，狄心蓮即使面對着危險的時候，也從不嘆息，咬緊牙關的時候倒常有。

他眞沒用，竟又嘆了口氣，因為他把那塊乾粮吃完了，他也同時把左近都搜查遍了，那裏還有木姑的影子，甚至他搜索遍了天空，那晴空萬里無垠，也找不到空中的小黑點，翼展丈許的崑崙奴，飛得再高些，也能見到一個小黑點的。除非這頭禿鷹並沒在空中飛翔？

不在空中，那自是在地上，當然就是在林間，在這山裏。但這山裏的林木不但古樹參天，而且太密了。

他轉到一個崖邊了，那是一個陡瀉下去的斜坡，兩面山崖對峙，原來下面是個大山谷，林木也一樣茂密，艷陽天，原是枝葉最密茂的時候，谷中的樹木上，可見藤葛牽纏，分明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原始林谷。

莫非木姑落到山谷下去了？這是甚麼地方啊？且慢，想想看，這方向是在大洪山之西，在一兩百里外，他一路追來，竟沒見到過一個行人，初時還見到遠處有農家，後來地勢漸高，一直在山裏行走，就再見不到一戶人家了。莫非已進入了沒有人烟的大巴山區，或許已是在巫山中？

他怔住了，若是大巴山，或已近巫山，那麼，今日這半天奔走，就不僅一兩百里了。

這是甚麼地方？對陸羽來說，一定也不重要。是人跡罕至的地方，要就再好不過，重要的是找到木姑，即使木姑不再理睬他了，也像狄心蓮一樣，捨棄了他，至少他也得弄明白，那是為何，他怎生得罪她了？

木姑一定在這山谷裏，因為空中不見崑崙奴，木姑若山裏奔走，崑崙奴就會在空中飛翔。

他從未見到這樣深的山谷，顯然比桐柏山那個大山谷還要深，只不過這是白天，又是日正中天的時候，沒有霧氣，山腰上，他抬頭望去，也沒有雲環，山坡雖然陡，但不是懸崖，否則樹木也沒那麼濃密了。

越是落到下面，也越陰暗了，陽光也早不見了，一定是太陽已偏了西，照射不到下面來。

忽然間，他聽到了水聲，那麼，谷底近了，他正渴極了，流了半天汗，又吞下了一塊乾粮，更是渴上加渴，他加快在藤葛之間鑽行，不多一會，果然已來到一條小溪邊上了，山泉從對面山澗中流下來，匯入小溪原來水聲是從山澗中發出來的。

溪邊有青草地，谷底多亂石，樹木反倒不似山上濃密了。溪邊的地上，他見到了蹄印，深山中，豈會無野獸，必是野獸來溪邊飲水，留下了蹄痕。

溪流潺潺，溪水澄澈得可以照人，喝飽了水的陸羽坐下來，眞沒用，他又嘆了口氣。他發覺自己又嘆了口氣，竟然驚惶四顧。

只有盈耳的水聲，只有鳥兒在樹梢飛翔，當然不會有狄心蓮，沒人笑他的，也不見木姑，他不禁倒笑了，笑了的陸羽又嘆了半口氣。

他太累了，在草地上躺下來，既然尋不到木姑，他孑然一身，又無處可去，也不饑不渴，無掛無牽了，為何不躺下去。

現在，他長長地嘆口氣了。既然他和木姑偶然萍水相逢，人家已不理睬他了，又何必去尋找，却是找到了這麼個人跡不到的溪谷水溪，眞是再好也沒有了，從溪邊的蹄痕，可知山中多獸，也就不愁沒有果腹的，既然他要躲開城鎮，躲避所有的人，這不是再好不過的棲身之所麼，罷了，好不容易找到這個處境相同的木姑，只道可以相依相伴了，不料又捨他而去。

他眞沒用麼？又長長地，深深地嘆了口氣，自幼生長在慈祥的宮九娘身邊的狄心蓮，那能體會到他自幼無父無母的凄苦

，何況蒙受不白之寃，亡命江湖，每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思想起來，怎麼不聲聲嘆息。

他睡着了，甚至睡夢中，也在嘆息。他決心不再追尋木姑了，既然知道狄心蓮並非是忘記了他，又非捨棄他，也沒危險，宮九娘師徒也不再担心安全了，是眞的，他從沒有像這一刻一般，心裏無牽掛，這麼寧靜過。而且，也太倦了，無論心與身，都巳疲倦了。

在睡夢中，他不但也在嘆息，而嘆息有聲。

巫山神女　驚爲天人

陸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而且一躍而起！他惶然四顧，更清醒了，也記起他是在何處了。

面前是潺潺流泉，樹梢却巳不見了啼鳥，天沒黑，山巔上一抹晚霞在飄浮，竟巳是黃昏時候了。

可是到溪邊來飲水的野獸打從他身邊走過，把他驚醒過來的麼？雖然溪邊不見野獸，但一定有甚麼來到他熟睡的身邊。

又何必去查究呢，這倒好，他也該醒來了，既然他無處可去，這深谷中的小溪邊，不是再好不過的棲身之所麼，却是他得趁天色未黑下來，趕快找一個居住的地方，捉一隻野獸來。

喝一口水，用清涼的溪水洗個臉，也許會再清醒些，他竟會睡了這麼大半天，醒來仍然有些兒昏沉沉。但他才俯下身去，一怔之下，他又跳了起來。

有人！他見到人影！

不，是面影，他見到水中有個面影。一株大樹斜伸在溪面上，適才他就是躺在樹下的，那大樹蔭蔽着草地，覆蓋在溪流上，好大的一株樹，至少兩個人才能合抱。但樹上沒有人，因爲樹幹斜伸，也就不很高，由下上望，可以看到山巔上飄浮的一抹晚霞，若然樹上有人，他該一眼就可見到。

他愕然，再瞧瞧水中。

水中，只有枝葉在微微搖晃，晚風徐徐輕拂，枝葉又怎會不搖晃。

一定是他眼花了，這倒找到了過夜之處，其實眼前就有，那樹幹下不就是一個好地方，擋不了風，却可遮雨，何況不會有雨。

他又回到溪邊，又俯下身去，不，他只是彎彎腰，尚未俯下，就有如泥塑木雕了。

那面影又在水中出現了，登時毛骨悚然！

別驚惶！他對自己說：別動彈，假裝甚麼也沒見到，看清楚些。

他驚惶，但一點也不害怕，因爲那是一個俏麗的面影，溪水雖然漾着微波，但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沒有眼花，一張年青的，俏麗之極的臉兒。

誰會怕一張俏麗的臉兒，若然她是人，那就是一個絕色的美女。他從沒見過這麼美的美女，狄心蓮比石梅美得更可愛，但這張臉兒，更勝過狄心蓮。

現在，不僅是一張美麗的臉兒了，水中的影子巳顯露出半個身子來，他心下一陣劇跳，因爲那美麗的臉兒不但在對他嫣然含笑，而且……怎麼像是裸露着身子！

不不，這美女穿有衣服的，不過是薄如蟬翼，是鮫綃之衣。

一定是神女，是仙子，人間那有比狄心蓮更美的姑娘，那有這種鮫綃仙衣。他祇是從傳說中，專書中，知道有這樣的鮫綃仙衣，現在，他親眼見到了，穿在這姑娘……不不，是神女身上。

他沒眨眼，但那神女不見了。他急忙站起身，也回過身來，向樹上望，樹上也不見。他如醉如痴，搖起頭來了，不會是眼花，一次眼花，難道再次也眼花了？他瞧得那麼清清楚楚。

「別望啦，」一個聲音在他身邊說：「我在這裏。」

在他身邊，果然他不是眼花，只是半轉身，那神女巳在他面前，晚風輕拂得她的鮫綃仙衣飄飄，像要乘風飛去。

怎麼這神女的聲音有些兒耳熟？怎麼呢，他急退了一步，恭恭敬敬作了一揖，道：「無意冒闖仙山，仙姑恕罪。」

神女笑了，原來天上的仙姑，笑聲也像人間的姑娘一樣。他沒聽過木姑的笑聲，也不像師妹石梅的嬌笑，倒有些兒像狄心蓮的笑聲，清脆又爽朗，是愉快的，像銀鈴般的笑聲。

眞的，那聲音眞有些耳熟。眞怪！那熟悉的聲音在耳邊說：「甚麼仙山仙姑，你抬起頭來，仔細瞧瞧，我是誰？」

她說甚麼？陸羽抬起頭來了。她是誰？只有比水中的面影更眞，更美，人間那有這樣美貌的姑娘，又那會有她身上穿的鮫綃仙衣，都是只應天上有。

但她怎又這麼說呢？倒像他原本認識，見過她的？

那神女在他面前轉動着身子，她那雙含笑的眼睛不轉眼地望着，他也看得出，她的嘴兒在忍住笑。

「你看清楚了麼？」她又說了：「你認出來了麼，我問你，我那點兒及不上你的心蓮妹妹？」

她說甚麼！心蓮妹妹？她怎知道他的心蓮妹妹？

是了，她是神女。是仙女，當然是無所不知的。當下恭恭敬敬地答道：「人間凡女，那及得天上仙姑。」

仙姑笑彎了腰，笑得那鮫綃仙衣也顫動起來，說：「你到底瞧清楚了沒有，你再瞧瞧，眞不認得我啦？我是木……」

陸羽道：「仙姑不是花仙，原來是木仙，一般是天上的仙子，陸羽俗子凡夫，今日何幸，得拜仙顏。」

她眞是仙姑麼，氣得一蹤脚，却又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得呻吟起來，說道：「那麼，你怎不叩頭啊！」

陸羽當眞叩頭，拜了下去，但一時之間，又慌了手脚，怎麼仙姑竟抱着肚子，大聲呻吟起來，難道天上仙姑，不服人間水土？仙姑竟也會鬧肚痛？

他跪在地上，楞住了，傻了，仙姑怎說？

那仙姑終於忍住了笑，晚霞不在天上，移到她臉上來了，仙姑的臉兒紅紅，也更好看了。說：「那麼……那麼我問你，我也不比你那心蓮妹妹醜，世間上，不僅

是你那心蓮妹妹才是美人兒，是不是？」

陸羽正容道：「不，世間上再沒比我那心蓮妹妹更美的姑娘了。眞的……」

怎麼晚霞在突然之間，從她臉上飛走了，仙姑道：「你是說……說我……仍然及不上她，唉，不怪你念念不忘她，原來你心目中只有一個心蓮妹妹。」

天色是漸漸暗下來了，怎麼仙姑臉兒倒更顯得蒼白了？

陸羽道：「不不，我是人間，心蓮妹妹再美些也是個凡間的姑娘，那及得仙姑你天上神仙！」

仙姑道：「我若也是個凡間的姑娘呢？你可得說眞話，是她美，還是我好看？可不許你哄我。」

「我那兒敢。」陸羽一股正經，說道：「即使仙姑是凡間的姑娘，卽使……我我……」

「說啊。」仙姑催促說，聲調有些兒急促，眞怪仙姑也會焦急：「瞧着我。」

說眞話，初時從溪水中，他倒敢凝神而視，既知她是仙姑了，他那敢正眼瞧她，他想說沒瞧清楚，却沒說出來，他巴不得她這麼，他多想把這天上的仙姑瞧得清楚些啊，現在，他敢了。

他的眼睛睜得大了，因爲她眞好看，不，心蓮妹妹若是也穿上她這樣的鮫綃仙衣呢？也和她一樣好看的！

仙姑竟也會嘆氣，說：「你不用說了，我……還是及不上你的心蓮妹妹。」

「不不，」陸羽說：「心蓮妹妹及不上你，至少，凡間的姑娘怎及得上仙姑，她也沒有仙衣，眞的。」

「眞的？」仙姑說。天色在暗下來，但她的臉兒在亮起來了。

啊！怎麼這仙姑不但聲音熟，那雙眼睛也熟得很，尤其是那眼睛發亮的時候，原來不是她的臉兒發亮，而是眼睛亮起來了！

那仙姑而且笑了，說道：「那麼，你走近來些，你再仔仔細細地瞧瞧我端的是誰？」

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走近她的身前去，她却巳走近他面前來，現在，面對面了，相距得那麼近，眞的，不足兩尺。

陸羽剛搖頭，她巳說了道：「你認出來了麼，我是木姑啊，你這人眞是的，也不讓人把話說完，就說我是甚麼木仙，世上那有甚麼木仙花仙壓根兒就沒神仙。」

「甚麼！你你……是木姑……」

他說，把頭直搖，相處了兩日，共行共止的木姑，他豈有認不出來的，她的膚色白中透紅，比花兒更嬌艷，木姑的臉兒可是黃中透黑。

他張大了咀，說不下去了，他搖頭，但也眞不假，她的聲音原來像木姑，原來發亮的眼睛也像木姑！

「你不信，是不是！」她揚起眉兒，笑了，說：「好你轉過面去，我就還你一個木姑，好啦，你再瞧瞧，我是誰？」

陸羽張大了咀，說不出話來，敢情她會變，仙姑不見了，面前眞站着木姑，就在仙姑原來站的地方！

「你明白了麼？」她伸出手來，讓他瞧，說：「我要回復本來的面貌和膚色，但洗了老大半天，但要變成這個模樣兒，可容易極了！」

她伸出來的手掌是黑的，原來她眞是……木姑！

木姑說：「你到過我居住的那山洞，你一定記得，我那石壁上的燈，是燒松仔油，壁上也積了一層厚厚的松烟，我娘死的時候，那是兩年前了，臨終前，娘望着我，嘆了口氣，說我長大了，一定像極了她，女兒像極了娘，怎麼娘倒不喜歡，反而嘆息，爲甚麼啊？娘就說啦，她年輕時候，因爲是個出了名的美人兒，不但惹來不盡的煩惱，而且因此遠走西域，受盡了凄苦。娘要我記住一句古話，她說那句古時巳流傳下來的話，眞是一點也不假。」

陸羽說：「甚麼古話啊？」

他目不轉睛，眞的，眞是木姑，原來木姑是這麼美的姑娘！

「自古紅顏多薄命。」木姑說：「娘是這麼說的，我知道，紅顏的意思就是美貌，可不明白美貌的女人爲何會多薄命，娘就說啦，等到我懂得的時候，可巳太晚了，她吩咐我，要我在她死後，日常都在臉上抹上松烟，直到有朝一日，我懂得紅顏多薄命這句話的時候，我再回復本來的面貌。」

爲何自古紅顏多薄命？當眞，陸羽也不懂，却是對木姑的過往，又知道得多些了，她娘帶着她遠走西域，若不是避禍，也一定是躲避紅顏給她母女的煩惱。

「原來眞是你。」陸羽說：「那麼，你巳懂得爲何紅顏多薄命啦？」

「原來這句古話錯啦。」木姑說：「我把臉抹成醜八怪，你啊，多一眼也不瞧我啦，你鎭日念念不忘你那心蓮妹妹，我不服氣，我要讓你瞧瞧，我也不醜，不是只有你那心蓮妹妹才好看，至少，我也不比你那心蓮妹妹醜。」

原來，原來她今日忽然不睬他，惱他，是這個緣故，不是他說錯了甚麼話，只因他口口聲聲不忘狄心蓮。原來她不是捨他而去，而是要找這麼個又隱秘，又有清溪流水的地方，回復她的本來面貌。

「你和她一樣好看。」陸羽說：「眞的，我說不上來，但我一見你映在水中的影子，眞以爲你是天上的仙姑，現在……」

他睜大了眼睛還不算，再又跨前半步，因爲天色更黑了，山嶺上可見的晚霞只不過才褪色，但谷底林中，夜幕却更早低垂了，不如此，他看不清楚，跨前半步，相距只有數寸了，他有些胆怯，若然她不是木姑，眞是仙姑呢？

「你你……做甚麼？」木姑說。

陸羽怯怯地說道：「現在我仍然有些懷疑，仙姑會變化的，都這麼說。」

木姑道：「你仍以爲我眞是仙姑，不是木姑？」

可不是聲調不像木姑了，這是有着快樂抖顫的聲調，木姑從來沒這麼說過話的，從沒有愉快的聲調。

陸羽說：「你若是木姑，那來那襲仙衣。」

「你眞是少見多怪。」木姑說：「這襲鮫綃衣，是娘遺留給我的，除了月牙圓葉刀，娘就只遺留下這襲衣衫給我了，娘說：這是……是一個人，從南海帶回來送

給娘的。」

她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幽幽地說道：「娘說，他對娘痴情極了，他遠去南海採緬鐵之英，爲的就是打造這把月牙圓葉飛刀，又得到了這襲鮫綃衣，他說：只有娘才配用這飛刀，也只有娘才配穿這襲衣裳，但他回來得太晚了……」

說啊，說下去。陸羽只聽到她又嘆了口氣，就不往下說了，好生失望。現在，他知道她眞是木姑了，因爲她的聲音又是他所熟悉的。

她幾乎說出她的身世來，那個對她娘痴情之極的人，也一定和她們母女遠去西域有關，他多想知道。

木姑半晌又說了，道：「娘把月牙圓葉飛刀煉成了，但太晚了，這襲鮫綃衣却從未穿過，女爲悅己者容，娘說，有一天，我長大了，我會明白的，她一直珍藏着這襲衣衫，直到娘臨終時遺留給我，一次也沒穿。」

陸羽說：「但我從沒見過你的月牙圓葉飛刀，這襲衣衫也沒見你帶在身邊。」

木姑說：「都在我身邊，不，在我身上，你不知道，這襲衣衫摺起來，只不過是薄薄的一小叠，你來，見了，你就相信了，那邊崖下，我找到了過夜的地方。」

原來木姑是這樣美得像天仙一樣的姑娘，他眞難分辨得出來，木姑和狄心蓮究竟誰更美，當然，他不會去分辨，甚至他沒有想到狄心蓮，因爲他是這樣驚奇又興奮，甚至天也不愁，地也不暗了，雖然天色已黑了下來。原來木姑沒有捨棄他，他不是孤獨的，淒苦已遠去得無影踪。

若是他也會把這木姑來和狄心蓮比較過，像當初在狄心蓮身邊，自然而然，把狄心蓮去和他師妹石梅來比較一樣，那只是他有更大的喜悅，更激動，更多的感激，因爲木姑對他更好。

想想木姑對他有多好。明知狄心蓮落在杜娘子手中，不能脫身，也沒有危險，但她一句也不說，只是帶他去親眼瞧，明知九娘師徒已安然無事了，但也一言不發，不辭千里陪伴他奔波，前去大洪山，讓他安心，就是這個美若天仙的木姑，莫不是一心一意爲了他！

而他，走在木姑身邊，一心一意却都在狄心蓮身上，念念不忘狄心蓮，他豈僅喜悅又感激，而且慚愧，原來木姑對他這麼好，不是比狄心蓮對他更好，更令他感動麼。

「就是這裏了。」木姑說：「這裏不好麼，山崖下有這樣可遮風雨的地方。」

那是崖脚下的一個裂縫，一塊不下兩丈高的大石崩裂開來，形成了一個七八尺大的裂縫，一株夭矯盤曲的古松，覆蓋在石縫上面，成了個天然的居室，他看得出來，她曾經把地上弄得平坦了，因爲一些小塊的石頭堆砌在入口處，成了門戶，而地上的土色猶新。

木姑打着火石，燃着了松枝，眞虧她想得到，連燈火也準備了，古松上有的是枯枝和松油，現在，他再也不疑了，因爲地上放着她換下來的襤褸衣裳。而且她迅速抱走了，一會從石後轉了出來！

現在，燃燒得明亮的松枝下，仙姑搖身一變，又是原模原樣的木姑了。

現在，木姑站在他面前了，伸出手來，說：「我變個戲法兒給你瞧。」她放開握着的右手，火光中，陡然出現了一朶雲霞。

「這就是你說的仙衣。」木姑說。

原來她掌中托着一叠鮫綃，放開手，陡然一見，眞像一朶要飛去的雲霞。

木姑忙不迭把那叠鮫綃摺起來，摺起來，只不過才是盈握的一小叠。

陸羽的眼睛一直瞪着，一直跟隨她轉，他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兒。等到木姑把鮫綃放入一個小小的布囊中，才道：「書上說：鮫綃出南海，原來是眞的。」

木姑把包袱解開，說：「娘說：鮫綃亦名龍紗，還有一宗妙處，就是入水不浸，娘從未穿過，我可也沒試過，今日要不是……要不是……」

他知道她想說甚麼，道：「原來你眞美，眞的，即使你穿的是這身襤褸的衣衫，只要回復你本來面目，也美極了。」

「我就是不服氣。」木姑溜了他一眼，說：「你心目中，只有心蓮妹妹。我眞不信，就及不上她。」

她一定臉紅了，但他只見到她掉過頭去，抹了松烟的臉紅，也看不見的，但看得出來，她有些兒羞赧。

陸羽道：「木姑娘，你誤會了，只因爲她從雲台暗中護送我南來，在我厄難無依的時候，她對我那麼好。而她們師徒也在難中，她又兩番救了我，第一次從那媚娘劍下，後來，我又着了那媚娘的道兒，被擄去了，又是她捨死忘生去救出我來。其實，要說美，你比她好看，眞的。」

「還有一次，你說漏了。」木姑說：「那晚在崖上，她也捨死忘生救了你。」

他沒有注意到，木姑的聲調冷極了。因爲他怔住了，道：「你曉得，啊！當眞我忘了，我對你說過。」

「我是見到。」木姑說：「我都見到，而且聽到你們說的每一句話了。」

陸羽一怔，說：「你你……見到？」

木姑淡淡地說道：「我也見到杜娘子擒去了你那心蓮妹妹，因爲夜半那第一次塌崖的聲响大極了，那晚風不勁，又沒雨，好端端的，爲何會塌崖啊，於是，我跑去瞧。」

陸羽道：「是了，你提起過，你說，那塌崖的聲响大極了，連鬼谷的杜娘子也聽到了。於是，你見到了我們。」

「我見到你躺在那塊搖搖欲墜的石上。」木姑換了一根枯枝，在枝上醮上松油，石縫裏登時明亮起來，一面說道：「我要明白，你們誰是壞人，當我知道那媚娘也像杜娘子强迫我一樣，是要收你們爲徒時，我就決心救你們了。你以爲跌落下去，驚險之極，是不是？其實，我早在下面接應了，那懸崖儘有落脚的地方。」

陸羽道：「但你眼見杜娘子把她擒去，你却袖手，你也見到的，是不是？」

木姑說：「我只能暗中相救，何況她得知來了眞正的杜娘子，她自願跟杜娘子去了，我爲何要救她。」

「當眞！」陸羽想起來了，說：「你說，你娘遺留給你的，還有一把月牙圓葉刀，怎麼不見啊？你說用緬鐵之英打造的，那一定是極厲害的奇門兵刃，可是你忘

了帶出來。」

他看得出，提起狄心蓮，這木姑就老大不喜，何況日常也要躲着杜娘子的木姑，那能從女魔手上救得下狄心蓮來，是以急忙岔開了話題。

「誰說沒有，」木姑轉過身來，道：「可惜，那個打造這把月牙圓葉刀的人，才把口訣傳給我娘，就死了，娘若不是帶着我遠走西域，怕不也遭了毒手，直到娘苦練了十年，收發由心了，這才帶着我回到中土。不料在桐柏山中一等三年，那人音訊毫無。」

陸羽一怔，道：「既然人已死了，那還有甚麼音信，木姑娘，你們等待的，另有其人，是不是？」

雖然木姑娘在解開那小小的包袱，明知她要取出那月牙圓棄刀來，他心下充滿了好奇，也趕緊抓住這機會，急忙問，他多想對這木姑知道得更多些。

木姑嘆了口氣，說：「我想，他一定死了，既然他對娘那麼痴心，不辭萬里跋涉，遠走南海去採來緬鐵之英，既然相約十年後在桐柏山中相會，他要不是死了，怎倒讓我們苦守了三年。」

「原來是你猜想的。」陸羽道：「也許那人病了，或有甚麼不得已的緣故，抽不出身來呢？」

木姑嘆了口氣，往事顯然多恨，豈僅有哀愁，而且那一定是極其哀艷的故事，她怎會不嘆氣呢？她又說了，說道：「你是不知道，那人之所以只忽忙傳了月牙圓葉刀的口訣，就忽忽和娘分手，因爲那時他已受了內傷，而且傷得極重，只不過他**對娘隱瞞了，等到娘明白過來，回去找他**，卻已失了他的踪迹，而我們，又不得不趕快遠走高飛。喏，這就是那月牙圓葉刀了。」

那木姑打開包袱，拿出來的，不過是長才尺許的用布巾包着的一個徑寸之物，不料她抖開布巾，眼前登時閃出一片寒濤，精芒四射。

陸羽一怔！既不是甚麼月牙，又不見刀，驀然一見，不過是一根精芒四射的短棒。

木姑道：「你奇怪，是不是，那是甚麼刀啊？我再變個戲法兒你瞧。」

木姑的眉梢兒已高高挑了起來，一揚手，只聽瑲瑯一聲響，那短棒登時變成了一個兩尺許的月牙，原來是用無數塊鐵片叠摺起來的，活脫就是一把鐵扇，每一片扇骨，也就是一把鋒利極薄的尖刀，看來不下二三十把。

木姑把刀揚了一揚霍地一揮，不但登時削落下一塊石頭來，而且被刀絞成粉碎，竟然只有輕微的聲響！

陸羽是個仗劍的人，那會不明白，這刀若不是削鐵如泥，豈能一揮之下，那麼堅硬的花崗石，便已無聲成了粉末！

木姑道：「你見到了麼？最厲害的不僅是它的鋒利無匹，而是每一塊刀片都可飛出傷人，而傷了人，還會自動飛回來，不怕散失。」

陸羽驚訝極了，也才發現，敢情每一片刀葉，都彎作圓形，不怪稱月牙圓葉刀了，道：「這刀一定難練極了，是不是，如你所說，豈不是傷人百步之外，任對方武功有多高强，也難攖其鋒！」

木姑道：「我娘在這刀上，苦練了十年，也不過才能同時發出三片刀葉，這自是說發出而又能傷人後飛回來才算數，否則發射出一塊，便散失了一塊，只怕你尚未練成，這把刀尚未用以對敵，早已用完了。」

陸羽道：「木姑娘，那麼你呢，能發出多少塊？我是說對敵的時候？」

適才她一揮月牙圓葉刀，那手法有些兒特別，若然她沒把功力透達在刀葉上，任它再鋒利，也是不能削石成粉的，她再不能瞞他，說她不會武功了。她不招認也不行。哈！

木姑苦着臉道：「我一片也發不出去，若不然，我就不怕那杜娘子了，她辛苦編織成的地網天羅，這月牙圓葉刀不正是它的剋星麼，要知練這刀，得從內家功夫先修練起，內功不到火候，別說對敵了，便是練也不敢嘗試。」

但木姑的眉梢揚了揚，說道：「只不過，這刀還有一宗妙處，能鎖拿對方的兵刃，對方用的是輕兵器，譬如說刀劍之類，一旦鎖拿到了，且立即被絞削得寸寸斷了。」

陸羽道：「不用說，你一定練成了，從你適才的手法和功勁，就瞞不了我。」

「我爲何要瞞你？」木姑道：「我娘在生時，一再吩咐我，說：除非我能發出一片刀葉，否則不許讓人家知道你會功夫，因爲這把月牙圓葉刀，對練功夫的人來說，那自是稀罕的奇珍異寶，若容對方近身，若是遇到一個功力遠高於你的，或是旁門左道，知道你有這把異寶奇珍，不但

保不住這刀，反倒有殺身之禍，故我娘吩咐我，若不能練到至少能發出一片刀葉的境界，不許讓人家知道你會功夫，也休在人前顯露出來，所以，連那鬼谷的杜娘子，和我在山中同住了兩年有多，也不知道我會功夫，也不知道我有這樣一把月牙圓刀葉，她只以為我從小生長在山裏，跑得快些而已。」

陸羽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手，把她的左手兒輕輕握在掌中，木姑不但把這刀在他面前顯露出來了，而且把這寶刀的秘奧，也告訴了他。

那是真的，若然那媚娘知道了這刀的厲害神奇，生心刦奪，只要近她之身，她已昏迷了，甚至不用近身，木姑也會着她那離魂彈的道兒。千手如來一身歹毒暗器，亦是防不勝防！

陸羽道：「多謝你，木姑娘，你對我眞好。快把刀收好了，你娘說得不錯，這把刀實是稀世奇珍。練成了，那怕不無敵天下，但這時洩漏出去，却會替你招來殺身之禍。」

他不但感動，而且感激，同時也感到慚愧，人家把不可告人之秘對他也坦然相告了，他倒說人家對他隱瞞了一身功夫。

木姑的眉梢兒又豎了起來，自從她取出，這把月牙圓葉刀來，她已是不自覺的，幾番揚了眉梢，說：「為何我帶你到這裏來，就是因為這是人迹罕到的地方，我已在左近都查看遍了，就在你熟睡的時候，十數里內沒有人烟，你不是不能在江湖上露面，也沒有可去，要去的地方麼？我也要尋找一個練這月牙圓葉刀的地方，若不是杜娘子跑到鬼谷裏去，又陰魂不散地纏住我，至少我已能發出一片刀葉了。」

原來他並非得罪了她，不過是趁天才黎明，路上沒有人烟的時候，趕快尋找這樣一個沒有人烟的地方，她不知道她的脚程有多快，可苦了他，也急煞他了！

木姑把刀摺疊起來，道：「娘說，若是有人陪同她練刀，又不是摸索了幾年，才掌握了這刀的秘奧，其實三五年已可練成了，可惜我那時年紀幼小，他……就是打造這刀的人，又失了踪跡，至今生死未卜，要不然……要不然……」

陸羽一怔，他還是第一遭兒，見到木姑切齒咬牙，他不自覺點了點頭，道：「要不然，你娘就能早早把刀練成，也已手刃仇人，不至死不瞑目了，木姑娘，你放心，現在你已找到這樣一個人跡不到的深山了，你這刀一日不練成功，我絕不離開你半步，那時候，你一定就能替你娘報了仇。」

木姑娘立了起來，說：「你你……怎會知道！」

陸羽搖了搖手，說：「我甚麼也不知道，我不過是猜想罷了。」

木姑霍地抓住他的胳膊，啊唷！陸羽的額上登時滲出了汗珠，就像以往一般，他渾身癱軟了，半點對抗的勁兒也使不出來。那胳膊也痛得像要折斷了。

總算木姑發覺得快，即刻放開了手，道：「陸哥哥，我不是有意的，我忘了……我沒傷害你麼？」

即使她放開手了，他的臂也沒斷，但仍然軟弱無力，頹然靠在石上，道：「你這是甚麼功夫啊，怎生每當你的手觸及我，只要稍用些勁，我就渾身軟弱無力？」

他瞪眼看她的手，不料木姑也在瞧她自己的手，道：「練這月牙圓葉刀，就得先練指上功夫，因為刀葉全憑指力發出，力道小了些兒，豈僅發射出去射不遠，自也傷不了人，而且也飛不回來，打從我七歲時候起，娘就教我練指上的功夫了，這麼說……這麼說，我這指上功夫也够火候了。」

不錯正是她指上的功夫，每當她的手觸及他，只要她稍稍用點勁，她指尖上，就會發出一股無形的勁道，直透他的經脈，無形，那是說她也不自知，顯是習慣成了自然之故。

陸羽把胳臂一陣搓揉，忍住痛楚，血漸漸活了，痛楚也漸減了。心想：憑她指上功夫，若是抓在對方的穴道上，怕不立即致人於死，便是她不用在這月牙圓葉刀，武林中亦會罕有其敵的。

他不自覺點了點頭心想：看來她說不會功夫，不僅是遵照她娘的吩咐叮囑，只怕她也不自知，其實已是極其厲害的功夫，用之於刀劍拳脚，亦會出人頭地。

陸羽霍地一縮身，躲開她伸來的手，他眞怕了她的手指，誰也不會相信，這麼個美得像天仙一樣的姑娘，手指竟會這麼厲害。

木姑笑了，說：「你放心，陸哥哥，我再不敢使勁了，這不能怪我的，你知道，今兒一早，我為何一聲不響，跑離大洪山？」

難道還有其他緣故？

木姑說：「因為天亮時候，我們要出山，我倒越想越心驚，也越怕了。」

「怕……」陸羽怔道：「怕甚麼？」

「怕那宮九娘。」木姑道：「好像她的眼睛一直在暗中盯着我，十年啦，娘帶着我遠走西域，離開中原十多年了，陸哥哥，你難道沒覺出來，她不但知道我姓穆，而且知道我的來歷，也知道我先一代的事？我怎會不越想越怕。」

「不，你誤會了。」陸羽說：「再不會有比宮九娘更慈祥，更好心的人，你不該怕她的。」

「那是眞的。」木姑說：「我一見到她，我就像見到了娘一樣，我知道，她是最好的好人，正因如此，我才害怕。」

這是怎說？陸羽愕然了。

木姑嘆了口氣，道：「娘在臨終時，一再對我叮嚀，說：我們敢再回到中土來，雖然尋找仇人的下落，但仍要加倍小心，不可露了行藏，怕的是我們那仇人知道了風聲，躲藏起來，何況娘一定要先找到他，他就是……」

就是對她娘痴情暗戀的人，他知道，說：「就是打造這月牙圓葉刀的人。」

「娘一定要先尋到了他。」木姑道：「因為我們的仇人，亦正是傷他的人，找到了他，也才知道仇人的下落，而且……而且……娘是這麼說的，要他知道，娘沒有辜負他的一番苦心，陸哥哥……」

她把包袱抱在胸前，谷底水邊，早已霧生，霧氣不知何時已掛在覆蓋在他們頭頂的樹枝上，像輕紗帳，夜霧迷茫，她的目光也迷茫，但忽然轉過頭來，道：「陸哥哥，我把甚麼都告訴你啦，你可別對人說，你不會對人說的，是不是？」

陸羽忙正容答道：「你放心，不過，要是不能說的，你也不該告訴我。也該別說。」

「我要告訴你，」木姑說：「我看在眼裏，放在心中，這麼多年了，我要說出來，那人暗戀着娘，對娘一片痴情，因此終生不娶，其實，娘對他更情痴，只不過埋藏在心裏，娘在他面前，總是冰冷冷的，但我知道，娘的心其實像火一樣熱。我們回到中土來，要和仇人決一生死了，娘怎不見上他一面，要他知道，娘對他，心中也有萬般柔情。陸哥哥……」

「說罷，」陸羽說：「你要找人來訴說，說罷，我也會像你一樣，入我之耳，埋在心底，我決不會對人吐露半句話。」

「你不笑話我娘，不瞧不起娘，是不是？」木姑怯怯地望着他。

「怎會呢？」陸羽忙道：「發乎情，止乎禮，我敬重還來不及，而且，你沒說出來的，我已猜想得出來，你娘和這打造這把刀的人，原本就是一雙情侶，但硬生生被人拆散了，以致他們一雙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木姑娘，你還沒告訴我，你為何怕了宮九娘？」

木姑道：「她若是知道我的來歷，連姓甚麼也知道，而我却從未聽娘提起過她，忽然間，我怕了，怕她和我們的仇家有淵源，我怕仇家得到了風聲，躲藏了起來，我娘雖然死了，但我在娘面前發過誓，我要替娘報仇。」

原來是這個緣故，他對宮九娘師徒已知道得不多，何況連木姑姓甚麼也不知道。不，她已承認，她姓穆，木穆同音，他原該早想到的，百家姓上沒有以木為姓的，一個姑娘，怎又會以木為名，其實人家並沒瞞他，早已告訴他了，他杜自從小就已讀過百家姓。

木姑幽幽地嘆了口氣，坐在他身邊，靠在石上，說：「現在，我放心了，我三番五次繞道溜回頭，查看你身後，確信那宮九娘並沒跟踪我們，現在，我才放下心來，在大洪山上，我已打定主意，既然娘死了，娘要等的人，我和娘一等就是這麼多年，那人總不見來，一定已不在人世了，既然你也不能在江湖上露面，為何我們不做個伴兒，回去崑崙山下，我只道中土人烟稠密，只有西域才有數十里內亦不見人烟的地方，不料無意中，倒找到了這個荒山中的深谷。」

「你是要找個隱秘的地方，來練你這月牙圓葉刀。」陸羽說：「又何必遠去西域，往返崑崙山，少說也得一年半載。」

他心下却想：「眞要和你遠走崑崙，豈不誤了雪峯老人之約，三月後豈能回得來，原來她早打定了遠走的主意，不怪要令我心無掛牽了。」

她怎麼知道，媚娘在武昌珞珈山開府立宗之日，也正是他和雪峯老人約晤之期，也許那也是他的沉冤大白之日，他怎能遠走崑崙。

「你太倦啦！」陸羽說：「今天太晚了，明日我們搭一個草棚，眞虧你找到這個地方，眞好。」

他望望四外，眞好笑，人跡不到的深山谷底，那會有人見到呢？

因為倦極了的木姑，抱着包袱，靠在他肩上，已是鼻息咻咻，睡着了！

燃燒的松枝燒完了，暗下來，終於熄滅了，月亮尚未昇上山頭，甚至見不到星光，黑暗籠罩山谷，山洞的流泉，清晢可聞了，晚風也在松上切切私語起來！

睡罷，他却沒有睡意，往事只在他心上一掠而過，他無暇去悲嘆他自己的遭遇和凄苦，不，他蒙難，受苦，可不再是凄楚了，打從狄心蓮在他生命中出現，已趕走了憂傷，狄心蓮捨他而去了，不料又來了這個木姑，他有更多的好奇，無暇去憂傷。

原來這木姑是這麼美貌的姑娘，美得令他驚為天人，當眞她和狄心蓮相比，誰更美呢？

他有時間來靜靜地分辨了，但分辨不出來，甚至分辨不出誰更聰明些，只有一宗兒，狄心蓮顯然比她爽朗些，在師傅與師姊的疼愛下長大的狄心蓮，是那麼活潑又天眞，從不對他隱瞞甚麼。

但這木姑的遭遇更值得人同情，與他比較起來，不是更可憐，更不幸麼，又同是無父無母，孤苦無依，他亡命江湖，木姑不也來到了中土，仍與世隔絕麼。

可憐的木姑，現在，他明白了，為何木姑遇到他，就緊緊地抓住他，怕失去了他，他永不會忘記，當木姑知道他亡命江湖，孤苦無依時她那發亮起來的眼睛，掩藏不了她心中的喜悅，因為她知道，兩個孤苦無依的可憐人，相遇在一起。

想到她帶他前往鬼谷，更陪同他奔波數百里，到大洪山去，她明知狄心蓮身在鬼谷却安如泰山，明知宮九娘師徒再沒危險了，却不說，讓他親眼見到，她的用心又何其良苦。

睡呀！可憐的木姑，現在，他能分辨得出來了，狄心蓮更活潑，在她身邊，他就會忘了憂愁，也許更可愛些，但兩個同樣不幸遭遇，同樣孤苦無依的人，是不應該再分開來的，他再不能離開木姑了，因為木姑是這樣需要他，狄心蓮却有她的師傅和師姊，甚至有女魔一樣的杜娘子，連那麼邪惡的媚娘也愛她。

他和狄心蓮，心相連麼？不，眞正心心相連的，該是這木姑。

睡呀，他輕輕地脫下外衣來，那件也曾覆蓋在熟睡的狄心蓮身上的外衣，現在，蓋在木姑身上了，她的衣衫何其襤褸，何祇捉襟見肘，甚至破爛得衣不蔽體，深夜，夜漸深，也更凉了！

枕在他肩上的木姑，睡得熟極了，甚至托起她的頭來，脫下衣衫，她也沒醒來，但熟睡的木姑却始終把那個小小的包袱抱在懷裏，抱着她那神奇的月牙圓葉刀。

× × ×

木姑霍地坐直身子，對他搖了搖手。

陸羽一怔！甚麼？她做甚麼？難道她不是睡着了？

她在聽，但陸羽甚麼也沒聽到，山洞的流泉聲响更大了，風更勁了些。

木姑迅速在他身邊低聲說：「別出聲，有人。」

陸羽笑了，道：「你一定是在做夢，別是你那崑崙奴呀，適才我聽到，牠落在

松上，就是在月亮露出山頭的時候，我還以爲是天上的星光，後來瞧清楚了，才知是那奴兒的一雙銳利的眼睛。」

木姑只皺了皺眉頭，沒有阻止他。道：「就是因爲牠飛走了，我才知道有人，這奴兒若不是發現有人，夜半不會離開牠棲息之處的。不過，已遠去了，崑崙奴在空中飛翔呢，眞奇怪，難道有人跟踪我們入山來？」

陸羽抬頭望了望，却只見到縷縷月光，而且乍暗還明，像是飄浮的游絲，眼前的景色却隱約可見了，也能看清木姑的面容。

陸羽道：「今日我見溪邊有蹄痕，這山中豈無野獸，也許是甚麼大些的獸。」

木姑沒出聲，只是搖了搖頭，大大打了個呵欠，說道：「我睡着了麼？陸哥哥，也許你說得對，我眞倦啦。」

她竟然迅速睡着了，幾乎是眼兒一閉上，就發出了輕微的鼾聲，陸羽把滑落在地上的外衣，又替她蓋在身上，她也絲毫不覺。

忽然間，他心中一動，適才她的頭枕在他肩上，他要脫下外衣，不得不托起她的頭來，倒沒驚醒她，替她蓋上衣衫她不覺，怎麼崑崙奴飛去，他這個醒着的人倒沒聽出絲毫聲響，她這個熟睡中的人竟發覺了？

他明白了，木姑先前不是眞睡着了，現在更不是的，原來她假裝睡着了。爲何她要裝睡呢？

必有緣故，好啊！他也會，那還不容易麼，他也閉上眼，當然，不是緊緊地閉上眼睛，但呵欠打得更响，鼾聲更大些！

即使那游移的月光如縷，總算也有了光亮，他見到木姑的眼兒睜開來了。

他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睜開眼睛來的人，仍然鼾聲不停，他眞還沒見過。

但他現在見到了，悄悄站起身來的木姑，而且還不停止那鼾聲，他忙不迭閉上眼睛，因爲她探身過來了，現在，他感到了她的呼吸，寒涼的夜晚，拂在他臉上的呼吸，是多麼溫暖啊。

「陸哥哥。」她在輕聲呼喚！

他非笑不可，一定要保持晚上的不變笑容，否則瞞不過她。

木姑輕笑了半聲，說：「陸哥哥，我不是作夢，你才眞是做起夢來啦。」

她這是做甚麼？那溫暖的呼吸仍然不斷拂在他臉上，分明更近了些，他甚至感覺到她那不瞬的目光。那是當然的，她分明是不瞬眼地在瞧他。

木姑忽然嘆了口氣，說道：「我只是讓你瞧見了我的眞面目，你就對我更……親熱些……不料你你……唉！你要是再聰明些，你就知道我的心啦。」

她說，那自是自言自語，喃喃地，像在夢囈，當然，她是眞以爲他睡熟了，雖然如此，陸羽也要凝神才能聽得到，雖然她和他相距得這麼近。

他感覺得到，她把外衣披回他身上了，那喃喃自語之聲，又在他耳邊說了，說：「說你無情，却又有情，不，我也不知道你的心，陸哥哥，你這件薄薄的外衣，雖然禦不了寒，却溫暖了我的心，那麼，你雖然對我無動於中，却也不是無情的，傻哥哥，你怕我冷了，你就不冷，睡呀，我要去一會，也許天亮前能趕回來。」

陸羽心下一陣劇跳，原來……原來這木姑對他生了情，像是他才陡然發現了，一時間，不知是驚喜，還是驚惶，她是這樣美麗像天仙一樣，她那神奇的指上功夫，和她那絕妙的大挪移輕功，還有她那把無敵的月牙圓葉刀，令他多麼自慚，不料木姑竟然不僅是要他作伴，而且有情。

他從未談情說愛，師傅生前，有意把師妹石梅許配給他，他知道，師妹也知道，他的三個師哥也知道，要不，他的大師兄石開山，也不會因此懷恨，殺了師傅再嫁禍於他了。狄心蓮待他好極了，他甚至分辨不出來，她是天眞無邪，還是有情，但和任何一位姑娘，也沒談過情，也沒說過愛。他和師妹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耳鬢斯磨，倒更像兄妹，狄心蓮和他在一起，似乎忘了她自己是女兒身，而這木姑……

她會不會聽到他的心跳聲，若聽到了，一定也知道他不是眞睡着了，幸好，木姑說：「就快午夜了，我要趕快走，睡呀，你醒來的時候，我又會在你身邊。」

拂在他臉上的呼吸的溫暖消失了，直到半晌也不聞聲息，他才大着胆，悄悄地睜開眼來。

木姑眞走了，她去那裏啊！這樣匆忙，是搜查這山林麼？難道她眞發現了甚麼？山裏眞有人？

不過，他一點也不担心，她雖然有仇家，但她從小離開了中土，誰還能認得出她來呢，何况掩藏了本來的面目，何况也沒有仇恨她的人有的只是她娘仇恨的人。

他何必担心呢？她說不會功夫，但連杜娘子那樣厲害的魔女也奈何她不得，她的大挪移輕身功夫，那麼奇妙，還有崑崙奴保護她！

陸羽一怔！不担心，他也巳出來了，等到他發覺，巳是身在溪邊了。他竟然立即跟隨在木姑身後走了出來，竟不自覺，

那麼，他即使不替她担心，也捨不得她走，不願片刻分離，那麼，他對她，不但也有情，若不是到了痴情的地步，豈會如此。

他知道是追不上木姑的了，何况不知她去了何處，咦！

他又怔住了，有人，可是木姑麼？溪那面在溪邊，月下有個人影！

月光洒了滿溪清輝，他看得清清楚楚，忽然現身出來，忽然沒了？

一定是木姑沒有去遠，他一抹而過，他又見到了，人影在小溪的上流頭，待他追了過去，眞是人，他清楚看到了那人移步時飄飛起來的長髮，當然是木姑，她那披肩的長髮，太容易辨認了。

那人影忽隱忽現，但忽然隱去，他總是輕易地立即發現了。原來不是隱，是前面的人改變了方向，向溪這面的高坡上走去了。

那人影……眞是木姑麼，分明是在引導他，因爲谷中的林木太密，參天大樹隨處可見，眞要隱去，他早巳失去人家的踪跡了。除了木姑，還會有誰，和日裏木姑引導到這山裏來，眞是一模一樣，每當他失去前面人影的踪跡，必定停下來等候，他追去，人影也又走了，始終保持着不即

不離的距離。

山坡更陡，樹木少了，忽然來到一個峭壁下，他倒失去了那人的踪跡。

那是一個不很高的峭壁，沒有樹木，只有一株古松，垂掛下來，把峭壁覆蓋了一半，除非那人去了松下。

那人可不是盤膝坐在松下麼，啊！他急退了一步。原來不是木姑，是一個奇醜的人，眇了一目，滿頭長髮巳花白了，風把他的一隻袖管飄了起來。

原來是個老人，不但眇了一目，也少了一臂，乾瘦得像一具骷髏。

「過來，不用驚惶。」那人說。

那和藹的聲音，立即消除了他的驚疑，只有少見才多怪，他在這些日來，見多了怪異之事，怪異之人，見得多，也就不以爲怪了。

陸羽走近了些，道：「原來是位老人家。」

他躬身一揖，這人跡罕至的深山，不但有這老人居此，而且眇一目，斷了一臂，自非平常百姓，若不是非常人，一個老而殘廢的人，如何能在深山裏過活，而且活了下來。

陸羽的一雙眼睛睜大了，木姑說有人，顯然就是這老人了，既然崑崙奴發現了他，怎又會失去了他的踪跡。

陸羽想到崑崙奴，不自覺抬頭望着天空，這老人家再又現身出來了，若然崑崙奴仍在天空，或是在左近的樹梢崖頭，豈有發覺不出這老人家來的，那麼，木姑眞出山去了？

老人家道：「你在望那頭兀鷹麼？你……難道那頭鷹是你養的？」

陸羽稍微遲疑了一下，心想：告訴他，想也不要緊，木姑原也不是她的眞名，何况無人認識她，道：「不是我，是位姑娘養的。」

老人的獨眼發出光亮來，敢情不祇是木姑的眼睛才會發亮的，啊！呀！他一閃身，竟然沒躲開，他竟被一根拋來的繩索纏住了，連滾帶爬，被他拉到面前。

原來不是繩索，是垂在他身邊的一根長長的葛藤，他那坐處的兩側和身後，從峭壁上垂下來的葛藤，有如絡纓一般，何祇百十根。

陸羽驚得呆了，分明是老人硬生生扯落下來的，藤上還滿生着葉片，他和老人相距只有兩丈多遠，怎生竟然躲不開？

陸羽怒道：「你爲何捆我，放開我，我又沒得罪你。」

老人道：「我只是有話要問你，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要是老老實實回答，我就放開你，那頭兀鷹就是和你在一起的那個姑娘養的，是不是？她可是崑崙山下來？她叫甚麼名兒。」

捆他的，不過是根葛藤罷了，但任他如何掙扎，竟然掙不斷，越是掙扎，反倒捆得更緊了，幾乎氣也透不過來，這不是邪門麼！

只道老人問的是兀鷹，不過是木姑得自崑崙山，隨便取個名兒罷了。告訴他有甚緊要，道：「我告訴你了，你可得放開我，牠叫崑崙奴。」

這是怎麼回事？那老人渾身抖顫，葛藤也從他手中跌落下來，說也難信，那葛藤一離了老人的手，他不用掙扎，這一頭也立即鬆了，從他身上跌落下來。他明白了，也驚呆了，這老人家的內家功夫，若不是已造極登峯，豈能如此，原來他適才掙扎不能脫身，是藤上貫注了老人的內家功力。

老人激動得連聲音也抖顫了，說：「你再說一遍，她叫甚麼？」

「崑崙奴。」陸羽答道：「老人家，你一定見多識廣，中土可沒這麼大的兀鷹，她是從崑崙山下來。」

老人家霍地一抬獨臂，但只抬起一半，又垂下來，道：「這姑娘是母女兩人，是不是？快答我。」

陸羽急退一步，再又退了半步，這老人家知道木姑是兩母女，只不過他才說的一聲崑崙山下來，老人已激動如此？莫非與木姑母女有關連？

老人家顯然盡量抑制心中的激動，又說了，道：「小兄弟，你聽着了，好好回答我，沒人能從我面前脫逃的，我連這根葛藤也不用，只要一舉手，就能把你抓回來。你也不用怕，我不會傷害你的，只要你老老實實答覆我，說，這姑娘可是母女兩人？」

「我，不敢。」陸羽說：「只不過，老人家，我要問你一句，你可是在此等候一人，一個……一個遠走西域的女人？」

趁老人說話的工夫，他已迅速想過了，心想：「這老人家實在不像是個壞人，武功更高不可測，會不會就是木姑母女等待的人？」

那老人更是激動的抖顫起來，陸羽也更明白了幾分，道：「那姑娘的娘，帶着她的女兒，遠從萬里西域來，也是爲了尋訪一人，但一定不是你老人家。」

那老人顯然作了最大的努力，抑制着心中的激動，但却抑制不了聲音的抖顫，道：「你怎知不會是我？」

陸羽道：「因爲……雖然我所知不多，却知她們母女十年前，離開中土之時，與人相約，若然那人還有命在，相會在桐柏山……」

「她錯了，」老人喃喃地說：「那人說的是，大巴山與大別山之間，南有巫山，北有桐柏，桐柏雖相距嵩山最近，却不及巫山隱秘，臨別匆匆，原來她沒聽清最後那一句。」

陸羽道：「她母女萬里東來，不料等了一年又一年，這姑娘的娘冷雨淒風，望着那山月缺了又圓，苦等的人却始終不出現，她以爲那人巳死了，萬念皆灰，便也隨那人於地下，在九泉相會去了。」

陸羽不瞬地望着老人，若然他就是木姑所說的，對她娘痴情之極的人，驀聞他的，那料老人反而不言不動，甚至也不抖顫了。

「可憐的木姑娘，」陸羽嘆了口氣，說道：「娘死了，賸下她孤苦伶仃一個人，仍然守候在山裏，日盼夜盼，衣衫襤褸，幾乎不能蔽體，餓了，就摘些野菓，獵些野獸來充饑，與世隔絕，又等了兩年，直到數日前，在山中遇到我，才帶着崑崙奴……」

老人在說甚麼？頭垂在胸前，陸羽終

於聽出來了，老人在重覆說：「死了，死了……」

陸羽又嘆了口氣，說道：「老人家，木姑娘也是這麼說的，她娘和這人相約，原也沒準確的時日，只說是那月牙圓葉刀練成了，少則七八年，多則十年，便回到中土來相會的，那人若不是死了，必不會失約的。」

老人把埋在雙掌中的頭抬起來了，但並不望他，而是如痴如呆的望着那移近中天的冷月，忽然，乾嚎了一聲，似狂笑，其實是哭，只見他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斷斷續續說：「死了，了了……好了……死了！」

陸羽大駭，忙不迭一閃身，只不過毫釐之差，沒被他撞上，雖然如此，那老人對他却視如不見，搖搖幌幌，似癲如狂，奔下那陡坡。

只聽那老人似哭又似在歡呼，說：「好了，死了，崑崙奴永遠活在她心中，也永埋在她心中了，不是個獨臂獨眼的醜老兒……」

他說甚麼啊，這是怎說？崑崙奴？怎說崑崙奴活在她心中？

陸羽一時雖然不明白，可明白這個她，自是指木姑的娘。但老人口中的崑崙奴，必不是指那頭兀鷹。

難道是甚麼人叫崑崙奴？難道……

老人早已去得不見影了，那似哭的狂笑聲也漸漸不聞了，但陸羽的心下却亮了起來。因爲他想起了來了，先前說到兀鷹名叫崑崙奴的時候，那葛藤立即從老人手中滑落下來，更激動得渾身震顫，這老人，分明就是木姑母女約會的人了，他再也不疑，莫非他名叫崑崙奴？

陸羽自從被師傅收養以來，極得師傅鍾愛，比起他的三個師哥來，讀了更多的書，一個武林名門的弟子，又豈有不讀豪傑傳的，古書上的崑崙奴，早已耳熟能詳，從木姑的口中，他對這母女兩人約會等待的人，亦已知道得多，獻鮫綃衣尚罷了，萬里跋踄，遠赴南海，取來緬鐵之英，替木姑的娘打造了那把月牙圓葉刀，自是爲了非常之用，說他痴情，那行爲又豈不是非常的俠義，即使這老人的眞名不叫崑崙奴，只怕在木姑的娘心目中，也當他是崑崙奴，也許老人當年也知道木姑的娘把他和崑崙奴相提並論，否則豈會一聞崑崙奴之名，便激動如此？

陸羽怔怔地站在那古松下，老人已去得無影無踪，那狂笑如嚎之聲亦早已不聞了，他仍然如痴似呆，凝眸看老人消失的方向，他的一雙眼睛倒睜得更大了，他越是把所聞，所見到的拼湊起來，也更加驚奇了，他也漸漸明白，爲何死了，倒好了，也了了。他更明白了，明白爲何崑崙奴永遠活在她心中。

老人口中的她，那自是指木姑的娘。永埋在木姑的娘心中的，自是崑崙奴形象，和對崑崙奴的記憶。當年的崑崙奴，必是個極其英俊又痴情的男兒，不用說，行俠仗義，亦媲美古之崑崙奴。

但他老了，又豈僅蒼老，而且眇了一目，又斷了一臂，成個奇醜的殘廢老頭兒了。是爲了這緣故麼？她明知木姑母女兩人尋了來，他却不去相會，躲在這荒山裏，爲的是要木姑的娘保存她的記憶中的形象，他，要英俊的崑崙奴，永遠活在她心中。

當眞是木姑的娘的記憶錯了，臨別匆匆，沒聽清楚麼？至少，這老人並沒去尋訪，他沒死，但願木姑的娘當他死了，他是自慚形穢。

何時黑夜已盡，天又亮了，他竟然沒覺出來，那老人家迄未回來，他不再等待了，即使那老人家回來，若他眞是木姑母女等待的人，那又如何。

他急忙趕回崖下，不料木姑亦不見踪跡，他騰身上了樹梢；甚至取出懷中的紅羽毛來插在頭，亦不見崑崙奴，奇怪，木姑去了何處？

他不担心有意外，她不承認會功夫，但他知道，沒有人能傷害得了木姑的，而且，誰又會傷害她呢？任誰一見，也會當她是貧窮農家的野姑娘，何況還有崑崙奴保護着她。

但她去了何處呢？他找遍了溪谷，連山外山，嶺外嶺也找遍了，仍不見木姑和崑崙奴。

陸羽站在高高的山崗上，盈耳是聲聲蟬鳴，原來已近中午了。山中除了那老人家，再沒人了，昨晚他本是躡踪木姑出來，莫非木姑也發現了那老人家？

當眞，他爲何不去老人家居住的崖下尋找。

那料他尚未落下峭壁，忽然，他聞到了一陣肉香，峭壁下竟有炊烟昇起上來。

木姑！陸羽大喜，一定是木姑回來了，炊烟昇起的地方，是昨晚他和木姑的臨時居處。

他急忙落下峭壁，咦！難道山中另有一個這麼相似的峭壁？同樣的一株古松，覆蓋石縫上面，但那石縫多了一個門戶，就着那覆蓋在石縫上的橫枝，且搭蓋出一個屋頂來，兩張石床上，且有被褥。原來山裏不但另有人，僅是這裏，就不僅一人，既有兩張床，至少也有兩人以上。

陸羽忙不迭退了出來，既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他豈能未得主人允許，就擅自闖入。

適才在峭壁上聞到的肉香，那香味更濃了，原來就在那入口處，有一塊平整些的石頭，作了石桌，桌上擺着一隻鉢，香味便是從那鉢裏發出來的，而且還在冒着熱氣，好香。

有人，他先聽到身後遠處有聲响，一回頭，便見到小溪邊柳樹下，一個黃衫的女人身裁一幌。

他慌忙退了出來，但這是怎麼回事，眼前的景物，分明就是他和木姑過眼之處，別說是在同一山中，同一崖下，便是天下萬萬千千的山中，也找不出一個完全相同的地方來。

是了，一定是他去了不少時候，也有人到這山裏來，把這地方霸佔了去，自然也就是現在這個黃衫的女人。

他皺了眉頭，若然是個男子漢，他也還可以和人家爭論，偏又是個女人。

那黃衫女人轉出來了，而且向松下走來，石縫和小溪邊相隔原就不遠，不過四五丈的距離，他已看得清楚了，不但是個年輕的姑娘，而且美極了，秀髮散披在肩

後，水濕猶未乾，原來是朵出浴芙蓉，清新的容光照人。

她赤着雙足，在草地上緩步走過來，抿着咀，含羞帶笑，竟沒發現他，雖然已來到他面前。

「喂！」他張了張，却沒發出聲來，不，這無主的荒山深谷，人人可以居住得，他和木姑不過露宿過半夜而已，豈能便據爲己有。

陸羽改口道：「姑娘何來……」

黃衫少女始終不瞧他一眼，霍地轉身，站在他面前，現在，面對面了，噗嗤一聲笑，說：「你瞧清楚啦，我是誰？」

「木姑——」

原來是木姑，她若不出聲，他還眞認不出來，洗去了臉上的松烟，換去了襤褸的衣衫，一時間，竟沒認出來，可不是像極身披鮫綃的仙女麼。當眞人要衣妝。

陸羽喜道：「我想不到會是你，找了半日，原來……你一定是出過山去了？」

木姑道：「我們要在這裏住下來了，灶可砌一個，沒有鍋怎麼行，搭蓋一個屋頂容易，可沒換洗的衣衫，我本想天亮前趕回來的，不料好不容易找到個小市鎭又都沒開門，沒法兒，只有等到天亮。」

不錯，她說過，天亮他醒來時就可趕回來的，他明白了，她是要令他驚喜一下，故爾一聲不响跑去了。

木姑牽着衣衫，在他面前轉了轉，說：「陸哥哥，這可是人間衣裳了，你說，好不好看？」

他明白了，她是要他知道，不用穿上鮫綃衣，即使是人間的衣裳，她也不醜，不會被狄心蓮比下去了，女爲悅己者容，昨日今朝，木姑都爲他而妝扮，忽然問，他像又聽到了她喃喃地低訴，昨兒夜裏，她以爲他睡着了，她的說話又上了心頭。

陸羽感動極了，也眞是受寵若驚，情不自禁地握起她的手來，說：「是眞的，無論你穿甚麼，只要洗去臉上的松烟，誰也不及你美，眞的，你美極了，不過，你的衣衫襤褸，早該換了，昨日若不是要趕路，我已去鎭上買了來。」

木姑高興極了，道：「其實，我不但有銀子，而且有珠寶，是娘遺留下來的，娘在生時，年年都要替我添置衣衫的，娘死後，兩年我足不離山，不但長高大了些，而且都穿爛啦，陸哥哥，你來看，我還買了日常必需的用品，也替你買衣衫！」

「我見到啦，」陸羽感動極了，「你不但砌了床，而且買了被褥，甚至連乾粮也做好了。」

他豈僅感激，而且慚愧又驚訝，就算她天亮不久就趕了回來，能有多少的時間，她做了多少事，他却連一塊石頭也沒帮忙一下。

木姑羞赧地一笑，說：「除了臘肉，我甚麼也不會，娘說，巧婦難爲無米炊，沒播下種子，山中可長不出麵來，只有野獸可獵，一個鉢兒一口鍋，也只能做出乾粮，我總不明白，娘在生時，打從我懂事時起，常常嘆息說：我們快成野人了，當年在宮裏如何如何，娘描述起那畫棟雕樑，玉食錦衣，令我羨慕得不得了，我多想瞧瞧那玉砌朱欄，和那連雲的宮殿啊！」

陸羽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他從未問過木姑的出身來歷，所知道的一鱗半爪，全憑她言談之中洩漏出來的，難道她娘是生長在帝王家，錦衣玉食，宮殿連雲，那麼……那麼，木姑豈不是位公主！

木姑興高采烈，不理會他的驚訝，嚷着餓啦，說：「我等你回來呢，你也一定餓壞啦！你知道，餓不着崑崙奴的，但這奴兒最喜歡吃我做的乾粮。」

她把陸羽拉去石桌邊坐下，兩個石櫈亦石色猶新，她是用甚麼工具削製成這石櫈的呢？沒有斧鑽的痕跡，分明是用利刀削製的。

但他無暇去驚奇，因爲她提起崑崙奴，他又想起來那個怪而又醜的殘廢老人來，他眞是木姑母女等待的人麼？顯然這兀鷹已發現了老人的踪跡，但木姑却仍不知道，現在，他毫不奇怪了，崑崙奴雖然發現了老人，但任他一雙鷹眼有多厲害，仍然失去了老人的踪跡。

他是餓了，吃着那美味的乾粮，心想：「不用急在一時，這老人家既是她母女尋找等待的人，眞如所料，老人是因自慚形穢，不願以醜面目前往相會，早晚也會來見木姑的，那自是他心情平復之後。」

木姑抬起頭來，說道：「爲何你嘆息啊？」

他嘆息了麼？也許是的，因爲他想到，當年老人與木姑的娘臨別匆匆又在他重傷之下，顯然雖留下後會之期，誰也不會相信後會有期，更何況木姑的娘連那最緊要的一句尚未聽眞已走了，何況老人自慚已成了老醜怪，不願破碎情人心中的美好形象。也可見他對木姑的娘太以痴情。

「當眞？」陸羽說：「這兀鷹取名崑崙奴，可是你娘的主意麼？」

「不……是，」木姑道：「我還在小時候，不論日裏夜裏，常聽到娘在呼喚一個名兒，甚至夢裏也在喚呼，誰是崑崙奴啊？娘總是長長嘆了口氣，說等我大些就知道了，你知道啦，我來自崑崙山下，我又叫這兀鷹作奴兒，娘日日夜夜都懷念崑崙奴，我也越更好奇了，念念不忘崑崙奴，於是……」

陸羽說：「於是，自然而然，你們就叫牠崑崙奴了，不知你大些了，你娘告訴了你沒有。」

「直到娘臨終前幾日，娘才對我說了出來！」木姑手裏還拿着乾粮，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我才知道，崑崙奴眞是一個人，當然，不是那人的眞姓名，人怎會叫崑崙奴呢。」

「古書上有一個。」陸羽引導着她，多想她快點說出來，他已猜到了一些，那一定是她娘不幸的遭遇，一個極其哀艷的故事，說：「有一本豪俠的書上說，一個名叫崑崙奴的俠士，從一個有大權勢者手中，把一位佳人救了出來，送回她情人身邊。」

「但太晚了。」木姑輕嘆了一聲，說：「那個有情人只道今生今世，永不能和那老人見面，加上那個有大權勢的人不放過他，迫他逃亡，他滿腔悲憤，更不勝哀傷，傳說他已死了，據說被那個有大權勢的人派出爪牙追捕，捉到了他，把他殺了，娘傷心地哭斷了肝腸，却在這時，皇帝駕崩了，那個原已有大權勢的人繼了大位

，權勢也更大了，下令務要把娘擒回去，於是，我娘在中原存身不得，這才遠走西域，娘之所以能夠逃走，因爲有那崑崙奴替娘阻擋了追捕她的人，但崑崙奴强煞也只得一人，對方不但人多，而且都是大內高手，據傳說，因此受了重傷，娘不信他會死，娘說：他的武功絕世無雙，本是護送娘西行的，那些追捕攔截的高手，死在他掌下的不下二十餘人，娘說：若是他有月牙圓葉刀在手，必不會受傷的，但他給娘防身了，據說，他是傷在數十百張强弓硬弩之下。」

陸羽心跳：「原來那老人眇了一目，是這個緣故，雖然斷了一臂，仍能逃得性命，可知他的武功眞是絕世無雙。」

木姑又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嫣在臨終時候，仍不信他會死，因爲娘西出長安的時候，他仍命人帶了口信給娘，他和娘爲了情勢所迫，不得不分道而行，其實他是要獨自替娘阻擋追兵，分手的時候，原是約定在長安相會的，他若無恙，爲何不來相會啊！那帶信的人才迫不得已，露了些口風，要娘快些遠走，待他傷好了，一定去崑崙山下與娘相會，但不會是一個人。」

「不會是一個人？」陸羽一怔，道：「這是怎說？」

木姑說道：「因爲他不信娘的那個情人死去了，無論如何，死未見屍，也未見到那人的遺物，他疑心，是那個有大權勢的人假造出來的傳聞，好教娘死了心，再回去他身邊，否則，爲何早不傳，遲不傳，她被崑崙奴救了出來，那傳聞才傳出來呢！」

「有道理！」陸羽不禁肅然生敬，那老人分明比木姑的娘那個情人更要痴情，眞是爲她蹈湯赴火，不但捨死忘生，更且忘我，怎不令人肅然生敬。

木姑道：「崑崙奴和娘分手時，說道：不尋訪到那人，即使死不見屍，也要尋訪到那人的遺物，否則，以十年爲期，那時，娘的月牙圓葉刀，必可練成了，再說，事隔十年，那個有大權勢的人，必已忘了她。」

「你是說，是當今的……」

木姑搖了搖頭，不讓他說出口來，道：「他的權勢不但更大了，而且仍然不忘我娘，娘帶着我一入中原，在潼關，就遇上了他的偵騎，知道他不但未忘我娘，而且必要擒獲崑崙奴，他才安枕，因爲終南山是崑崙奴的故鄉，娘帶着我在潼關住下來，也是這個緣故，落葉總歸根，娘說：雖然人生處處是青山，沒人會忘記他生長的故鄉。你明白了麼，爲何娘相信崑崙奴不死，爲何我們到了桐柏足不離山。」

木姑滿目憂怨和哀愁，因是也淒迷而深遠，陸羽不轉睛地望着她，她也不覺。

陸羽遲疑又遲疑，終於開口問出口來了，說：「你娘到了崑崙山下，不久就生下你來，是不是？」

木姑木然地點了點頭，那麼，她雖然不是生長在帝王家，仍是一位公主，當今皇帝是她生身之父。

木姑顯然知道他在想甚麼，把手中那塊再也吃不下嚥的乾粮放回缽兒裏，站了起來，更長長地嘆了口氣，道：「現在，你該明白了，娘的話一些兒也不錯，自古紅顏多薄命，因爲我太像她了，所以，雖然在無人的荒山裏，也要用松烟來抹黑了臉，因爲宮裏有娘的畫像，那人的偵騎不絕於途，自然要畫影圖形。」

陸羽也不禁在心下嘆口氣，不自覺地，又携起了她的手兒來，說道：「原來是這個緣故，不怪姑娘你不願出山了，但又豈可以永遠與人世隔絕，啊……你……」

木姑一扔手，扭轉過身去，把背對着他。

陸羽道：「姑娘你……」她爲何生氣啊，難道因爲她心生悲憫，情不自禁地携起她的手來之故。

木姑跺了跺脚兒，氣惱道：「姑娘，姑娘，你只會叫姑娘，原來只有你的心蓮妹妹才配叫你陸哥哥，我是不配的。」

原來她是爲了這個緣故，陸羽心想：不怪她惱的，人家早以陸哥哥相稱了，他呢，提起狄心蓮，他總是親熱的叫聲妹妹，對她，他却始終以木姑娘相稱。

陸羽心中並不惶恐，微笑道：「這個，可不能怨我，你連眞名姓也不告訴我，又叫我如何稱呼，我也不知道該稱呼姊姊，還是妹妹好。」

木姑噗嗤一聲，笑啦，才是那麼淒苦，她的心情倒開朗得快，轉過身來，瞪了他一眼，道：「誰說我沒告訴你，我早告訴你啦，我姓穆，誰教你那麼蠢呢，人家宮九娘一聽就知我是姓穆，你可聽說有姓木的麼？其實，非是我對你隱瞞，我跟娘姓，那也不是眞姓，再說，娘也沒替我取名兒，從小娘就叫我木兒，我從沒一個伴兒，娘啊，不是苦練功夫，就是長吁短嘆，我怎會不成個木頭人呢！」

原來她從娘姓穆，小名木兒，豈不成了穆木兒，不，不好。

木姑說：「甚麼不好啊？」

陸羽道：「若是我叫你穆妹妹，人家聽起來，豈不成了沒妹妹，又不能叫你木兒妹妹，眞的，那日初見你，可不是冷冷地像個木頭人兒麼，現在，你……」

「我又如何啦？」她瞪大眼兒也許不及狄心蓮靈活，但純眞得帶些兒稚氣，也許因爲這緣故，令他覺得更美，更親近了，因爲在狄心蓮面前，他是太蠢了，總有些兒羞慚的感覺，那羞慚，在他們之間其實樹立了一道無形的樊籬，但在這木兒姑娘面前，雖然她是一位公主，她的武功又那麼奇高，人又那麼美，但他可從未有過自慚形穢的感覺，也許初相遇時，她是那麼個衣衫襤褸的醜姑娘，又是和他一樣，孑然一身，無依無靠。

「眞的，」陸羽加重語氣說：「怎生一日之間，你豈僅美貌如花，昨兒我就眞當你是天上的仙姑。」

木姑睨着他，嫣然一笑，說：「那是因爲……遇見了你，也要你知道，天下間，並非除了你那心蓮妹妹，就再沒人啦，穆木兒有甚麼不好，娘說，不用改了，人家一聽，只道你是個番邦的姑娘，這倒好，人家便不對你思疑了。」

「穆木兒，穆木兒，」陸羽道：「當眞是番邦姑娘的名兒，可也眞別緻，今而後，我就叫你木兒，不更親切些，將來在江湖道上行走，人家還以爲我們是兄妹。

木姑喜歡極了，陸羽道：「我問你，木兒，其實你娘雖然死了，仍然有爹，而且還是當今的皇帝，若是有朝一日，他來接你入宮，去那畫棟雕樑，朱欄玉砌的宮殿裏居住，享受不盡的玉食錦衣，你願不願去呢？」

陸羽趕緊問，因爲他感覺得出，這穆木兒提及她那沒見過面的生身之父，那言態與聲調，都看不出有何怨恨。

木兒道：「才不會哩，壓根兒他就不知道有我，那崑崙奴把娘從宮裏救出來，娘說，差不多半年才生下我，他怎麼會知道。」

陸羽道：「但他知道你娘離宮的時候，已身懷六甲，他計算時日，一定知道他的親生骨肉，已有多大了。」

「我才不去哩。」木兒說：「他那麼狠心，把娘搶進宮去，又殺了崑崙奴，娘恨極了他，我也恨他，陸哥哥，我要永遠永遠跟着你。」

她說恨，但陸羽感覺得出來，其實她說恨的時候，也感覺不出她有多恨，也不見她切齒咬牙，不禁又長長嘆了口氣，說道：「當年他怎生把你娘搶進宮去的，我雖然不清楚，但他愛極了你娘，那是任誰都想得到，你說，入潼關時，仍發現了他的偵騎，說是搜捕你崑崙奴叔叔，不如說他仍念念不忘你娘，也許他計算時日，你已長大成人，爲的就是尋訪你的下落，因爲你是他的親生骨肉，我再問你。」

木兒的眼兒直翻，不言語，陸羽毫不放鬆，繼續說道：「若是你崑崙奴叔叔仍在人間，並沒死，你那生身之父並沒殺死他，却是他殺死了你爹派出來的好多好多高手，木兒，我問你，你還恨他麼？」

他是對木兒身世越更驚奇麼？還是害怕有朝一日，她眞會被接入宮中，侯門一入尚且深似海，何況還是皇宮，那時，木兒貴爲公主，他也永遠失去了她。

「不，才不會哩。」木兒說：「崑崙奴叔叔不但遠赴南海，採緬鐵之英，替娘打造月牙圓葉刀，而且爲了娘，冒奇險，捨死忘生，他對娘何等痴情，甚至令娘感動得在人前也不諱言，臨終時仍念念不忘的，也就只有這崑崙奴叔叔，他若沒死豈會不來相會。」

陸羽幾乎忍不住，要對木兒說出來，那崑崙奴非但沒死，而且就在跟前，也許他太年少無知了，若不是聽木姑親口說出，也親眼見到了那崑崙奴，他還不信世上會有這麼痴情的人。

他明白穆木兒的意思，「才不會呢？」她肯定崑崙奴不會在人世了，不信那人尋訪的是她，不會接她進宮，不信那個搶她娘進宮的人，會是個痴情的人，甚至不是個有情人。

陸羽忙不迭站了起來，不，他不能告訴她，說崑崙奴非但沒死，而且就在左近，再說下去，他怕就要忍不住說出來，可憐的老人家，可憐的崑崙奴。

「眞難爲你了，木兒，」陸羽說，「也太辛苦你了，這一夜半日之間，瞧你做了多少事，我却坐享現成，」他東瞧瞧，西摸摸，岔開了話題，他也實在驚訝，她身上的衣衫和石床上的被褥，荒僻的鄉鎭中有銀子也買不到，她跑出老遠才能買得來，以她脚程之快，那倒也不奇，難爲她怎生在短短時刻，就砌出石床石桌來？

木兒說：「我要你驚喜一下，」她得意的笑臉，在陽光下更明艷了，說：「你忘啦，我這把月牙圓葉刀，雖不能切金斷玉，開山劈石却輕而易舉。」

陸羽道：「不過，也要看這刀在誰的手中，木兒，你是眞不知道，還是瞞我，木兒，你不但有一身奇絕的武功，內家功力已勝過高手多年的修爲。」

木兒說：「我沒有瞞你啊，我只是說不會你們那樣一招一式的功夫，這月牙圓葉刀的刀葉飛出傷人於十丈之內，而又能飛回來，那有高深的內家眞力不可，我從五歲起就練起了，每日必要練上三四個時辰，娘在終臨前，仍然說我沒到家，總算我沒令娘失望，現在五丈之內，我已能飛出斬斷樹枝了，但也只能斬斷茶杯大小的樹枝，陸哥哥，你不知道，其實發出刀葉，斬斷樹枝不難，難在刀葉斷樹枝後又能飛回來，那才到家，可又是再高功力也不行的，還得會用巧勁，要使眞力，與手法配合得毫釐不差，當年……當年……」

木兒倒坐下來，扶着石桌，在那石櫈上坐了下來，幽幽地嘆了口氣，迷惘地說道：「當年，那崑崙奴不是無緣無故跑去南海的，他想：怎生救得我娘出宮啊？娘雖然不是出身甚麼名門世家，但也練過幾年劍，只不過旨在强身，外公對娘說，女孩兒家，練就一身功夫有什麼用，一朝拿起劍來，就再也拿不動針綫了，功夫再好，廚房可也不是用武之地，所以，娘雖練過劍，强身有餘，却連自保也不能。」

陸羽一怔，木兒這是怎麼啦，身邊只

有他，當然是對他說的，但木兒的目光迷茫而深遠，更像在喃喃自語。只聽她繼續說道：「她身困大內禁衞之地，怎生逃得出來啊？崑崙奴叔叔想到乃脫身不難，更難的是如何逃出大內，又能自保，除非娘有一身曠世奇絕的功夫，才能退得大內高手，不再被擄，但任何功夫，豈是十年八載可練而有成的，更何況對方高手如雲，甚至一聲令下，便能出動萬馬千軍，是以苦思窮研，遠赴南海，採緬鐵之英，打造了這把月牙圓葉刀，滿以爲娘巳有了劍基礎，一學便會，三五日即可用以尅敵，有一個三五年，即能傷人百步之外，那知崑崙奴叔叔百密一疏，不知娘雖出身武林家，却從未練過內家功夫，那圓葉刀若是內家眞力不到火候，休想能飛出傷人。」

木兒轉面向他了，又嘆了口氣，說道：「陸哥哥，你明白麼，崑崙奴叔叔只是在把我娘救出大內後，在那短短三數日中，傳給娘修練內家功夫的秘奧，只道待娘心領神會之後，才傳娘的刀法，以及收發圓葉飛刀的訣竅手法，不料變生頃刻，大內的偵騎巳至，崑崙叔叔與娘匆匆分手，從此就再沒見過面了。」

陸羽道：「原來其實你娘尚不知這圓葉飛刀的用法，但是，木兒，你說過，你娘是把刀法練成了，才重入中土的。」

木兒道：「崑崙奴叔叔雖然未正式傳授，刀既巳給了娘，那使用的手法與訣竅，相處數日之中，豈會不談論，粗略地，也零星指點過，加上娘的領悟與揣摩，有道是熟能生巧，終於有成了，只不過多費了數年光陰，陸哥哥你可知道，崑崙叔叔是怎麼死的？」

「他沒死，」陸羽心說，他眞替木兒高興，她娘只是揣摩與領悟，即使在刀上有成了，亦不能發揮出這刀的威力，既然崑崙奴不死，且在這山中，知道木兒是誰了，待他的心情平復了還怕他不傳授木兒麼。不，不能說出來，英俊的崑崙奴永遠活在木兒娘的心中，活在她娘的記憶裏，也活在木兒的想像中，那英俊的形象是死了，這山中只有個殘廢了的醜怪老頭兒。

木兒又長長地，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崑崙奴叔叔原本是不會死的，若不是他把畢生修爲的內家功力傳授給娘，那幾日中，日以繼夜替娘通關活脈，消耗迨盡，再多大內高手，也不放在崑崙奴叔叔眼裏，要不然，娘豈能在短短數年之中，練成內家功夫，崑崙奴叔叔豈會傷重而死，娘也不會抱恨而終了，在那三年之中，娘夜夜抱愁眠，夢魂纏，因崑崙奴叔叔若不是爲了娘不會重傷，不會死，娘苦等了三年，終於絕望了，娘也相隨崑崙奴叔叔於地下了。」

陸羽也不禁一聲浩嘆，這麼說，木兒的娘若知崑崙奴不死，也不會死的，又豈僅那崑崙奴才是多情人，不怪木兒的娘在女兒面前也不諱言了，她懷恨而死，那恨，只怕也有恨不相逢未嫁時之恨。

不料就在這瞬間，分明有哭聲入耳，木姑霍地一旋身，跟着眼前一暗，是崑崙奴，那隻展翅丈許的大兀鷹，從高崖山一掠而下，直向溪邊那綠陰深處撲去。

崑崙奴，原來是……崑崙奴。

那是一聲熟悉的乾嚎，是他，那個老去又殘廢了的多情人。

「有人！」木兒愕然，說：「奇怪，難道這奴兒大白天也看錯了？不，一定有人，但是甚麼人呢？竟能逃過崑崙奴的利爪，陸哥哥，你聽，崑崙奴又失去了那人的踪跡，昨晚被那人脫逃了，這可是大白天，怎又失去了那人的踪跡，你聽到牠飛翔在高空的叫聲麼？牠越飛越高，牠在尋找那人的踪跡。」

陸羽鬆了口氣，若不是木兒相信沒人能從那兀鷹的利爪下脫逃，追去的是她，只怕巳發現那老人家的踪跡了，那兀鷹的目光雖然銳利之極，可不能透視岩石，和蔭蔽那岩石下的參天古樹。

「是他，崑崙奴，」陸羽點點頭說：「原來是他。」

他知道老人居住之處，就在對面山後的崖下，小溪蜿蜒穿過谷中，夾岸蔭濃，何況穿行在林中的，是這麼位武功奇高的老人，那兀鷹再厲害，也是一頭畜牲。

陸羽一點也不担心，他不知爲何要鬆那口氣，崑崙奴，眞正的崑崙奴，不是那頭兀鷹，他知道，只在這早晚，木兒若不發現他，他也會來尋木兒的，愛屋及烏，愛其娘的人，怎會不及其女，何況，照木兒說，她像極了她娘，那個令天下最有權勢的人，爲之顚倒，令天下武功最高的人也爲她而捨死忘生，當眞傾城傾國，天下最美的美人。

木兒在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說：「你說甚麼？崑崙……奴？陸哥哥，我不在山裏的時候，你可是見過甚麼了？」

陸羽慌忙搖手道：「沒有，甚麼也沒有，我是說，你這頭兀鷹，牠的鳴聲不是像哭麼？」

「他怎麼會哭呢？」陸羽心下却在想：「當他知道木兒的娘爲他夜夜伴愁眠，魂牽夢縈，苦等了三年，終於絕了望，鬱鬱而死，他怎不悔恨痛哭呢？」

「眞的，」木兒說：「這奴兒嗚聲像哭。」她皺起了眉頭來說：「眞怪，難得聽到牠的叫聲的，有時十天半個月聽不到牠鳴叫一聲，今天怎麼連聲嗚叫？」

「因爲崑崙奴傷心極了。」陸羽仰天一聲暗嘆，說：「若不是他悲痛欲絕，他也不會哭的，那哭聲眞要斷人肝腸，可憐的崑崙奴！」

那兀鷹巳一再示警了，她可不是一個無知的姑娘，難道仍聽不出陸羽話中有因，崑崙奴，陸羽口中的崑崙奴，不是指她的奴兒，而是另有所指，那是顯然的，陸羽對她隱瞞了甚麼？

他是不願對她隱瞞的，但他必須等候，可憐的老人，他是如此傷心欲絕，再不能禁受得起刺激了，木兒若知是他，知道老人即是崑崙奴，難免連想到她娘之死，死於傷心，憂鬱，與絕望，他會責怪這可憐的老人麼？可憐，而又可敬的崑崙奴，何時才能出現在木兒面前呢？他等待，陸羽堅信，他一定會出現在木兒面前的。

但月亮圓了，又缺了，可憐的崑崙奴，却踪跡毫無，像是從山中消失了。

地上的崑崙奴無影無踪，天空中的崑崙奴却在展翔飛翔。（本節完）

欲知崑崙奴以後發展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四「穆木兒」故事爲要。



俠義奇情故事

火焰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擾奸摘伏　禍患未然

冶煉之火

你不必要知道這是那一朝代，更不必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祇要知道有這麼一座山，山上有一座石洞，洞中有一個老人，在焚燃着一爐火，沙鍋中在流動着鐵液，也就行了。有很多事情不必要說得太明白，唯有這樣才能有些神秘性，也祇有具有神秘性的事件，才會引人入勝，引人着迷，你說是嗎？

山勢很崎嶇，洞中很寬大，爐火在熊熊的冶着砂鍋中的鐵液，那個老人的年紀巳在古稀以上，白色的長鬚，被火光映得發紅，他雖然是盤膝坐着，但雙目却精一的在注視着火爐，那種情形，很可能他巳將全部的精神貫注在火爐之中，看那鐵液在砂鍋中流轉，以及上面所浮起的渣滓，他很小心的用竹片將浮起的黑色渣滓刮去，但一會兒那渣滓又浮起來了，這是銅鐵經過冶煉之後所淘汰的廢渣。

那火爐很大，砂鍋也不小，看那情形足可裝滿着五六斤銅鐵的汁液，他每刮去一層渣滓，便稍事休息一下，一個時辰之後，又再用竹片去刮，這樣一層又一層，一日又一日，他整整呆了四十九日，才停止了這一項工作，然後取出一包婦女的髮垢，放鍋入中，再冶再煉，然後取出砂鍋，將汁液傾入一個長長的土模之中，讓它凝固，冷却，成了一根鋼條，那發着淺藍色的鋼，閃爍着一些令人少見的光彩。

那老者笑了，他不是一個普通人，如果是普通人，像這樣七七四十九日的不眠不食，不用說是餓死了，就是累也把他累死了。他那一件淺藍色的長衫，巳經被火爐中濺出的火星，燒成了許許多多的焦洞，那瘦骨嶙峋的身軀，祇剩下一層黃皮包骨，但所不同的是他那一雙眼神，犀銳的目光，射出之時猶如兩柄犀銳的長劍，好威嚴，也好怕人。

這座山可能很高，寒氣也特別的重，空氣尖銳得幾乎要下雪。好在洞中有火爐所發出的暖氣，溫暖如春，那老者取了幾個山精充飢，四十九日的不食，巳使他的胃口縮小，他僅僅吃了一口山精，便閉目盤膝養神。

這人世間本來就有很多奇怪的事情，而這些奇怪的事情，往往都發生於深山大澤之中，人跡罕至之地，假如沒有人發覺，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你將永遠無法知道，這個老人到底在做什麼？有沒有人發覺到他在做什麼？

有！那是一個年青的女子，這個女子生得很苗條，杏黃色的緊身褲，將她裹得曲綫玲瓏，她沒有帶兵刄，長長頭髮，從頂際一直垂到腿彎，當然她生得很美，也很動人。

那老人微微的睜開雙眼說：「妳是從什麼地方來？」

那女子道：「我是從山外來。」

「妳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我是被藍色的光芒引來。」

「是爲了好奇?」

「不,是爲了求劍!」

「求劍?」

「不錯,求劍。」

那老者雙目一瞪,露出兩道犀銳的光芒,掃在那少女的臉上,半晌才道:「妳是第一個到這裏來求劍的人,只可惜妳來得太早了。」

那少女道:「我可以等。」

老者站了起來,走向洞口,仰首長天,但見彤雲密佈,大雨欲來。

他說:「我很奇怪,妳怎麼會知道我在此山中煉劍?」

那少女道:「是一位武林前輩告訴我的。」

「他是誰?」

「雲展天。」

「雲展天?萬里長空雲展天?」

「不錯,正是他。」

「哦!他還沒有死,妳是如何認識他的?」

「他怎麼會死?他如今活得好好的,我是一個機緣,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才認識他的。」

「他在什麼地方?」

「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他不讓我告訴任何人。」

「包括我在內?」

「當然。」

「他還是那個老脾氣,故作神秘,他好像對妳很關心?」

「不錯,若是對我不關心,也不會說出你的住處來了。」

藍衣老者一聲輕笑:「已經三十年未見了,他居然還能好好的活着。」

少女道:「你難道不希望他活着?」

「不。」老者肅色的道:「我們不但是多年的老友,而且還是叩頭的把子,老夫沒有理由不願他活着。」

少女這時才鬆了一口氣道:「我想你們也應該是老朋友才對,要不然他怎麼知道你的住處。」

「當然,因爲這三十年來,老夫一直都住在這裏,不像他。」

「他怎樣?」

「他是個天涯浪子,無論到怎麼好的地方,他也不會住上三個月。」

「但這個地方,他已經整整住了三年了。」

「哦,那老夫倒眞的要爲他慶幸了。哈哈……」

「前輩是不是……」

「神冶歐煉子。」

「那就沒有錯了。」

「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黃冰瑞。」

「冰者寒也,瑞者錦也,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

少女黃冰瑞怔怔的看他,似有無窮的心思。

歐煉子又道:「難道妳眞的要等這柄劍?」

「晚輩是抱着必得之心而來的。」

「如果老夫不給呢?」

「我會跪死在這山洞之中。」

「這把劍離完工之期,尚有半年。」

「我也要等下去。」

「這山中苦寒無比,沒有飲食,飢食山精,渴飲清泉。生活苦不堪言。」

「我也要等下去。」

「半年之後,這把劍能否如願完成,我實在沒有把握。」

「我也要等下去。」

「萬一這把劍根本就無法完成呢?」

「眞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就跳入這火爐之中與劍同化。」

歐煉子怔怔的看着她,半晌,才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妳有這樣大的精神力量?」

黃冰瑞默默不語。

歐煉子又嘆道:「也許妳有難言之隱,老夫不問也罷,妳隨便坐吧。」

黃冰瑞在洞中一塊石上坐下,歐煉子拿起剛完成的那根鋼條,藍色的光芒,在那鋼條上閃爍着,流動着,雖然劍尚未成形,那靈氣已經表露於外。

黃冰瑞道:「如果完成了,定是一柄神劍。」

歐煉子點頭道:「不錯,但無論是多好的劍,總不是一件吉祥之物。」

黃冰瑞道:「爲什麼?」

歐煉子道:「兵者,凶器也,寶刀寶劍,皆是爲了殺人而製,擁有寶劍之人,固然可以殺人,但亦能爲自己召來殺身之禍。」

黃冰瑞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歐煉子道:「正是,所以善用劍者,不用寶劍。」

黃冰瑞道:「那要用什麼劍?」

歐煉子道:「心劍!」

黃冰瑞道:「心本無心,乃人之神識遊思而已,乃爲無形,如何能成劍?」

歐煉子道:「心即神,神即心,是以心劍即神劍,神劍即心劍,以心神爲劍,可以傾刻而萬里,無堅不摧。」

黃冰瑞嘆道:「原來用劍之道,尚有如此深厚的學問,只是有一件事情,晚輩不甚明白。」

歐煉子道:「什麼事?」

黃冰瑞道:「前輩既精於神劍之道,却又爲何要造此有形之劍?」

歐煉子道:「人生遇合,隨緣流轉,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我若不造此劍,姑娘又從何而求劍?姑娘若無此劍,必難以完成妳一項心願,這也就是一個緣字。」

黃冰瑞道:「如此說來,一切因緣,皆有定數。」

歐煉子道:「不錯,就拿我煉劍的這塊鐵來說,也是由於因緣遇合。」

黃冰瑞道:「噢!」

歐煉子道:「此鐵乃是千年火山爆發,而噴洩出來,原本是一遍紅漿,冷却之後,凝結而成此鐵,適逢老夫路過,才携了回來,本來有五六斤重,經老夫爐火再煆再煉,如今也祇有一斤來重了。」

黃冰瑞一嘆,道:「這的確是一件奇緣。」

歐煉子道:「因緣勾結,節節相扣,如無此鐵,必無此劍,如無此劍,必無姑娘來求劍,姑娘不求劍,也必無法了却心中一件大事,嚴格說來,老夫的得鐵煉劍之緣,也就是了却姑娘心中之緣。」

黃冰瑞恍然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這許許多多的因緣,皆含於定數之中,只是這個數,並非是一加一等於二的有形之數,而是冥冥之中造化運轉的大數。」

歐煉子道:「不錯,悟得此數,必能超出此數,若悟不出此數,則生生世世在輪迴中打轉。」

黃冰瑞嘆道:「天淵浩渺,神秘難測,晚輩愚頑,難以領悟,目下我所急需者,乃前輩之劍耳。」

歐煉子道:「姑娘未來之時,此劍無主,姑娘既已來此,也就是此劍的主人,此山洞中,地氣流轉,是個練上乘武功的極好所在,姑娘可在此爐旁靜坐,餓了,洞中有山精,渴了,洞口有冷泉,雖不適口,但却可明心益志,厚植內力。」

黃冰瑞道:「謝謝指點。」

歐煉子道:「老夫煉劍之時,心難二用,姑娘千萬不可打擾。」

講完便從一具木箱之中,取出鐵鎚鐵夾鐵砧等物,然後用鐵夾挾住鐵條,一端放入爐中,便開始捶煉,叮叮噹噹的聲音,不絕於耳。

黃冰瑞眞的在一旁閉目靜坐養神,不再說話,餓了便吃山精。

山精亦名黃精,土名山生薑,乃山中修煉之士的辟穀之物,服之可以明目清心,增神益氣。

黃冰瑞在洞中除了去採山精飲清泉而外,便是靜坐練氣養神,是以功力也一日千里。

這本來是深山大澤之中的一座古洞,洞中兩人却互不交談,除去了爐中的冶煉之火,洞外的解渴之泉,就是採積在洞中的山精,爐火是用黑炭燃起,映得洞中通紅,當然也映紅了黃冰瑞的臉,她的臉不但是清秀,而且是嬌嫩。

無聲的歲月,本來是很難度過,但由於二人心志專一,是以反而感覺到時間過得很快,半年之期,轉眼即到。

歐煉子終於說出半年來的第一句話:「天氣又冷了,想已快過年了吧。」

黃冰瑞睜眼回道:「不錯,記得我上山之時,是六月二十八日。」

歐煉子道:「我此劍,整整化了一百八十日,如此算來,不過三五天便是除夕了。」

黃冰瑞道:「不錯,前輩的劍已經煉成了?」

歐煉子道:「幸不辱命,姑娘可以過目了。」

黃冰瑞接過長劍,但見丹霞流動,瑞氣生輝,情不自禁的讚一聲:「好劍!」

歐煉子道:「這半年未曾說話,現在我們可以好好的聊聊了。」

他在木箱中取出一小罎酒,及兩隻空杯,拍開封泥,酒香四溢。

黃冰瑞看着他花白的鬚髮,悠然的嘆了一聲說:「前輩,你這一生之中,不知煉了有幾把劍了?」

歐煉子傾了兩大杯酒,淡藍色的酒漿,隨着手的幌動,而泛起了微波,那模樣兒可眞有點引人饞涎欲滴,他端了一杯,放在黃冰瑞的面前說:「一柄……」

黃冰瑞接過了酒,淺飲一口,一陣芳郁之氣,直透心底,禁不住讚了一聲:「好酒!」

歐煉子道:「劍是好劍,酒是好酒,這兩樣好東西都讓妳一個人得着了,當眞是福緣不淺。」

黃冰瑞道:「前輩這一生中,當眞祇煉過一把劍?」

歐煉子道:「不錯,也就是眼前所放的這一把劍。」

黃冰瑞道:「爲什麼不多煉幾把?」

歐煉子道:「一個眞正精於煉劍的人,絕不輕易出手煉劍。」

「却是爲何?」

「茫茫人世,欲達成任何一件事情,必得各方因緣湊合,如天時,地利,人和,再加上原料。」

「前輩能說得詳細一點麼?」

「就拿這柄劍來說吧,老夫若不是無意在深山之中檢到這塊熱鐵,也就沒有良好的原料來煉劍,既找了這塊好鐵,也得尋一個易於煉劍的地方,找到了煉劍的地方,還得選定時日。」

「時日也很重要麼?」

「當然!天道迴旋,各從干支,因干支而定時日,寒鐵從子,熱鐵從午。」

「何謂從子從午?」

「比如說,老夫這塊原料是熱鐵,則必定選定甲午年甲午日方可開始煉劍,因此有時爲了等待時日,常常一等就是半個甲子。」

黃冰瑞道:「原來煉劍尚有如許的難處,難怪古代的冶劍名家,都未能多冶出幾把好劍來。」

歐煉子道:「所以說,人生因緣,本就不多,豈獨是冶劍?」

黃冰瑞又吃了一口酒,默然不語。

歐煉子又道:「妳現在總可以將取劍的目的,告訴我了吧。」

黃冰瑞道:「前輩本非武林中人,何必又多問武林是非?」

歐煉子道:「老夫雖非武林中人,但對武林中事,却知道不少,武林中人也認識不少,那萬里長空雲展天,就是一個例子。」

黃冰瑞道:「武林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俠,人稱爲蓋世英雄的此人,前輩可曾聽說過?」

歐煉子道:「妳說的是黃滄瀾,此人我亦曾見過兩面,但無深交。」

黃冰瑞道:「那正是家父。」

歐煉子道:「什麼?黃滄瀾是妳的父親,如此說來,就不是外人了。」

「晚輩求劍的目的,與家父有關。」

「噢!你說說看?」

「家父於兩年前行道江湖,突然無緣無故的失了踪,後來經晚輩與家母多方打探,方知道下落。」

「令堂可是紫衣仙子古白萍?」

「正是!」

「她終年穿一身紫衣,風華絕代,尤其是那一身武功,江湖之中,很少能出其右者。」

「前輩過獎。」

「老夫也是耳聞,其實並未謀面,不知妳們打探到的下落又是如何?」

「這件事情涉及到一個秘密帮會。」

「噢！」

「這個秘密帮會，崛起江湖不過才三年之久，但其勢力已遍及了大江南北，帮中所網羅的高手，如過江之鲫，家父可能已被其軟禁。」

「以令堂的武功，再連絡一些正義之士，還怕救不出令尊來麼？」

「救人之事，祇許成功，不能失敗，更何況家父被軟禁之處，乃是一棟生鐵鑄成的房子，以晚輩猜想，那房子中所軟禁的，可能還不止家父一人。」

「照妳這樣說來，妳求劍的目的，是為了破除那棟鐵屋？」

「正是。」

「原來是這樣子的，救人如救火，那妳就趕快去吧，只是這半年下來，令尊不知被折磨成個什麼樣子了！」

黃冰瑞一口飲盡了杯中之酒，說：「請前輩為這把劍取個名字。」

歐煉子道：「妳為救父而求劍，就稱它為孝劍吧。」

黃冰瑞拜別歐煉子，一聲嬌叱，人已劃空而起，向百丈懸崖下落去，她本來功夫就不錯，再經石洞中一年的苦練，不近烟火，是以身輕似燕。

歐煉子看着她的失去的影子，搖頭一聲輕嘆，撲滅了洞中之火，身形也向懸崖下落去，不久之後，那深山之中，飄起了一陣歌聲！

蒼茫人世百事哀
進也徘徊，退也徘徊
赤地千里盡奸才
行也胡來，臥也胡來
英雄志士難開懷
天地興衰，人物興衰
莫道迴旋憑空來
大數也在，因果在也
且把炊惱暗自排
由它去哉，隨它去哉……。

歌聲終於聽不到了，又恢復了空山寂寂，一片蒼茫。

炎獄之火

這是一座很大的鐵屋，方圓兩丈，鐵門已被反鎖，屋壁有幾個小小的窗子，可以通氣，也可以傳遞飲食，屋中地面有一深洞，可供人排洩廢物，屋外的四週，有十個巨大的火爐，如果將火爐生起來，可以將這座鐵屋炙得通紅。

這當然不是正常人住的屋子，更不是官府中關犯人的牢獄，這是個極為不人道的地方，任何人祇要進入了這座鐵屋，那生還的機會，也就非常渺茫。

這是什麼人造的屋子，造屋子的人，當然也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因為心理正常的人，不可能造出這一幢專門害人的屋子，因此造這屋子的人，必定是個非常兇狠而殘忍的人或組合。

像這樣一幢連地獄都不如的屋子，裏面居然還關着四個人，這四個人看上去年紀都已經很大了，而且都穿着黑色衣衫，也一樣的在盤膝靜坐，對於處身於這樣一個所在，他們似乎毫不關心，看來這四個人的定力，都異常之强。

這四個人到底是誰？他們為什麼被困在這樣一棟的鐵屋子裏？

此際屋外有人冷冷的道：「你們可想通了麼？這是個前進有路，後退無門，向前進，也祇有歸順我們，而我們必定有很好職位，保險你們能勝任愉快，如果向後退，諒你們也逃不出這座炎獄。」

屋中四人同時冷哼一聲。

屋外的人又道：「一個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我們已經等了兩年多了，可不能永遠的等下去，我家主人說……」

屋中有一人接問道：「你家主人說什麼？」

屋外人道：「我家主人說了兩句話，不能為我所用，必定為我所殺。」

屋中人哈哈大笑起來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

屋外人嘆道：「我知道你們武林四霸天，個個都是鐵一般的漢子，寧折不彎的英雄，但這又有什麼用呢？像這樣委委屈屈的死，江湖中又有誰知道？」

原來屋中四人乃名震江湖的武林四霸天，這四人不但年紀差不多，而且個個都有一身驚人的藝業，都算得上是武林中頂尖的高手，但每個人皆是不折不扣的豪俠之士。

蓋世英雄黃滄瀾。
大地豪雄周百年
鐵胆鋼魂朱無敵
正氣干雲余蒼穹

這四個人，是武林高手，是俠義英雄，是結義兄弟，是忠貞好漢，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默契——替天行道。

蓋世英雄黃滄瀾答道：「但求無愧於心，何必名滿天下。」

屋外那人道：「黃大俠果然是威武不屈的好男兒，不過我仍要勸勸各位，主人的限期不多了，至多再有三日，如果這三日內閣下仍未考慮好的話，恐怕難免要受炎獄之刑，而挫骨揚灰了。」

大地豪雄周百年道：「寧教身毀名在，莫要名毀身存。」

屋外的人道：「周大俠也是一位鐵錚錚的好漢子，在下佩服得很，但人死不能復生，縱留得英名千古，那畢竟是死後的事情了。」

鐵胆鋼魂朱無敵道：「俠義與梟雄，就差這一綫之隔，生而不正，雖生猶死，死而正直，雖死猶生。」

屋外的人嘆道：「諸位都將生死之事，看得如此平淡，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正氣干雲余蒼穹道：「你本來就不必說什麼，回去告訴你家主人，就說我們武林四霸天，謝謝他的好意，不管什麼炎獄之刑，挫骨揚灰，咱們等着就是了。」

屋外人道：「我這是第八次的失敗了，也許是我的誠意不够，是以難以說服各位。」

就在此時，忽聽到一陣喊殺之聲，四人雖是在鐵屋之中，仍是聽得清清楚楚。

周百年道：「這是喊殺之聲，顯然是有人打進來了。」

黃滄瀾道：「不錯，這是我們被囚兩年多來，第一次聽到的聲音。」

朱無敵道：「很可能是有人為了搭救我們。」

余蒼穹道：「我倒希望不是。」

朱無敵道：「為什麼？」

余蒼穹嘆道：「這個組合的實力太强了，也太神秘了，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連身在何地都不知道，若是有人來救我們，無異是羊入虎口了。」

朱無敵道：「記得兩年前我們在華山蒼龍嶺小聚之時，不知是誰在我們的酒中動了手脚，致武功全失，後來就被人用黑布蒙面，帶來此處。」

周百年道：「經過了七日的囚禁，我們的武功可又恢復了，但已身陷於鐵屋之中。」

黃滄瀾嘆道：「若是憑一刀一槍，就是身敗被擒，也死而無憾，可恨的是，我們中了奸計。」

朱無敵道：「不錯，像這樣的死去，實在是心有不甘。」

屋外那人又道：「好死不如賴活，所以我才勸四位降順。」

原來那人還沒有走。

朱無敵冷哼一聲道：「辦不到。」

屋外人又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四位都是聰明絕頂的人，應該多想想啊。」

周百年道：「君子不與小人謀，閣下可以請了。」

屋外人怒道：「你罵我是小人，好，小人自有小人的道理，現在外面情況緊急你們如再不答應，我可要下令生爐了。」

黃滄瀾道：「老夫等自到這裏以後，就沒有打算活着出去，你請吧。」

屋外人大喝一聲：「生爐。」

此時圍着鐵屋四週的十座巨爐，立時升起了炭火，火光愈來愈大。

屋中四人雖然看不到炭火，却感受到有一陣陣的熱浪，由鐵壁間發出，開始時尚能忍受，時間一久，全身大汗如雨，而那熱浪仍是在有增無減，再過一刻工夫，四人竟有些昏昏沉沉的感覺。

屋外人冷笑道：「兩年來，這是第一次讓你們嚐嚐炎獄的滋味，如果再延續一個時辰，你們可眞的要挫骨揚灰了。」

四人又同時冷哼一聲，却未答話。

屋外人又道：「如果你們能及時回頭，尚來得及，否則，哼！」

黃滄瀾罵道：「放你媽的狗屁。」

他本來是武林中極有身份的人，怎會隨便開口罵人，想是氣極恨極了。

屋外人冷笑道：「到了這個時候，你們還有精神罵人，看來明年今日，就是你們的忌辰了。」

停了一下，旋喝一聲：「加炭。」

立時有一陣鐵鏟剷炭的聲音，火力更强了。

屋外人又道：「再給你們一個最後的機會，你們答不答應？」

周百年道：「不答應。」

那人又喝道：「火力加强。」

黃滄瀾道：「眞想不到我們四人會死在這種鬼地方！」

朱無敵道：「我們雖然死得太寃枉，但死後仍能相聚在一起，也還不錯。」

余蒼穹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如今我們四人能够死在一起，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周百年道：「我所担心的是我們死後，這個邪惡的組合，在江湖之上，又不知要掀起了多大的風波，更不知又有多少的武林正義之士，要死在他們的手中。」

黃滄瀾一聲浩然長嘆，的確，他們並不怕死，他們是在關心今後的武林。

此際屋中的熱度更高了，四人被炙得已經有些支持不住。

屋外人又道：「時間不多了，我最後再問你們一聲，答不答應？」

周百年道：「不答應。」

屋外人道：「四位如此鐵石心腸，恕我不再在此奉陪了。」

此際外面喊殺之聲，漸漸的向炎獄迫近，屋外那人大喝一聲：「什麼人？」

有人一聲嬌叱：「是你家祖奶奶。」

接着便聽到一聲慘叫，顯然屋外那人已被人殺了。一聲慘叫之後，又接連着聽到十數聲慘叫，那生爐的人也被殺了。此時有人叫道：「爹！你在裏面麼？」

黃滄瀾大聲答道：「妳是冰兒麼？爹與妳三位伯伯都在這裏。」

原來外面的人，正是他女兒黃冰瑞。

黃冰瑞道：「我來救你們。」

她手執寶劍，向鐵壁上劃去，那歐煉子所冶的劍。果然不同凡响，瞬息之間，已在鐵壁上挖出一個四尺見方的門來。

黃滄瀾當先躍出，接着是周百年，余蒼穹，朱無敵，四人躍到屋外，與黃冰瑞會合在一起。

黃滄瀾問道：「妳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黃冰瑞道：「我與娘費了兩年的時間，才打探到你們被囚在這地方。」

「妳娘也來了？」

「來了，還有十數個武林同道，正在外面與敵人砍殺呢。」

朱無敵道：「那我們快些接應去。」

身形如神龍飛空，已向喊殺之處飛去。

接着是余蒼穹，周百年，黃冰瑞，黃滄瀾走在最後，這武林四霸天武功高强，當他們趕到外面一看，竟然有百多個敵人在圍着十數人厮殺，形勢非常危急。

黃滄瀾大喝一聲，躍入塲中，雙手開碑，連劈了數人，奪了兩把刀，但見刀光閃爍，擋者立時斃命。

朱無敵，周百年，余蒼穹三人，如法效尤，四人如出山猛虎，雖然對方人多勢衆，但也擋不住四大高手的聯手，不到一刻工夫，已死去了一半。

紫衣仙子古白萍，與十數個武林同道人士，見四人已被救出，精神大振，齊齊奮起雄威，各斬殺了數個敵人，剩下的二三十人，兵刄都已被黃冰瑞手中的寶劍削斷，叱喝一聲，四散奔逃。

古白萍正待追去。

黃滄瀾道：「窮寇莫追，此地不可久留，我們先退出去再說。」於是二十餘人，由古白萍領路，一齊向東南方退去。

這地方本來就是在萬山重中，他們退走的方向，是一條小小的山路，一口氣下去二十餘里，方始停下來休息。

朱無敵嘆聲道：「眞想不到，兩世為人。」

周百年道：「今日能够生還，我們尚要感謝大嫂與姪女及十數個武林同道。」

余蒼穹道：「救命之恩，不敢言謝，

我們記下了。」

黃滄瀾道：「行道江湖，道義爲先，三位也不必謝了，倒是目前有一件大事要辦。」

周伯年道：「什麼事？」

黃滄瀾道：「這個秘密帮會一日不除，武林一日難安，所以我們必需廣結武林同道，共襄義舉。」

朱無敵道：「不錯，我們先找一個地方，飽餐一頓，就便梳洗一下，再從長計議。」

古白萍道：「在前方不遠處有一個小村，我們就到那邊去吧。」

講完便在前帶路，一行二十餘人，向那座山村行去。

這座山村是在一條峽谷之中，兩面有高峯聳峙着，大約有七八戶人家，全是以打獵爲生，他們在村頭上一家歇了脚，這家獵戶姓王，老夫婦兩人，待人也非常和善，山野之地，很難得有客人來，偶而來了一批客人，也可以破除了很多寂寞，因此他們招待得也非常週到，先燒水給黃滄瀾等四人沐浴，然後又忙着做飯，這時已經傍晚的時分了。

黃滄瀾道：「有一件事情我始終覺得有些奇怪。」

古白萍道：「什麼事？」

黃滄瀾道：「這個秘密帮會的勢力應該很大才是，何以我們適才出來之時，並未遇到對方有什麼高手。」

朱無敵道：「可能這地方僅僅是囚禁我們的地方，而對方眞正的巢穴，並不在這裏。」

余蒼穹道：「這也有可能，但我們如果要消滅這秘密帮會，必先得打探到他們的總巢所在才行。」

周百年道：「不錯，但這些人活動得極爲隱秘，要想打探到他們總巢所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說之間，那王姓老夫婦已經將晚飯擺好，整整擺了四桌，不但有菜蔬野味，而且還有酒，衆人一齊入座，忽忽吃完，此際門外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老頭一笑說：「諸位別驚，可能是犬子回來了。」語聲剛了，外面已走進一個粗壯的大漢，肩揹弓箭，手持板斧，王老頭又笑笑說：「虎兒，看你行色忽忽，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虎向衆人看了一眼，說道：「爹，看來咱們這碗飯吃不下去了。」

王老頭道：「這話怎麼說？」

王虎道：「今天我在打獵之時，遇到了一批人，全是掛刀揹劍的，他們說以後不准我們再在此山中打獵，假如再給他們發現，那就要了我的命。」

王老頭面色一變道：「竟然有這種事，他們總得有個理由吧。」

王虎道：「理由很簡單，他們要占山立寨。」

老婆子突然大叫起來說：「好啊！這些兔崽子不睜眼睛，居然欺負到我們的頭上來了。他們有多少人？」

王虎道：「大約有百多人，看來武功個個不弱，娘，妳說怎麼辦？」

老婆子憤憤道：「這還用問麼？他們不讓我們活下去，我們也就不能讓他們活下去。」

王老頭道：「先別急，待明兒打探清楚再說。」

老婆子怒道：「這有什麼好打探的？我們已經好久沒有活動筋骨了，也該舒散一下子啦。」

敢情這一對老夫婦還有一身武功。

黃滄瀾心中一動，站起來雙手一拱道：「眞是失禮得很，我們打擾到現在，尚未請教賢夫婦的台甫呢？」

王老頭笑道：「不敢，我們原籍山西，十年前才搬到這兒來。」

朱無敵道：「山西太原府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俠，叫追風劍客王嘯天，不知你可認識？」

王老頭道：「正是老朽。」邊講間又向那老婆子一指道：「這是拙荊潑風刀雲英，那是犬子王虎。」

衆人聞言一起站了起來。

周百年嘆道：「難怪近十年來，江湖上已聽不到二位的消息，原來是隱居到這裏來了。」

王嘯天道：「身在武林，厭惡武林，是以才想到隱居，過過布衣粗食的日子，可以落得個心安理得，那知連這種日子也無法安定，竟然會有人不讓我們生活下去了。」

周百年道：「令郎所說的這批人，可能與那秘密帮會有關。」

王嘯天道：「秘密帮會！什麼秘密帮會？」

黃滄瀾便先自我介紹，並替衆人引見，同時也將自己等四人受困情形以及救援之事，說了一遍。

王嘯天道：「原來是武林四霸天，那寒舍今日當眞是蓬蓽生輝了，來，來，來！各位隨便坐，我們邊吃邊說。」

酒席之間，王嘯天夫婦方始對秘密帮會，有個初步的了解。

余蒼穹向王虎道：「賢姪發現那批人是在什麼方向？」

王虎道：「在我們住處的東南方，約有七八里地，也是在一座山谷之中，那山本是沒有名字，因爲我常常出去走動，所以隨便替它取了個名字，叫烏鴉山。」

黃冰瑞道：「爲什麼叫烏鴉山呢？」

王虎道：「因爲那座山上的烏鴉很多很多。」

古白萍道：「我知道了，適才我們退走之時，也是從東南方來，想必是那些人追踪了下來。」

朱無敵道：「不對啊！適才我們脫困之時，賊巢中人似已被完全消滅，如今怎地又來百多個人。」

周百年道：「假如他們總巢就在這附近的話，調起人手來就比較方便多了。」

雲英道：「不錯，看來這不祇是我們一家生活的問題，而是有關整個武林的安危，這個秘密帮會是勢在必除了。」

黃滄瀾道：「這件事是刻不容緩，但我們必須研究一個對策。」

王嘯天道：「以諸位的意見呢？」

黃冰瑞道：「我們目前第一要務，先要打探出賊人的巢穴所在，然後才能研究破敵之策。」

王嘯天道：「不錯，如果要探聽賊巢的所在，就必須從犬子今日所遇到的這批人身上下手。」

雲英道：「這的確是個可行之策，我看明日仍由虎兒前去，見機行事。」

黃冰瑞道：「王大哥一個人前去，太危險了，不如明日由我改扮一下，陪同王大哥一齊前去，也好有個照應。」

王嘯天道：「能得賢姪女同去，那就再好沒有了。」

周百年道：「目前，尚有一件要事待辦。」

王嘯天道：「什麼事？」

周百年道：「勦滅賊人不是一兩日的工夫，我們這麼多人，一切食宿的問題，都要安排一下，最好能多儲存些糧草，以備萬一。」

雲英笑道：「諸位遠來是客，這些瑣事，當然由我夫婦來準備了。」

周百年道：「目下我們有三十人左右，每日所需不在少數，賢夫婦盡兩人之力，恐難辦到，我看這樣吧，明日我們多去幾個人，先到附近小鎮上買點鹽油米糧回來再說。」

此際有人答道：「這些事不勞諸位前輩費心，明日由我們去便了。」

原來答話的人，是與古白萍黃冰瑞一起去搭救武林四霸天的那十數個武林同道，這些人包括是：

凱旋刀丁大鵬。

花槍周一貴。

鐵掌開碑石破天。

銀鞭呼延索。

長江五條龍：張風、張同、張兵、張太、張方。

太行雙俠：方光、方明。

金鋼赫連威。

七煞嬌娃鄔一珠。

荒江女俠童又珍。

落英飛鳳焦秀之。

以上合計十五人，大家一商議，決定由王嘯天陪同丁大鵬，周一貴，石破天，呼延索，張風五兄弟，方氏兩兄弟，及赫連威，合計十三人，去山下辦理購糧之事，由王虎同黃冰瑞二人，扮成獵戶兄妹，前去打探賊巢的下落，其餘的人，統統守在家中。一經決定，王嘯天便在南屋用乾草打了地舖，讓男衆安息，在北屋也打了地舖，讓女衆安息，一宿易過，第二天一早便分頭辦事，家中祇剩了武林四霸天，及雲英，古白萍，鄔一珠，童又珍，焦秀之等九人。

周百年道：「大嫂，我打聽一個人，不知你認不認識？」

雲英道：「誰？」

周百年道：「萬里長空雲展天。」

雲英一笑道：「那正是家兄，你們認識？」

周百年道：「曾經見過幾面，只是雲大俠俠蹤難定，以後就很少見到了。」

雲英嘆道：「家兄一生淡泊，不喜惹江湖是非，是以連我這個做妹子的，也很少見到他。」

周百年道：「假如秘密帮會這件事給他知道了，他會不會出手一管？」

雲英搖頭道：「那就很難說了。」

正說之間，忽聽到門外一陣吵嚷，衆人出去一看，原來是那七八家獵戶，已齊集在門口，議論紛紛。

雲英道：「諸位鄉隣，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中有人道：「大嬸，看來這碗飯我們吃不下去了。」

雲英道：「是不是有人不准許我們在附近山上打獵？」

「正是！」

「你們所遇到的是什麼樣的人？在什麼地方？一共有多少人？一個個的慢慢的說。」

於是衆人將所遇到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根據他們的報告，這山村四面的山上，皆有了敵人，而且人數相當之多，可能在六七百人以上。

雲英道：「諸位先回去，準備點糧食糊口，這件事情我們會想法子的，你們不見我已請來了很多武林高手麼？」

衆人向武林四霸天等人看了一眼，方始分頭回家。雲英遂請衆人回到屋內。

黃滄瀾道：「大嫂，看來形勢很緊急了。」

雲英道：「人無害虎意，虎有傷人心，這件事情，我們想不管也不行了。」一頓又道：「我先去準備午飯，這件事情，待他們回來之後，再作商量。」

鄔一珠、童又珍、焦秀之三位女俠同道：「前輩，我們帮妳。」

這四人一走，屋中祇剩下武林四霸天，及黃滄瀾的夫人古白萍。

古白萍道：「如今我們已經可以確定那些人是秘密帮會的了，如果是普通組合，絕對不會有那樣大的勢力。」

周百年道：「不錯，而且根據他們描述，這些人都不是濫竽充數的人，可能每個人都有一身武功，就算他們武功不太精純，但人多了，這個力量也相當可觀。」

余蒼穹道：「同時，我還有一個想法，直到目前爲止，我們尚未遇見對方的主力人物，這些人無非是對方的一些普通手下而已。」

朱無敵道：「我也是這樣猜測，對方究竟有多少主力人物，我們毫無所知，這件事情可千萬大意不得，否則，弄不好將會一敗塗地，個人生死事小，因此而影響武林大局，那就罪不可恕了。」

正說之間，那前去購辦糧食的人已經回來，他們購了十担白米，兩百斤油，五十斤鹽，整整堆了半間房子，此際剛好雲英等人已將午飯做好，衆人一起開飯，吃飯之間，那出去打探的王虎與黃冰瑞已經回來，據他們說，連半個賊人都未見到。

古白萍道：「這附近山裏，至少有六七百名賊人，你們竟一個也沒有見到，我看其中一定有些古怪。」

雲英道：「大妹的意思……」

古白萍道：「假如敵人爲了打探我們的落脚之地，來一個反追踪呢？」

雲英恍然的哦了一聲，立時七八條人影向外翻去，這七八個人身形快得不能再快，翻出去的人，竟然是武林四霸天，及追風劍客王嘯天、紫衣仙子古白萍、黃冰瑞七人，當他們翻出屋外，向四下一搜，竟無半個人影，這才又走回屋內。

雲英道：「怎麼樣？」

周百年搖搖頭道：「半個人影也未見着。」

此際屋頂有人笑道：「你們雖然未能見着我，我可看見你們了。」

黃滄瀾振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嬌笑一聲，道：「一個跟踪你們的人。」

朱無敵怒道：「妳若再不報出名字來，看老夫不把妳活劈了。」

那人笑道：「要是在以前嘛，我的確不是你的對手，如今……」

「如今怎麼樣？」

「傻瓜，你們運運氣就知道了。」

「難道妳在酒中下了毒？」

「不是毒，是軟骨散，如果沒有我獨門解藥，你們這一輩子也別想動武啦。」

「不可能，適才老夫等翻出去之時，並無絲毫阻碍。」

「正是因爲你們方才一活動，才加速藥力的進行，你懂嗎？」

屋中的人齊是吃了一驚，各自運氣一試，果然滯而不流，黃滄瀾乾咳一聲道：「想不到我們是第二次栽在妳手中，妳總可以報個名字吧？」

「拍花娘子公孫仇娥。」

「我知道了，妳是用的彈指飛毒？」

「不錯！」

「有什麼條件？」

「老規矩，歸順我幫。」

「茲事體大，我們得要有一段考慮的時間。」

「三天如何？」

「不行。」

「七天。」

「好，七天以後我們再答覆妳。」

屋外傳來公孫仇娥的嬌笑之聲，由近而遠。

王嘯天嘆道：「敵人已經去遠了，我們該怎麼辦？」

黃滄瀾道：「這附近有沒有專門解毒的名醫？」

王嘯天道：「有是有一個，只是離此很遠，而我們武功巳失，七日之內，很難趕回來。」

「在什麼地方？」

「此去西南二百里處，有一座山，叫無名山，山中有一洞，叫無名洞，洞中有一個老人，叫無名老人，此人精通藥理，但生性孤僻，從不肯爲人治病。」

黃滄瀾道：「就算是武功全失，我也要去試試。」

此際門外有人道：「爲了避免敵人起疑，你們在此的人，一個也不能少，此事由我去辦。」

語聲剛了，走進一個人來，身穿藍色長衫，鬚髮皆白，黃冰瑞一聲歡呼說：「是歐煉子前輩，」當下便將自己求劍經過，向衆人介紹了一下。

王嘯天道：「由歐前輩去，那是再好不過了。」

歐煉子道：「我雖長你幾歲，但前輩二字，萬不敢當，事不宜遲，我現在就去。」未見身形晃動，人已穿出屋外。

余蒼穹不禁讚了一聲：「好身法。」

黃冰瑞祇知道他精於冶煉，却想不到他武功也如此了得，不由一聲慨嘆。

衆人武功雖失，但是還能行動，於是各自休息，以待機緣。

丹爐之火

天下無名的山很多，山本來是無生物體，名字都是人給它起的，如果這地方根本無人看到，那麼這個山也自然就沒有人給它起名字了。

但這山上住了人，人不知道這山叫什麼名字，便直呼爲無名山，不知道這洞叫什麼名字，便直呼爲無名洞，不知道洞中的人叫什麼名字，便直呼爲無名老人，因此，這無名洞無名老人，便成爲無名之名了。

山並不高，但很荒凉，洞並不深，但很乾燥，人並不老，但鬚髮巳白。

洞中也有一爐火，所不同的是這個爐子很小，而且上面還放着一隻砂鍋，鍋中正冒着熱氣。那無名老人正雙膝環盤正坐，雙目全神貫注那丹爐之火，洞外面來了人，他竟然絲毫不知。

洞外人一聲咳嗽，那無名老人冷冷的道：「你來了？」

那人道：「你知道我來了。」

無名老人道：「當然，老夫在此處採藥煉丹，凡是尋求丹藥的人，都會到此地來。」

那人道：「這樣說來，你還是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你未通名報姓，教老夫如何能够知道？」

「若果你眞的要知道，我當然應該告訴你我的姓名。」

「你說吧，老夫在聽着呢。」

「在下歐煉子。」

「什麼！歐煉子，神冶歐煉子？」

「不敢當，那是江湖朋友隨便給我起的。」

「眞想不到，今天又遇到一個喜歡玩爐火的人。」

「其名雖同，其功實異。」

「不錯，一個是煉丹救人，一個是冶劍殺人。」

「此是目的之不同，另外尙有不同之處。」

「老夫向你請教。」

「一個是大爐冶劍，一個則是小爐煉丹。」

「不錯，但冶劍之火與煉丹之火，有何不同？」

「冶劍之火重於火力剛猛，直至爐火純青，方算得上是最好的火候，煉丹之火重於溫柔，作適度的烹煉，方才是最好的火候。」

「正是，這就是文火與武火之別，武火重於冶煉，文火重於溫養。」

「但，冶劍之道，又要多一層沐浴之功。」

「這話怎麼說？」

「當一把劍冶好之後，必需將赤紅的劍體，放入事先冷却的藥水之中，這樣劍才能剛正而有神。」

「煉丹之道亦有沐浴之功。」

「請道其詳。」

「丹藥煉成了之後，必須熄去爐火，但丹藥仍需放在爐上，借爐的暖氣，溫存一番，此亦謂之沐浴。」

「由此可見天下事功雖異，而其原理則一。」

「但仍有不同之處。」

「噢！」

「煉丹救人，冶劍殺人，此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你錯了。」

「老夫怎地錯了？」

「煉丹固可以救人，亦可以殺人，冶劍固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

「你能說得清楚一點麼？」

「煉丹有害人之丹，如一切毒藥之類，冶劍亦有救人之劍，如正義之劍，古人之法無邪正，正在人心，心仁則劍仁，心正則劍正，心邪則劍邪，心酷則劍酷。」

「你說得雖有道理，但能擧一個實例給我聽聽麼？」

「就拿最近來說吧，江湖之上出現了一個秘密帮會，專用毒藥害人，迫使武林同道爲其所用，你說這種丹藥是救人的呢還是害人的呢？」

「當然是害人。」

「有一女子，其父被藥物所迷而被擒，被關在一座鐵屋之中，四週有十座很大的火爐，迫使他答應爲他們効力，如不答應的話，便生爐將其活活焚死，其女爲了救父，而向我求劍，剛好在下新近冶成一劍，因感其孝心，慨然相贈，並取名爲『孝劍』，你說這把劍是殺人的呢？還是救人的呢？」

「當然是救人的了。」

「所以說法無邪正，分別在心。」

「我承認你說得很有道理，你可以說你的來意了。」

「我是來求求救人之丹的。」

「是什麼病？救什麼人？」

「是一批武林正義之士，誤中了敵人的軟骨散，七日不歸順他們，便會被他們一網打盡。」

「包括那些人？」

「蓋世英雄黃滄瀾，紫衣仙子古白萍，大地豪雄周百年，鐵胆鋼魂朱無敵，正氣干雲余蒼穹，追風劍客王嘯天，潑風刀雲英，當然還有十數名武林同道。」

「乖乖，全是一時赫赫之選。」

「怎麼樣？」

「老夫在此煉丹，巳歷半個甲子，上門求藥的人，巳超過百數，可是老夫從未施與。」

「爲什麼？」

「因爲老夫不願意惹上武林是非。」

「你錯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果這個邪惡帮會一旦成了氣候，可能你也無法安心在此煉藥了。」

「你是在嚇唬老夫？」

「句句實言，不敢欺騙。」

無名老人半晌不語，一會兒才道：「你進來吧，老夫答應你就是了。」

歐煉子從洞外一閃而入，雙手一拱。

無名老人道：「一旁石櫈請坐，恕老夫無法回禮。」

歐煉子道：「冶劍煉丹，最怕分神，你但請自便。」

無名老人雖然與他說話，但自始至終，雙目未離開丹爐。

歐煉子道：「你這一爐丹藥是作何用途？」

無名老人道：「解毒丹。」

「可以解軟骨散？」

「萬毒皆可解。」

「如此說來，武林有救了。」

「此丹不但可解萬毒，一經服用之後，可保萬毒不侵。」

「如此則更妙了，要知道那邪惡帮會，專以藥物迷人，是以一直到目前爲止，他們的首腦人物是誰，尚不得而知。」

「他限你們七日之期？」

「正是。」

「此丹尚須三日方可煉成，時間當然是趕得上，但在這三日內，你可要自己照顧自己。」

「包括一切飲食起居？」

「不錯，不過山上有野果，山下有泉水，不會將你餓死或渴死。」

歐煉子一聲大笑，飛出洞外，在四週迴旋了一圈，摸熟了環境，然後竟然在洞中打坐，再不與無名老人說話。

三日時間易過，在第三天傍晚的時分，那爐丹藥巳經煉成，無名老人熄去爐火，一會兒才端下砂鍋，裏面是半鍋黑色的藥膏。

他又取出一包藥粉，滲合在一起，揉成一粒粒的藥丸，約有五百粒之多，他找了一個很大的葫蘆裝好，交給歐煉子道：「此丹連採藥及煉製，整整化去我一年時間，你可得好好保管，最厲害的毒，每人半粒也就够了。」

歐煉子雙手接過，正待動身，忽聽得洞外人聲嘈雜，約有百多人，將洞口團團圍住，兩人同時吃了一驚。

此際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道：「無名老人，你煉的是什麼丹藥，現在可以交出來了。」

無名老人冷哼一聲道：「妳是什麼人？在老夫面前說話，亦敢如此無禮。」

那女子道：「我是拍花娘子公孫仇娥，聽說你煉了一爐萬應解毒丹，專門解我之毒藥，所以來向你討回。」

無名老人道：「那爐丹藥我巳交到歐煉子手中，妳如有本領，就向他手中去取吧。」

公孫仇娥道：「丹藥固然是要取回，但你是煉藥之人，我亦同樣不能放過。」

無名老人怒道：「妳這丫頭當眞放肆得很。」

公孫仇娥笑道：「有你存在一天，我之毒藥就一天無法使用，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啊！」

無名老人大怒，叱道：「妳不怕老夫劈了妳？」

公孫仇娥道：「你們洞中兩人，一個是冶劍名家，一個是煉丹聖手，但在武功上，就不見得怎樣了。」

無名老人正待闖出洞去，歐煉子用手一拉道：「這些人都是那邪惡帮會的人，小心上當。」

無名老人道：「目下形勢所迫，不能不跟他們一拚了。」

歐煉子道：「這些人既巳來了，一個

也不能放過，我們並肩出去，但千萬要小心他們的暗算。」

邊講間，隨手傾出兩粒萬應解毒丹，每人服了一粒，雙雙走出洞外，此時天色剛剛黑了下來，但見洞外人影幢幢，有一苗條女子，當洞而立。

無名老人冷哼一聲道：「妳大概就是拍花娘子公孫仇娥了？」

公孫仇娥一笑道：「正是。」

無名老人道：「老夫又未惹着你們，你們爲什麼不肯放過老夫？」

公孫仇娥道：「在我們帮中人的眼裏，天下沒有獨善其身的人。」

歐煉子道：「你聽到麼？」

無名老人嘆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說得沒錯，老夫雖然也懂得武功，却從未使用過，但今天可能要例外了。」

公孫仇娥道：「就算你會武功，也好不到那兒去，我看你還是認命吧。」

無名老人大怒，道：「妳是不是要試試？」

公孫仇娥道：「試就試吧，我還怕你不成！」雙手一掄，便攻出兩掌。

無名老人一聲大喝，也同時封出兩掌，四股掌力剛一接觸，便哼出兩聲悶响，那公孫仇娥被掌力擊得連退了七八步，哇地一聲，吐了一口鮮血。

無名老人却趁勢而進，又打出兩掌，將公孫仇娥打得連翻了兩個身，此時百多個敵人，竟然各持兵刄，一湧而上，迫得無名老人放棄了公孫仇娥，與敵人打在一起。

無名老人雖然功力厲害，但以一敵百，大感棘手，雖然開始時，以雙掌擊斃了十數個敵人，但那些人却毫無退却之意。

歐煉子精於目力，對現場打鬥的情形，雖是在黑夜之中，仍然是看得清楚，他想：以無名老人一人之力，很難將現場之中的敵人打發，於是他一聲長笑，雙手揮去外罩的藍袍，內面現出一身勁裝。

這一身勁裝完全是用黑色厚布製成，而勁裝的表面，裝着一百零八塊鋼片，其薄如紙，其銳如刀，精芒四射。

他說：「無名老人，看來這一仗非得我們兩人聯手不可了。」

無名老人忿怒拍出兩掌，說：「其實你早就該下場了。」

歐煉子一聲朗笑，身形由洞口飛入場中，雙手開碑，立斃了七八人，此時又有三十餘人，分向他身邊包圍過來。

歐煉子又是一聲朗笑，雙臂一振，插在他臂上的三十六片鋼片，齊飛了出去，那些鋼片的尾端，皆有很堅實的絲綫連着，因此一發即收，這一發一收的之間，敵人又倒下去十數個。

剩下六七十個敵人，立時又分出一半，向他攻來，歐煉子雙腿一彈，又同時發出三十六塊鋼片，立時又倒下去十數人。

原來他這一百零八塊鋼片，左右臂各十八，左右腿各十八個前胸後背各十八，合計爲一百零八塊。

敵人見他鋼片如此厲害，紛紛後退。

無名老人叫道：「殺啊，這些人一個也不可放過。」

雙手一振，又擊斃了倆人。

歐煉子身形此際突凌空而起，在半空中默察敵人形勢，雙臂雙腿齊振，立時有七十二塊鋼片，如飛般的打出，雖是在黑夜之中，仍不失準，又有三十多人倒下，此時場中祇剩下十數人了。

本來這些人都是武林中二三流的好手，可惜他們時運不佳，遇到了兩個煞星，因此也祇有被宰的份兒。

無名老人殺得性起，身形不住在洞前遊走，東一掌西一掌，又有七八人倒了下去。

歐煉子此時也不再用鋼片，舉足揮拳之間，已將那七八人打發了。

無名老人此時才走向公孫仇娥的身邊，冷笑道：「妳以爲老夫的武功如何？」

公孫仇娥道：「是我錯估了你們。」

歐煉子道：「妳如果能說出妳們的巢穴所在，首腦是誰，我們可以饒了妳。」

公孫仇娥淒然一笑道：「你們別想在我口中套出什麼話來。」頭一歪竟死了。

歐煉子嘆道：「她已服毒自盡，我們趕快走吧，再遲就趕不上了。」

忿怒之火

當歐煉子與無名老人趕到衆人被困之處時，已經是第七天的上午。

黃滄瀾一見歐煉子，就問道：「怎麼樣了？」

歐煉子一笑道：「幸未辱命，不但是丹藥要來了，而且連人也請來了。」

周百年大笑道：「那就再好不過了，現在時間無多，我們就趕快服藥吧。」

歐煉子取出葫蘆，他一算人數，除了黃滄瀾與古白萍、周百年、朱無敵、余蒼穹，王嘯天、雲英、王虎，黃冰瑞等九人而外，尚有丁大鵬、周一貴、石破天、呼延索、長江五條龍張氏五兄弟，太行雙俠方氏兩兄弟、赫連威、鄔一珠、童又珍，焦秀之等十三人，一共是二十四人，他傾出十二粒丹藥，每人半粒，命他們服了下去，便運功打坐，也不過半個時辰，都紛紛已復元，紛紛起立。

歐煉子道：「此藥服後不但本身之毒已解，就是以後，行道江湖，也是萬毒不侵了。」講完便爲無名老人引見了衆人。彼此皆是成名人物，雖未見面，聞名已久，如今一經引見，倍增親熱。

雲英由鄔一珠、童又珍、焦秀之、黃冰瑞、古白萍等五人帮同去做飯燒菜，同時王嘯天命王虎領了幾名獵戶，守在村子的四週，以察動靜。

午飯以後，王虎便回來報告說：「他們已經來了。」

王嘯天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王虎道：「這一次來的人數不多，祇有十二個人。」

王嘯天道：「你去吩咐那些獵戶，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不許他們插手。」

王虎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王嘯天道：「因爲他們雖然懂得幾套莊稼把式，絕非是來人之敵，參加了也祇有多增傷亡。」

王虎應聲去了。

黃滄瀾道：「我們先別急，待摸清了對方的虛實再說。」

此際屋外已經有人道：「你們考慮好了麼？」

周百年冷冷的道：「好了！」

那人道：「是歸順還是受死？」

余蒼穹道：「我們功力全失，就算是歸順你們，又有何用？」

那人道：「我們已帶來解藥，祇要你們答應歸順，老夫保證在半個時辰之內，恢復你們的武功與體力。」

朱無敵道：「你先將解藥丟進來，若眞的有效，我們再歸順不遲。」

那人嘿嘿兩聲怪笑道：「你將老夫當成三歲孩童了，在你們未歸降之前，休想拿到解藥。」

王嘯天道：「假如我們假意答應歸順於你，待拿到解藥之後再反悔，你又能怎樣？」

那人道：「你們都是赫赫威名、一諾千金的大人物，老夫信得過你們。」

黃滄瀾道：「那也要看是對什麼人而言。」

那人道：「就算是你們反悔也不怕，因爲老夫所給予你們的解藥是定期解藥，每七日必需服用一次，否則七日之後，仍然復發。」

古白萍冷笑道：「閣下的確是個聰明人物，老謀深算，不知可否通上名來？」

那人道：「老夫麼？嘿……嘿！告訴你們也不妨，老夫複姓皇甫，單名一個洪字。」

雲英道：「眞想不到啊，大名頂頂的黑道梟雄，五毒手皇甫洪，居然也會作了別人的狗腿子。」

皇甫洪怒道：「說話客氣一點，你們到底是答不答應？」

王嘯天道：「不答應。」

「不再後悔了？」

「不後悔。」

皇甫洪怪笑起來，叱喝一聲道：「你們替我進去殺。」

立時有五六人闖進屋中，這次來的人不但身手矯健，而且功力也厚，可惜他們太大意了，他們認爲屋中人已無力動武，所以疏於防範，再加上屋內全是頂尖高手，因此一照面之間，已被武林四霸天聯手放倒，連大氣也未出一聲。

皇甫洪在屋外等了很久，見無動靜，心下生疑說：「你們是怎麼啦？殺幾個失去武功的人，尚如此之難麼？」

黃冰瑞一聲嬌笑道：「你派來的六個人都在這裏睡着啦。」

皇甫洪微微一驚道：「你們將他們怎樣了？」

王虎道：「殺死了。」

「原來你們武功已復？」

「好說。」

皇甫洪又是一驚，屋中之人，沒有一個不是威名赫赫的人物，若果眞的武功已復，不要說是他六人，就是六十人也不是對方的敵手，因此高喝一聲：「退！」

他退字才出口，屋中人已如影隨形的飛了出來，將場中六人團團圍住。

皇甫洪見無法退走，又高喝一聲：「殺！」立時領着五人，向圈外急衝。

無名老人大喝一聲：「好小子，你還想跑麼？」奮力拍出兩掌，這兩掌貫注了八成功力，皇甫洪揮手相敵，甫一接觸之間，身形向後急退了三步，他吃驚的說：

「你又是什麼人？」

無名老人大笑道：「老夫一生以採藥煉丹爲樂，從未與人打過架。」

「你是無名老人，原來你武功也如此凌厲！」

「若不如此，豈不早就死在公孫仇娥之手了麼？」

「公孫仇娥呢？」

「死了，連她帶去的一百多人都死光了。」

皇甫洪道：「我帮自成立以來，一直都很順利，想不到爲了你們這幾個人，却連連遭受到挫折。」

歐煉子笑道：「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皇甫洪道：「今日之勢，已難善了，我與你們拚了。」

雙手箕張，手掌由紅變黑。

古白萍叫道：「小心他的毒手。」

無名老人笑道：「彫虫小技，老夫不在乎他。」雙手一挫，已追了上去，雙方一接手，便硬拚了三掌，三掌過去，皇甫洪連退了七八步，哇地吐出一口鮮血，無名老人祇退了兩步，大笑道：「上啊！」

皇甫洪雙目怒睜，全身運力於兩臂，狠命向無名老人急衝過來，無名老人也蓄足了十成功力，雙方一接，發出一聲巨响，沙石紛飛，無名老人連退了三步，而皇甫洪的身形，却破空飛出三丈開外，撞在一株大樹之上，撞得腦漿迸流，眼看是活不成了，剩下的五人，却被凱旋刀丁大鵬殺了一個，花槍周一貴與銀鞭呼延索合力殺了一個，鐵掌開碑石破天擊斃了一個，長江五條龍張氏兄弟殺了一個，太行雙俠方氏兄弟及金鋼赫連威合力殺了一個，來的十二人，已全部解決。

王嘯天道：「可惜未能留下一個活口，要不然，我們可以趁機打到他們總巢去了。」

此際屋上下來一個人，笑道：「你們要去賊巢，跟我走就得了。」

潑風刀雲英一見，大喜說：「是大哥！」原來來人正是萬里長空雲展天。

歐煉子笑道：「你這個老不死的怎地鬼鬼祟祟的躲到屋上去了。」

雲展天道：「自從半年前我指示黃冰瑞向你求劍之後，我便一直在跟着她，要不然，我怎會知道你們在這裏。」

歐煉子道：「好啊，你在我洞外守了半年之久，却故意不與我見面，你說該怎麼罰？」

雲展天大笑道：「該罰的不是我，是你。」

歐煉子道：「怎地會是我，你倒說說看。」

雲展天道：「我在你洞外，替你護了半年法，殺了兩百多個秘密帮會的人物，你不但不謝我，還要罰我，你說你該不該罰？」

「什麼！他們竟然找到我煉劍的地方去了？」

「他們也是跟踪黃冰瑞去的，如今諸事已了，我們滅賊要緊。」講完當先向南方飛去，那地方正是王虎所講的烏鴉山。

烏鴉本來就是報凶的，是以凡是烏鴉

集中的地方，殺氣也特別的重，這一場殺伐，眞是別開生面。

秘密帮會的主持人已經露了面，此人乃是五十年前隱跡江湖的正道之士，姓柏名奚。

一個正道人物如何會組織這種邪惡的帮會，也許他以前是僞裝的假仁假義，他手下有十名護法，又全是當年黑道中一時之選，其武功聲譽與那五毒手皇甫洪在伯仲之間。

這種假仁假義的人物，一向爲正道之士所不恥，因此，一個個忿怒之極，各自蓄勢將這十一人圍了起來，其餘尚有二百多名手下，被丁大鵬等人，迎上去殺了起來。

丁大鵬的凱旋刀，周一貴的花槍，石破天的鐵掌，呼延索的銀鞭，張氏兄弟的五把峨眉刺，方氏兄弟的兩柄青鋼劍，赫連威的金鐗，鄔一珠的軟鞭，童又珍的綉鸞刀，焦秀之的雙鈎，王虎的鐵叉，黃冰瑞的孝劍，這些人都是江湖中一二流高手，因此不到一刻工夫，已被除去了三分之一。

黃冰瑞的孝劍所到之處，將敵人的兵刄，紛紛削斷，群賊被迫紛紛後退。

歐煉子身形突然飛起，臨空一震，那一百零八塊鋼片，向四下紛射，一發即收，一收又發，不到三五次，那餘下的賊人已全部被殲。

此際蓋世英雄黃滄瀾，紫衣仙子古白萍，大地豪雄周百年，鐵胆鋼魂朱無敵，正氣干雲余蒼穹，追風劍客王嘯天，潑風刀雲英，萬里長空雲展天，無名老人，再加上歐煉子，十個老一輩的人物，站在前面，其餘的人又在外圍圍了一圈。

柏奚道：「眞想不到，再有三天便是我們開幕大典了。」

歐煉子道：「這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啊。」

柏奚道：「你們先別得意，如今鹿死誰手，尚不得而知。」

王嘯天道：「無論是誰勝誰敗，這一仗是在所難免的了。」

柏奚道：「不錯，就算你們不來找我，我也會去找你們。」

余蒼穹道：「可惜你已經沒有機會找我們，因爲我們已經找上門來，而且你已經沒有手下可以調動，因此，這一仗你是非敗不可。」

柏奚笑道：「不要以爲你殺了我們幾個人，就以爲我已經沒有手下調動，要知道我將各地分堂分舵的人手集中起來，仍有七八千人。」

黃滄瀾道：「可惜那已經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你就是想調動，也趕不上了。」

柏奚道：「就是趕不上也沒有關係，將來不管你們走到那裏，都會有人攔截，那將會使你們步步驚魂。」

朱無敵道：「那也要你們總堂發佈命令才行，如果我們今日將你總堂毀了，樹倒猢猻散，到了那個時候，普天之下，還不是任我們行走。」

柏奚面色一變，向十個從人一揮手道：「殺！」

那十個人包括內三堂堂主，及七星護法，這十個人的功力，又全是頂尖人物，聞言各執兵刄，便向外闖。

他們剛一行動之時，便由那黃滄瀾、古白萍、周百年、朱無敵、余蒼穹、王嘯天、雲英、雲展天、無名老人、歐煉子等十個老一輩的人物接了下來，二十個人變成了十對，眞是一場惡鬥。

柏奚見機不可失，身形一晃，便欲逃出包圍，却被黃冰瑞阻攔了下來，黃冰瑞恨他以惡毒手段，迫害武林，不由怒火中燒，一枝孝劍，出手之間，便打出了連環十八式，式式相連，將柏奚迫退了五六步，王虎却從他背後，奮起神威，連擊三叉，柏奚此時無心戀戰，身形向左躍去，迎頭遇上了丁大鵬，使出凱旋十八招，柏奚又向右躍去，却被石破天全力打出三掌，將他身形震退了兩步，黃冰瑞趁機一劍刺中了他的右大腿，入肉三分。

柏奚負痛一聲大喝，雙手急發，打出兩股凌銳的掌風，衆人被掌風擊得連連倒退，但一退即進，焦秀之一聲嬌叱，雙鈎連環鈎出。

柏奚因負傷出掌，兩掌出後，身形無法穩住，向左一傾，剛好趕上焦秀之的一鈎，已鈎在他的左邊大腿，同樣也是入肉三分。

柏奚雙腿受傷，行動不便，又是一聲大喝，雙手齊揚，打出了一蓬暗器，衆人急用兵刄擋格。

他却趁機倒身一滾，已滾到黃冰瑞的脚下，伸手便抓她的右足。童又珍的綉鸞刀一刀砍在他的手臂之上，將一條右臂，整個卸了下來。

同時黃冰瑞順手一劍，已刺他的胸口，血順着劍身流了出來。

本來柏奚的功力，憑黃冰瑞等幾個人絕難奈何得了他，只是他偶而受挫，無心戀戰，祇想全身而退，是以才如此容易的死去。

柏奚一死，剩下的那內三堂堂主，七星護法，已無鬥志，精神一潰，被黃滄瀾、古白萍等人，先後得手，大約都在五十招至一百招之間，分別死去。

任誰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厲害的秘密帮會，就這樣的完了。

當然其中有很多巧合之處，如無名老人的贈藥，王嘯天協助生活起居，雲展天的跟踪並告知賊巢所在，因爲有了這許多的巧合，才能使他們完成了這一個艱矩的工作。

但最主要的還是天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凡是作惡的人，絕沒有好的下場，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王嘯天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們這碗飯又可以吃得成了。」

黃滄瀾道：「如今邪惡雖誅，但各地仍有餘孽，這種事，我們必需分頭進行才成。」

雲英一笑道：「諸位難得到此，何不在我舍下再聚數日，然後再去辦事。」

雲展天一笑道：「好！我們就以三日爲限，三日之後再去辦事。」

於是衆人一齊回到原來住處，附近隣居聽說賊人已除，大是高興，紛紛送來野味及酒，三日之後，衆人分頭上路，誅滅賊人羽黨，不到一年工夫，又使天下昇平，人民安樂，此皆衆人之功也。（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僱傭丈夫（上）

富孀徵婚解寂寞　天涯追蹤只爲錢

浪子畢基是個充滿了好奇心的人，有時明知危險的事，別人未必敢輕試，但畢基却敢。所以他的生活也就充滿了刺激。

當然，有時許多人都有胆一試，却又未必有這種機會，更未必有像畢基一樣的條件。

就像這一次，畢基竟然寫了一封求婚信，參加一位神秘富孀的「徵婚」。

畢基是從一張報紙的廣告上面閱讀到一段「徵婚啓事」的。

朋友們難免都感到奇怪，爲什麼像畢基這樣英俊的男人，竟然也會主動地去應徵？也許因爲那是一位「富孀」吧？

然而稍爲了解畢基性格的人，都明白到他不是個貪財的人。

到底他爲什麼去應徵？

朋友們難免都感到奇怪。

無論如何，畢基這一次的應徵，總算獲得了初步的成功。

他獲得那位富孀的接見。

「你一定知道，我沒有丈夫。」

「是的，如果你也有丈夫，又何必徵婚？」

「你一定知道，一個女人如果沒有一個丈夫，一定十分寂寞。」

「是的，古語有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何況你又這麼年青美麗。」

「你很會說話。」

「過奬了。」畢基說着又問：「我應該怎麼樣稱呼你？」

「報紙上怎麼登廣告？」

「某夫人——報紙上你自稱某夫人，但我怎麼可以這樣稱呼你？」

「爲什麼不可以？」

「嗯——」

「你暫時就稱呼我某夫人，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好了。」

「好吧！那我就惟有稱你爲某夫人了。」畢基無可奈何地說：「某夫人，我想知道，要什麼條件才可成爲你的丈夫？」

「第一，你必須到我指定的醫生處，進行一次全身檢驗。你不會怪我吧。這也爲了安全計，也等於爲你自己好。」

「這點不成問題。」

「第二，你必須百份之百的屬於我。」某夫人又問：「你有些什麼親人？」

「孤家寡人，只有我一個人。」

「好極了。以後你可以安心在我這裏一段時期，如果你身體沒有隱疾的話。」

「只有一段時期？」

「是的。我的第三個條件，就是要你簽署一張合約。」

「什麼合約？」

「合約聲明，你並非我的至親，只是受僱性質。」

「受僱？」畢基差些兒笑了起來，「丈夫也有受僱的？」

「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反正我聲明在先，總好過日後互相埋怨吧！」

「我想問清楚一句：這次你是徵婚還

是請個男管家？」

「嗯——可否讓我先反問一句？」某夫人瞪住了畢基：「你結過婚嗎？」

「你是指正式走進教堂交換戒指，還是同居也算在內？」

「無論如何，如果你有過婚姻經驗，一定明白到夫妻之間相處，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所以爲了避免佳偶變成怨偶，我寧願聲明在先。」

「你的意思是——」

「當然，有權利必有義務；你的義務是履行丈夫應盡的責任，照顧我這個妻子。至於權利，合約之上自有聲明。」

「可否讓我先看一看副本？」

「當然可以，不過，你只可以在這裏看，不可以帶走。」

某夫人於是把一份手抄的合約影印本，交給畢基細看。

這是半山區一幢花園洋房。主要建築物只有兩層高，但花園，泳池佔地甚廣。

畢基亦非一下子便可以摸到這裏來，他經過一番通信，最後等到「時機成熟」了，才獲得一個電話號碼。

最初畢基的信是寄到一個郵箱去的。世界各地郵局都有出租的郵箱，香港當然也有，而且各區分局普遍都有。

經過了一番「情書攻勢」之後，畢基獲得了一個電話號碼，但仍得不到對方的住址。

對方顯然是個十分小心謹愼的女人，所以雙方交換了電話號碼之後，只屬紙上談兵——由無聲的情書變爲有聲的談情而已。

畢基雖然一再表示不耐煩，想約對方出來一次，但是，對方仍然表示「時機還未成熟」。

終於有一次，對方答允了他的約會，但是，畢基却失望而回，因爲對方並未赴約。

爲什麼對方會爽約？畢基眞不明白。

但後來畢基終於也明白了。因爲他發覺當時曾被人跟踪。

毫無疑問，對方要清楚他的一切，然後才進一步結交他。幸好畢基早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所以才會有今天這種收穫。

現在畢基看着那張合約影印本，也覺得這件事的確够新鮮，也够刺激。

合約上聲明「試用期」只有半年。

半年後，雙方同意的話，可以續約，那將會以一年爲期。

正如某夫人說，應徵的男人有權利亦必有義務，做丈夫的，可以獲得醫藥，房屋，飲食等等，一切生活必需的供應！

此外便是「試用期」的月薪只有五千元，但「試用期」滿之後，年薪則高達二十萬港元。對一些白領階級來說，這的確是個十分吸引的數字。

畢基看過合約副本之後，笑道：「你似乎要用錢去收購一個丈夫。」

某夫人面無笑容，態度十分嚴肅，這令到畢基面上的笑容要收回了。

某夫人道：「金錢並非可以代表一切，但是，人總要生活的，如果我不付給你錢，你一定渴望出外工作，但我不要你分心去賺錢，只要你做我最忠實的丈夫。」

畢基道：「我可以試試看。」

某夫人嫣然一笑！

那笑臉的確迷人，畢基彷彿喝了一口葡萄美酒似的。

他們互相握了一下手，表示初步雙方都相當滿意，他們之間的新生活即將開始了。

× × ×

畢基終於做了人家的僱傭丈夫。

他幾乎日夕陪伴着莎拉——他那位富有妻子的英文名字。

莎拉很喜歡他，那並非只爲了他的外型英俊，還有他的調情手段。

他們親熱得有如一對初戀的男女。經常出雙入對，不知羨煞幾許旁人。

莎拉很懂得享受，她的生活，簡直有如女皇一模一樣，只是畢基一點也不像皇夫。

畢基要爲她按摩，也要聽她差遣，然而畢基却毫無怨言。

畢基千依百順的遷就她，朋友們難免都感到有些奇怪，因爲畢基絕對不像是那種花女人錢的「拖鞋王」！

香港人就是最愛稱呼女人養起的小白臉爲「拖鞋王」。

畢基是個有名的浪子，女人們很容易喜歡他，但却不容易控制他。

究竟莎拉是什麼人？她用什麼方法可以控制得了浪子畢基。

除了莎拉之外，相信也只有畢基本人才最清楚。

畢基表面上貼貼服服的，寸步不離地，一直追隨着莎拉的左右，無論在家中，或者外出，他們總是雙雙對對的。

只有畢基自己的心裏最明白，他心裏有着無數的疑問。

也只有他自己最明白，他做這個「僱傭丈夫」，無非爲了解答這些疑問。

× × ×

「聽說你又掏到一個古井。」劉福以開玩笑的口吻，對他的老朋友畢基說。

畢基不以爲然，他是專誠跑到劉福這間私家偵探社來的。

在劉福的社長辦公室之內，就只有畢基和劉福兩個人。

兩個是好朋友，平時什麼都說，何況剛才的問題，已是畢基意料中的事。

畢基苦笑道：「古井是形容女人有錢又老，但這一口却不是古井，三十左右，年靑，美麗而且身段又那麼迷人。」

「那我就要恭喜你。」劉福又一派正經地說：「不過，我們是多年好朋友，我必須提醒你一件事。你有沒有……」

「有沒有買保險是不？」畢基笑了笑，「這條橋段太舊了，她是眞的富有，並非志在騙取人壽保險那一類女人。」

「唉！怪不得人家都說，當局者迷，我看你眞的是陷入意亂情迷之中。」

畢基只是輕輕一笑。

然後又說道：「我不是第一次闖情關，你何必爲我緊張。」

「我只是怕你連性命也丢了。」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萬一我眞的死了，你只不過多花一個花圈的錢。我在九泉之下仍然感謝你的忠告就是。」

畢基看看腕表：「別說廢話了，我不能離開她太久，現在我有事拜託你。」

「又有什麼事？」

「本來我答允一個朋友，到東京辦理一件事，現在我無法抽空，你代我去一次如何？」

「你無法抽空，那麼，你以爲我空着的時間很多麼？」

「社長先生，我當然知道閣下生意滔滔，自然也很忙。不過這件事迫不得已，而且，我會付足酬金的，一切食宿也入我的賬。你就當作去渡假遊埠好了。」畢基陪上了笑臉。

劉福還是搖搖頭：「對不起，你的事情一定不簡單，要賺我不如賺別人的更加容易了。」

「你眞的不做我生意？價錢任你要啊！」畢基又說：「難道你怕我付不起？」

「嗯——」劉福想了想，又問：「你可否先將任務告訴我，讓我考慮一下？」

「不！你知道了，就要接下這宗生意，否則，我惟有另託別人去辦。」

劉福一向關心畢基。他們既然是好朋友，自然了解彼此的個性。

劉福知道畢基這個浪子在別人眼中只是一個「女人湯圓」——花花公子之流；其實他每做一件事都有個目的。

因此，他終於願意聽畢基的講述。

× × ×

「你到底去了那裏？轉眼就不見了你！」莎拉有點不高興地，瞪住剛剛踏入房內的畢基——她用金錢徵聘回來的丈夫。

畢基急忙解釋，說他在百貨公司裏因爲人太擠，所以與她失去了連絡。

後來他以爲她到了地牢一層去，但在地牢下面又找不到她。於是他惟有再到隣另一家百貨公司去，仍然找不到她。

莎拉看見畢基急得滿頭大汗，也竟然相信他的話。

畢基含笑走了過來：「別生氣，讓我先洗個澡，再來爲你按摩好嗎？」

莎拉對着浪子畢基，即使眞的生氣也不會太過持久，只因爲他的樣子實在太討人喜歡。尤其是女人——差不多所有女人都會喜歡像畢基這種男人。

終於，她又化嗔爲喜。

× × ×

室外一片沉寂。

室內一片溫馨。

莎拉的香閨，只有兩個人——就是她自己和她的僱傭丈夫。

他們正赤裸着身體，在床上擁抱着，陪伴着他們的只有枕頭和被單。

還有，那柔和的燈光。

畢基正吸着烟，他已盡了一點做丈夫的責任，輕輕把莎拉放開了。

然而莎拉却諫果回甘地，用一條腿和一隻手臂搭在他的身體之上，輕吻着他。

「今晚是你試用期的最後一天的晚上。」莎拉柔情蜜意之中，彷彿另有心事：「如果我要求你繼續做我丈夫，你有什麼條件？」

「條件？」畢基噴出了一口烟霧，苦笑着說：「在試用期內，我有沒有對你提過錢字？」

「沒有。所以我更喜歡你，因爲你並非爲了錢才與我在一起。」

「你明白就最好了，我須要的是你的愛，而不是你的錢。」

「是的，經過這一段時間的相處之後，我絕對相信，你是個懂得愛情生活的男人。而我所須要的，也正是像你這樣的男人。」

「謝謝你。坦白告訴你，如果不是因爲我的好奇心，我決不會跑來應徵。」畢基又說：「如果不是因爲我後來發覺你的樣貌有七分似我初戀時的女朋友，我也不會對你這些錢感到有興趣！」

「是的，你是個有骨氣的男人，我喜歡你也正是這一點。」

「明天，我離去還是留下？」

「你可以離去，也可以留下。」

「你的意思是——」

「你絕對有選擇的自由。」莎拉又說：「不過，如果我們繼續維持夫婦關係的話，你必須對我千依百順。」

「親愛的，我們相處了這一段日子，我有什麼地方不依順你的？」

「不錯，這些日子以來，我承認我做了許多不大正常的事，我的目的只是要玩玩你。結果證明你正是我心目中要找的男人。」

「我要再一次感謝你。」畢基說：「不過，我要求你以後讓我有少許自由，因爲這一段日子裏面，我是百份之一百的犧牲了自己，幾乎所有親友都與我斷絕了來往。」

「好吧！」莎拉也很爽快；在畢基的心目中，她很專制。

畢基輕輕吻了她，表示對她的感謝。

她又說：「你既然不是爲了錢，當然就是因爲眞眞正正的愛上了我，是不？」

「難道你還有懷疑？」

「那麼，趁我們還未續明日之約，讓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選中你。」

「因爲……」畢基頓住了，因爲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才好。

他終於在她耳畔低語。

沒有人知道畢基究竟說什麼，只見莎拉捏了下畢基的手臂。

畢基痛得叫了起來。

「你到過槍會，是不？」莎拉道。

畢基輕輕一點頭，道：「那有什麼關係？」

「你的槍法十分準！」莎拉道：「你也懂得技擊？」

畢基睜大了雙眼：「你似乎收集了一切有關我的資料。」

「是的，我有你的一切資料。」

畢基恍然道：「大概是通信時期，你已開始偵查我。是不？」

莎拉輕輕一笑：「別說這些了，我只要求你澈底保護我。」

「你是我的妻子，我當然有責任保護你。」

「爲什麼你不問，『我爲什麼你須要人保護』？」

「因爲你太富有。」

「不！」

「那到底爲什麼？」

「我有仇家。」

「仇家？」

畢基幾乎要由床上坐直了身子。

莎拉愁容滿面地，嘆了一口氣：「這件事眞的是說來話長！」

「你是一個女人，怎麼會跟人家結怨呢？」

「相處了一段時期，你也看得出我不是個喜歡與人結怨的女人，但是，偏偏有人要追殺我！」莎拉很認眞地說。

「誰？」

「一個神秘男子，剛由外地來了。」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肯花錢，自然就有人向我提供情報。」

「一個神秘男子剛由外地回來，你的意思是：他有可能專爲對付你而來？」

「不錯。」

「爲什麼你不報警？」

「報警？」莎拉苦笑道：「我應該如何向警方說才好？」

「嗯——」

「而且，他們絕不會相信。如果你是警方，你也不會相信，對嗎？」

「是的，甚至我還會問你，你怎麼會肯定那殺手是專程趕來殺你的？」

「我也了解到，你心中有許多疑問，」莎拉把身子平臥，仰望着天花板，輕輕嘆氣道：「如果你後悔，趁我們未續明日之約，你還來得及退出的。」

畢基側過身來，輕吻她：「無論在何種情況底下，我決不會離開妳，莎拉。」

「但是，你可能做我的陪葬品。」

「我愛你，能與你一齊死，也是一件難得的好事。」畢基道。

「你不後悔？」

「絕不！」

「那麼，明天我們就續約。」

「鈴鈴鈴……」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電話聽筒就在床頭几之上。

畢基順手接過了。

「誰？」

「你是那個沒有出息的男人吧？」對方是個陌生的男子。

「你一定很有出息了。」畢基已聽得出對方不懷好意。

「你這笨蛋，爲了錢，你竟出賣你自己。」那男人又說：「其實像你這種人，想找一份數千元月薪工作，易如反掌！」

「你似乎見不得光。爲什麼要如此鬼鬼祟祟？」畢基試用激將法。

「告訴你，今天晚上，你和她都有難，除非你及時離開她。」

「我自小嚇大的，朋友，你這一套還是留回自用吧！」

「那你等着瞧好了，希望你不會後悔吧！姓畢的！」

「喂，你等一等……」

畢基話猶未完，對方已將電話掛斷。

莎拉在旁定神注視畢基，她顯然已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畢基道：「本來我並不打算查問你過去的一切，但事到如今，我們既然已決定做一雙夫妻，我無法不理會了。」

莎拉道：「剛才那個一定是一名職業殺手。他說一些什麼？」

「他似乎對一切都瞭如指掌。」畢基又說：「他還知道我姓畢。」

「當然，他如果眞的是一名職業殺手，他必然先查得一清二楚才動手，剛才他還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我們有危險。」

畢基說着，由床上翻身落地。

「你要到那兒去？」

「到屋內外巡視一下，我担心被人所乘。」

畢基匆匆披上衣服，到房外去了！

× × ×

莎拉倚窗俯視，她看着畢基親力親爲的，帶領花王和司機等人，到戶外巡視。

畢基就像一名有經驗的軍火專家，小心檢視每一件可疑物品。

莎拉心裏想：她並未找錯對象。

畢基突然停在圍牆外面。

牆脚有一撮草叢，畢基的手電筒光圈，就罩在那草叢之上。

站在畢基身畔的花王和司機，神色表現得一派緊張。

莎拉居高臨下，望下去也領悟得到有事發生了。

果然，畢基小心翼翼地，蹲了下去。草叢之內，有些東西閃閃生光，分明是一些金屬物體。

莎拉想問下去，却又不敢令畢基分心，她只有等待着。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畢基突然站直了身子，仰望上來，揚聲叫道：「退回去，小心躲一陣，果然有人在這裏放置了計時炸彈。」

莎拉這一驚非同小可。

她急忙離開了窗口。

× × ×

畢基絕非危言聳聽，那是眞的炸彈。

花王和司機都開始後退。

只留下畢基。

畢基把手電筒置在一塊山石之上，讓光圈罩在一個金屬物體之上。

畢基試過叫花王和司機協助，但他們都知道這是十分危險的工作，當他們手握電筒時，手却不由自主地發抖着，令到畢基無法專心做拆卸工作。

畢基明白到他們怕死的心理，萬一畢基失手，站得這麼近，必死無疑。

因此畢基惟有叫他們遠遠避開。

畢基很小心，他並非超人，他也怕死，只是他有這方面的常識和經驗。

他看得出那是一枚眞彈。

計時器上顯示出來的時間，還有三分鐘就會發生爆性。

所以畢基只有三分鐘時間。

他爲了盡量爭取時間，立刻就展開工作。

他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所以他不可能回屋內取來任何工具。

他惟有憑一雙手。

畢基儘管在這方面是有經驗，也有胆色，却沒有十足的把握。

正因爲他有經驗，他才明白到計時炸彈的危險性。

計時炸彈在理論上，當然是在預定的時間發生爆炸，但是，這只是指在「靜止」狀態之下，然而現在畢基却去動它。

任何炸藥經震盪，都會有危險，都會隨時發生爆炸。

畢基也明白，所以他滿額大汗，連手心也滲出汗來。

這是生死關頭，稍有差池，畢基也會粉身碎骨。

時間對他來說，也是同樣重要的，所以他必須爭取每一秒，甚至十份之一秒，百份之一秒，對他來說也非常重要。

他必須把綫路弄清楚，然後才可以動手去拆。

單單是弄清楚綫路，已費去一分鐘。

照計時器上面顯示出來的時間已過去了一半，還有一分半鐘，假如再不能截斷綫路，就會爆炸。

一分半鐘只是計時器上所顯示出來的時間。

計時器和時鐘同一原理，有快亦有慢，未必百份之百準確的。

因此，這分半鐘，」肯定絕不可靠。

也許，炸彈立即就會提前爆炸，那絕非意外的事。

但是，畢基却成功了。

他終於拆開了計時炸彈的主要部份，計時器停止了跳動。

畢基悄悄抹了一額大汗。

× × ×

「憑我的眼光和經驗估計，這炸彈的威力雖然不是十分强大，也足以把花園外面的牆壁炸開一個洞。」

畢基對莎拉說話的時候，下人們也圍在他們的兩旁。

那個計時炸彈，已被畢基拆成幾個部份，有如五馬分屍一樣。

但是，客廳裏的人，看見了還是感到有點兒心寒。

莎拉的態度反而顯得出奇地冷靜：「算了，把這些東西扔掉吧！」

花王說道：「扔掉它？我們何不去報警？」

「報警又怎樣？」莎拉漫不經心地說：「難道警方會一日二十四小時派人來保護我們嗎？」

畢基在旁道：「是的，我們還是不要張揚出去，以免中計！」

「你們出去吧，」莎拉着她的下人們去休息，「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

「嗯……」花王，司機和女傭人們，都在驚奇中退了出去。

他們內心充滿了疑問，爲什麼這樣大件事，竟然不報警！

畢基也同樣感到奇怪，但是他沒有立即追問莎拉而已。

莎拉回到了二樓她的臥室之後，才對畢基道：「他們果然開始行動了。」

「是的，」畢基也說：「由此可見，他們並非恫嚇！」

「你有什麼奇謀妙計？」

「嗯——」

畢基心裏想：她顯然不贊成報警，否則早已撥過了報警的電話。

到底她這個仇家是什麼來頭？

畢基只好說：「他們如果只有一兩個人，倒易對付，最怕是——」

「你可以請一些人回來協助一下，如果你怕應付不來的話。」

畢基故意道：「爲什麼我們不迴避一下？」

「迴避？」

「是的，例如去旅行？」

「你以爲避得過他們的耳目麼？」莎拉嘆了口氣：「他們像鬼魂，我到什麼地方，他們就出現在什麼地方。」

畢基逐漸明白了，她要找一個令她有「安全感」的丈夫，看來大有道理。

莎拉又說：「看情形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

忽然她又側過頭來盯住畢基，道：「爲什麼你一直沒有追問我？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畢基苦笑一下：「像你這麼富有的女人，難免總會被一些男人糾纏的！」

「不，你搞錯了，」莎拉道：「他們並非追求我的男人。」

「那麼，他們又是什麼人？」

「我前夫家族中的人，」莎拉輕輕嘆息：「自從我丈夫死了之後，我承受了他的遺產中的大部份，因此引致他家族中人的不滿！」

「只要你依足你丈夫的遺囑去做，他們實在沒有理由不滿！」

「人總是自私的，尤其是每當涉及到金錢上的利益時。」

「他們事前有沒有找你談過？」

「有。」莎拉說：「他們要我把全部財產交出，否則就殺死我。」

「太野蠻了？」畢基問：「爲什麼你不向警方投訴。」

「你太相信警方的力量，告訴你，我甚至不相信法律。」

「嗯……」

「你有沒有聽過，許多人爲了打官司，全副身家都送到律師的口袋去了？」

「是的，打官司是兩敗俱傷的事。」

「何況遺囑寫得明白，那是我應得的，再說，我未嫁我丈夫之前，我自己也有一畢積蓄和首飾，嫁了他之後，我的一切盡是他的，此後他就憑此發達，如果不是因爲我對他有帮助，他又怎會在遺囑中有此決定？」

「是的，一個女人青春有限，她們爲丈夫犧牲一切，自然應該得到報酬。」

「但是，追殺我的人，却不像你一樣的想法，」莎拉又在嘆氣，「所以，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以後對男人，都欠缺了信心。」

「我無意爲自己辯護，只想用行動表白一切。」畢基擁吻着莎拉。

莎拉軟綿綿地說：「你猜他們今晚還會來對付我嗎？」

「不會的，」畢基不經心地說。

「你怎麼知道？」

「因爲對於計時炸彈的警告，你暫時未給他們任何答覆。」

「原來你還是心理學專家，」莎拉輕輕咬着畢基的耳朵，「怪不得我會不知不覺之中，喜歡了你。」

「你以爲我向你弄手段麼？」

「無論如何，我們都有一定的利用的價值；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是在互相利用的。」

「你利用我什麼？」

「利用你——」莎拉附耳對畢基低語着，情不自禁地低喘。

畢基吻她！

× × ×

畢基開着汽車，在屯門公路上疾馳。

「聽說這是鬼門關，」坐在他身旁的莎拉說道：「不要把車子開得太快啊！」

「放心好了，我比你更怕死。」畢基道：「其實每小時六十哩怎算得快？」

「但是，差不多每隔不久，就有看見這裏交通出事的大新聞，而且每次例必死了大堆人。」

「那是英國人的愚蠢所造成的，這條公路既稱高速公路，自然就是讓汽車在這裏高速行駛，但他們却把其中一段突然改綫——由單綫改雙綫，由雙綫改單綫，試問汽車在高速下改綫，又焉能不發生慘劇？所以歐美人仕都說：英國人不是設計超級公路的能手，但完全是拍賣官地的高手，否則，他們又怎能在短短三兩個月之內，拿走十六億港元之多？」

畢基剛說到這裏，汽車突然換綫，前面一輛大貨車剛閃電似的由身邊一掠而過，嚇得莎拉閉上了雙眼，不由自主地，驚叫一聲。

他們此行是爲了去看一幢別墅。別墅建在郊區，四周環境據說非常之優美。

畢基約好了一名經紀人在屯門一間餐室等候他們。

但是，當車子開入屯門市區之後，畢基突然從望後鏡中發覺了一些不尋常的現象。

他對身畔的莎拉道：「你肚子餓嗎？我怕你又餓又渴。」

莎拉也同時發覺了後面有一輛可疑的車子。

她說：「你不想赴約了？」

「是的，我感到有些不妙，」畢基一邊緩緩地將車子繞入橫街，佯作找車位停車的樣子，一邊說道：「在這裏較易擺脫他們，否則到了郊區之後，我担心會陷於重圍。」

莎拉感到忐忑不安。

她說道：「但是，我們約好了那經紀人。」

畢基道：「讓他再等一會兒吧，屯門公路常常發生車禍，他會替我們找個藉口的！」

車子突然轉入另一條街道，而且，車子的速度立即加快。

莎拉似乎也已悟到畢基的意圖。

她一邊用雙手扶住車門上的把手，一邊回首張望。

後面一輛汽車正加速追來。

畢基把車子開離市區。

他的駕駛技術十分到家，三番兩次在一些危險彎角掠過。

後面苦苦追來的車子，無法追得上他們。

當追逐到郊區公路時，兩車的距離已拉得相當遠了。

× × ×

「他們仍在後面。」莎拉回首頻頻。

畢基一邊開車一邊說：「由九龍市區開始，我已注意到這可疑的車子，只是我不想令你担心而已。」

「我們該怎麼辦？」

「你當然不贊成我報警，是不？」

「是的。」

「那麼，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方法。」

「只要擺脫他們，你用什麼方法我也不管。」莎拉道。

「那麼，你坐穩了。」

畢基這邊話猶未完，那邊已將油門踏盡，汽車如箭射去。

轉眼之間，他們回頭張望時，已見不到後面的車子。

莎拉舒了一口氣。

「看來他們想追死我。」

畢基道：「如果我是你，我會跟他們來一次攤牌。」

「你打算怎麼樣？」

「讓我們坐下來談判，這是第一個辦法。第二個辦法就是：報警處理。」

「難道沒有第三個辦法？」

「有，以毒攻毒！」

「如何以毒攻毒？」

「把他們殺死。」

「你敢？」

「爲了你，我可以試試的。」

「以毒攻毒？」莎拉怔怔地說：「是的，這似乎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不可能長此以往地，受到他們的威脅。」畢基又說：「坦白告訴你，假如不是爲了我愛你，我早已離開你。」

「嗯……」

車子的速度開始慢了下來。

前面是分岔路。

路口有一輛卡車，打橫停在公路中央，可能壞了，車旁有人在修理。

「我也知道，你內心有許多疑問，」莎拉道：「不過，在適當時候，我一定會把一切告訴你。」

「希望有那麼一天吧，」畢基說着，把車子停了下來。

他不得不把車子完全停下來，因爲那一輛大卡車已將大半路面阻擋住。

畢基詛咒着說：「你們怎麼搞？」

卡車旁邊一名大漢打着手勢：「對不起，車子出了事，你可以慢慢的，由路邊駛過。」

畢基推開車門跳了下來，走到路邊看看，那兒僅可容納他的車子通過！

但是如果稍不小心，就會連人帶車，一齊衝落水田裏面去。

公路中央路面是柏油的，但路旁的却是佈滿了野草的泥路。

因此，萬一鬆弛的泥土，抵受不住車子的重量時就會下陷。

路面下陷，車子便可能因此失去重心，跌落水田去。

畢基正在估計那兒是否能容納得下一輛車子時，卡車旁邊的一名大漢已閃到了他的身後，企圖以小刀把他要脅住。

畢基手急眼快，急退兩步，刀鋒隨即在他面前掠過。

而另一名大漢也衝向畢基的汽車那邊去！

莎拉透過擋風玻璃，看得一清二楚，她首先急急把車門關好，令到那大漢無法可以進入汽車之內。

然後她自己開車了。

衝到了車旁的大漢，用力企圖拉開車

門，但車門無法打開！

他焦急之情況下，用力敲打着車門的玻璃。

莎拉已把車子開動。

她急急退後。

那大漢不知死活的追上來！

汽車急拐彎。

莎拉是想將車子倒退，再另外覓路逃走。

但是，當莎拉剛想將車子掉頭時，一陣陣車子的號角聲，把莎拉嚇呆了。

那一輛曾經跟踪過他們的神秘房車，終於又出現了。

那黑色房車就停在莎拉的車後不遠處，令到她的車子無法再後退——再後退就只有撞車而已。

莎拉也無法把車子往前開。

往前開的話，只有讓車子衝入水田裏去。

莎拉洩氣地，猷在車子裏。

× × ×

畢基奮不顧身，與一名持刀大漢搏鬥時已經受了傷。

另一名手持木棒的大漢，却由卡車內跳了下來。

畢基再看見公路上發生的情形，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對方既然有備而來，再反抗相信也沒有什麼用處。

他舉高了雙手，表示投降。

× × ×

畢基和莎拉都被人帶到卡車裏來。

卡車根本沒有壞到。

當畢基和莎拉二人被押上卡車之後，卡車迅速開走了……

× × ×

莎拉本來還想作最後掙扎，因爲畢基汽車所有的門已被她在內鎖上了，車外的大漢們看來奈何她不得。

但是，其中一名大漢持有手槍。

手槍指住她。

雖然隔了一層玻璃，可惜那不是防彈的玻璃，所以，她只好乖乖的下了車！

她剛開啓車門，就有人扯她下去，然後急急推她登上這輛大卡車來。

他們一言不發！

畢基却忍不住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朋友。」

「誰跟你是朋友？」爲首一名大漢分明有槍，樣子也够兇狠。

莎拉道：「你們究竟想怎樣？」

「你可以問，甚至可以大聲地哭，但我不會回答你任何問題，」那大漢看來只有三十六七歲左右的年紀。

他顯然就是這班人的首領。

這班人總共有七個人。

七個人之中，有四個在這輛卡車之內，包括那二名伴作修理卡車的在內。

另三個則屬於黑色房車裏的。

他們彼此之間，一直用無綫通話機，保持聯繫，所以，畢基和莎拉二人，實際上早已陷入他們的「網」中。

× × ×

可能是郊區，更可能是一處農舍。

外面很靜，靜到車聲，人聲都聽不到，反而有雀鳥的聲音。

大卡車駛到這兒外面時，畢基和莎拉立即被人推了入來，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看見四周的一切環境。

進入屋子裏面之後，他們迅速被推入一間房間之內。

沒有人對他們講過半句話。

只是在卡車裏也有人警告過他們：如果他們呼叫或反抗，不但於事無補，還會加速死亡。

就這樣，他們被困在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裏面。

外面必然有人看守住……這也是畢基他們唯一可以感覺得到的！

「對不起，我無能爲力！」畢基慚愧地對莎拉道。

「不，不關你事，反而是我害死你，」莎拉道：「只要你不怨恨我，我已感激不盡！」

「我怎麼會怨恨你？」

「其實這是意料中事。」

「你猜他們會如何處理我們？」

「我不敢想，」莎拉嘆氣道：「昨天，剛好是最後限期。」

「什麼最後限期？」

「他們警告過我，在四月廿四日之前，必須把一切財物交出，否則就處決我，想不到，今天是四月廿三日，他們已經動手。」

畢基恍然大悟：「你急於找地方遷居，原來就爲了最後限期已到。」

「是的，想不到，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對我的監視！」

「我太輕視他們，在香港我有許多朋友，如果得你同意，我早該找些人帮帮我們，可惜，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

「也許不會遲，」莎拉沉吟道：「只要在主謀人未露面之前，讓我們逃出去，我們還有機會。」

「你以爲主謀人是誰？」

「我丈夫家族中人。」

「你丈夫到底是誰？」畢基有些不高興：「莎拉，我並非埋怨你，只是一直以來，你似乎沒有眞心話對我講過，相反，我一直爲你賣命，唉，我雖然是你僱傭丈夫，但到底還是愛上了你，爲什麼你老是神神秘秘的？」

莎拉垂頭喪氣！

她彷彿受了許多委屈似的，在流着眼淚。

畢基心有不忍，在旁安慰她道：「算了，算了，你不想說，就不說吧，反正事到如今，說與不說給我聽，相信也無大分別？」

莎拉含淚瞪住畢基：「你眞的眞心愛我？」

「難道你還有所懷疑？」

「當你知道我過去的一切時，你也會原諒我？」莎拉怔怔地問。

畢基呆住了好一陣。

他不知道莎拉的意圖，也不知道她的過去的眞正身世。

只不過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她正打算將她自己的一點秘密，讓畢基知道。

「畢基，」莎拉輕輕地呼喚着：「當你聽了我的故事之後，你可能把我看成一

個壞女人，但無論你怎樣想，我還要說給你聽。」

畢基沒有說什麼，只是瞪住她。

她俯首沉思，大概是要整理一下那亂糟糟的思潮吧。

畢基很有耐性，因為此時此地對他們兩個人來說，他們有的是時間。

下面就是莎拉口中，屬於她「以前」的「往事」了：

莎拉曾經是歡場兒女。

憑她的姿色，自然有許多男性拜倒石榴裙下甘作不二之臣。

她是一名紅舞女，所以手上也有一點錢。

——畢基在想，她要自己諒解她的，大概就是因為她做過舞小姐吧？

後來她嫁了一名小商人。

無論婚前婚後，她和這位小商人的婚姻，都受到莫大的壓力。

小商人姓史，叫史德邦。

從莎拉口中，他們很配合，因為史德邦當時儘管有了妻子，他和莎拉二人却是「相逢恨晚」。

就是為了莎拉，年青英俊的史德邦，跟他的妻子離婚了。

也就是因為這樣，莎拉才惹起了史氏家族中人的反感。

莎拉並不理會這一些，她以為只須他們二人能眞心相愛就夠了。

史德邦更加因此而背叛了他的家族。

此後他們雙宿雙棲。莎拉為了助丈夫發展事業，把手上的一切積蓄，私己和首飾等，盡量交給史德邦支配。

史德邦沒有令她失望，事業總算有成，由小商人變成大商家。

莎拉亦因此有了一段好日子過。

可惜，好景不常，史德邦竟然一病不起。

就由那時候開始，史氏家族中人，又紛紛回到史德邦身畔來。

他們都知道史德邦不久於人世。每個史氏家族的成員，都希望分得一杯羹。

但是，只有史德邦心裏最明白；他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莎拉的鼓勵和帮助，因此，他的遺囑，早就已經立好了。

史德邦的絕大部份遺產，是歸莎拉所有的。所以史氏家族中人更表不滿，而他們之間的爭端，亦因此而起。

畢基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你所講的史氏家族，到底是一些什麼人？史德邦的兒子還是兄弟？」

「兄弟和侄子們。」莎拉說，「他是沒有兒女的。否則，我才不會跟他。」

莎拉又氣憤憤地說：「你不難想像得到，他們是多麼的卑鄙！他們沒有帮助過史德邦，也不是史德邦的骨肉，試問憑什麼來分他的遺產？」

「你應該據理力爭！」

「是的，想起他們一再企圖破壞我和德邦的婚姻，如今又來爭產，即使我更大量，恐怕也難咽得下這口氣！」

莎拉深深地倒抽一口氣：「不錯，有我丈夫的遺囑，我當然可以據理力爭，而且成功了，但是，他們很不服氣，他們聲言無論我到天涯海角，都要將我殺死。」

畢基道：「照我看，他們不會輕易處死你。他們下一步行動，大概是：迫你交出一筆錢。」

「是的，我也這樣想。」莎拉道：「我担心他們迫死我！」

「所以，我們必須設法逃走。」

「你有什麼辦法？」

「等候機會吧！」

「我眞想不到，他們一下子派了許多人來。」莎拉又說：「前一陣子，有人給我帶來一個口訊，警告我在限期之前，把遺產的百份之八十交出來，否則就置我於死地。」

「口訊？」

「是的。」莎拉道：「你以為我是香港人麼？不，我是由外地來的。」

「那就是說，他們追踪到這兒來？」

「對了。」

「為什麼你不改名換姓？」

「我再蠢，也不會用眞姓名。」

「你的意思是：現在用的，已經是你假姓名的護照了？」

莎拉點點頭。

她嘆氣道：「我以為他們無法查出我的行踪，想不到他們還是追來了。」

「假如你早點告訴我這一切，最少我也有個防範。」

「坦白說，非到迫不得已，我也不希望別人知道我過去的一切。尤其是你。」

「我知道了又有什麼關係？」

「我怕你看低我。」

「我絕對不是那種人。」

「無論如何，我已將一切盡告。」莎拉又在深深地嘆息！

「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了，我們最好快些想辦法離開這裏。」

「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

「你對我未免太過有信心。」

「我答應你，只要你救我離開這裏，讓我們安全到別處地方定居，我的財產有一半是你的。」莎拉開始顯得焦急。

「你以為我是一個貪錢的人麼？」畢基輕輕一笑，「我眞不明白，我們既然是相愛，而且又是夫婦，為什麼還要分彼此呢？」

「我幾時分彼此？」

「那麼，為什麼你會說，將財產分一半給我？」畢基反問道。

「嗯——」莎拉怔了一怔，又自辯道，「我的意思只是：即使將來我們的婚姻有什麼變化，你名下也有我一半財產。那你應該可以放心了。」

「直至現在我才明白，你一直在打算離開我。」畢基道。

「不！我只是從長遠處告訴你。事實上，像我們目前這樣，我們根本不可能分開。」

「不過，無論如何，為人為己，我也要想想辦法，盡力而為。」

這時候，門外傳來一陣陣步聲！

畢基把手指放在咀邊，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叫莎拉別作聲！

果然有人入來。

只有一個人。

那人是送食物飲料入來的。

門外邊有着另外一個人。

門外的人有槍。

他的食指就放在槍機掣之上，對畢基他們虎視眈眈。

畢基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也看得出，那是一支實彈手槍。

× × ×

密室外面很靜。

裏面却是黑沉沉的；唯一的光綫，竟然就是從門縫處門脚下射入來的光綫。

較早時，外面還隱隱約約傳來一些人聲——彷彿有兩個人正在交談。

但是，現在却靜得連呼吸聲也聽到一點。看守在門外的人，也許已經睡着了。

——畢基和莎拉都這樣想。

他們相擁着，睡在唯一的一張床上。

床是單人床，只有一張薄薄的被單。

他們被迫非睡在一起不可，因為他們經過一番掙扎，追逐之後都感到十分疲倦了。

他們沒有睡着，就算是更疲倦，恐怕也無法睡得入眼。

天氣很和暖，他們根本用不着那一張被單，加上兩個人的體溫，反而覺得有些熱了。

密室沒有窗口，因此更加沒有陽光，也沒有風；空氣只是由門上的抽氣機透入來。

畢基忽然輕輕把莎拉推開。

莎拉却死纏住他不放：「你幹什麼？」莎拉低聲埋怨。

「讓我問你幾個問題。」

「有話留待明天再說好嗎？悶死我了。」莎拉在黑暗中吻他。低語道：「有人說，上帝對人類是十分仁愛的，無論多麼窮困，多麼絕望，只要一男一女共處一室，就有快樂。」

「別開玩笑了，難道你連自己的性命也不要，只要快樂？」畢基說話的聲音也很低沉。

「反正是死，倒不如讓我們快快樂樂的死去吧。」莎拉又吻畢基。

畢基也吻着她。

只是吻了一下之後，便翻身下床去。

「你要到那兒去呢？」莎拉一手扯住他！

「不要吵！」畢基又說：「剛才我要跟你玩問答遊戲，你却沒有興趣，現在我只好起來改為尋寶遊戲了。」

「什麼問答遊戲、尋寶遊戲？你眞是一個妙人啊。」

「等一會兒，你總會明白的，別嚕囌了。」

畢基說完，終於在黑暗中摸索起來。

他首先摸到門後，由門縫中外望。

一把椅子之上，是空的。門却被人由外面反鎖起來，還加了一把橫門。

能夠讓他看到的範圍，實在有限，他根本看不見什麼。

畢基回過頭去，沿住牆壁摸索過去。

莎拉在僅有的光綫中，也能看見畢基的動作，只是猜不到他幹什麼而已。

畢基往各處摸索一會兒，終於停止在一處地方。

他輕輕用手指叩了兩下！

「閣閣」，是木板的空洞聲音。

莎拉忍不住走過來：「你究竟要幹什麼？」

畢基低聲道：「剛才我不是說過，要跟你玩問答遊戲嗎？」

「是的。」

「其實我想問你：對方有沒有可能事先建成一間密室來囚禁我們？」

「嗯——」

「當然不可能。」畢基自己答了，「因為他們可能全是由外地來的。」

這時候，畢基又指指面前的一幅「牆」，這是木板做的。

憑他剛才用手指節叩响的聲音去分析，那肯定就是木板。

畢基又說：「如果我估計不錯，木板外面就是我要找的窗口。」

「窗口？」莎拉也怔了一怔！

「是的，你忘記了嗎？我你二人是被人推落車之後，帶上二樓來的。那麼既是二樓，自然不可能是地牢密室，自然也會有窗門才對。」畢基分析着說。

「但是，我們如何能够將這些木板弄開？」

「憑聲响的反應去忖測，木板決不會太厚，我想我會有辦法的。」

畢基又示意着，把莎拉帶回到床邊來了。

畢基對莎拉道：「把床墊整張抽起，放到門後去吧！」

莎拉不知道他幹什麼，只相信他是個有辦法的人，所以照做了。

床墊放到門後，就將整扇門板掩蓋起來。

莎拉終於明白了。畢基大概要利用床墊做「隔聲板」。

但是，床墊不能豎直緊貼着門後，所以畢基再將床的鐵架也推過去，整個床架被他扶起，傾斜地壓在床墊的後面。

然後，畢基才施展他的空手道功夫，將木板用力劈開！

畢基自然也明白到，他不能太過單靠一股蠻力，因為外面還有玻璃——窗門當然都鑲有玻璃的。如果他太過用力，就會在拳頭穿過木板之後，被玻璃所插傷。

憑畢基個人的功力，要一舉擊破那塊封住了窗口的木板，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既要達到預定的目的，又要避免受傷，更要不驚動外面的人，這就絕不容易。

畢基很小心，將被單懸掛在那塊木板之上，然後才有限度地，運勁用手肘將木板撞破。

木板斷了其中一塊。

發出的聲浪十分之輕微。

畢基小心翼翼地，利用被單包裹住木塊，慢慢地撬開。

發出聲浪是無法避免的事。只希望門後的床墊能起一些作用。

畢基看見了星光！

木板後面果然是玻璃窗門，透過窗門，就可以見到星光。

是深夜時份了。外面虫聲唧唧。這兒是郊外一幢別墅式的住宅。

畢基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動作！

他凝神傾耳細聽，門外似乎有步聲傳來；只是床墊做了「隔聲板」，所以聽得不清楚而已。

畢基不敢怠慢，忙着將窗門推開。

憑住星光俯視下面是一片草坪。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蔣養吾

混沌書生

蔣公養吾，余之先叔也，孔武有力精拳術宗少林派，晚年家居，嘗語余輩以昔日貿易遇險事，聞之毛骨悚然，爰錄其言如下，亦可見當時匪風之熾矣，叔曰余某年偕友携僕，至亳州銷貨，貨盡得資五千金顧當時滙劃不便，乃以現銀分置於箱籃之內，擬僱騾車載返不意爲盜知，聞將有六人追隨余車，在路攔刦余急暗命友人携車先由水路歸余則僅僅携行李數事沿陸乘騾車而行。路經某鎭憩於逆旅六盜已先在，見余入，均眈眈虎視余囊，余佯爲不知者也命僕取烟合來，僕尋無着，余自翻箱倒篋，而遍覓之且故意大聲曰，箱籃盡在於是焉有不見之理，旋復至騾車內搜尋，似又不得，盜盡知底蘊。謂其同伴曰何故漂了（江湖切口）我等速返可由洋路追，遂揚長而去余心爲之安，逆料若輩折回再追友船爲時已久必不能及，翌晨行至某土崗傍忽迎面有一老人鶴髮童顏精神矍鑠，掮一棍，匆匆而來離車，里許將棍橫置地上植立路左以待，余知此路而有著名老盜想是此人急躍下車以兩指將棍夾起擲於路右，上車復行老者視余點首微笑以去，蓋其棍爲鐵質，重約六十餘斤。設不能武必遭其毒手，至今思之猶覺懍然於心。

畢基對莎拉說道：「我先跳下去，你跟住也跳下去。下面是草地，不會摔傷你的。」

畢基說話時，人已爬到了窗框之上。

但是，莎拉吃驚地說：「這麼高，我不敢！」

畢基突然退了回來，他担心自己先跳下去，莎拉可能退縮。

畢基眞想用力强行把她推下去，只怕她因此而跌傷。

畢基情急之下，迅速摸向門後，將床墊捲起，由窗口拋下！

「快點！我們沒有時間了！」

畢基一邊催促，一邊將莎拉推上窗緣去！

莎拉惟有硬住頭皮，朝住草坪上一團黑影躍了下去！

那一團黑影，正是畢基先前拋下去的床墊。

外面有人聲問入來：「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沒有回答他。

當畢基爬上窗口，準備一躍而下時，仍然隱約聽到有人掏出門匙的聲音。

他已顧不了這許多，迅速一躍而下！

由二樓跳下來，只有十餘呎高，以畢基的身手，實在做得到有餘。

但是，當畢基跳落草坪上之後，發覺莎拉正捧住足踝，雪雪呼痛。

再仰首上望時，窗口之上正有人探頭望下來。

那是剛才開了房門入房的大漢；他顯然已發現了一切。

那影子迅速隱沒；他大概正趕去通知其他同黨。

畢基急不及待。

他拖住莎拉想向樹林那邊走，但莎拉却走不動。

畢基萬二分焦急，惟有摻扶住她！

別墅內的燈光紛紛亮了起來。毫無疑問，他們逃走的訊息瞬即傳開了。

畢基如果只有一個人，早已逃之夭夭，偏偏身邊多了一個莎拉。

莎拉也急，她急得想哭！

畢基情急之下，只好把她扶到一叢矮林後面，暫時躲了起來。

別墅的大門開了！

屋內湧出了幾個人影。他們分別到處張望，顯然未有人見到畢基他們逃走的方向。

有人奔向大路那邊！

也有人向屋子後面搜索。

畢基非常担心，因爲那一叢矮林，就在附近；對方要找到他們，實在是易如反掌。

畢基低語莎拉：「這是生死關頭，萬一他們走過來，讓我纏住他，你朝門前竄去。」

「門前？」

莎拉以爲是聽錯了。

「是的，是門前停車的地方。」畢基說，「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莎拉突然頓住，說不下去。

因爲有個人影突如其來，也不知從何處竄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那人目露兇光，猙獰地笑着。

他手中握住一把尺餘長的利刀，在星光之下，刀光閃閃，更加令人心寒。

畢基一邊警惕着對莎拉道：「別忘記我剛才對你講過的話。」

一邊後退了幾步。

那名持刀大漢很有信心，從他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的狂態。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揚聲叫了起來，但他却沒有。

畢基心裏也不希望他揚聲招呼他的同件。

他一邊後退，一邊在暗思破敵之計。

他後退，是要移開對方的注意力，讓莎拉有一綫生機。

他要徒手取勝，那簡直是夢想！

畢基是個懂武功的人。正因爲他太了解這方面的一切，所以他知道對方並非善類。

畢基可以從握刀的姿勢，和對方的態度，看得出，對方是一名高手——技擊高手。

正因爲這樣，所以畢基絕對不能大意，否則就等於自尋死路！

畢基一邊後退，一邊將外衣脫下。

對方節節緊迫！

畢基步步後退！

以其說畢基胆怯，倒不如說這是畢基的策略；對方果然被畢基引開了注意力。

莎拉乘住這機會，消失於那一叢矮林附近。

然而，那持刀的大漢却未加理會；尤其是當他看見畢基脫下外衣之後，更加把兩臂張開，彷彿大灰熊揀人而噬似的。

畢基故意令到他的視綫分散；他是這方面的心理學家。

他明白到一個喜歡厮殺的人的心理反應，所以他有如電影片場上的導演，引導着對方在不知不覺中，演出這一幕生死搏鬥。

時機終於成熟了。

他剛將外衣脫了下來，對方已立刻採取攻勢！

刀鋒一亮，畢基惟有把外衣一揚，豈料對方剛才那一下子是虛招！

畢基的外衣被對方抓住，刀子已乘勢搶攻過來，快如閃電！

假如換上一個泛泛之輩，那大漢一刀已收效！

但是，畢基却是這方面的高手，他並不爭奪那件外衣。

就地一滾，首先讓對方撲了一個空，隨即翻身立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對方已如飛衝至！

在昏暗的環境底下，有如鬼影一樣，那持刀大漢竟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大衣一幌，刀光閃到了畢基的胸前！

畢基彷彿往後摔了一交，人也順勢倒跌在草地之上。

持刀大漢不知是計，衝前兩步，正待有所行動。

突然之間，畢基手脚交替使用——雙手支撐着身體，雙腿猛然飛起！持刀大漢一時進退失據，腿膝之間被踢中了一脚，人也往後倒跌下去。

畢基不敢怠慢，隨即翻身而起！

豈料畢基正待衝前之際，已瞥見寒光閃爍。

倒在地上的大漢眼見勢危，飛刀迎住畢基的頭部擲去。

畢基急忙將身子一矮，刀鋒幾乎削去了他的頭髮。

畢基大難不死，只因爲他的反應够快，絕無僥倖可言。

他剛定了定神，那邊已見到數條人影正急急馳援！

畢基也明知形勢十分險惡，只是要逃恐怕也逃不了。

數名大漢來勢洶洶的，將畢基圍在核心！

畢基手無寸鐵，呆立在草地之上。

儘管是星光昏暗，對方也應該看得十分之清楚，他是赤手空拳的。

因此那數名大漢並不重視畢基，反而有人問道：「她呢？爲什麼不見了她？」

這班人口中的「她」，當然就是指莎拉。

是的，到底莎拉怎麼樣了？連畢基也不知道；只是聽這班人的語氣，表示他們也未發現莎拉之所在。

所以，畢基總算放心少許。

畢基雖然呆立在那裏，一切處於被動似的，但是，他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

只要有人攻擊他，只要對方不是以手槍指嚇他，他一定不會束手就擒！

因爲，剛才那大漢擲出的一柄尺許長的利刀，就掉在附近的草地之上。他只須一個翻滾，就可以奪得那一柄利刀。

但是沒有動它，只是在心理上作好了準備而已。

只要他一動，人家就會比他更先發動攻勢！

所以非到迫不得已之時，他是不會動的。

那幾名大漢已紛紛包圍過來。

他們就像狼羣一樣，盯住畢基。彷彿要把畢基分屍似的。

他們一步步的，迫近畢基，畢基却顯得毫無辦法似的。

突然之間，一陣陣馬達狂吼之聲，由別墅門前停車場的地方傳來。

一輛車子正以全速狂衝過來。

兩支車頭燈射出來的强光，令到各人幾乎睜不開雙眼。

由於車子來得突然，各人紛紛走避；雖然所有的人暫時都不知道開着車子衝過來的人是誰，但畢基却是喜出望外！

他的計劃顯然成功了。

開着車子的人，肯定是莎拉。

莎拉故意開着車子橫衝直撞，把數名大漢嚇得東奔西避。

當車子經過畢基身邊時，車門打開，車速也減慢了。

畢基很有默契，因爲這計劃本來就是他訂出來的。只是當時他還來不及向莎拉解釋清楚，幸好莎拉也總領悟到了。

× × ×

莎拉也不等畢基將車門關上，已再次將車子的速度加快。

車子向住公路方面疾馳。

數名大漢雖然無法可以制止，但亦已有人搶登其他車輛，急急追來。

畢基回頭張望，看見最少有二輛車子分先後追來。在公路上有如兩支火箭。

他對莎拉道：「開快一些吧，千萬別讓他們追上了。」

但是，莎拉的態度却顯得悠閒：「放心好了！他們追不到我們的。」

畢基以為莎拉偷得的車子在性能上較為優越，却想不到她原來也有些頭腦。後面一輛車子追了一程之後，果然無法再追上來。

是莎拉做的手脚。她在偷取這輛車之時，已悄悄把其他車子的汽油放乾。

× × ×

車子開入市區。

畢基道：「他們可能已有人在你家中等候。我們不能回去。」

「那麼，住到酒店去吧！」莎拉說。

「不！如果我是他們，我也會往酒店找。」畢基又看看腕表。

是凌晨三時半。

「如果報警，你可能又不高興。」畢基道。

莎拉瞥了他一眼。「你以為警方有辦法嗎？當警方來到時，他們不但可以逃之夭夭，亦可以否認得一乾二淨。」

「那麼，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暫時投靠我一位朋友。」

「也好！這樣總比住在酒店有安全感。」莎拉終於也同意了。

× × ×

劉福帶着惺忪睡眼出來開門。

「早晨！」畢基苦笑地招呼了一聲。

「我的天啊！這是什麼時候？」劉福抓抓後腦，還以為自己做夢。

「凌晨四點！」畢基把莎拉拖了入來。「所以剛才我叫你早晨。」

劉福又睜着朦朦朧朧的眼睛：「她是誰？」

「我的老婆啊！」畢基又給莎拉介紹，「你們是第一次認識。他是我的老朋友劉福先生。」

劉福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吶吶地問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道：「有點事求你。讓我住在這裏一晚可以嗎？」

「可以，但理由呢？」劉福又瞥了莎拉一眼。「外面可不是打大風吧？還是半山區山泥崩潰？」

畢基苦笑道：「兩樣都不是，而是有些意外。」

劉福也明白到畢基的為人，他一定有點意外才會這樣。

於是劉福帶他們到一間客房去。

莎拉倦極了，倒頭便睡。

劉福却把畢基拉到自己的臥室裏來：「你到底又玩什麼花樣？」

「我老婆有難。」畢基半開玩笑道：「她太有錢，被人追殺。」

「為什麼不帶她去警局，却帶她到這裏來？」劉福顯然還對畢基娶了一個富孀做老婆存有成見。

畢基扯開話題說：「我要你辦的事，有什麼消息嗎？」

「有是有的，不過資料仍在我的辦事處。」劉福又埋怨道，「我為了找你，什麼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

「是的，這些天，我很忙。」畢基道，「今晚還被人一再追殺。」

「那是你自討苦吃。」劉福道：「其實你要玩女人，多的是！」

「感情這回事，很難解釋的。」畢基又問：「明天你什麼時間回到辦公室？」

「先用電話連絡好嗎？」

「好吧！」畢基於是退了出去。

× × ×

當畢基離開他朋友劉福的臥室時，必須經過客飯廳，自然也看見大門。

大門竟然半掩。

畢基知道劉福一個人住在這裏。也認得剛才進來之後，劉福已將大門鎖上了。為什麼現在會呈半掩狀態？

他彷彿領悟到一些難以想像的事。

他先衝到客房去。

客房之內，並沒有莎拉的影子。

假如不是大門半掩，畢基還可以想像到莎拉進了洗手間。

但是現在，畢基再也不會浪費時間，他一邊衝出大門，一邊揚聲招呼劉福。

轉眼之間，畢基已衝到了街道下面去了。

街口彎角處，有個熟悉的背影，剛跳上一輛計程汽車去。

畢基萬二分焦急，他左張右望，無非想找另一輛計程街車。

但是這個時候，要找一輛街車，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劉福這時亦已由屋內走了出來：「發生了什麼事？」

「她逃走了。」畢基嘆氣道：「奇怪！她為什麼要逃走？」

劉福挖苦地說：「想財色兼收，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畢基生氣地瞪住他：「你以為我真的想財色兼收麼？告訴你，我要你去查的女人，就是剛才逃走的人。」

「就是她？」

「到底那些資料怎麼說？」

劉福一邊陪住畢基走回屋內，一邊說道：「你要查的女人何冰冰，的確到日本一家著名的整容所改容。但她改容前後的面譜照片，早已被人竊去了。」

「每年都有許多人到日本去整容，隆胸啦，改雙眼皮啦，表面看來，個個女人無非貪靚而已。只有這個例外。」畢基說，「為了她，我已費不少時間和心血。」

「她到底是誰？」

「一個不平凡的女人。」

「就是你的富有老婆？」

「不錯，我正是因為懷疑她就是我要找的何冰冰，所以我才去應徵，做她的傭丈夫。」

「早想過了，你可能另有目的，可惜你一直又不肯直認。」

「我怕你漏了口風。」

「現在怎麼樣？」劉福感到有點內疚，他問畢基：「要不要我陪你去找她？」

「暫時不必了。我相信她不致會蠢到跑回家裏去吧？」

回到屋內，畢竟仍然想不到她為什麼逃跑。

（未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雲海雙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彥前來天姥山赴三年前之約，而邀約之人已因服下「冬心九毒草」，而假死在秘洞之中，同時還為司馬彥留下一封纏綿悱惻的信，至此，司馬彥雖是初次只見那女子的假屍一面，却對他產生深切感情，司馬彥想去尋找「大還丹」以解「冬心九毒草」的毒，解救那女子，但他却因遇上敵踪，中了對方的毒鏢而墮落崖下，幸得青囊神叟諸葛仁的相救，才救回一命……諸葛仁勸他參與年底的「雲夢爭奇大會」，為了探尋仇人，司馬彥決定赴會……

英雄惺惺相惜　互訂金蘭盟

「崔施主」三字方出，崔明桂面容忽冷，五指一彈，一蓬五色細芒飛處，立把白鬚老僧全身罩住！

這時司馬彥也想出「萬刼金蓮」來歷，驚異萬分地，閃身走出！

白鬚老僧想不到崔明桂發難這快，又是對面而坐，前胸面門等處，那裏閃躲得及？自然被那蓬五色細芒，打中不少！

這五色細芒，不知是何暗器？居然厲害無比，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打得白鬚老僧一語未發地，便自倒身氣絕！

崔明桂一擊得手，驀然狂笑飄身，便向老僧手中搶取那朵「萬刼金蓮」，似恐被突地現身的司馬彥，捷足先得！

誰知才觸及「萬刼金蓮」，金蓮便即成了一片粉碎，從那已死老僧的手中，飄落滿地！

這種情況，顯然是那白鬚老僧在垂死之際，甚或是在伸手入懷索取「萬刼金蓮」之時，便潛以內力，存心把這列名「七大凶器」之一的武林異寶毀去！

崔明桂見「萬刼金蓮」已毀，臉上神色由悼惜轉為驚痛，雙目厲芒閃處，驀然右手微推，向業已氣絕的白鬚老僧，凌空一按！

司馬彥想不到崔明桂會向死屍下手？阻已無及！

也未見甚疾風勁氣？那白鬚老僧的頭顱，便為無形罡力所碎，鮮血狂噴，腦漿四溢！

司馬彥看得面色微沉，向崔明桂冷然說道：「崔朋友何必對屍體如此殘酷？尤其對方是一位一塵不染，四大皆空的出家人！」

崔明桂緩緩回身，用一種令人難測喜怒的炯炯眼神，打量了司馬彥幾眼，突然仰視雲天，縱聲狂笑！

司馬彥被他笑得有些莫明其妙，劍眉雙蹙，愕然問道：「崔兄何以如此發笑？難道小弟有甚話兒講錯了麼？」

崔明桂雙目一翻，微笑答道：「兄台話兒雖未說錯，但在不知詳情之前，便向我如此責備，未免有點略嫌魯莽了吧？」

司馬彥覺得臉上一熱，抱拳窘然笑道

：「詳情如何，崔兄可否見告？」

崔明桂笑道：「兄台應該知道古人有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司馬彥「哦」了一聲，繼續問道：「這位出家人，是亂臣，還是賊子？」

崔明桂雙眉一軒，狂笑答道：「他是個大大的賊子！兄台說他是四大皆空，實則他是滿身孽債！兄台說他一塵不染，實則他是兩手血腥！」

司馬彥似有所悟，指着那地黃色碎粉說道：「聽崔兄如此說法，這『萬刦金蓮』，定是當世武林『七大凶器』之中的『萬匯朝宗度厄花』了？」

崔明桂點頭笑道：「兄台說得不錯，『七大凶器』除了本名以外，均有一個好聽別名，這『萬刦金蓮』，便是『萬匯朝宗度厄花』！」

司馬彥目光微注那慘死的老僧，又復問道：「這樣說來，這位老僧竟是當年縱橫四海，殺人如麻的『聖手人屠』哈少奇麼？」

崔明桂大笑說道：「兄台見聞甚廣，你既知他是『聖手人屠』哈少奇，則崔明桂適才舉措，不能算是心狠手辣了吧？」

司馬彥長揖謝罪，微笑說道：「聖手人屠哈少奇一身罪孽，擢髮難數！因他為惡太多，武林中人，起了公憤，剛想集衆行誅，却被他獲得秘訊，潛踪匿跡，崔兄今日，手誅巨憝，功德無量……」

崔明桂不等司馬彥話完，便即接口笑道：「兄台莫要謬讚，你大概還有點怪我不應對他下手暗襲，有欠光明吧？」

司馬彥搖頭笑道：「天下事無一成不變之理，對方既是『聖手人屠』哈少奇，則崔兄這種先發制人手段，正屬極為機智的權宜舉措！因為那號稱『萬匯朝宗度厄花』的『萬刦金蓮』，太以厲害，倘若容他先按機括？任憑崔兄功力再高，也將難逃刦數，化作南柯一夢的了！」

崔明桂聽得撫掌大笑說道：「高論，高論，兄台可稱崔明桂的難逢知己！我小遊廬山，巧遇『聖手人屠』哈少奇，並看出對方眞實身份以後，便想仗恃一身所學，除此武林巨憝！但眞實功力，雖無所懼，對於那朶『萬刦金蓮』，却深具戒心，遂一再設法相探，看看他這件殺人凶器，是否仍在身邊？」

司馬彥恍然笑道：「怪不得崔兄與他對飲三日，連較十種功力！」

崔明桂點頭說道：「在這十種功力以內，有七種確屬彼此平平，但其中三陣，我却大有勝機，惟因怕他敗後羞怒，驟發『萬刦金蓮』，故而不得不在不露痕跡之下，始終保持平手！」

司馬彥讚嘆了一聲，說道：「崔兄用心良苦！」

崔明桂繼續笑道：「直等『聖手人屠』哈少奇取出『萬刦金蓮』，我方因危機一髮，祇好先發制人，雖然手段略欠光明，但實出於無奈，還請兄台曲諒，莫加責怪！」

司馬彥笑道：「崔兄所用暗器，好生厲害，莫非也染有奇毒？否則『聖手人屠』哈少奇功力甚高，怎會輕易的應手而斃呢？」

崔明桂搖頭笑道：「我用的是『五色神芒』，毫未染毒，祇因距離太近，所打中的部位，又都是面目咽喉要害，才使這一代凶人，天理昭彰地，歸諸報應！」

一面說話，一面又自身邊取出一把「五色神芒」，遞與司馬彥察看！

司馬彥怎好意思眞個察看？何况目光微瞥之下，業已看出那「五色神芒」毫無暗綠光澤，確未淬毒！遂不肯接取，搖手笑道：「崔兄這樣作法，太見外了，小弟不敢高攀，就此拜別！」

崔明桂哈哈一笑，收回「五色神芒」，並向司馬彥含笑問道：「小弟請兄台察看暗器有否淬毒之意，祇在證明我並非邪惡一流，兄台何必介介？我們傾談已久，崔明桂竟還未曾請教名號，委實失禮！」

司馬彥謹記「青囊神叟」諸葛仁臨別時所贈「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之語，含笑答道：「小弟耿天心，有個難聽外號，叫做『銷魂客』！」

崔明桂聽得眉飛色舞地，大笑說道：「妙極！妙極！」

司馬彥惑然於色，問道：「崔兄何故稱妙？」

崔明桂失笑說道：「耿兄的外號，與小弟的外號，太以巧合！」

司馬彥大為驚訝地，蹙眉問道：「難道崔兄的外號也叫『銷魂客』麼？」

崔明桂微笑點頭說道：「正是，正是。」司馬彥愕然說道：「那麼，我就把『銷魂客』的外號，改去就是！」

崔明桂搖手笑道：「耿兄不必改動，要改由我來改！」

司馬彥因崔明桂看去約有二十八九，而自己所戴人皮面具，祇似二十一二，遂含笑說道：「崔兄年長，江湖聲望自高，小弟不敢僭越，還是由我改去外號，比較合禮！」

崔明桂笑道：「我們未敍年庚，不知誰長？風萍偶聚，也無法斷定誰的江湖聲望較高？故應不求合禮，祇求合情，崔明桂今日把這萬人側目的『聖手人屠』哈少奇，一擊勾魂，不是恰可改稱為『勾魂客』麼？」

司馬彥失笑道：「勾魂客三字，雖可紀念崔兄今日壯舉，但終嫌有點霸氣！」

崔明桂含笑說道：「善惡之道，存乎一心，在外號上略為霸氣一點，似也無甚大碍？」

司馬彥見對方如此說法，遂不再堅持地，微微笑道：「崔兄這次是偶遊廬山，還是特來此地的？」

崔明桂道：「我是意欲參加一樁武林聚會，因為時期還早，遂到處遨遊！」

司馬彥笑道：「崔兄意欲參加的是不是『雲夢爭奇大會』？」

崔明桂目光一轉，目注司馬彥問道：「耿兄怎的一猜便着？大概你我無巧不巧地，又成了同路之人！」

司馬彥笑道：「小弟確實想去雲夢觀光，但藝薄技淺，却談不上有『爭奇』之望！」

崔明桂搖頭笑道：「耿兄不要過謙，照你這等瀟灑從容的神情氣宇看來，分明是位身懷絕技的出奇高手！」

兩人一番謙遜以後，遂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虫魚草獸的閑談起來。

他們不談還好，這一談却談得彼此均對對方欽佩已極地，深為惺惺相惜！

尤其是司馬彥，覺得除了眞實武功方面，因未曾與崔明桂正式過手，尚難判斷出誰强誰弱以外，談到其餘天文地理，諸子百家，書畫琴棋，醫卜星相等任何文武學說的妙理之時，崔明桂居然不僅無一不通，並還論闢精微，每每深使自己折服！

英雄自古惜英雄，司馬彥發現崔明桂竟有這等絕世才華以後，不禁發自內心地，抱拳笑道：「崔兄風範，令小弟傾折萬分，倘若不嫌鄙陋？可否……」

崔明桂不等司馬彥話完，便即接口笑道：「耿兄莫非意欲彼此一訂蘭盟？」

司馬彥一軒雙眉，含笑道：「小弟確有高攀之意，不知崔兄肯否折節下交？」

崔明桂哈哈大笑說道：「我們年貌相若，意氣相投，正是一對絕好的金蘭兄弟！崔明桂最多比你癡長幾齡，那裏談得上『折節下交』四字？」

司馬彥聞言大喜，立即改口叫道：「大哥既然同意，我們這金蘭結義之舉，指何為證？」

崔明桂目光一注那具有耳鼻口眼，絕似人形的巖石及「聖手人屠」哈少奇的屍體，忽然俊眉雙挑，含笑吟道：「人頭石下風雲會，巨憝屍前生死交！」

司馬彥笑道：「大哥莫非要指這形若人頭的巖石為證？」

崔明桂搖頭笑道：「人間到處有青山，人頭巖石的形狀雖怪，但仍嫌無甚足奇？我們這場結義，要儘量設法表現得不太平庸才好！」

司馬彥含笑道：「大哥有何高見？」

崔明桂指着「聖手人屠」哈少奇的遺屍笑道：「我想就指這屍體為證！」

司馬彥見崔明桂要指屍為證，不覺一愕，崔明桂又復微笑說道：「哈少奇滿身血債，孽滿江湖，武林人物幾乎聽得『聖手人屠』四字，便均咬牙側目！今日既為了除此巨憝，結識賢弟，則我們金蘭之盟，便指他屍體為證，豈非不僅生面別開？又屬恰到好處！」

司馬彥聽得連連點頭，讚佩萬分地，含笑說道：「大哥之見，果然高明脫俗！人頭石下風雲會，巨憝屍前生死交，我們不妨就用大哥這兩句詩兒，作為蘭盟誓語吧！」

崔明桂神情一肅，正色說道：「風雲際合，意氣相投，今日既誓為兄弟，便無殊同胞骨肉般，彈劍江湖，生死不渝！」

兩人既結金蘭，司馬彥便覺得不應再用假名哄騙義兄，要想說出自己的眞實來歷！

但話到唇邊，又覺不便啓齒，何况「青囊神叟」諸葛仁對自己諄諄相告的那兩句「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之語，更牢記心頭，司馬彥祇得決定暫時不吐眞言，以免妨碍搜索仇家，且等參與「雲夢爭奇」以後，再對義兄說明苦衷，求其寬恕！

結盟事了，兄弟二人遂合力掘一巨坑，把「聖手人屠」哈少奇的遺屍，加以草草埋葬！

司馬彥在掘坑之時，發現崔明桂掌指功勁極强，不禁含笑說道：「大哥這一身功力……」

崔明桂雙眉忽蹙，長嘆一聲，搖手說道：「賢弟不要讚我功力，你大哥在博聞强記，及智計雜學方面，自詡不凡，但談到武功方面，却有四大憾事！」

司馬彥問道：「大哥這四大憾事，能否說給小弟一聽？」

崔明桂嘆道：「你大哥性情極傲，心雄萬丈，每想以天下第一自居！但當世中偏偏在劍術，輕功，內力，暗器四者之上，可能各有一人，超過了我的造詣！」

司馬彥笑道：「大哥不妨講得詳細一點，你心目中的四大對手是誰？」

崔明桂霍然目射神光地，揚眉答道：「論劍術，我可能鬥不勝『玉琢嫦娥聶小冰的『龍虎風雲劍法』？」

司馬彥點頭說道：「龍虎風雲六十四式，綜釋道兩家奧妙，確是劍法之中的無上絕學！」

崔明桂繼續說道：「論輕功，我可能微遜於『黃山逸叟』柴天藻的『無影十三飄』？」

司馬彥笑道：「黃山逸叟柴天藻終日踏雲鋤藥，上下於『天都』，『始信』之間，藉着奇陡山峯，確實練成了足以傲視天下的輕功絕技！」

崔明桂又是長嘆一聲說道：「論暗器，我對於『南荒毒蛸』柳文宗，甚為頭痛！論內力，又不知是否鬥得過『離垢書生』司馬彥的『三陽神功』？」

司馬彥聽崔明桂竟把自己也列為四大對手之一，不禁微笑說道：「南荒毒蛸柳文宗，全身無處不發出暗器，並且件件皆餵有苗疆奇毒，委實厲害難纏！但『離垢書生』司馬彥却似……」

話猶未了，崔明桂便接口說道：「賢弟莫要小看了『離垢書生』司馬彥，此人年歲雖輕，功力不弱，在江湖中創有『三陽神功，蓋世無匹，堂堂君子，巍巍出羣』美稱，名頭頗不小呢！」

司馬彥笑道：「大哥與你所認為的這四位强敵，都曾交過手麼？」

崔明桂搖頭苦笑說道：「我連一個都未曾會過，但這次『雲夢爭奇大會』之中，他們四人縱不全來？最少也將來上兩個三個！」

司馬彥聞言笑道：「大哥既未與他們交手過，也許對方並不見得比你高明？」

崔明桂雙眉一揚，朗聲說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已經搜索資料，作了仔細調查，認為當世之中，如果分別專論劍術，暗器，內力，輕功，確實以這四人允稱翹楚！」

司馬彥笑道：「即令他們分別具有一樁絕技，但綜合言之，恐怕誰也比不上大哥這等博學兼精，多才多藝！」

這幾句話兒，果然把崔明桂聽得劍眉雙挑，豪氣如雲地傲笑說道：「崔明桂性情頗怪，落落寡合，這次居然竟與賢弟一見投機？心中正覺奇詫，如今聽你這樣說法，方知緣遇早定，賢弟眞是我生平第三位知音，你說得不錯，放眼乾坤，像我這樣博學兼精，而又件件達到相當水準之人，能有幾個？」

司馬彥雖然略覺崔明桂過份驕傲，但因新結金蘭，對方又是兄長，不便出言規

勸，遂祇得含笑說道：「聽大哥語意之中，另外還有兩位知音摯友！」

崔明桂點頭笑道：「雲夢爭奇會上，可能會遇上一個？我自當爲賢弟引見！」

司馬彥笑道：「如今距離『雲夢爭奇大會』還早，我們……」

崔明桂忽然揚眉問道：「賢弟，你的胆量如何？」

司馬彥含笑說道：「大哥此語何意？小弟藝業或許不精，胆量却決不算小！」

崔明桂笑道：「賢弟不是認爲『雲夢爭奇』的會期，是在年底，目前無處可去麼？」

司馬彥點頭示意，崔明桂又復笑道：「倘若賢弟胆大？我們倒有個所在可去，並能爲『雲夢爭奇大會』，添點熱鬧！」

司馬彥生性也頗好奇，聞言接口問道：「大哥說的是個甚麼所在？」

崔明桂笑道：「我看賢弟見聞頗博，你應該知道『北邙鬼府』！」

司馬彥點頭道：「據說『北邙鬼府』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的修眞之所，但向來與世隔絕，不和任何武林人物交往！」

崔明桂揚眉笑道：「就因爲『九幽』一派，與世隔絕，我才想與賢弟結伴同闖『北邙鬼府』！」

司馬彥含笑問道：「大哥此行的用意如何？」

崔明桂笑道：「一來我們可以見識見識這從未有外人進入過的鬼府風光，開開眼界！二來我並想設法把『九幽派』人物，激出幾位，參與『雲夢爭奇大會』！」

司馬彥愕然問道：「大哥要激使他們參與雲夢爭奇則甚？」

崔明桂仰望着碧空飛雲，縱聲狂笑答道：「我認爲要奇就該與舉世人物爭奇，若是少了『九幽』一派參加，豈非便有缺憾？」

司馬彥聞言，微聚眉頭，似在思索？

崔明桂笑道：「倘若賢弟怯於『九幽冥后』司徒璐威名，我們便不作『北邙』之行也罷！」

司馬彥劍眉雙軒，朗笑說道：「慢說仍是人居的『北邙鬼府』，就是眞正的『森羅地闕』，小弟也敢奉陪大哥，闖闖奈何橋，逛逛閻王殿！」

崔明桂手指雙挑，含笑讚道：「賢弟這樣說法，才是英雄本色！你剛剛……」

司馬彥接口笑道：「小弟剛剛並非怯懼『北邙』之行，祇是恐怕不易激得對方參與雲夢爭奇盛會！」

崔明桂大笑說道：「容易！容易！」

司馬彥問道：「大哥莫非業已成竹在胸？」

崔明桂忽然反向司馬彥問道：「賢弟，你知不知這『九幽冥后』司徒璐，是甚等樣人？」

司馬彥想了一想說道：「既稱『冥后』，自然是位年老婦人！」

崔明桂搖頭笑道：「賢弟你猜錯了，據我所知，『九幽冥后』司徒璐，天姿國色，是位絕代佳人，年齡約莫祇在三十二光景！」

司馬彥聞言訝道：「如此佳人，爲何自淪鬼域，甘與世絕？」

崔明桂笑道：「司徒璐自負絕色，偏偏在十年前，偶遭不幸，毀去容顏，遂創設了『九幽』一派，埋首『北邙』，永不出世！」

司馬彥「哦」了一聲說道：「既然如此，司徒璐又怎會被大哥輕易激出？」

崔明桂道：「賢弟既欲參與『雲夢爭奇大會』，總該知道『雲夢三奇』中『大頭仙子』紀西屛有粒『萬妙駐顏丹』！」

司馬彥失笑說道：「司徒璐容顏既毀，則那『萬妙駐顏丹』，似已不會對她發生甚麼引誘作用？」

崔明桂笑道：「賢弟祇知其一，不知其二，『萬妙駐顏丹』除了駐顏靈效之外，還有復容之力！」

司馬彥恍然說道：「如此說來，『九幽冥后』司徒璐祇要聞得雲夢爭奇之訊，以及知曉會中有粒『萬妙駐顏丹』，眞可能離開『北邙鬼府』，破例出世！」

崔明桂笑道：「故而我們不怕『九幽冥后』司徒璐聽了這椿訊息以後，不肯出世，祇怕無法進入『北邙鬼府』，作爲她的座上嘉賓！」

司馬彥靈機一動，含笑說道：「大哥，小弟倒有個主意，或可混得進『北邙鬼府』？」

崔明桂軒眉道：「賢弟有何妙計？」

司馬彥笑道：「我們裝鬼如何？」

崔明桂起初一愕，但旋即撫掌大笑說道：「妙極！妙極！眞虧賢弟想得出來？我們在『北邙鬼府』以外裝鬼，確實非把以活鬼自居的『九幽派』人物，氣激得自動出現不可！」

司馬彥笑道：「大哥既然同意，我們路過通都大邑之時，便當置備一切需用之物，要扮就扮得像些！」

人生富貴須何用？多少衣冠葬北邙，北邙山本來就高墳低塚，一望淒迷，如今更添了兩名新鬼！

亂墳深處，堆着五具未曾掩埋的薄皮棺木！

其中三具巳經枯朽敗壞，另外兩具，則是新近抬來！

月色雖好，但時有雲遮，忽明忽暗地，更爲這「北邙山」的亂葬墳頭，添了幾分森森鬼氣！

驀然間，連聲鬼哭，淒絕夜空，一具新棺棺蓋，「吱悠悠」地自動揭起！

棺中跟着蹦出了一位幽靈！

一身白衣，四肢僵直，面色宛如陳蠟一般！

這幽靈出現以後，居然坐在棺蓋以上，唱起歌來，他唱的是：

「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
野水浮白烟，巖花自開落！
猿鳥舊淸音，風月閒樓閣，
無語立終宵，幽情入天幕！」

歌聲尙在夜空之中，繚繞不絕，亂墳頭內，突然有人冷笑說道：「鬼會唱詩，眞是千古妙事！」

隨着語音，出現一人，這人又瘦又高，顴骨突起，雙目深陷，一頭蓬鬆亂髮，身着黑衣，鬢邊還掛着兩串紙錢，委實極像一位猙獰惡鬼！

白衣幽靈看了這形如惡鬼的黑衣人一眼，忽然哈哈大笑說道：「秋墳鬼唱鮑家詩，鬼會唱詩，有何希罕？但不知究竟我

是鬼，抑或你是鬼呢？」

說到此處，另外一具新棺之中，又有一位白衣幽靈推開棺蓋走出，陰森森地接口說道：「你們都不是鬼，我才是眞正催命鬼呢！」

第一位白衣幽靈是司馬彥所扮，聽得崔明桂自稱「催命鬼」，恰好符合名姓諧音，不由暗覺失笑！

鬢掛紙錢的黑衣人，頗爲不悅地，冷然說道：「兩位在此裝神弄鬼，已有三日，可知道這是甚麼所在麼？」

崔明桂笑道：「誰說我們裝神弄鬼？我們祇是看淡世時，特意以棺爲床，來此嘗試淒淸鬼域滋味而已！」

黑衣人接口說道：「你們這種舉措，倘在他處？均可自便，就是此地不行！」

司馬彥「咦」了一聲說道：「難道這『北邙山』中，祇許你鬢掛紙錢，就不許我們身臥棺木？」

黑衣人的兩道吊客眉一揚，接口說道：「我鬢邊所掛之紙錢，是武林派別的表記……」

崔明桂不等對方話完，便大笑說道：「武林中武當、少林、峨嵋、崆峒，派別雖多，却未聽說過『紙錢』一派！」

黑衣人怫然說道：「朋友休要胡扯，我這兩鬢紙錢，是『九幽』一派表記！」

崔明桂故意向司馬彥問道：「賢弟，你曾否聽說過『九幽派』之名？」

司馬彥搖了搖頭，那黑衣人見狀，不禁冷哼一聲說道：「你們眞是孤陋寡聞，既不曾聽說過『九幽派』之名，總該聽說過『北邙鬼府』！」

崔明桂指着眼前無數墳塚，大笑說道：「這『北邙山』到處都是高塚低墳，荒烟蔓草，倘若叫做『鬼域』？倒頗恰當，至於『鬼府』之稱，則太嫌誇大，那裏來的『奈何橋』『森羅殿』呢？」

黑衣人怒道：「你們不要不信，可惜『九幽冥后』法令太嚴，否則我就帶你們進入『北邙鬼府』開開眼界！」

崔明桂故意大笑說道：「九幽冥后，這名兒太以奇怪！」

黑衣人問道：「奇怪甚麼？」

崔明桂道：「根據世間傳統，閻王應是男身，怎會突然變成『冥后』？難道森羅帝君乏嗣無子，竟把王位傳給他夫人了麼？」

司馬彥聞言不覺失聲一笑！

黑衣人自他那深陷眼眶之中，射出兩道炯炯目光，厲聲說道：「你們有資格進入『北邙鬼府』了！」

崔明桂訝然笑道：「我們這種資格，怎會獲得如此快法？」

黑衣人陰森森地，哼了一聲說道：「你們出言辱及『九幽冥后』，無可饒恕，我要把你們點倒，帶入『北邙鬼府』之中，交與『九幽冥后』發落！」

崔明桂心中一動，暗用「蟻語傳音」功力，向司馬彥耳邊問道：「賢弟，你能不能運氣過宮，自動解穴？」

司馬彥點頭示意，崔明桂又徐說道：「既然如此，我們賣個破綻，由他點倒便了！」

黑衣人不知對方利用「蟻語傳音」功力，密商妙計，遂冷笑說道：「你們休要胆怯，如今便想不入『北邙鬼府』也不行了！」

話完，身形一飄，居然極爲迅疾地撲近崔明桂，駢指向他脅下點去！

崔明桂不肯讓對方輕易得手，故意退出半步，閃開來勢，縱聲狂笑說道：「憑你這點能爲，要想把我點倒，豈非癡人說夢？」

一面發話，一面用左手反刁黑衣人右掌脈門，但故意去勢略緩，露出破綻！

黑衣人果然中計，冷笑起處，一式「覆雨翻雲」，手掌疾翻，反把崔明桂的脈門扣住，就勢伸指點了他的暈穴！

崔明桂暗運內家絕藝，催血過宮，使被點之處成了空穴，但却裝做應指而倒！

司馬彥照計施爲，也在支撐了四五回合以後，被對方點中穴道！

黑衣人異常得意地，揚眉笑道：「米粒之珠，也敢在我『勾魂客』葉東明手下，妄放光華，如今且教你們見識見識『北邙鬼府』，是何氣派？」

話完，撮脣鬼嘯，立即由亂墳堆中，又復出現了兩名鬢掛紙錢的黑衣人，抓起司馬彥、崔明桂，把他們帶入一座高大墳塚背後的地道之內！

司馬彥用「蟻語傳音」向崔明桂耳邊笑道：「大哥，世間巧事，眞個是無獨有偶！我叫『銷魂客』，如今你改名『勾魂客』，竟又遇上這葉東明也叫『勾魂客』！豈非……」

崔明桂接口笑道：「這樣一來，我祇得再度改名，叫做『追魂客』，『索魂客』，或是『拘魂客』均可！」

他們互相密語之間，業已到了一座絕大殿堂以內！

這殿堂雖高雖大，但却靜悄悄地，根本闃無人跡！

「勾魂客」葉東明站在堂口，恭身稟道：「啓稟冥后，葉東明擒來兩名狂徒，請冥后親自發落！」

語音方了，殿中忽地雲罄一聲，燈光大亮！

在崔明桂，司馬彥的意料之中，此處旣稱「北邙鬼府」，則殿內定然恐怖異常，白骨爲柱，骷髏爲燈，甚或執役諸人，也都是些牛頭馬面之屬！

誰知如今燈光一亮，方看出與自己所料，大相逕庭！

殿宇雖甚宏偉，但祇是尋常建築，並未故意炫奇地，添甚特殊裝備？

六曲屛風以後，蓮步細碎地，走出了八名手提紗燈宮女，簇擁着統御這「北邙鬼府」的「九幽冥后」！

司馬彥閃目偸窺，見這「九幽冥后」司徒璐，也未穿甚鳳冠霞帔，祇是一襲玄色長衣，年齡約在三十上下，果然生得美艷絕倫，天姿國色！

但雲鬢之間，却與那八位宮女，及「勾魂客」葉東明等一樣，懸掛兩串紙錢，使得這「北邙鬼府」的大殿以內，終於含有一些森森鬼氣！

司馬彥看淸「九幽冥后」司馬璐的形貌之後，不禁心中微愕，暗忖崔明桂曾說這位司徒冥后因容顏已毀，才埋首九幽，不肯出世，怎的目前所見，却是一副落雁沉魚的花容月貌？

但這種疑忌，頃刻間便即獲得解答！因爲司馬彥目光極銳，在「九幽冥后」司徒璐，舉步之間，看見在右鬢所懸紙錢的掩蓋以內，彷彿有片紫黑色痕！

於是立即恍然她所以創設「九幽」一派，並規定鬢掛紙錢，作爲表記之意！

「九幽冥后」司徒璐進入殿中正座坐定，八名宮女，侍立兩旁，然後目注殿口，沉聲叫道：「葉東明！」

「勾魂客」葉東明搶前幾步，神色恭謹地，抱拳答道：「葉東明在！」

司徒璐目光略注在鬼卒挾持中的崔明桂、司馬彥，向葉東明冷然問道：「我『北邙鬼府』之中，向不許『九幽』一派以外的俗人進入，你今日爲何故違此例？」

葉東明恭身答道：「這兩人不僅在亂葬崗中，裝神弄鬼，並出言侮及冥后，葉東明認爲他們可能是有所圖地蓄意而來，才出手點倒，帶回冥府，請冥后發落！」

司徒璐聞言，又復向崔明桂、司馬彥瞥了一眼，看出二人臉上雖略化裝，枯黃如蠟，但神情氣宇，卻大殊流俗，遂微微一笑說道：「葉東明，你看走眼了，我『北邙鬼府』之中，無甚奇珍異寶，怎會啓人覬覦？這兩位來客，莫非是爲我司徒璐而來麼？」

崔明桂聽到此處，突然哈哈笑道：「九幽冥后，畢竟不凡，我兄弟的來意，竟被你一眼看破！」

司徒璐微微一笑，向「勾魂客」葉東明說道：「葉東明，你且替兩位尊客解開穴道，並在殿中看坐！」

崔明桂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說道：「不消，不消，我們懂得催血過宮，自行解穴之法，何況若不故意讓這位葉朋友點倒，又怎能尋得門戶，進入『北邙鬼府』？」

話完，對司馬彥微施眼色，兩人身形略幌，遂脫離了鬼卒挾持進入殿中就坐！

司徒璐驚於來人功力，秀眉微挑，含笑說道：「想不到我這寂寞已久的『北邙鬼府』，竟突降武林高人，司徒璐請教兩位是怎樣稱謂？」

崔明桂指着司馬彥含笑答道：「這是我拜弟耿天心，我叫崔明桂！」

司徒璐也把「崔明桂」三字，聽成「催命鬼」，以爲對方存心戲耍，不由面容一冷，方待發話，司馬彥卻在一旁，會意笑道：「司徒冥后請勿誤會，我崔大哥，名兒是明月光中桂影的『明桂』二字！」

司徒璐這才釋然微笑，一面吩咐身傍宮女，爲二人斟上香茗，一面軒眉問道：「崔朋友與耿朋友費盡苦心，進入『北邙鬼府』究竟爲了何事？」

崔明桂開門見山地，含笑說道：「我兄弟彈劍江湖，遊俠四海，生平愛管閑事，此番特來『北邙』，是有樁武林秘訊，要想告知司徒冥后！」

司徒璐搖頭笑道：「司徒璐雄心早淡，埋首九幽，已不欲再與舉世羣豪，互爭長短！」

崔明桂笑道：「這樁秘訊，有特殊價值，司徒冥后聽了以後，或許可以恢復你的當年豪氣，百丈雄心？」

司徒璐「哦」了一聲說道：「崔朋友既然這等說法，司徒璐洗耳恭聽就是！」

崔明桂遂把「雲夢爭奇」之事，向這「九幽冥后」司徒璐細述一遍。

司徒璐靜靜聽完，搖頭說道：「我方才業已說明不願再在武林爭勝！」

崔明桂含笑問道：「司徒冥后，你不想爭取那粒『萬妙駐顏丹』麼？」

司徒璐反向司馬彥問道：「百代光陰，無非過客，今朝白骨，昨日紅顏，司徒璐又何必定欲爭取甚麼萬妙駐……」

崔明桂不等「九幽冥后」司徒璐話完，便即接口笑道：「司徒冥后，難道你就不想彌補你十年前的龍秋舊恨麼？」

這句話說完，殿中形成了一片沉寂！

「九幽冥后」司徒璐神色震驚，雙目中精芒如電地，凝注司馬彥有頃以後，方自緩緩問道：「司徒璐的『龍秋舊恨』，絕無人知，崔朋友是……」

崔明桂接口嘆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司徒冥后能夠傷心忍恨，埋首九幽，但是你那位『龍秋舊友』，卻還把此事引爲傑作地，到處炫耀呢！」

司徒璐嬌軀一震，顫聲問道：「他……他不是業已喪命苗疆了麼？怎……怎會仍……在塵世？」

司馬彥因毫無所知，以致聽得宛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但可約略猜出其中定又包含了一樁悱惻纏綿的武林故事！

崔明桂聽完司徒璐問話，應聲說道：「司徒冥后的『龍秋舊友』，不僅仍在塵世，這次也許會去參加『雲夢爭奇大會』呢！」

司徒璐「嗯」了一聲，點頭說道：「照他那種好勝性情，定然會去！」

崔明桂笑道：「故而我覺得司徒冥后便不想爭取那粒『萬妙駐顏丹』，也該走趟『雲夢』，會會你的龍秋舊友！」

司徒璐妙目之中，隱現淚光地，咬牙搖頭說道：「不去，不去，我決不願見此人！」

崔明桂含笑說道：「去也在司徒冥后，不去也在司徒冥后，崔明桂祇將這樁武林秘訊相告……」

司徒璐忽然神色微變，目光凝注崔明桂問道：「崔朋友，你遠來相告此訊，是作何用意？」

崔明桂哈哈大笑說道：「崔明桂每見人間不平事，胸中便作不平鳴！我在司徒冥后的『龍秋舊友』口中，得知十年前龍秋舊事以後，深爲司徒冥后不平，才特來報訊，希望你能設法彌平舊恨，一消惡氣而已，司徒冥后不要太多疑了！」

司徒璐臉上一紅，陪笑說道：「崔朋友不要怪我，司徒璐實在對江湖鬼域，及險惡人心，有些畏懼的了！」

崔明桂嘆道：「這也難怪司徒冥后，連我這局外人，聽得『龍秋舊事』以後，都爲你氣憤難過！」

司馬彥靜坐一旁，聽到此處，心中忽然起了一種奇異感覺！

他覺得崔明桂既然約同自己趕奔「北邙鬼府」，卻爲何究竟把這「九幽冥后」司徒璐的甚麼「龍秋舊事」，始終對自己一字不提，足見這位盟兄的城府極深，心機難測！

司徒璐經過一陣沉思，苦笑說道：「照說，我聽了崔兄所告秘訊，必應前往『雲夢』，參與爭奇大會，但因有事羈身，

尚不知是否可以及時趕到？」

崔明桂笑道：「司徒冥后隱居『北邙鬼府』，應該清靜無爲，怎會還有事羈身的呢？」

司徒璐嘆道：「我自己早已清靜無爲，但此事關係我一位至交姊妹性命，故而能否及時趕往『雲夢』？尚自難定！」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略作尋思以後，又復揚眉說道：「即令司徒璐自己不能去，但也必命我的『九幽派』得力人物，參與『雲夢爭奇大會』，探探那位十年前對我太以狠辣的『龍秋舊友』的蹤跡下落，及近況如何？」

崔明桂聽得司徒璐這樣說法，遂向司馬彥略施眼色，兩人一同起身告辭！

司徒璐含笑說道：「本來這『北邙鬼府』，經司徒璐十載經營，頗有一二處靈景可觀，但如今業已劃作我那位至交姊妹的養病之所，不便請兩位遊賞，尚望崔朋友與耿朋友，莫怪我的簡慢之罪才好！」

崔明桂大笑說道：「司徒冥后不必客套，我弟兄生性好奇，今日能够進入『北邙鬼府』，得瞻冥后仙顏，業已可稱殊遇的了！」

司徒璐含笑起身，吩咐八名宮女隨同自己掌燈送客！

一直送到「北邙鬼府」通往亂葬墳頭的隧道之中，司徒璐方在崔明桂再三相攔以下，止步不送！

崔明桂委實聰明絕頂，出得「北邙鬼府」以後，發覺司馬彥默然無語，竟立即猜出他不悅之由，含笑問道：「賢弟是否因我事前未曾告知你有關『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秋舊事』，而不大高興麼？」

司馬彥被他這一叫明，反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搖頭微笑說道：「大哥說那裏話來？小弟奉陪大哥，同遊『北邙』……」

崔明桂聽出司馬彥語氣以內，仍有不悅之意，遂微嘆一聲接口說道：「賢弟，不是我事先不對你說，祇因在這險惡江湖之中多知一事，便可能多添煩惱……」

司馬彥劍眉雙挑，朗笑說道：「大哥應該知道小弟並非怕事之人！」

崔明桂笑道：「賢弟既然如此說法，我就把這樁武林秘訊，告訴你也好！愚兄約莫於一月以前，在雁蕩山龍秋大瀑左近，遇見一位二十八九歲的英俊書生，與一位二十四五的綠眉美婦！」

司馬彥聽了「綠眉美婦」，不由立即想起那位與自己作「銷魂之約」的「天姥山削成崖」秘洞女主人遺書中所說的「翠眉妖女」，遂又驚又喜說道：「大哥請講，小弟洗耳恭聽！」

崔明桂笑道：「愚兄當時正在一株古松的虬枝密葉之中，仰臥觀雲，遂在偶然機緣以下，於那雙男女的閑談之內得知了使『九幽冥后』司徒璐，傷心遁世的『龍秋舊事』！」

司馬彥插口問道：「那位英俊書生，大既就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秋舊友』！」

崔明桂點頭笑道：「賢弟猜得不錯，此人當日與司徒璐互相愛好之由，並非眞情，完全是覬覦司徒璐所有的一粒武林至寶『大還丹』！」

司馬彥震驚欲絕地，訝然叫道：「大還丹？就是百年前空門奇俠『百善禪師』所煉，功能療百傷解百毒，生死人肉白骨的武林至寶麼？」

崔明桂點頭說道：「正是此物，他們二人相愛情深，司徒璐竟在『龍秋大瀑』之下，把這粒武林至寶『大還丹』，送給她的『龍秋舊友』！」

司馬彥點頭嘆道：「司徒璐對她這『龍秋舊友』委實妾意如綿，情深似海！」

崔明桂笑道：「妾意如綿，偏偏遇上了個郎心如鐵！司徒璐剛把『大還丹』交與對方，便被她那位『龍秋舊友』，出其不意點倒，並在她雙頰之上，留下兩條永難磨滅傷疤，方得意揚揚地，縱聲狂笑而去！」

司馬彥聽得怒火騰胸，咬牙說道：「此人簡直喪心病狂，應該碎屍萬段！」

崔明桂看他一眼，含笑說道：「賢弟倘若爲『九幽冥后』司徒璐，一洩不平之氣，則在『雲夢爭奇會』上，可能會與這英俊書生，及綠眉美婦相遇！」

司馬彥因一來覺得「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秋舊友」，與「天姥山削成崖」秘洞女主人的負心人，行逕相似，二來聽說此人又與一位綠眉美婦相偕，遂認爲這兩位薄情男子，定是一人，暗忖「青囊神叟」諸葛仁前輩之料，果然不差，或許眞可在「雲夢爭奇會」上，替那位與自己人間天上，兩意相通，素幃昏燈，銷魂無語的絕代紅顏，一雪九泉幽恨！

「北邙鬼府」事了，時間已離年底不遠，司馬彥與崔明桂二人，自然不再往別處閑遊，雙雙逕赴雲夢！

但走到大別山中，卻又遇見一件不平之事！

時屬臘月下旬，夜空中無數繁星，伴着一痕下弦殘月，景色極爲幽靜！

崔明桂等因深愛一處懸崖飛瀑的美好景色，遂決定就在飛瀑之旁，靜坐行功，度此良夜！

約莫到了三更時分，遠遠有四條人影，電疾飛來！

崔明桂向司馬彥一打手式，兩人雙雙隱入了崖角陰暗之處！

在前面疾馳的一條人影，到了距離崔明桂二人藏身暗處的兩丈來外，驀然駐足回身，厲聲叫道：「大別三煞，你們眞要如此忝顏無恥，倚衆行凶地，欺負我這殘廢人麼？」

這一句「殘廢人」，引得崔明桂，司徒彥雙雙凝目，方看出這條黑影手持明杖，身着長衫，臉上還戴着一副墨鏡，竟是一個瞎子！

後追的「大別三煞」，展眼間，也現身形，是一名胖大凶僧，一名虬髯壯漢，及一名身着灰色長衫的瘦削老者！

灰衣老者首先目注這手持明杖的盲目之人，冷笑說道：「瞽目追風彭一秋，四年前你壞我盟弟法本大師，及『鐵虬龍』童豹好事，並斷了我童三弟的左手指，老夫趙維邦早想尋你報仇，祇恨海角天涯，難以如願而已！誰知寃家路窄，今夜你居然經過這裏『大別山五泉峯』下？眞所謂『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還不趕快乖乖自行了斷，等老夫下手？你罪就受得大了！」

「瞽目追風」彭一秋面對這自稱趙維邦的灰衣老者，朗聲說道：「趙朋友雖以『三星套月』之名，威震綠林，位列『大別三凶』之首，但總不能不講理呀？」

趙維邦冷笑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還有甚麼理由好講？」

彭一秋道：「當日法本和尚，與『鐵虬龍』童豹，在殺人刦財以後，還要貪圖那行商妻子姿色，意欲輪姦，所作所為，是否神人共憤，逾越了綠林規矩？」

趙維邦眉頭一蹙，默然不語。

彭一秋又復說道：「彭一秋份屬江湖人物，路遇此事，那有昧煞天良，不聞不問之理？遂向法本和童豹二位，好言勸告，請其殺人越貨已足，不必再復姦辱良家婦女……」

話方至此，那胖大凶僧，似乎臉上已掛不住？探手取出一面飛鈸，悄無聲息地，覷準彭一秋，脫手飛出，並厲聲叱道：「彭一秋瞎賊，竟敢揑造黃白，信口胡言，你且替我裂腦飛頭，償還洒家四年前一杖之恨！」

司馬彥看不慣「大別三煞」這等強詞奪理，倚衆欺人，正待現身出手！

崔明桂却用「蟻語傳音」向他耳邊說道：「賢弟不必燥急，這『瞽目追風』彭一秋似非弱手，我們看上一會再說！」

崔明桂所料，果然不錯，彭一秋雙目雖盲，耳音却敏，手法也極巧妙！那面飛鈸，尚未到達身前，便被他微抬明杖，輕輕一點，恰好點中飛鈸邊緣，「叮」地一聲，偏飛出丈許遠近！

趙維邦微吃一驚，冷然問道：「彭一秋，你到底是眞瞎子還是假瞎子？」

彭一秋伸手把臉上所戴墨鏡摘去，眼眶深陷，顯然內無眼珠，「哼」了一聲說道：「彭一秋目雖盲而心未盲，祇要你們不倚多為勝，羣打羣攻，則我這殘廢人，還未怕你們『大別三煞』？」

趙維邦陰森森地，笑了一笑說道：「彭一秋，你既然如此自負，便由趙維邦打發你上路也好！」

一面說話，一面向法本和尚，及「鐵虬龍」童豹，略打手式，命他們在兩側準備，萬一自己不能勝過這「瞽目追風」彭一秋時，便一齊下手，將對方置於死地！

法本和尚及「鐵虬龍」童豹，會意點頭，一左一右，悄悄走開，趙維邦則自腰間摘了一對虎頭金鈎在手！

彭一秋果然盲目靈心，一聽對方分執雙鈎的兵刃交錯之聲，便含笑問道：「趙朋友用的是對虎頭鈎麼！」

趙維邦不服對方聽覺這等靈敏，一聲不答，右手鈎向空虛晃，左手鈎却以一式「鈎雲補月」，對準彭一秋的丹田襲到！

說也奇怪，彭一秋全憑聽覺拒敵，居然分得出虛招實招？他對當頭虛招，毫未理會，吸氣縮胸，使襲向丹田的一柄虎頭鈎，略差數寸，傷不着自己，然後手中明杖揮處，一式「渭水垂綸」，敲向趙維邦左臂「腕脈」要穴！

趙維邦眞想不到彭一秋在動手過招時，竟比雙目未盲之人更穩更準，並由於輕敵大意，幾乎才一開始便被對方那根純鋼明杖，敲中右腕！

彭一秋明杖接連舞動，根本不給對方有絲毫喘息機會，一式「天台指路」，一式「韓信點兵」，再加上一式「神龍尋穴」，把這位凶名久著的「三星套月」趙維邦，逼得身法凌亂，險象橫生，踉踉蹌蹌地閃出兩三丈外！

司馬彥看在眼內，暗想這彭一秋功力頗佳，可惜雙目齊盲，否則倒也可以算得是當世武林中的一把好手！

他方想到此處，彭一秋已險罹殺身之禍？

原來趙維邦為「大別三煞」老大，才一上手，便遭如此難堪，自然羞怒交併，殺心立起！

他退出兩丈八九以後，一聲厲聲長嘯，自懷中取出一隻上有三個星形洞穴，及一個月牙洞穴的黃色圓筒！

趙維邦手執圓筒，法本和尚手執兩面飛鈸，「鐵虬龍」童豹手中扣着七根喂有奇毒的子午問心釘三人分三面把彭一秋圍住，同自發出一陣得意凶狂的驕妄厲笑！

彭一秋心細如髮，聽得「大別三煞」，同聲狂笑之下，立即收杖護身，冷然叫道：「趙維邦，你那『三星套月』是當世武林『七大凶器』之一，因過於歹毒，曾經江湖公決，除了對血海深仇以外連對常人都不許隨意施為，如今竟想用來害我這殘廢之人，難道就不動了武林公憤麼？」

趙維邦取出自己的「三星套月」以後，因游魚已在釜中，遂放心已極，尚無顧忌地，狂笑說道：「甚麼叫武林公憤？甚麼叫江湖公決？如今你既身陷『大別山』中，則趙維邦兄弟，便是五殿閻君，這筒『三星套月』，便是『勾魂法帖』！」

彭一秋聞言，知道自己的生機已極渺茫，遂想捨命相拚，放手一搏！

沉心靜氣，憑藉敏銳耳音，聽準趙維邦立身所在，先行詐做撲往「鐵虬龍」童豹，但身形才動，却立即一式「神龍掉尾」凌空掉轉，想擒賊擒王地，施展自己最得意的「天龍杖法」，與趙維邦拚個同歸於盡！

但趙維邦何等刁狡？適才被攻三杖，試出彭一秋功力頗佳以後，雖然「三星套月」在手，心中戒意仍深，一面驕妄厲笑，一面却向「鐵虬龍」童豹，法本和尚等，微作手式，三人不縱不躍，緩步輕移，在笑聲收歇之下，不僅各自退出數尺，連方位也略有變換！

彭一秋天生殘廢，終較吃虧，對方既已悄無聲息地，有意騰挪，他所撲方向，便難免略有偏誤！

在他身形整個凌空之際，「嗆嗆」連聲，法本和尚的兩面銅鈸，電漩星飛，首先出手！

「鐵虬龍」童豹的七根子午問心釘，也跟着以「滿天花雨」手法打出！倒是趙維邦手中那筒「三星套月」尚無動作！

因為他認為七根「子午問心釘」，及兩面銅鈸，應該業已足够制得彭一秋的死命！

自己「三星套月」筒中所裝的獨門暗器，係以特殊材料所造，用一次便少一次珍貴非常，若能避免浪費？便不用也罷！

萬般天下事，那得總由人？又道人算不如天算，趙維邦心中要想節省這一筒「三星套月」，手中却偏偏發出！（未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一身是胆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標在客棧內，發現院子裏併肩兒站着兩個穿褂兒的人，他們都是為了馬標對「霸王寨」找過節而來，而且在客棧四面佈下槍陣，使馬標處於十面埋伏的厄境裏，危急間突聞一少女嬌聲喝止，且已在客棧門外備下華麗轎車，帶着馬標來到一座宮殿式的建築物裏。霸王寨的當家「西霸天」出而面見，她對馬標一見鍾情，有關馬標單槍匹馬獨闖「霸王寨」之舉，深感欽佩，說要下嫁他，馬標婉拒，被關進一富麗豪華密室裏，入夜後美貌姑娘帶着二婢到密室來，竟發現馬標已沒影兒。四海老店的茶館兒裏，出現一個濃眉大眼及一個戴呢帽怪客……

風塵遇嬌客　疑是同路人

濃眉大眼的道：「據我所知，這兒也不是你們的地盤兒。」

戴呢帽的那個道：「三不管，可是手裏有傢伙對着你的是我。」

「那我只好認了。」

「怕你不認。」

「你是打算押我回去邀功去。」

「當然，只把你押回去，不但可以功勞簿上記一筆，而且還可以報半年前那一箭之仇。」

濃眉大眼這位似乎想動。

戴呢帽的够機警，鎗管一揚，冷喝道：「別動，除非你想讓我把你先撂倒在這兒。」

濃眉大眼這位硬是沒敢動，道：「三不管的這塊地兒相當大，在這塊地兒上的人，心思之不同，各如其面，你準有把握把我押回去嗎？」

「那是我的事，不勞你操心，走。」

戴呢帽的那位，隨話鎗管一揚。

濃眉大眼這位，把握住這稍縱即逝的利那間，一脚踢了出去，正中戴呢帽的握鎗手腕，那把小巧玲瓏的噴子，立即脫手飛出老遠，落在了黑胡同裏。

濃眉大眼這位，跟着就是一拳，猛擊戴呢帽的胃腹之間。

戴呢帽的好身手，槍一脫手，立即滑步閃身，濃眉大眼這位一拳恰好落空。

戴呢帽的抬腿從褲管裏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

濃眉大眼的一驚，立即變攻為守，凝神戒備。

戴呢帽的獰笑着道：「姓王的，現在還是看我的，是你逼我要你的命，怪不了我。」

一條右臂像靈蛇，刷，刷，刷就是三刀子，逼得濃眉大眼的連連後退，他往黑胡同裏退。

戴呢帽的又一聲獰笑，刀子疾揚，逼得濃眉大眼的往後一閃，他右臂疾伸，出刀如電，刀子銳鋒往濃眉大眼躲處疾刺過去。

濃眉大眼的大吃一驚，閃身再躲，但稍遲半步，「噗！」地一聲，讓刀鋒從左

胳膊上劃了過去，立即衣破見血。

戴呢帽的獰笑連連，連連揮刀。

濃眉大眼的抱着胳膊在往裏退，退着退着，一個翻身撲向地。

原來他是想去抓那把槍。

戴呢帽的比他快，一個箭步過來，一腳踩住了濃眉大眼的右手，濃眉大眼的手只一疼，躲勢不免一頓。

戴呢帽的就趁他這一頓，手起刀落，刀子閃電般扎了下去。

練家子不出殺手便罷，一出殺手，誰都知道找要害。

這一刀子要是扎中，濃眉大眼的就有十條命，也非死在這兒不可。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間——

背後突然伸來一隻手，及時抓住了戴呢帽的右腕。

任誰也絕想不到會有這種變化。

戴呢帽的猛一怔。

背後又响起個低沉話聲：「朋友，有什麼血海大仇，非置人於死地不可。」

戴呢帽的機伶一顫，以左臂猛力一肘往後撞去。

撞是撞着了，他像撞在一塊鋼板上，肘痛欲裂，整個左半身都像散了似的。

他這裏一聲悶哼還沒出口，右臂一緊，身子被人提了起來，不好的念頭都沒來得及轉，刀子脫離了自己的手，接着臉上挨了清脆的一下，滿眼冒金星，半邊臉火辣辣的，他連看清楚是誰都沒敢，就地一滾滾進黑胡同深處，爬起來沒命的跑了。

濃眉大眼的抓起地上那把槍。

低沉話聲又起：「讓他去吧，我要是有意思殺他，不會等閣下你用槍。」

救他的是人家，怎好不聽人家的，何況現在開槍也來不及了，濃眉大眼的收槍翻身躍起。

「閣下掛彩了。」

「不要緊，一點皮肉傷。」

戴呢帽的沒看見是誰，濃眉大眼的他看見了，眼前說着的，是個穿長袍馬掛，也戴一頂呢帽的斯斯文文白淨公子哥兒，手裏還拿着那把刀子。

他一怔，忙道：「閣下剛在那家茶館裏——」

公子哥兒笑笑道：「閣下好記性，不是在茶館兒裏看見他跟你出來，我還捨不得放下我那杯還相當濃冽的香片呢。」

濃眉大眼的抱起雙拳：「多謝閣下援手，大恩不敢言謝。」

「別客氣，我伸手不是冲你閣下，而是冲的那一邊。」

他抬手一指，指的是南方。

濃眉大眼的悚然地道：「閣下怎麼知道——」

公子哥兒咧嘴一笑：「你閣下現在不是告訴我了嗎？」

濃眉大眼的不禁一怔，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公子哥兒笑笑又道：「如果你閣下是那邊兒來的，剛才那個，就應該是這一邊的看家狗。」

濃眉大眼的一點頭道：「不錯，他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

「我不認為你閣下暴露行藏，可是我想不出他為什麼能一眼認出你來。」

「半年前，我跟他在南邊交過手，算他跑得快，落個敗北而歸。」

「原來如此，那麼你閣下就不應該往北邊來。」

「我是自願請命，我以為他回來就被處置掉了，沒想到他居然還活着，還能吃這碗飯。」

「那一定是他還有利用的價值！」

「也許。」

「你閣下既是南邊兒來的，要是我沒有猜錯，你閣下應該是為一個金殼鑲錶來的，沒錯吧。」

「沒錯。」

「我不能勸阻閣下，我只能提一句忠告，為這個金殼鑲錶到處活動的人，不在少數，從今後，閣下千萬小心。」

「恐怕你閣下也是為它。」

公子哥兒笑了：「事實如此，我不能否認。」

「如果那些人都像你閣下這種身手，恐怕我就跟它絕了緣了。」

「未必，幹這種事，有一半要靠運氣，而且閣下應該知道，我是友非敵。」

「一旦碰上那隻錶，閣下也會拿我當朋友。」

「如果我不是朋友，剛才我不伸手，讓別人帮我消除一個對手多好。」

濃眉大眼的臉上一熱，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公子哥兒笑笑道：「行了，咱們各幹各的吧，前途珍重，後會有期。」

說完了話，他要走。

濃眉大眼的及時抬手一攔：「閣下，等等。」

公子哥兒凝目問：「尊駕還有什麼見教？」

「好說，這條命是閣下帮着截回來的，要是連閣下高名上姓都不知道，我心裏會不安。」

公子哥兒道：「我可以告訴尊駕，剛才那位姓裘，叫裘萬山。」

「他我知道，也絕忘不了，我問的是閣下。」

「舉手之勞，何必呢。」

「如果閣下不願說，我不能勉强。」

公子哥兒遲疑了一下，然後道：「這樣吧，尊駕記住這麼三個人就行了，天龍、地虎、嬌俏鳳。」

濃眉大眼的一怔自語：「天龍、地虎、嬌俏鳳——」

他猛覺眼前一花，等他定睛再看時，公子哥兒已經沒影兒了，他猛又一怔：「好快，天龍、地虎、嬌俏鳳，三個人，他不會是嬌俏鳳，那麼他是天龍呢，還是地虎——不管了，他讓我記住三個人，記住這三個就行了。」

× × ×

剛說過，十里蓮花湖有兩個地方，這當兒燈最亮，一個是四海老店的茶館兒裏，另一個地方，就是這兒了。

這兒是十里蓮花湖的緊西邊兒，一條街，幾條胡同。

最大、最熱鬧的一條是：「藕棒兒胡同」。

這當兒的「藕棒兒胡同」的確熱鬧。

整條胡同都是來往的人；男人。

偶而會有個女人，打扮花枝招展的女人，不過，那都是從胡同兩邊一扇扇的小紅窄門兒裏出來的，一出來坐上洋車就走了。

有時候會碰見熟人，揚手忙叫：「我來了，妳怎麼出去了。」

坐上洋車的女的會笑吟吟的說：「南大街張府請客叫條子，我去去就回來。」

熟人還不依，過去就抓住洋車，嘀咕個沒完。

洋車裏的女人這會兒是天下最嬌、最媚、最柔的，她一手抓住熟人的手，另一手輕擰上熟人的臉，抹得鮮紅的小嘴兒裏，還緊咬着牙：「死鬼，誰叫你來這麼晚，早來我不就不出去了嘛，想死你了，屋裏等我去，我去應酬一下就回來，個兒晚上，人都是你的。」

熟人整個身子都酥了，人都酥了還能抓洋車？手一鬆，洋車飛也似的走了。

熟人站在那兒，目光跟了去，魂兒也跟了去。

胡同兩邊那一扇的小窄門兒，有的門口掛汽燈，亮得扎眼，有的門口挑着燈籠，光綫略嫌暗了些，暗不要緊，暗有暗的情趣，有些人還不願往太亮的門裏跑呢。

不管是掛汽燈的也好，挑燈籠的也好，這當兒，每扇門裏都傳出陣陣的絲竹聲、歌聲，歌聲雜得很，大鼓、小曲兒、京戲、梆子，還有蘇州小調兒，眞是想聽什麼有什麼。

引人往裏走的，不是這些，而是唱這些的那些歌喉，脆生生，軟綿綿的歌喉。

最能要人命的，是夾雜在歌聲唱腔裏一陣陣帶着顫的笑聲。

就憑這，凡是到這兒來的，還能不往裏走？

心裏發癢，兩腿帶顫，恨不得一頭扎進去，永遠不出來。

可也有例外，這位走得就不太急，背着手，慢條斯理的踏上了台階。

他當然不能急，急了有失他的身份，瞧那行頭、派頭！

海青長袍，團花黑馬掛兒，頭頂上一頂呢帽，再加上白淨、微胖，唇上那兩撇小鬍子，誰要是看不出這是有錢的爺們兒，誰是他奶奶的瞎子。

門口那幾個猥瑣的混混兒，招子就雪亮，一擁迎了上來，個個伸出手，手裏都托着東西。

「大爺，金槍不倒。」

「十全大補丹。」

「九轉奪陰丸。」

「……」

「……」

名堂多得很，到藥舖去問問，掌櫃的都說不出這麼多。

白胖小鬍子人家不用這些，正眼沒瞧一下，邁步進了門。

門外有人迎，門裏照樣有人迎，一腳剛騎過門檻，迎面來了個身穿孫褂兒，頭戴瓜皮小帽子的中年漢子，咧嘴露出黃門牙：「您好久沒來了，把我們姑娘都盼死了，裏邊兒請。……」隨即扯着陰陽嗓一聲吆喝：「大姐，貴客到了，侍候着。」

白胖小鬍子挺受用，剛要往裏走，中年漢子身後又來了一前四後五個人。

白胖小鬍子瞧見了他們，他們也瞧見了白胖小鬍子。

雙方都一怔，那五個人立時停了步，白胖小鬍子忙低頭。

中年漢子發覺身後有人了，一回頭，忙哈腰：「秦隊長，您要走了，怎麼不多坐會兒。」

白胖小鬍子趁這工夫便倒轉身要繞過去。

秦隊長一下定過了神，跨步上前，伸手攔住：「朋友，你等等。」

白胖小鬍子低着頭，說道：「我不認識你。」

秦隊長道：「你是不是姓趙？」

「我不姓趙。」

「不會，你……」

白胖小鬍子反手抓住了秦隊長：「咱們能不能借一步說話。」

他把秦隊長拉到了一旁，中年漢子還站在那兒等着。他一擺手：「忙你的去吧，待會我自己進去。」

中年漢子忙哈個腰走了。

他轉臉，橫眉直目地跟秦隊長說上了話，話聲很低，沒人聽得見他說了些什麼，可是秦隊長兩眼瞪得老大，人都傻了。

最後才聽見白胖小鬍子他說了一句：「於現在起，你不認識我，把事弄砸了，叫你吃不完兜着走。」

他轉身往裏去了。

秦隊長還傻在那兒，半天才像大夢初醒，只見他頭上綳青筋，咬牙切齒說了一句：「奶奶的，把我蒙在鼓裏，拿我當猴兒耍。」

他邁步要走，忽又停住：「不對呀，既是這樣，他怎麼還敢出來到處亂逛，往這種地方跑，『十里蓮花湖』，勝家人經常說，萬一讓勝家人碰上，不就全砸了嗎，這是怎麼回事兒。」

他，秦隊長，一臉的茫然，滿頭的霧水。

× × ×

就在秦隊長一臉的茫然，滿頭霧水的當兒，人家白胖小鬍子已經擁着一個年輕的姑娘進了一間屋。

屋裏亮着燈，關上門，把燈光關在了屋裏，屋裏立時响起了陣陣帶顫的笑。

隨即，燈滅了，笑聲變得低低的，但是比剛才那帶着顫抖的，更讓人熱血沸騰，更讓人銷魂。

隔壁一間也黑着燈，唯一的不同，是沒有笑聲。

不但沒有笑聲，甚至於靜得聽不見一點聲息。

這情形有點怪。

可是這當兒誰都只顧着自己，誰還會去留意別人！

就在這沒人留意的情形下，有個人輕輕地開了後窗，輕輕地爬進了這間屋。

屋裏黑，可是在外頭的燈光映照下，隱隱約約可以看得見東西。

有桌有椅，最主要的還是那張床。

床上，紗帳低垂，那對銀鈎，也一動不動的靜止着，床前有兩雙脚，一雙綉花鞋，一雙黑布鞋。

這個人躡手躡脚過去，輕輕伸手，要撩起紗帳。

就在這時候，帳裏有個女聲喝問：「誰？」

這個人一驚，往床上猛按！

帳子裏傳出了女聲的尖叫：「救命啊，有賊。」

雖然這時候正熱鬧，這一聲還是驚動了不少人。

這個人慌了，扭頭就往後窗跑，不知道怎麼回事，兩條腿伸在了一起，砰一聲爬下了，顧不得痛，爬起來要再跑，砰一聲門被踢開了，從外頭闖進個衣衫不整的，正是隔壁的白胖小鬍子。

這個人一驚扭頭，外頭射進來的燈光照着了他的臉，可是他看不見白胖小鬍子的臉。

白胖小鬍子猛一怔，脫口一聲：「是你。」

這個人未必聽見了這一句，他只有一個意念，跑，他一個箭步竄到窗前，騰身穿了出去。

「站住！」

白胖小鬍子也不慢，穿過後窗追了出去。

出後窗是臨牆的一個黑窄道，白胖小鬍子落身窗外，一條黑影已經翻出了牆。

白胖小鬍子竄身爬住牆頭，往上一翻，人就出去了。

一出牆就看見了有條黑影在前頭狂奔，他一聲怒笑追了過去。

前頭的黑影跑得相當快，專找黑胡同鑽。

白胖小鬍子雖然胖了些，可是跑起來只比前頭的快，不比前頭的慢，轉眼工夫已經追近了。

站住，不然我要開槍了。

你說你的，只聽不見槍響，身上沒給槍兒打中就跑。

前頭黑影像沒聽見似的。

白胖小鬍子生氣了，探腰摸出一把小巧玲瓏的傢伙，揚手就要打。

黑影一閃，從前頭一條橫胡同狂竄出個人來，攔在了胡同中間。

白胖小鬍子手上一頓，嘴狂暴喝：「讓路！」

就這一聲暴喝，他已到了黑影近前，黑影不但沒躲，反而橫身一攔：「老趙，是我！」

白胖小鬍子一怔硬收勢。

就在他一怔神的當兒，對面黑影劈手奪去了他的傢伙。

他一驚一急，就要出手，也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黑影的臉，猛又一怔，龔萬山？」

黑影不是那個龔萬山是誰？

龔萬山臉無表情冷點頭：「不錯，是我，我找得你好苦！」

白胖小鬍子一定神，急道：「快滾開，我要追——」

他身隨話動，可是身剛動，龔萬山就因要奪他手裏的傢伙抵住了他的胸膛：「老趙，誰都別追了，跟我回去吧。」

白胖小鬍子抬眼望龔萬山：「龔萬山，你這是什麼意思？」

「趙明，烏龜吃螢火蟲，你自己肚子裏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喝完了，人帶着東西該回籠了，你却一直既不見人影也沒有消息，處裏等着你回去解釋呢。」

「解釋，我解釋個屁。」白胖小鬍子跳脚叫道：「老實告訴你吧，東西丟了，就是讓剛才那兔崽子摸去的，我爲了找他，所以沒回去，明白了吧。」

「明白了，可是你是從窰子裏追出來的，誰知道你是不是爲爭風吃醋，誰知道你不是把東西實收價錢了。」

龔萬山，白胖小鬍子頭上綳了青筋，你他奶奶的——

「姓趙的，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我是奉命行事，對我說話要客氣點。」

白胖小鬍子一下子軟化了：「老龔，我找那個兔崽子找苦了，個兒晚上好不容易碰上，你是知道的，交不出東西，回去我是死路一條，念在多年共事份上，你放我一馬，我追上那兔崽子，要回東西來，馬上跟你回處裏去。」

你說的比窰子裏那些唱的都好聽，放你一馬，誰放過我一馬了，想當初我從南邊跑出來的時候，是誰審問我，誰問我的，你手上輕過一下沒有。」

「這麼說來，你是逮着機會要報復的了？」

「不錯，你還不失爲一個明白人。」

「龔萬山，那把噴子裏沒裝子兒。」

龔萬山陰陰一笑：「少來這一套，你是吃這碗飯的，我也是吃這碗飯的，廢話少說，咱們連夜趕路吧。」

白胖小鬍子一個像掉進了冰窖裏，他這行不得了，可是面對着要命的玩藝兒，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剛要轉身。

一個低沉話聲從龔萬山身後傳了過來：「不許動，手舉起來。」

白胖小鬍子趙明一怔。

龔萬山也一怔。

一個硬梆梆的東西指住了龔萬山的後心要害，一隻手過來奪去了龔萬山手裏的傢伙，然後又搜龔萬山的身，把腰裏一把傢伙也搜去了。

那低沉話聲又於龔萬山背後響起：「你走吧，我來收拾他。」

趙明從冰窖裏出來了，混身暖洋洋的，心花怒放：「謝了，我會記住你的好處的。」

往龔萬山身邊擦過，一溜烟的沒了影兒。

「你瞎了眼？」

龔萬山脖子後頭挨了一下重的，頭一昏，人爬了下去，摔了臉把嘴都摔破了。

「把他押回隊部去！」

龔萬山還有點清醒，一聽這話猛抖脖子轉頭，他看見了五個人，前頭那一個看得最清楚：「秦彪。」

那五個人最前頭的一個，可不是秦隊長？

秦隊長這時候也看見了龔萬山的臉，大吃一驚：「龔爺，怎麼是您。」

龔萬山聲音發了抖：「姓秦的，你眞行，你眞行！」

秦彪秦隊長忙上前扶起了龔萬山，扶是扶起了，他臉上挨了一下，緊接着是肚子上，脖子後頭，他沒爬下，可是他抱着

肚子彎下了腰，話都說不出來了：「龔爺，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姓趙的戲唱完了不回去交差，這裏懷疑他帶着要緊東西開了小差，派我出來抓他，死活不拘，我好不容易碰上了他，却讓你——」

秦隊長接連又挨了兩下，終於支持不住爬下了：「龔爺，我不知道，我帮你抓，我——」

「最好你也趕緊去抓，只跑了他姓趙的，看處裏怎麼收拾你。」

龔萬山從那四個手裏奪過傢伙，急急忙忙的走了。

秦隊長不知道是被嚇的還是怎麼，一下子昏了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熱鬧地兒不熱鬧了。

遭了「賊」的那間屋裏，擠滿了人。

老鴇，大茶壺，班子裏的姑娘，外帶客人，都來了。

還有擠不進來的在門外。

帳子塌了，撩在了一旁，床裏躺了個爺們兒，還在呼呼大睡，酒氣薰人。

床邊坐着位姑娘，正是那位據說來自北京八大胡同的紅牌兒，這當兒臉都白了，手捂着心口，還在哆嗦，披着衣裳手掩襟，那雪白細嫩的肌膚，讓多少人看直了眼。

只聽大茶壺道：「我的姑娘啊，妳倒是說話呀，到底看清楚人了沒有。」

姑娘嘴唇兒直動着，可就是說不出話來。

老鴇忙道：「姑娘，別怕了，如今屋裏都是咱們自己人，慢慢說，慢慢說。」

姑娘總算說出話來了：「就是前兩天來找大娘，跟大娘站在一起，看見我的那個人！」

「耗子。」

老鴇尖聲叫了起來。

滿院子的人一怔，還有人誤會了。

「啊。」有的姑娘尖叫，忙跳躲。

「在那兒？」有的客人滿地找。

老鴇尖聲又叫了：「這個天殺的耗子，吃到我這兒來了。叫他不得好死……」

大家都明白了。

大茶壺「義憤填膺」，振臂高呼：「找他去。」

有好事的爲了討好，是爲討好這位紅牌姑娘，可不是來討好老鴇跟大茶壺，他們跟着直叫：「對，找他去，找他去。」

誰都會嚷嚷，誰都沒動。

老鴇說了實在話：「上那兒找他去，誰知道他天殺的耗子洞在那兒？」

就這麼一句，沒人再吭聲了，刹時靜寂一片。

只見姑娘她楚楚可憐地抬起了頭：「大娘，讓大家都請回吧，好在只是虛驚一場，沒怎麼樣。」

老鴇順坡下：「對，對，大家請回吧，大家都請回吧。」

老鴇這麼一說，客人們剛才興頭正濃，現在餘興未了，誰肯去就擱在這兒，馬上，一大半拉着自己相好的走了。

可是還是有幾個够意思的，「激於義憤」，「自告奮勇」，一拍胸脯站向了前：「不行，萬一他再來了，人家姑娘那還能再受驚嚇，我留這兒陪她。」

他的相好的不依：「那怎麼行，今兒晚上你是我的。」

「別妳的我的，不要緊，兩邊兒的錢都算我的。」

人家的確够意思。

相好的要的是錢，不是人，馬上就不吭聲了。

老鴇看看姑娘，美姑娘沒有點頭的意思，馬上說了話：「劉爺，謝謝你的好意了，人家姑娘有人陪了。」

「有人陪，」那位劉爺一指床上，「這傢伙灌足了黃湯，醉得像個死豬似的，他能幹什麼，仗他保護人家姑娘，那豈不是笑話。」

有這好意的不只這位劉爺一個。

美姑娘是一個都不願意。

老鴇則是只要給錢，隨便那一個都行，可是她就是不知道該答應那一位。

就在爭持不可開交的當兒，原先站在衆人後頭一直冷眼旁觀不開口的那位說了話：「我看你們都別爭，還是我來吧。」

這位，是位身材略嫌矮小的年輕公子哥兒：穿着講究，氣派不凡，人也長得好，唇紅齒白，細皮嫩肉，簡直不遜個姑娘家，就是身子嫌瘦弱了些。

那幾位當然不肯讓，扭頭一看，就要說話。

美姑娘瞅了小公子哥兒一眼：「既然幾位都這麼好意，大娘，那就請這位留下吧！」

小公子哥兒不像賣油郎獨佔花魁似的，沒怎麼高興。

那幾位可聽得一怔。

而老鴇除了認錢，並不特別屬意那一個，她眼睛雪亮，眼前這位，腰裏準少不了，姑娘願意這位，她還會反對，眼明手快，馬上攔住了那幾位：「行了，諸位爺，人家姑娘自己挑了人了，請吧，請吧，謝了，謝了！」連哄帶推，把那幾位請出去了，出了門還有人嘟嚷：「姐兒愛俏，是眞不錯啊！」

「明白就好了，誰都別怪，怪自個兒的爹娘吧。」

屋裏的，都裝沒聽見。

公子哥兒說了話：「多他在這兒讓人瞧着不舒服，把床上那位請出去吧。」

到底年歲小，說話都還帶童音。

老鴇道：「這……」

「這什麼，像他這樣，到那兒不去睡，又在那兒不能睡。」

這倒是實話。

這句話點明白了老鴇，她馬上讓大茶壺把床上的那位挾了出去，美姑娘還帮忙，手伸在那位脅下直使勁兒。

好不容易把那位弄了出去，老鴇對小公子哥兒陪了笑臉：「這位少爺，給送來點酒菜，讓我們姑娘陪妳喝兩盅……」

「不用了，我不想像剛才那位，辜負千金一刻的春宵。」

老鴇臉色有點不大好看。

小公子哥兒微微一笑：「別以爲不要酒菜妳就撈不着，侍候得少爺高興，獲得比酒菜上的多得多，這幾個先拿去。」

右手從背後伸了出來，捏着一疊足足十塊的大洋。

老鴇兩眼一亮，眉開眼笑，連忙接過，千恩萬謝走了，出去還帶上了門兒。

如今，屋裏就剩下美姑娘跟小公子哥兒了。

小哥兒他瞅着美姑娘一笑，走過去伸手，搭上姑娘的香肩，他的手，跟姑娘的肌膚一樣白，他手往下抹，想脫下姑娘披着的那件小褂兒。

美姑娘香肩微幌，小公子哥兒的手滑了下來：「少爺未免太急了點兒了吧。」

小公子哥兒帶笑道：「知道我願意留下來是圖什麼？」

美姑娘凝神望了小公子哥兒：「那麼你知道不知道，這麼多好心人裏，我為什麼獨挑你？」

「沒聽剛才有人說嗎，姐兒愛俏。」

「說俏，你是够俏，可是我見過不少比你更俏的，要說我愛你這個俏，你還不够格。」

「那我就不知道你為什麼單獨挑選我了。」

「因為我看準了你不會欺負我，不能欺負我。」

小公子哥兒臉上飛閃過一絲驚容：「我心好？」

「你自個兒明白。」

小公子哥兒盯着美姑娘，兩眼充滿了震怒神色，可是很快地，他恢復了平靜，笑了：「既是這樣，我也不能示弱，就憑妳剛才手伸在脅下挾人的那一手制穴功夫，誰又欺負得了妳？」

美姑娘雙眉微揚：「我這兒頭一次讓人看出來，到底碰上高明的了。」

「妳有這麼好的武功，寄身風塵，又不讓人碰妳，為什麼？」

「妳是個武功不錯的姑娘家，易釵而弁，穿了一身男裝跑到這種地方來，又是為什麼？」

「我有我的理由。」

「我也有我的理由。」

「最好妳的理由跟我的理由扯不上關係。」

「呃，妳這話——」

「妳在『十里蓮花湖』，偏偏妳又是這麼個深藏不露的人。」

「這跟妳的理由扯得上關係。」

「如果扯得上，我這麼說，妳就應該有幾分明白了。」

「我只明白最近一件命案，一個金錶，鬧翻了天。」

「對。」小公子哥兒一雙星目逼射奇光：「那件命案就發生在十里蓮花湖。」

「妳錯了，人是在十里蓮花湖被發現不見的，屍首是從老哈河裏撈起來的，命案的發生，可能是在『龍打滾兒』。」

「妳知道得不少。」

「這沒什麼，這一帶的人，知道的都不少。」

「那麼妳告訴我，像妳這麼個人，寄身風塵，為的是什麼？」

姑娘笑了，瞅了瞅小公子哥兒：「妳要是懷疑我，那妳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是我，我絕不會單挑妳留下來。」

「可是妳寄身風塵，極有個原因。」

「妳眞要問？」

「當然。」

「如果妳眞要問，我只能這麼告訴妳，恐怕跟妳換了男裝，往這裏地方跑的道理一樣。」

小公子哥兒一怔，脫口道：「我不信，妳跟勝家非親非故——」

美姑娘目光一凝：「妳跟勝家又是什麼淵源。」

「我——」

小公子哥兒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美姑娘笑笑又道：「不錯，我跟勝家是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可是妳不能否認，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好管閒事的人——」

「為那個金錶！」

「妳小看人了，只能說我們看準了勝家不能垮，垮了勝家對這一帶沒好處。」

「妳們？」

「姑娘，這一帶有兩個人頭最雜的地兒，這兩個地兒都在十里蓮花湖，一個是四海老店，一個就是這兒，想打聽什麼事兒，這兩個地方消息來源最多，妳不就往這兒跑嗎？去過四海老店沒有。」

「還沒有，不過我打算在四海老店投宿。」

美姑娘美目一轉：「我跟勝家非親非故，這就表示妳跟勝家有親有故，讓我算算勝家的人，勝家七兄弟，只有大哥成了家，有位精明能幹的賢內助，再有就是他們七位的小妹妹，八姑娘勝如蘭，可是勝八姑娘弱不禁風，十足的大家閨秀，我眞有點猜不透妳是那一位。」

小公子哥兒有點驚慌：「那是我的事，跟你一樣，我也是個好管閒事的，既然是朋友，我就沒多問的必要了，告辭。」

她剛一聲告辭還沒動，美姑娘快捷得像隻豹子，竄起來攔腰摟住了她，來了個臉對臉，嘴對嘴：「付了纏頭不過夜，那多可惜？」

小公子哥兒一驚，滿臉通紅，要叫。

美姑娘道：「不能叫，跟剛才似的，一下來那麼多，妳怎麼跟人家解釋？」

這句話，硬把小公子哥兒的一聲叫給嚇了回去。

美姑娘一擠眼，又道：「春宵一刻値千金，乖乖的上床陪我睡一夜吧。」

她連抱帶擁把小公子哥兒弄上了床，跟着手一抬，桌上的燈滅了，小公子哥兒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

× × ×

耗子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沒命的狂奔，一口氣奔出了十里蓮花湖。

這一帶平日他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是如今，他跑得沒辨方向，只知道自己跑出了十里蓮花湖，可是不知他跑的是那條路，現在是在那兒，只因為他沒顧得看。

一直到有條河攔了路，他才知道憑他這不要命的一口氣，居然跑到了老哈河。

站在老哈河邊直喘直發楞，突然有個冰冷冷的話聲傳了過來：「過來！」

耗子一驚，忙抬眼看，河邊一片空曠，什麼也沒看見。

「看什麼，就是你，過來。」

這回耗子看見了，幾丈外站着兩個黑忽忽的人影。

他是個驚弓之鳥，還敢過去，顧不得喘氣顧不得歇，他撒腿要跑。

「颼！」地一聲，一陣涼氣擦耳而過

，「篤！」地一聲落在眼前地上。

是把飛刀，薄薄的，映着星月微光發亮，刀入土一半，刀身還直顫。

「再敢跑，下一次就招呼你的後心要害，滾過來！」

耗子聽話了，乖乖的走了過去。

近前一看，是兩個俐落打扮的壯漢子，一臉的冷意，凶神惡煞似的，心裏登時就明白一半，身子登時也涼了半截。

左邊那個說了話：「看你像個外頭跑跑的，知道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耗子不敢說不知道，因為他怕瞞不了對方，他現在後悔跑到了這兒，他寧可回頭去碰那個追他的，也不願往這兒跑，可是現在後悔來不及了。

他怯怯地點了點頭：「知道。」

「那為什麼還往這兒闖。」

「我是不得已，是讓人攆的。」

右邊那個道：「誰攆你了，攆你的人呢。」

「許是他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沒敢攆過來。」

這句話，那兩個聽了很受用。

左邊一句語氣好多了：「別人不敢攆過來，你敢往這兒跑。」

「這兒能保命啊，事實上他沒敢攆過來，我這條命不就保住了嗎？」

這話，那兩個聽了更受用了。

右邊那個笑了：「沒想到你小子有張巧咀，還眞會說話，報個名我們聽聽。」

耗子忙哈腰：「兩位，小的是個下九流的，有個外號叫『耗子』。」

「呃，你就是經常出沒這一帶的那個耗子。」

「不敢，仰仗西霸天老爺子的寬容，混混飯吃。」

兩個壯漢子只望一眼，左邊那個伸手入懷摸出個竹哨放在嘴裏，吹出「吱」地一長兩短之聲。

耗子看得一怔。

右邊那個道：「你等等吧，有你的好處。」

「是，是！」

耗子只有躬身哈腰的份兒，那敢說個不字。

轉眼工夫，沿着老哈河幾十丈外奔來了幾條人影，快逾奔馬。

又一轉眼工夫，幾條黑影已停在了三丈外，耗子偷偷數了數，共是十一個，三前八後，前頭三個像是女的。

果然，有個脆生生的女子話聲傳了過來：「什麼事。」

右邊那個奔了過去，低低說了一陣，又奔了回來，對耗子道：「給你個差事你幹不幹。」

耗子忙道：「幹，幹，是小的的榮寵，是小的的造化。」

「你給我找個叫馬標的，廿來歲，瘦瘦的，可是挺結實，好身手。」

耗子一怔：「這——」

「我們想到了，就誤你的買賣，這是補償，只要找到馬標，另有重賞。」

抬手扔過來一個小革囊。

耗子忙接住，沉甸甸的，至少有五十塊大洋，這是白落的，就是不給他也得幹，他忙道：「小的不是這意思，剛跟兩位說過，有人攆我。」

「不要緊，革囊裏有我們的信物，誰找你你給他看看，他再敢找你，那他就是找『霸王寨』。」

這下，耗子比揀了五百塊大洋還樂。

這種護身符，就是五千塊，五萬塊大洋也不一定能買得到，他忙躬身哈腰，千恩萬謝。

「去吧，我們不會離你太遠，不會讓你找不到。」

「是，是。」

恭應聲中，耗子走了，一路走，一路喜心倒翻，眞是因禍得福，這種事，平日裏做夢都夢不到。

× × ×

天還沒亮，秦隊長帶着人到了「藕棒兒胡同」，找上了趙明來的這一家，一腳踢開了半掩着的兩扇門，把縮在門口牆角幾個打盹兒的混混兒都嚇醒了，一張嘴，剛要罵，等看清了是誰，忙又把嘴閉上了。

這當兒外頭那有人，人都在屋裏。

秦隊長一進廳就拍了桌子：「人呢，人呢，出來一個。出來一個。」

從裏頭出來了老鴇跟大茶壺，披着衣裳，睡眼惺忪，一見是秦隊長，馬上都有了精神。

「秦隊長，您來得正好，」老鴇道：「昨兒晚上您剛走，我們這兒就鬧了賊，是那個天殺的死耗子——」

秦隊長可沒那麼好心情，一擺手：「我沒工夫拿賊，我有更要緊的公事，昨兒晚上你們這兒來個客人，四十來歲個白胖小鬍子，他要是再上這兒來，給我捉住他，馬上去跟我報告，聽見沒有。」

老鴇直發楞：「四十來歲個白胖小鬍子——」

大茶壺猛然想起：「我知道，大姐，就是昨兒晚上——」

「對，」秦隊長一指大茶壺，「就是昨兒晚上我碰見那個。你也看見了。」

「秦隊長，我是想告訴您，昨兒晚上去追耗子的就是他！」

「追耗子，他追耗子幹什麼？」

老鴇道：「不跟您說了嗎？那個天殺的賊，闖進我們一個紅姑娘的屋裏，害得我們姑娘直喊救命，當時您說的那個人就在隔壁，一聽見就過去了，結果耗子跑了，他追去了。」

「有這種事。」

「眞的，不信您多問幾個，我們這兒的姑娘，客人都知道。」

秦隊長陰陰一笑：「姓趙的他豈是個見義勇為管閒事的人？他追耗子一定有他的道理，走，你們找耗子去。」

秦隊長帶着他的人走了。

天也亮了。這時候有間屋亮起了燈。

老鴇打着呵欠道：「短命的姓秦的，也別睡了，有客人要走了，侍候去吧。」

邊穿着衣裳，她出了廳。

到了亮燈房的門口，她輕敲了兩下，把嗓門兒調得柔柔的：「爺，姑娘，起來了？」

裏頭的話聲比她更柔，而且也好聽得多：「起來了，大娘進來吧。」

推開門，走進去，是美姑娘的屋。

（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七武士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司馬洛和紫蘭前往山坡上一間屋子，在那裏，他們找到了周經理，他被人綁在床上，並用痲醉藥使他處於昏睡狀態，司馬洛還在屋中找到阿文，他是看管周經理的，司馬洛把阿文綁好，等周經理醒來後，就告訴他眼前的情況，周經理最初還茫然不知自己已在死亡邊沿，聽了也大吃一驚，過後，司馬洛和紫蘭繼續在那屋子裏等待，估計鄭成名會來這裏殺周經理的，但他們的估計錯了，鄭成名不知何故，不但沒有到來這間屋子，而且還離開了本地，不久，一位青年來到這屋子找阿文，司馬洛立即採取行動，和紫蘭配合得很好，一俟那人進入屋子中時，很容易就把來人制服了。

美艷女公開　行動啟人疑

紫蘭也向那人招招手。也許因為刀子是紫蘭擲出的，紫蘭的招手更為有力，紫蘭向他招手，他就不敢不過去了。他以生硬的步伐向樓梯走過去。當你的肩上這樣插着一把刀子的時候，即使你的腳步本來是很靈活的，也會變得生硬起來了。他那太陽鏡也歪斜了，都沒有機會扶正。司馬洛從地上把槍拾了，跟在後面。

那人痛苦地回頭看看司馬洛，問道：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別問我，」司馬洛說，「我還想問你這個問題呢。但讓我們到樓上去再好好地談談吧！」

他們上樓，首先經過周經理躲着的房間。周經理臉色是蒼白的，由於他聽到那麼多聲音，又有槍聲，恐懼是難免的了。

但是周經理還是很聽話，並沒有離開他的房間出來看。

司馬洛對他揮揮手，說：「不要緊了，沒事了，你留在房裏吧，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會解決了！」

周經理還是顯得惶惶然的，不過也不能夠說什麼了。

司馬洛把那個人押進了阿文的房中。

那個人和阿文愕愕地相對着，那人因為看到阿文是給鎖在床上的而感覺到情形更加不妙，阿文則是不明白這個人是來幹什麼的。

司馬洛對阿文問道：「你認識這個人嗎？」

阿文搖搖頭：「他——是誰？」

司馬洛又轉向那人：「阿文問你是誰，你就告訴阿文你是誰吧。」

「呃——」那人吶吶着，「我看，這是一場誤會！」

「我告訴你吧，阿文，」司馬洛說，「這個人自己把門弄開進來，他看見了我，以為我就是你，他說有些命令要傳達的，他又問我周經理是不是仍然在睡覺。我說是的時候，他就企圖殺死我。」

阿文以憎恨的眼光看着那人。阿文自己到底也是在這個圈子裏混飯吃的人，一

眼看這情形，他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祇是不能夠動手，而且亦不想超越司馬洛而動手。他祇是鼓着一泡腮，讓司馬洛來處理這件事情。

司馬洛說：「朋友，你現在已經給我捉住了，我看你還是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吧。合作一點，對你是有好處的。」

「我——呃——」那人吶吶着，「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然後他就緊閉着咀巴。對於他來說，緊閉咀巴倒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他的肩是已經受了傷的，他的傷口那麼痛，他也非要把咀巴緊閉着不可。

「你是不肯告訴我們？」紫蘭伸手輕輕撫着他的臉，「合作一點，不是最好了嗎？」

「男人大丈夫，」那人咬着牙說，「充其量也不過是死——」

他這話還沒說完，紫蘭的手就向下一沉，輕輕在他肩上插着的那把刀子的刀柄上碰了一下。

那人立即大聲尖叫着蹲了下去，嘔吐起來了。

這刀子是插在他的骨肉裏的，本來就已經是痛得很厲害，現在這樣一碰，更加像是要了他的命似的了。

「你看，」紫蘭說，「這刀子是我給你的，我也懂得怎樣進一步應用它！」

那人在那裏抽搐着。黑眼鏡早已掉到了地上。

「現在你明白了，」紫蘭說，「你的問題，並不是一死就可以解決的。其實，世界上的任何問題，都可以說是一死就能夠解決，祇不過卻沒有死得那麼容易。」

「你還是開口招供吧。」司馬洛奉勸道。

那個人看來是知道厲害了的，也願意招供了，不過他一時間卻是痛得不能開口，所以司馬洛和紫蘭就等他一等。過了一會之後，那人似乎放鬆一點了，抬起頭看着他們，坐在地上，除了被血所濕的地方之外，他的衣服也是被汗所濕了。幾乎像是給用一桶水淋過似的。

「好了，」司馬洛說，「講吧。肯合作的人，我們是會對他有好感的。」

「我——講好了，」那人說，「我的任務就是到這裏來把阿文殺掉，然後把這個睡着的人丟進湖裏。弄成自殺的樣子。」

「是誰給你的任務？」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又可憐地說。

「現在說出來還有什麼關係呢？」司馬洛問道，「你反正是完了。」

「我是眞的不知道，」那人顯得相當痛苦地說，「有人出錢叫我做事，祇要我收到了錢我就可以做，用不着問出錢的人是誰。我通常是不問的，而我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一個陷阱。」

「這並不是一個陷阱，」司馬洛嘆一口氣，「出錢的人並不知道我們在這裏。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亦可以說這是一個陷阱。你眞的不是鄭成名派來的？」

「鄭成名？」那人說，「你是說開夜總會那個？」

「是的，」司馬洛說，「是他。」

「我不認識他，」那人說，「我祇是聽過這個名字吧了。但他為什麼會請人幹這種事情？」

「對了，」司馬洛諷刺地說，「他是沒有理由需要幹這種事情的。一般人都認為他不需要。我猜你是那種職業性的劊子手，祇要跟你用電話聯絡，把現錢放進你的信箱或存進你的銀行戶口，你就可以行事了？」

那人苦笑，並不是否認，而是懶得去承認，就像這是一件早已大家心照的事情，去談論也是多餘的了。司馬洛則和紫蘭面面相覷。

阿文憤怒地說：「為什麼要殺我？」

「因為你知道得太多了，」司馬洛說，「這位周經理是應該自殺而死的，他是殺了人之後畏罪自殺——」

「他殺了人？」阿文詫異地說，「他殺了誰？」

「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司馬洛說，「不過我簡單一點對你們講好了。」

他把這件事的內幕簡略講了出來。阿文和那個人都目瞪口呆了。

司馬洛又繼續說下去：「董事長謝亭之雖然傳出死訊，但是我們沒有他的屍體，醫院方面我們不能夠不採取盡量保密的措施。也許就是因為我們的保密，引起了鄭成名的疑心，鄭成名就把這位老兄派來了。他不知道我們是否已經查到了這裏，所以不敢派一個自己的人來。他派來了一個說不出主使人的兇手。假如我們是正在監視這屋子，我們也不會制止這個人入屋的。這個人入屋之後就會把阿文殺掉，而當他把周經理搬出去，要投進湖中時，我們要制止他，就已經太遲了。雖然阿文是他的人，但阿文已經死了，不能說話，他大可以說他不知道這件事，阿文明知他這屋子空着而利用這間屋子做自己的事吧了。假如我們並不是監視着這屋子，那更好，阿文這個人沒有了，周經理浮屍湖中，更不能說跟他有什麼關係了。」

「好在你是在屋中的，」那人說，「現在阿文可以指證他！」

「我不能！」阿文咬牙切齒地說，「他是在電話中吩咐我的，我知道那是他的聲音，但是我不能夠證明眞是他打這個電話！」

「他做得眞美妙！」司馬洛說，「一切都不能證明的！」

「假如我不是受了傷，」那個殺手咬牙切齒地說，「我會去把他殺掉的！」

「假如你不是受了傷，你又不會想這樣做了，」司馬洛說，「所以還是別講廢話了吧！」

「我——是可以盡力在法庭上指證他的，」阿文說，「再加上你那個人。假如有兩個人指證他——」

「你們都不是可靠的證人，」司馬洛說，「本身就已經有不可靠的地方了——並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辯方律師可以在人格的方面把你們攻擊到體無完膚。鄭成名是一個有點名譽地位的人，而你們兩個，卻差不多是見不得光的人！而且，我們做的事情，通常都是不會上法庭的，假如能夠在法庭上解決的話，也用不着我們做了，就是要上法庭，亦不會這麼早的。」

「媽的！」阿文說，「我又沒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我是為他忠心的，但是忠

心的結果又如何？現在，他要殺我了！」

「他做得很美妙，」司馬洛說，「這是一個陷阱。不論是誰踏進去，都是對他有利的。你，」他指指那個殺手，「當你把這件事做成功了之後，你應該怎樣通知出錢的人呢？」

「到一家餐廳去叫一壺咖啡，坐兩個鐘頭不離開。」那人說，「媽的，他會有人看見我的，但我却不會知道看見我的人是誰。」

「你不出現，」司馬洛說，「他就會知道事情是辦不好，果然情形不對了。所以，不論你成功抑或失敗，他所出的錢都是沒有浪費的！」

「我——祇是想把他殺掉！」那人說道。

「這件事情用不着你做，」司馬洛說，「假如我們要做的話，我們是隨時都可以做到的。把他殺死並不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我們也不很急着去做。」

「那我們現在怎辦呢？」阿文問。

「莫先生，」司馬洛問道：「我們現在怎辦呢？」他是對那隻無綫電對講機裏提出這個問題。

「讓鄭成名走好了，」莫先生說，「我看他訂了飛機票就是等着看你們這屋子裏的事情發展得如何。假如發展得不對，他派去的這個人沒有出現，那他就上飛機走了。」

「那我們呢？」司馬洛問。

「你們在那裏等到晚上好了，」莫先生說，「鄭成名走了後，仍然再沒有什麼動靜，你們也大可以放棄那個地方了。」

「我——要在這裏等到晚上？」那個殺手痛苦地說，「以我目前的狀態，我是需要進醫院的！」

「你可以支持得下去的。」紫蘭對他作一個甜蜜的微笑。「我受過護士的訓練，我可以替你把傷口弄好。這浴室裏有一些藥物。」

「那是不够的！」那人說。

用不着有很豐富的醫藥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普通一間屋子裏有的，通常祇是一隻家庭藥箱而已，而這種設備是並不足以應付這一種傷口的。

「行了，」紫蘭說，「你放心就行了，我很會止痛的！」她的手忽然又迅速地一動，便捉住那把插在那人肩上的刀子用力一拔。那把刀子就給她硬拔了出來。

那人狂叫一聲，兩眼翻白，就這樣倒下去，暈過去了。

阿文看得不斷困難地咽着口涎。他也是覺得想嘔吐了。就是看着的人，亦可以猜得到那人的痛苦是多麼强烈的。

「用不着這樣同情他了，」司馬洛說，「這個人跟你差得遠，你不過是負責維持秩序，有時打打人吧了，你有沒有殺過人？」

「我是不殺人的！」阿文惶恐地說。

「所以說嘛，」司馬洛說，「這個人却是以殺人爲職業的，他殺過的人不會少了，不然鄭成名也不會信任他。鄭成名是叫他來殺人的，假如情形順利，他就會成功地把你們殺掉了。假如他不是做得來，鄭成名會用他嗎？」

「他——活得到今天晚上嗎？」阿文一額都是汗。

「可以的，」紫蘭說，「他既然睡着了，就比較容易一些。現在祇是要替他止血和消毒就行了。」

紫蘭這樣說，也眞的是這樣做。她從浴室中拿來了急救藥箱，以很熟練和乾淨的手法替那個人消毒和止血，然後包紮好了，就讓那人躺在另一張床上。她並且把地上嘔吐的穢物也都清理好了。

阿文仍然是給鎖在那床背上，現在，即使把阿文放掉，相信阿文也是不會有什麼異動的了，不過爲了安全起見，絕對有把握還是把阿文鎖在那裏。

「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司馬洛對阿文說，「你負責看着他，假如他醒過來，你就叫喊，通知我們。吃的方面，我們會替你預備的。」

司馬洛與紫蘭出了那房間，司馬洛吃吃笑着：「你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紫蘭，將來，這兩個人再有機會碰頭的話，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興什麼綺念的了。」

「正經一點吧，」紫蘭說，「現在還是談這個的時候嗎？」

他們到周經理的房間去，周經理還是震騰騰地等在那裏，不敢離開，照足司馬洛的指示。在生意和行政的方面，他雖然是一個高手，但是對於這些事情，他却是一點也不熟手，一點也沒有把握，他就寧可聽從司馬洛的指揮了，由於司馬洛是一個有把握的。

司馬洛把這件事情的新一步發展告訴了周經理。周經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他的頭腦是仍然能保持着相當程度的清醒的。他覺得對於他來說，這件事情的危機是經已過去了的，他已經算是置身事外了，那些所謂七武士，應該不會再來麻煩他的公司或者他們的人了。以後的事情祇是由司馬洛他們來負責而已。

所以，司馬洛他們是混身不安，周經理則反而放心下來了。

再過了若干時間之後，莫先生就來了消息，鄭成名已經登上飛機起程了。

這個時間就是那個兇手應該依照原定計劃出現在那座餐廳的時間。他是應該出現在那座餐廳兩個鐘頭的，而他却並沒有出現，兩個鐘頭都過完了。這樣，鄭成名就知道情形不對，便依照原計劃而登上飛機溜掉了。鄭成名在時間上果然是安排得不錯的，時間一到，他就登上飛機，暫時離開這裏，避一避可能需要避的風頭。

當然，鄭成名還猜不到他的對手實在是什麼人，祇是知道情形不對吧了。假如他知道他的對手是什麼人，他就會知道他逃走也是多此一擧而已，他的對手是隨時可以把他截住的——在他登上飛機之前或者下飛機之時。

鄭成名現在變成了一塊魚餌，而莫先生的組織就是釣魚的人。現在釣魚的人正在把魚絲盡量放長。

司馬洛他們在黃昏的時候就離開了那間屋子。顯然沒有等下去的必要了，對方是不會中計的。

而這件事情也給公佈出來了——有限度的公佈。

董事長謝亭之的死是誤傳而已，他並未死去，而周經理也出現了。周經理是給

救出來的，那個兇手祇是假扮他的人，而兇手也被捉到了。有關方面推測這是一個陰謀，要把局面弄成像是周經理殺死了謝亭之之後畏罪自殺的樣子，至於爲什麼這樣做，對什麼人有什麼好處，則還是一個謎。連謝亭之與周經理都想不出來，由於周經理是被囚禁在鄭成名的屋裏，所以有關方面希望找到鄭成名，希望鄭成名提供一點綫索，然而鄭成名却是下落不明了。

就是這樣，其他的細節則不會公佈了。並沒有提起七武士。

秘密是不能够完全守住的，既然謝亭之沒有死。

公佈出來，可以讓七武士正在進行中的同樣計劃不得不放棄。而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們奇怪，爲什麼謝亭之中了槍又會不死。

司馬洛他們所做的事情，有很大部份是七武士無法清楚的，除非他們在謝亭之以及周經理，薛小姐及那個守衛。但這幾個人都是受到了十分嚴密的監視的，除非七武士這個集團是由一些很笨的人主持，否則他們是絕對不敢派人來問了。

七武士這個組織當然並不是由一些很笨的人所主持的。

那個兇手並沒有死去，他給送進醫院接受適當的治療，而阿文亦是給收了起來了。

這兩個人的下落不明，又沒有公佈，這也會使七武士奇怪他們究竟是如何了？那個兇手的任務又有沒有成功呢？

晚間，司馬洛和紫蘭已經與莫先生坐在一起，研究着一切有關星光公司的資料了。

謝亭之他們亦是仍然會繼續他們與星光公司之間的交易，就當作他們是因爲保護自己而沒有把這些見不得光的交易供出來，或者，他們是根本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會是與星光公司有密切關係的。

當然，在一天之間，他們暫時是還不能够試出星光公司方面對這件事情有一些什麼反應，而他們亦不敢去試，以免打草驚蛇。

就是這樣，局面暫時維持着平靜，司馬洛他們很小心地分析着手頭上有的資料，以便決定對星光公司採取一些什麼行動，暫時則還不能够有所決定。

另一方面，鄭成名亦是處身於這種隨時會爆發的平靜之中。

他是乘飛機到了那另一座城市中來了。莫先生的人是嚴密地監視着他的。他登上飛機的時候已經有人同機了。而當他下了飛機之後又有另外兩班人接替監視他的行踪。

鄭成名在下了飛機之後就留在接機大堂之中，極力顯得平靜，然而却無法法忍耐住不安的神色。他不時會左張右望，有時亦會看看腕錶。相當明顯地，似乎是應該有人到機場來接他的，然而接他的人却出乎意料地並沒有來，這就使鄭成名不知如何是好了。

後來，在機場中等了一個小時之後，鄭成名還是等不到什麼人，不得要領，就祇好離開了。他自己乘的士到一家酒店去住了下來。

莫先生的人起了一陣慌張，因爲鄭成名可能在那酒店中打許多電話，而這些電話是無法偷聽到的。莫先生的組織雖然是那麼强而有力，也不能够馬上就辦到這件事。即使他們可以取得有勢力方面合作，使酒店方面受到壓力肯讓他們這樣做，他們也還是得要先查出這家酒店是什麼背景，有一些什麼人在裏面。鄭成名可能是住進「自己人」的酒店之中，假如一施壓力，就難免要打草驚蛇了。

偷聽電話的設備還是要在幾個鐘頭之後才能佈置好。

那時已經夜深了。

鄭成名的房間並沒有電話進出。在這之前有沒有，偷聽的人無法知道。不過，鄭成名這個人總算是還在着的，並沒有失去。這座城市中有些他認識的，他也沒有聯絡。

事實上，鄭成名並沒有打過電話出去亦沒有接過電話，他祇是寸步不離地在酒店房間裏等着。吃飯也是在房間裏吃的。

後來，到了凌晨三時，他已經不知不覺地在床上瞌睡着了，電話忽然響起來，把他驚醒。

他張開惺忪的睡眼，遲疑一下，馬上迅速地一手伸出去把聽筒抓起來，說：「喂？」

一把陌生的男人聲音說：「我認爲你已經受到了監視了。」

「哦？」鄭成名說。現在他總算明白爲什麼沒有人在飛機場上接他了。

「你得小心聽着我講，」那人說，「你到樓下的酒巴去喝一杯酒，坐在近門口的位子，我再給你電話。」

對方就這樣掛斷了。

鄭成名一點也不敢怠慢，馬上依言而行。

他以最快的速度到樓下去。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主意，他覺得。假如他是受到了監視，那麼他房間裏的電話可能會給人偷聽了。然而樓下酒巴裏的電話則是未必會給人偷聽的。現在雖然說明叫他到樓下的酒巴去等電話，也未必就這樣快可以把電話綫搭好。

鄭成名到了酒巴之中，坐下來，心不在焉地叫了一杯酒，眼睛却是看着電話。媽的，這裏祇有一隻電話，而有一個人正在用着電話，而且這個人顯然是正在作着馬拉松式的電話對話。鄭成名是經營夜總會的，他也有一雙受過經驗訓練的眼睛，他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一個人打電話是會講很久的。那種特別討厭的人，姿勢就是不同。

周詳的計劃，就給一個這樣的人破壞了。這個人會浪費他很多寶貴的分鐘。這個人，假如是在鄭成名自己的地方，鄭成名就會——

侍者把他的酒拿來了，說：「先生，這是剛才一位小姐留下來給你的。」

「噢——」鄭成名這時才醒覺到安排的巧妙。他連忙交給侍者一張鈔票。

侍者在他的面前放下一張圓圓的吸水紙，把酒放在紙上。這紙是照例的，用以墊着酒杯。不過現在這張吸水紙則是有點特別了。上面是用走珠原子筆寫了字的。這種筆在吸水紙上寫字一樣清楚，因爲那是油墨，不會像水那樣擴散。

紙上幾行潦草的字寫着：「門外有的士，速登，鴻福停車場頂樓，綠衣吸烟女郎，即會！」

鄭成名低頭看着那些字，也是不會使人起疑心的。有些無聊的人就是會這樣低着頭看着桌子，其實則並不是在看着什麼。當監視他的人以爲他是等電話的時候，他却是在看着一張字條，而留字條的人已經走了，無從追究。監視他的人假如從電話知道他是要到酒巴裏來，那麼在知道的時候，那位小姐是已經留下這字條而走掉了。

鄭成名看看門口外面。那裏果然是有一行的士正在等着接客的。由於夜深行人少，所以那裏的的士很不少。

他迅速地把那張紙拿了，放進袋裏，就起來，走出門口，走到第一部的士的旁邊，打開車門，坐上去，對司機說：「開車，快點！」

一張鈔票遞上前去，使司機馬上依命而行。

的士迅速開動了。鄭成名說：「鴻福停車場！」

的士通過黑夜的街道飛馳。的士司機也並不覺得怎樣特別。有不少人是把車子放在停車場中的，爲了要辦各種事情而離開停車場愈來愈遠，最後就是要乘的士走相當遠的路去把的士拿回了。

的士在行駛着的時候，鄭成名就把那張圓形的字條撕成很小的碎片，分批丟出窗外。即使有人在後面跟着他而看見了，亦是沒有可能把這些隨風飛舞的紙碎收拾齊整的。

他也看不到有人在後面跟踪着他。

不過，既然電話裏的人說他是受到了監視，他就是受到了監視了。他奇怪到了鴻福停車場之後他又如何脫身。不過他相信他是可以的。打電話給他的人一定有一個特別的計劃。

監視他的人到了這個地步會動手把他捉住嗎？在這之前，他們既然祇是監視他，那自然是不打算把他捉住了。但是現在是否會改變主意呢？既然能夠監視着他，那麼要把他捉住也是並不困難了。

的士終於到達鴻福停車場而把他放來了。

那是一座專爲停車而設的建築物，有二十層高。

的士是不會載他上去的。通常的情形就是開車的人把車開上去，在上面找一個車位停好，乘升降機下來，回來取車時也是乘升降機上去，開車下來，經過出口時才付停車費。現在，鄭成名就像一位車主一樣乘升降機上去。

雖然那張紙上的指令是叫他到停車場的頂層去，他却是乘升降機到了次頂層，出去，步行上了最後一層而到了最頂層。他認爲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因爲假如有人跟着他上來的話，應該也是會到次頂層去。他在頂層可以看着升降機的燈而看到是否有人跟着他上來。

假如有人來的話，那人會到次頂層去找，而給他多一點時間準備了；雖然準備什麼則是還不知道。

他到了頂層，首先就是看看升降機的號碼燈。

他看見那號碼燈並沒有動過，還是停在下層。而另一部升降機則還是停在樓下。並沒有人企圖登樓。

在夜間這個時間，到停車場來取車的人也不多——暫時還沒有。

他看見了那個穿綠色衣服的女郎。這頂層祇有一半是用以作爲停車，另一半則是成爲露天的平台。至於爲什麼這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用以給停車的人作爲欣賞風景之用呢？假如是的話，現在就祇有這個穿着綠色衣服的女郎在這裏了。而她也並不是在這裏看風景，她祇是假裝在這裏看風景吧了。

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雖然燈光不強，鄭成名也是可以看見的。他並不是在吸烟，不過也沒有關係了，她是一個女郎，而且她也是在這裏唯一的女郎。

不過，當鄭成名出現的時候，她倒是取出香烟來，燃上了一根。

鄭成名向她走過去。他根本沒有機會看到槍彈是從何而來的，也沒有聽見槍聲。槍彈是從另一座建築物來的。周圍有好幾座比這裏高的建築物。

槍彈射中了鄭成名，鄭成名打了一個轉，仆倒在地上。這時他就想到，這個安排倒是相當巧妙的。把他引到這個沒有人能夠追到兇手的地方，然後把他殺掉。

但是這個綠衣女郎又如何脫身呢？

鄭成名是沒有機會看到了，因爲他已經死了。

但是這個綠衣女郎則似乎並沒有什麼脫身的指令。她看見鄭成名死了，也感到大爲震驚，似乎她並不預算會發生這件事情。而她也並不像是在假裝的，因爲，在這樣一個時候，並沒有人會欣賞她的假裝。她是不需要作這種假裝的。

她呆在那裏好一陣，那根香烟也從發抖的手指之間跌到地上了。她也沒有去拾回。那根香烟祇是一個訊號，也許，本來是一個對鄭成名而作的訊號，表示她就是鄭成名要等的人——一個吸烟的綠衣女郎。但實際上則似乎並不是這樣簡單而已。她這個是一個死亡的訊號。她點上香烟，表示鄭成名到達了，那個躲在遠處的槍手就放槍了。

她並沒有扭頭四望，找尋那槍彈的來源，雖然現在不論怎麼望都是找不到的了。她倒似乎有很大的驚懼，似乎預算隨時會有另一顆槍彈向她射過來，她是來不及逃避的。那片空曠的地方相當寬闊，她要逃到隱蔽的地方，就需要一點時間了。槍彈是一定可以追上她的。

不過槍彈沒有來，那就似乎是不會來的了。

鄭成名已經死去了，她並不企圖救她，就匆匆走到一部停在停車位中的車子，離開停車場，向下面駛去。

離開停車場祇有一條路，必須通過出口處的付欵窗口，除非她是乘升降機而步行下來。也許她是應該乘升降機的，但是她又捨不得放棄那部車子。似乎她並沒有想到，有那麼多車子放在那裏，多了她一部車子，並不觸目，沒有人能夠知道應該懷疑哪一部車子，而她可以在遲一些時候，甚至可以等到明天才來把車子取回。

她捨不得放棄車子，於是她就必須經

過入口處的付欵窗口了，而她又不能夠不在那裏停下來付欵。

那個收欵員自然認得她。

她是一個並非在繁忙時間離開的人，而她又是那麼美麗的一個女人。那麼美麗，臉色却是那麼蒼白，就像她是正在恐懼什麼似的。當然，那個收欵員到後來才知道她是正在恐懼什麼。

×　×　×

司馬洛用拳頭在手掌一搥，說：「他媽的！我們把綫放長，釣大魚，綫都斷掉了。」

他所指的是鄭成名的死。雖然這並不完全是莫先生的主意，他也不是在指責莫先生，但是莫先生也是顯得有點懊喪的。

他說：「這是一個賭博，在一開頭的時候我就知道是的。」

「我們都賭輸了。」司馬洛說，「我們這樣老遠把鄭成名送走死掉。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話他就用不着到那裏去，而他們也用不着殺死他了。」

莫先生的兩隻手的手指交織着，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這件事他們進行得很美妙，就像眞要聯絡似的，原來他們却是把鄭成名引到那裏去殺掉！」

「假如我們不是監視鄭成名，」莫先生說，「他們是不會殺他的。我們的監視網也是佈得並不好。」莫先生的語氣就像是在自咎似的。

「我看也不一定是這樣，」司馬洛說：「也許他們找不到章雲，謝亭元並沒有死，周經理又出現了，他們就知道這邊是有古怪的，他們大概亦因此而知道鄭成名這個人是非放棄不可了。總之，監視一個人而並不被這個人發覺，這還容易。假如另外有些人也在監視着，那就很難不被發覺了。」

「他們還是做了一件一流的工作，」莫先生說，「把他引到那屋頂上去，一槍殺掉，我們的人也是措手不及。我們並不知道鄭成名是死掉了！到知道時已經沒有可能找到開槍的人了。」

「但是！」司馬洛說，「他們這件工作實在也並不是做得那麼一流。他們留下了這個綠衣女郎。」

「是的，」莫先生說，「也許他們計算錯了一點。他沒有想到，我們誤會了鄭成名上去是坐這個女郎的車子離開，所以我們跟踪這車子。」

「這本來是一件傻事，」司馬洛說，「我們的對手又不是平凡的對手，怎會做一件如此明顯的事情呢？」

「我們就是小心，」莫先生說，「所以我們爲防萬一，所以還是跟着她了。」

莫先生的手下跟踪這個女人的車子，知道她到哪裏去了，也知道了她住在哪裏。祇是記了下來。

後來知道鄭成名原來是死在那上面了，也查出那酒吧的酒保曾受這個綠衣女郎所託把一張寫了字的吸水紙交給鄭成名，就再查一查，就查出了原來這個女郎開的乃是一部偷來的車子。這樣，即使停車場的收銀員記得這車子的車牌號碼也是沒有用處了。

但是莫先生的人却跟踪了這個綠衣女郎。

「這個女郎是怎麼樣一個人呢？」司馬洛問。

「這個女郎是最合你的口味了，」莫先生說，「一個美麗而危險的女郎。」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她是一條很重要的綫索，不是嗎？」

「難道你寧可把這件任務交給別人嗎？」莫先生問。

司馬洛聳聳肩，瞪着莫先生。莫先生有一個令他最不滿意的地方，那就是不喜歡笑，甚至一個微笑也不容易看到，因此當莫先生在開玩笑的時候，他的臉上亦是沒有什麼笑容了。

莫先生又說：「我有另外一件任務交給紫蘭，因此紫蘭恐怕不能繼續跟你合作下去了。」

顯然紫蘭不會報告她在那屋子裏跟司馬洛做過一些什麼事，莫先生也猜到了。這是莫先生把他們分隔開的一個方式。莫先生還是不贊成這種事情。

司馬洛微笑：「這樣也好，小別勝新婚。」

莫先生又瞪他一眼。他們並不是敵人。他們祇是有這種口頭上的戰爭，有時是莫先生勝利，有時則是司馬洛勝利的。不過多數是司馬洛勝利，這一次也是，因爲無論如何，司馬洛已經在紫蘭身上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

莫先生說：「你究竟要不要担任這件任務呢？」

「好吧，」司馬洛說，「反正星光公司方面，暫時又是還得不到什麼綫索。她是我們目前唯一的綫索了。」

×　×　×

這個綠衣女郎並不是常常都是穿着綠色衣服的。

當司馬洛看見她的時候，她就是穿着一件黃色的衣服。她正在百貨公司裏買東西，很寫意地逛着。

她仍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祇是衣服的顏色不同吧了。雖然司馬洛在女人的方面的選擇眼光是那麼嚴格，（那是因爲他可以選擇的對象够多），他還是認爲她的吸引力是屬於一流的。

暫時，他祇是遠遠地觀察一下她而已。因爲她是一個危險的女人，鄭成名去赴她的約會，那就是一個死亡的約會了。

事實上資料顯示她亦是個危險人物。她的職業是一間大公司的公共關係主任，名字就是莫如茵，這間公司所經營的生意很多，其中還包括兩家酒店。因此，莫如茵的工作是應該很繁重的，不過亦可能很輕鬆，因爲公共關係這工作是相當自由的，假如你要偷懶的話，你要躲起來幾天亦無不可。

莫如茵現在正在逛公司，也很可能是正在忙中偷閒。

她這間公司的背景也是非比尋常，乃是有很雄厚的黑社會勢力的。現在的黑社會也跟隨時代而進步了，他們賺到的錢肯投資在正當的生意上，配合他們的勢力，這些生意就發展得比普通人經營的容易了。據說這是因爲他們的兒女都長大了。他們也是像一般人一樣，有錢，就把兒女送

到外國去留學，這些新的投資方式就是兒女從外國學回來的。

莫如茵這個公共關係的職位也很可能祇是一個虛衡，而她的實際上是担任另一些不可告人的工作，不然，她就不會成爲引誘鄭成名的餌了。

她究竟眞正是幹一些什麼呢？這還是等待調查的。不過，莫如茵的介入，就似乎是表示此地的黑社會與七武士的組織是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了。抑或，是莫如茵私人與七武士的關係？

本地的地下情報網並沒有把鄭成名的死與此地的黑社會連結在一起，也沒有與莫如茵連結在一起。

是秘密守得够好嗎？

總之司馬洛看着莫如茵，就是不覺得她是有那種危險性。不過當然，司馬洛對女人的判斷力也常常是比較差的，尤其是對美麗的女人。他總是不自覺地會想些辦法去原諒她們。

目前他雖然並不是在想辦法原諒她，而是想看出她有些什麼不值得原諒的地方，但是說句坦白話，他却是看不出來的。

他也還是想不出一個什麼入手的辦法來。

不錯，她這樣一個人，是一定知道很多秘密的，但是假如把她捉起來拷問的話，那是一個最低的辦法了。她不一定肯講的，而且假如她肯講的話，她也不一定會講眞話，最好是有一個比較婉轉的方法。

用他的魅力去把眞相騙出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一點上，他們必然是棋逢敵手了，司馬洛想像到她一定也是常常用這種辦法的——用魅力去把眞相騙出來。

她在公司裏買了一些東西，然後就回家去了。

她的家是在一座豪華的住宅大厦裏，不是那種花園洋房。無疑地她是喜歡交通方便。有些人雖然經濟充裕，也還是不喜歡住得離開市區太遠的。

司馬洛看着她回家之後便也回到他自己所住的酒店去了。他所住的酒店也是她的組織所經營的，假如她執行她的工作的話，司馬洛倒是很有機會結交上她的。

他坐在床上吸了一根香烟，就聽見牆壁上發出「閣閣」的聲音。那是來自隣房的；有人在隣房用着拳頭輕敲。

他也用拳頭還以輕敲的訊號，然後他就離開房間到隣房去。隣房的門是沒有上鎖的，他一扭門就進去了。

那裏面住着的是一個金髮藍眼的中年男人。美國人。

「鍾士先生，」司馬洛說，「有什麼新聞嗎？」

這個美國人也是莫先生的手下之一。莫先生的手下是也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的，視環境的需要而派出來。目前鍾士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正在作着生意的旅行，推銷餐具——刀叉之類。鍾士也是像這樣一個人。

「出爐消息，」鍾士說，「但是，你還沒有跟那位小姐接觸嗎？」

「還沒有，」司馬洛說，「我還沒有想出一個比較好的藉口。」

「那麼美麗的一個女人！」鍾士搖搖頭，嘆息地說，「不知道她有沒有種族的偏見。有些女人是太保守的，不喜歡跟與自己膚色不同的男人結交。」

「有機會的時候我問她好了，」司馬洛說，「這並不是你的工作。」

「不過我也不能埋怨什麼了，」鍾士說，「我也有我份內的運氣。有些碧眼金髮的女人也是有這種偏見的，那時又是我佔優勢了。」

「別跟我討論你的性生活吧，」司馬洛說，「什麼出爐消息？」

「施蘭諾和甘保正在要到這裏來。」鍾士說。

「你的朋友嗎？」司馬洛問。

「我沒有這樣的朋友，」鍾士說，「他們是德國人。職業：國際殺手。」

「他們在這裏渡假嗎？」司馬洛又問道。

「不見得吧？」鍾士說，「這裏不是一個渡假的好地方，照我所知，這兩個人，假如他們是在渡假的話，他們是會到一些郊外的地方，有魚釣，有露營，那種世外桃源似的地方。」

「那麼，」司馬洛說，「他們是到這裏來工作了。」

「看來是的，」鍾士說，「這裏的環境相當適合歐洲人工作，因爲他們出入境會比較快，這裏的人，還是有相當强的崇洋心理。雖然洋人在人羣之中很觸目，但是祇要他們行事的時候不被人看見，那麼他們行事了之後就不大會被人懷疑了。」

「他們究竟是爲了誰而來的呢？」司馬洛問。

「也許是莫如茵的老板之一。」鍾士說。

「爲什麼？」司馬洛問。

「好吃的東西是永遠不能獨自吃的，」鍾士說，「假如人家也覺得好吃的時候，就會來搶了。」

「誰搶誰呢？」司馬洛問。

「照我們的情報所知，」鍾士說，「壓力是從外地來的，這才是使他們感到狼狽。別人要侵入這個地盤來，並不是自己人爭地盤。這樣，他們就祇能小心抵抗，而不能够反擊，因爲他們不能够反擊到別人的城市那裏，他們又不是要霸佔人家的地盤。」

「那麼是誰來呢？」司馬洛問。

「他們也不能肯定，」鍾士說，「這個情報也是他們那裏傳出來的。他們知道是有這件事情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一路人馬。這裏巳經有過幾次暗殺事件了。莫如茵的老板級人物死去了兩個，派來的殺手也逃不掉。還有兩次則是殺手來到，還沒有機會動手就完蛋了。」

司馬洛又取出了一根香烟來，深深地吸着。這樣一個動作，就是表示他是正在有着很深的疑慮。

他終於說：「七武士怎麼了？假如莫如茵的組織是跟七武士有關的，那麼七武士不會保護他們嗎？」

「沒有人說七武士不會保護他們，」鍾士說，「也許七武士一直就是在保護着他們呢。七武士不是神仙，並不是沒有人敢跟他們作對的。」

「那麼，」司馬洛說，「施蘭諾和甘

保到這裏來，可能沒有機會幹什麼，也沒有機會活着離開了。」

「但我們的情報來源却似乎並未提到有這樣一件事，」鍾士說，「那是說，莫如茵那方面的情報來源並未提到，說有這樣兩個殺手要來臨，這是我們的情報。」

「施蘭諾和甘保？」司馬洛說，「德國人。歐洲人，他們似乎殺西方人會比較方便一點。」

「是，是，」鍾士說，「莫如茵的老板之中是也有歐洲人在着的。」

「那麼，」司馬洛再點上了一根香烟狂吸起來，「事情倒是愈來愈古怪了。」

鍾士聳聳肩。他雖然也是會動腦筋的，不過他的主要任務則是到這裏來傳遞消息，所以，用腦的工作，他就留給司馬洛去做了。

「這二個殺手，」司馬洛說，「有確實的到達日期嗎？」

「當然沒有，」鍾士說，「這樣的人，怎麼會確定他們的行期呢？不過他們到達的時候我們是會知道的。」

司馬洛那根香烟很快又吸完了。他把烟蔕在烟灰盅裏捺熄了，在房中團團轉着踱步起來。後來他說：「當他們來的時候，你告訴我好了！」

然後他就走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間了。他的腦中仍然有着一個最初就存在着的疑問：爲什麼像七武士這樣嚴密的組織，也會留下這樣大一條綫索呢？把鄭成名引到那天台上去並不需要一個人在等他呀。

× × ×

莫如茵那份工作倒並不是虛衡。

她走進公司，似乎眞是忙裏偷閒而已。晚上，她又在一家酒店裏出現，忙得要命了。

那酒店裏舉行一個時裝表演餐會。

這對於酒店的聲譽是有幫助的，而且通常也是通過莫如茵這裏公共關係人員而安排和聯絡，所以莫如茵一定要在場，而且也一定是忙得不可開交。攬公共關係必須認識很多人，單是每人招呼一句，就已經够忙了。而且照例還有一些是在會場上新相識的。

司馬洛就是在那時裝表演會中與她相識，是由一位太太介紹的。

司馬洛其實也不認得這位太太，不過隨便從人叢中把她挑選出來，扳談起來吧了。首先，他從旁邊偷聽到這位太太與其他的客人談話，知道她最近曾經到菲律賓去旅行，也知道她在非律賓遭遇過的一些事情，於是司馬洛問她記不記得他們在非律賓見過面，在某某人請吃飯的時候坐在一起。她不好意說不記得，祇好敷衍一番，然後司馬洛請她介紹莫如茵，於是司馬洛就與莫如茵結識了。

不過，要莫如茵對他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則實在並不容易，人太多，她也不會有心情，司馬洛雖然有高度的技巧和魅力，也是不容易施展出來的。

不過，假如她能記得，那也就够了。

那個表演會在深夜散去了，莫如茵一個人離開，步行着回家。雖然她已經是很疲倦，不過她的疲倦却是心理上的疲倦多過肉體的疲倦，所以她認爲散步一下對她會有一點好處。

當她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的時候，黑暗中忽然閃出來了兩個年輕人。刀子一亮，莫如茵呆在那裏了。她並沒有叫喊，也沒有逃走，祇是定定地站着。

「我們要錢。」其中一個年輕人舞動着刀子說。

莫如茵服從地把手袋遞上前說：「我這手袋裏有錢！」

其中一人接下來了，打開翻一翻，裏面有錢。

另一個說：「她的手錶、頸鍊！」

「我都脫下來給你們好了。」莫如茵說。

她似乎是一個最佳的行刦對像了，也不慌張吵鬧也不反抗，要什麼就給什麼。她馬上就動手把頸鍊解下來。

「不要給他們！」司馬洛從黑暗裏走出來說。

那兩個年輕人吃了一驚，連忙轉過來看着司馬洛。

「手袋還給她。」司馬洛說。

似乎，司馬洛那權威的語氣使這二個人有了戒心，不過他們再小心看清楚司馬洛，看見這個人打扮斯文，又沒有武器，是不值得害怕的。

其中一人說：「你還是滾吧，我們的事你不要管。」

「我說把手袋還她，」司馬洛說，「她是我的朋友！」

莫如茵祇是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

「先解決這個傢伙！」那個年輕人刀子一揮，就向司馬洛直撲過來，刀子遞在前面。

留下來的一個却還是準備拿莫如茵的手錶和頸鍊。

但是司馬洛的反應，則是完全不如他們之所料的。司馬洛在最後一側身，這個拿刀子刺他的人就衝過了他的身邊，好像巴士過了站，而司馬洛則一跳跳到那個威脅着莫如茵的人的面前。

這個人慌忙轉向司馬洛，司馬洛的手腕向上一架，把這個人的刀子架得朝向天上，同時一隻拳頭就擊中了這個人的臉頰。那人打着轉跌到對面，撞在牆壁上，手袋也跌落在地上了。

司馬洛彎身把手袋拾起來。

那另外一個人就在這時到達，刀子向他的背上一刺，但是由於司馬洛剛巧彎下身子，刀子就刺了一個空。而司馬洛好像有後眼似的一隻脚向後面猛的一蹬出去。

堅硬的鞋底蹬中那人的小腿中段，前面那個皮包骨而沒有肉也是最痛的地方。

那人尖叫一聲，單着脚一跳一跳的。

司馬洛又一條腿向他一下橫掃過去，「蓬」的一聲响，那人便又像一片風中的落葉似的跌得遠遠了。

莫如茵一直是平靜地站在那裏看着。

司馬洛把手袋交還給她，說：「莫小姐，你沒事吧？」

「謝謝你。」莫如茵說，「你認識我嗎？」

「我叫司馬洛，」他說：「剛才張太太給我們介紹過的，你忘記了嗎？」

「呀，眞對不起，司馬洛先生！」莫如茵說，「你知道的，那裏人是那麼多，我又忙——」

（未完）



楚留香新傳

玉劍傳奇

文・古龍
圖・新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留雲來到杜鵑開遍的玉劍山莊，他盤膝坐在長廊外的石階旁的花叢下，俄而聽到一陣輕緩的足音，跟着，一位清麗雅俊的中年婦人出現在他的面前，她問楚留香是否爲賞花而到山莊來，楚留香告以因杜先生已經答應接見他之故，誰知道這中年婦人自稱是杜先生，楚留香起初還不大相信，但雙方經過一陣交談之後，也不得不相信對方是杜先生，暮色蒼茫之際，片片落花，飄落在楚留香的身畔，一刹那間，一枝劍一般的花枝刺向他的喉間……

女中丈夫　綏靖水陸

（三）落花非花

忽然間，又是一陣風吹過，落花忽然化作了飛灰，飛散入漸深漸暗漸濃的暮色裏，那一根隨時可以將他刺殺於飛灰中的花枝也一寸寸斷落在他眼前。

這不是奇蹟。

這是一個人在經過無數次危難後所得到的智慧與力量的結晶。八重瓣的山茶花飄散飛起時，它的枝與瓣就已經被楚留香的內力變成了有形而無質的「像」。雖然仍有像，却已無力。

杜先生的神色沒有變。沒有一點驚惶，也沒有一點恐懼。因爲她知道寶劍有劍鋒，每當她認爲自己可以散亂對方的心神與眼神時，她自己的心神與眼神也同樣可能被對方散亂。

這其間的差別往往只不過在毫厘之間，如果是她對了，她勝，如果是她敗了，她也甘心。

「我敗了。」杜先生對楚留香說：「這是我第一次敗給一個男人。」

無論是勝是敗，她的風姿都是不會變的。

「既然我已經敗在你手裏，隨便你要怎麼樣對我都沒關係。」

楚留香靜靜的看着她，靜靜的看了她很久，忽然站起來，大步走了出去。

庭園寂寂，夜涼如水。

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夜色已籠罩了大地，夜空中已有一彎銀鈎般的新月升起。

等到楚留香再回過頭去看她時，她已經不在了。

可是琴聲仍在。幽柔斷腸的琴聲就好像忽然變成了一個新月般的釣魚鈎。

楚留香就好像忽然變成了一條魚。

×　　×　　×

魚；

有幾千種。

甚至有幾萬種。

魚；

有生長在熱帶的。

也有生長在結冰的河流中與凝結冰塊的海洋中。

魚；

有被人吃的。

也有吃人的。

但，魚却有兩個共同之處。

其一是，必須生活在水中。

其二是，牠必須依賴水而活。

× × ×

楚留香。

祗有一個。

他有許多與魚共同之處。

他時常遭受到突然其來的危難。

他像一條活在清潭中的魚一般。

彷彿有許多漁人要釣他上鈎。

楚留香有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他往往明知是一個餌。

而這個餌並不好吃，可是他却完全不顧，傲然吞噬。

這就是楚留香的性格。

可是，絕命女的性格，恰與楚留香相反。

她從不吞餌。

即使這個餌是天下最豐富的餌。

如果絕命女是一條魚。

她將比虎鯊尤兇暴、尤機靈。

她噬同類，也噬異類。

這就是她的性格！

× × ×

銀鈎般的新月已漸漸升起。

好似將整個的大地披上了一襲銀袍。

晚風微拂，輕柔的將這襲銀袍微微拂動。

絕命女又匿伏在屋簷上。

她又在等。

還是像一頭雌豹那般。

還是以她一貫的身形。

她已完全準備好。

她無異將施出致命的一擊。

不過，絕命女却在她的臉頰上露出前所未有的緊張神情。

她彷彿知道，今晚的這一擊，將是她一生中最困難的一擊。

由於，被襲擊者是一個高手。

他不是等閒之輩。



他的名字喚作——楚留香！

× × ×

——杜先生爲什麼要殺他？爲什麼不讓他見焦林的女兒？這其中究竟隱藏着什麼秘密？

他看得出杜先生對他並沒有惡意，可是在那一瞬間，却下了決心要將他置之於死地。

在她發現自己已慘敗時，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體來阻止楚留香，「隨便你要對我怎麼樣都沒關係。」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她的確已準備承受一切。她的眼睛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了楚留香。

一個中年女人尅制已久的慾情，已經在那一瞬間毫無保留的表露出來，慘敗的刺激就像是把快刀，已經剖開了她外表的硬殼。

在那一刻間，楚留香也不知有多少次想伸出手去解她的衣襟。

衣襟下的胴體已不知有多久未經男人觸摸了。

蒼白的胴體，蒼白柔弱甜蜜如處子，却又充滿了中年女人的激情。

楚留香對自己坦白承認，在他第一眼看到她時，心裏已經有了這種秘密的幻想和慾望。

可是每當他要伸出手來時，他心裏就會升起一種充滿了罪惡與不祥的凶兆，就好像在告訴他，如果他這麼樣做了，必將後悔終生。

這又是爲了什麼？難道是因爲這一陣陣始終糾纏在他耳畔的琴聲？

× × ×

直到現在，楚留香才能肯定的告訴自己：「是的，就是因爲這琴聲。」

幽柔的琴聲一直在重覆彈奏着同一個調子。

在揚州的勾欄院中，在金陵的秦淮河旁，楚留香都曾經聽着這種調子。

它的曲牌就叫做「新月」。

柔美的新月調，就像是無數根柔絲，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楚留香綁住了。



奏琴的人身上是不是也有一彎新月？

× × ×

琴聲來自一座小樓，小樓上的紗窗裏燈影朦朧，人影也朦朧。

樓下的門是虛掩着的，彷彿本來就在等着人來推門登樓。

楚留香推門登樓。春風從紗窗裏吹進來，小樓上充滿了花香和來自遠山的木葉芬芳，梳着宮裝的高髻，穿一身織錦華裳，坐在燈下奏琴的，正是那個曾經被人裝在箱子裏的「新月」。

「你果然來了。」

琴聲斷了，她冷冷的看着楚留香，冷得也像是天畔的新月。

「你知道我會來？」楚留香問她。

「我當然知道。」她說：「只要你還活着，就一定會來。」

琴弦又一彈：「自命風流的楚香帥雖然應該聽得出我奏的是什麼調子。」她冷冷的說：「我只不過想不到你能站得這麼久而已。」

楚留香苦笑。「這一點連我自己都想不到，爲了不讓我見你，每個人好像却不惜用盡千方百計來要我的命，你自己好像也一直在逃避我。」他問她：「可是現在你爲什麼又要引我來？」

天上的新月無聲，燈下的新月也無語。燈光雖然和月光同樣淡，楚留香還是能看得到她。而且看得很清楚。

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但是在那家客棧的房中，在那個神秘的箱子，在那種匆忙的情況下，楚留香注意到的只不過她胸膛上的那一彎新月。

現在他才注意到她的臉，她的臉色也是蒼白的，帶着種無法形容的優雅與高貴，她的眼睛却像是陽光般明朗，充滿了決心與自信。她長得實在像極了一個人。

「我明白了——」

楚留香的聲音忽然變得嘶啞：「你要我來，只因爲你不願讓我再和杜先生在一起，因爲你已經想到她可能會做出來的事，這一次她沒有阻止我來見你，也是因爲她已經明白你的意思。」



要把這一類的事這麼直接的說出來，通常都會令人相當痛苦的。她却替楚留香說了下去。而且說得更直接。

「不錯，杜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的意思她也明白，因爲她就是我的母親，我就是她要送去給史天王的玉劍公主。」

× × ×

楚留香忽然覺得很冷，很想喝酒。

沒有酒。

遠處却隱隱有春雷响起，那一彎銀鈎般的新月已不知在何時被烏雲隱沒。

她的聲音也彷彿遠在烏雲中。

「史天王要的是一位公主，不是一個落拓刺客的女兒，」她說：「每個人都知道我是一位公主，和那些落拓江湖的流浪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要嫁給史天王，不但是我母親的意思，也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無論誰要來破壞這種事，時時刻刻都會有人去要他的命。」

她冷冷的問楚留香：「我要你來，就是爲了告訴你一點，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明白了？」

「是的。」

「那麼你就趕快走吧，永遠不要再來見我，我也永遠不要再見你。」

第十二章

(一)談話與散步

胡鐵花夢見自己在飛。

能够飛是件多麼奇妙的事，像鳥一樣自由自在的飛來飛去，飛過一重重山嶽，飛過一重重屋脊，飛過手裏總是拿着根戒尺的私塾先生的家，飛過那條拚了命也游不過去的小河，醒來時雖然還是軟綿綿的躺在床上，那種會飛的感覺却還是像剛吃了糖一樣甜甜的留在心裏。

很多人小時候都做過這種夢，胡鐵花也一樣。

只不過這一次他夢醒時，忽然發現自

己眞的在飛。

不是他自己在飛，是一個人用一條手臂架着他在飛，冷風撲面吹來．他的頭還是痛得要命，四下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只聽見一個人說：

「謝天謝地，你總算醒了，能把你弄醒眞不容易。」

× × ×

這個人當然就是楚留香。

胡鐵花喝醉了的時候，除了楚留香之外還有誰能想得出什麼法子弄醒他，要讓一個死人復活也許還比較容易一點。

「你這是什麼意思?」胡鐵花的火大了：「我明明好好的睡在床上，你把我弄起來幹什麼?你是個烏龜還是個王八?」

一個人喝醉了之後，如果舒舒服服的睡到第二天下午，這種人才是有福氣的人，如果三更半夜就被人弄醒，就難怪他會火冒三丈了。

楚留香也喝醉過，這種心情當然明白，所以就不聲不响的讓他罵，讓他罵個痛快。

能够這麼樣罵罵楚留香實在是非常過癮非常好玩的。

不好玩的是，這個老烏龜挨了罵之後速度反而更快了，不但比烏龜快，也比兎子快，甚至比十隻兎子在狐狸追逐下奔跑的速度加起來還快。

這個世界上大概已經找不出第二個這麼快的人。

胡鐵花吃不消了，口氣也軟了，罵人的話也全都從那顆已經痛得快要裂開的腦袋裏飛到九霄雲外，只能呻吟着問：

「你究竟想幹什麼?」

「我什麼都不想幹。」楚留香說：「只不過想個人陪我散散步而已。」

「散步?」胡鐵花又叫了起來，「難道我們現在是在散步?」

他的聲音，就好像一個垂死的人在慘呼!

「我的媽呀，我的老天，像你這麼樣散步，我這條老命非被你散掉不可。」他



問楚留香：「我們能不能不要再散步了?能不能坐下來談談話，聊聊天?」

「能。」

× × ×

楚留香往前衝的時候雖然好像是一根離了弦的箭，可是說停就停。

他停下來的地方剛好有一棵樹枝，樹枝上雖然沒有啼聲亂人好夢要被人打起來的黃鶯兒，樹下却剛好有一片春草。

胡鐵花一下子就躺在草地上了，除非有一根大棒子打下去，他是絕不會起來的了。

「你是要聊天!還是要睡覺?」楚留香說：「要不然我們再去散散步也行。」

「誰要睡覺?王八兒才要睡覺。」

胡鐵花就好像眞的挨了一棒子，一骨碌就從地上坐了起來。

「你要談些什麼?談談杜先生好不好?你有沒有見到他?有沒有見到焦林的女兒?」

「都見到了。」

「那位焦姑娘怎麼樣?長得是不是很美?」

「不但美，而且聰明。」楚留香凝視遠方黑暗的蒼穹：「焦林一定想不到他有這麼樣一個好女兒。」

「然後呢?」

「然後我就走了。」

胡鐵花嘆了口氣：「你爲什麼不陪她多聊聊?爲什麼急着要走?」

「不是我要走，是她要我走的。」

「她要你走你就走了?」胡鐵花故意嘆氣：「你幾時變得這麼聽話的?」

「就在我開始明白了的時候。」

「明白了什麼?」

「應該明白的事，我大概都明白了。」楚留香說：「連不應該明白的事我都明白了。」

× × ×

「近年來東南沿海一帶常有倭寇海盜侵掠騷擾，得手時就立刻呼嘯而去，不知所踪，下一次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會來







，如果派大軍來鎮壓，軍餉糧草都是問題，而且難免擾民，何況那些流竄不定的盜賊，也未必是正統軍旅所能對付的。」

「所以朝廷就派出了位特使，以江湖人的身份，連絡四方豪傑，來對付這些流寇。

「這個人的權力極大，責任也極重，身份更要保持秘密，但是爲了對官府來往時的方便，又不能不讓人知道他是個身份很尊貴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只有假借一個理由，賜給他一種恩典，將他的女兒册封爲公主。」楚留香說：「雖然是名義上的公主，却已足够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聽到這裏，胡鐵花才忍不住問：

「你已經知道這個人就是杜先生?」

「是的，我已經知道了。」楚留香反問：「可是你知道這位杜先生是誰麼?」

「他是誰?」

「杜先生就是焦林以前的妻子，玉劍公主就是焦林的女兒。」

胡鐵花的手已經摸到鼻子上了。楚留香又接着說：

「她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我雖然不明白她離開焦林後怎麼會跟大內皇族有了來往，可是朝廷能重用她，絕不是沒有理由的。

「沿海的流寇漸漸被她壓制，漸漸不能生存，這時候東南海上忽然出現了一個遠比昔年『紫鯨帮』的海闊天更有霸才的梟雄，於是這些已無法獨立生存的小股流寇，就只有投靠到他的旗下。」

楚留香嘆息：「寶劍有雙鋒，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杜先生雖肅清了岸上的游民流寇，却造成了史天王海上的霸業。

「現在他的力量已經漸漸不是杜先生所能對付的了，爲了安撫他，杜先生只有答應他，把自己的女兒玉劍公主作爲休兵的條件，這當然也是逼不得已的一時權宜之計。」

「這道理我也明白。」胡鐵花也在嘆着氣：「所以我才肯做這件事。」

「可是有些人却不明白，不但那些熱血沸騰的江湖豪傑會挺身而出，史天王的屬下中一定也有些人會來阻止。」

「爲什麼?」

「因爲他們早就想殺上岸來大撈一筆了，史天王如果娶了玉劍公主，他們還有什麼機會?」楚留香說：「東洋的倭寇們也早就想讓史天王與杜先生火併一場，等到雙方兩敗俱傷時，他們才好坐收漁利，當然也不會讓這門親事成功的。」



「你早已看出那個東洋姑娘就是他們派來的人?」胡鐵花問。

「本來我還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關鍵，可是現在我已經想通了。」

楚留香苦笑：「杜先生要將我置之死地，也只不過是爲了生怕我洩露玉劍公主身世的秘密，破壞了這門婚事，玉劍公主爲了顧全大局，不惜犧牲自己，我既然已經明白了這些事，還能有什麼話說?」

「所以她要你走，你就只有走。」

「是的，」楚留香淡淡的說：「她要我走，我只有走，她不要我走，我也會走的。」

「是不是因爲你已經不想再管這件事?也不管她了?」

楚留香淡淡的笑了笑：「你要我怎麼管?難道要我代替她去嫁給史天王?」

胡鐵花瞪着他，搖頭嘆息!

「你這個人實在越來越不好玩了，以前你不是這樣子的，不管遇到多困難的事你都不會退縮，不管遇到多可怕的對手你都會去拚一拚。」他冷笑：「想不到現在你居然變成了個縮頭烏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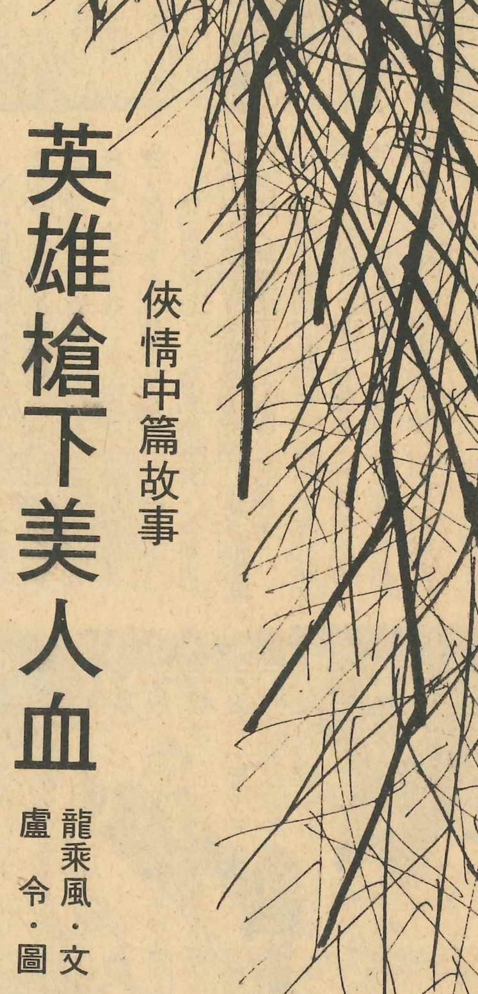
楚留香居然一點都不生氣。

「幸好你還沒有變，一定還是會去做好你答應了別人的事。」

「我當然會去做。」胡鐵花叫道：「你也用不着管我，要走就只好快點走。」

「臨走之前，我們能不能再喝一次酒。」楚留香笑得彷彿也有點悽凉：「我恰巧知道這附近有幾罎好酒。」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手刃親女婿　是敵還是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星堡主海三爺突然率領所部——方團、屠滌天、孔香香、血狐等逕赴飛龍幫總壇拜會該幫幫主郎如鐵，郎如鐵與海三爺本素有嫌隙，彼此均心存芥蒂，但海三爺名重武林，不惜紆尊枉顧，郎如鐵乃不得不捐棄前嫌，以禮相迎。在飛龍廳內，雙方共商如何進攻强秦幫之策，該帮老供奉白天義提醒各人，要謹愼行事，不可輕視强秦帮帮主秦大官人之武功，並說出在廿年前曾目睹秦大官人以五指連斃黑白五獅，六年前又親見魔刀老祖彭隱山亦爲其殺害，方團與屠滌天原是彭隱山之徒，一聽其師爲秦大官人所殺，不禁憤恨塡胸，尤恨本身功力不足以報師仇，最後決議採用車輪戰法對付對方……

海三爺接口緩緩道：「比起勾中魂又如何？」

血狐道：「假如說勾中魂是一座高山，那麼慕容天軍就是汪洋大海。」

高山雖然壯大，但把它放進大海裏，不獨顯得渺小，而且還會給大海無聲無息地完全淹沒。

白天義嘆了口氣，道：「假若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都在洞仙堡中，那麼我們這一次攻擊行動，就是孤注一擲的賭博！」

（二）

賭博！

人生本來就是由無數次賭博連貫起來的。

無論你選擇是光明的一方，或者是黑暗的一面，這都是賭博。

要流芳百世固然不易，要成爲一個遺臭萬年的人，又豈是庸碌無才之輩可以成功？

生孩子是賭博。

賭甚麼？

賭一賭生的是男是女，賭一賭老婆大人的肚子是否爭氣。

孩子生出來了，是龍是蛇？又是一場賭博。

能够文武全材，固然上上大吉，但文武兩途必須擇其一而精研的時候，又得下定決心，肇定主意賭一賭！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婚姻大事，無論是父母作主也好，自作主張也好，又是一場賭博。

沒有人敢肯定將來的事，就等如沒有人可以事前知道在賭桌上會抓一副怎樣的牌一樣。

當然，那些賭棍、騙子之流，是會知道的。

但當他們抓了好牌，大勝對手之餘，又焉知是否會給人識破？終於落得鼻青臉腫，甚至被殺死於街頭的悲慘下場？

連知道自己會抓甚麼牌的騙子，也會有輸掉一切的時候，又何况別人？

沒有人可以永遠勝利。

也沒有人會在命中註定永遠失敗。

只要你活着，你就隨時都可能輸得一敗塗地。

只要你不氣餒，全軍盡墨，慘敗之餘，日後仍然有翻本、反敗爲勝的機會！

人生就是賭博。

在賭博中，最可憐的，並不是賭輸的人。

他們雖然賭輸，但還可以再賭，而且就算他們已輸到山窮水盡，永難東山再起的田地，他們仍然不是最可憐的。

因爲他們畢竟曾經賭過。

最可憐的，是賭桌上的注碼！

×　　×　　×

在許多賭博裏，除了金錢財帛之外，人類的性命也是注碼。

尤其是在戰爭中。

尤其是在江湖的險惡波濤上。

這都是豪賭，人命的豪賭！

這些賭博比賭桌上的賭博更殘酷，因爲雙方都可能同時輸掉一切！

那就是珠沉玉碎，同歸於盡的悲慘局面！

（三）

孤注一擲的賭博，豪氣十足的人總是認爲很痛快。

無論是贏是輸，這都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海星堡和飛龍帮已作出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就是孤注一擲。

×　　×　　×

賭徒有很多種。

有些賭徒表面上看來還有大量賭本，當他押下最後一注的時候，別人做夢也想不到這已是他的孤注一擲。

而有些賭徒看來已在孤注一擲，但其實他們還有賭本，而且那些賭本比起別人以爲是「孤注一擲」的一注還多得多。

海星堡和飛龍帮是屬於那一種賭徒？

這是否他們眞正的孤注一擲？

郎如鐵是否已成爲了這場鉅大賭博中的注碼？

×　　×　　×

寒風撲面，海星堡與飛龍帮的攻擊行動已開始。

這是突如其來的襲擊，多年來未殺人的老山貓也已大開殺戒。

白天義的武器是一把軟劍。

劍揮如電，洞仙堡外的鄒領班被刺殺於黎明之前。

拂曉，永遠是發動突襲的最佳時刻。

到了那個時候，夜班的守衛必已很疲倦。

而熟睡中的人也是好夢方酣。

海星堡總共出動一百四十八人。

飛龍帮人數較少，只有七十七個。

但這二百二十五人之中，其中包括了海三爺、白天義、方團、屠滌天、血狐、郎如鐵和白盈盈！

沒有人能漠視這一股力量。

他們終於攻進了洞仙堡！

（四）

洞仙堡外貌深沉雄偉，堡中更是路徑迂迴曲折，就像是一個龐大的迷陣。

任何人來到這裏，都有迷路的危險。

這些迷陣已困死過不少江湖豪傑，但却難不倒白天義和白盈盈。

三座迷陣都被他們逐一破解，終於殺進了「聚仙堂」。

聚仙堂內爐火熊熊，慕容天軍就坐在一張豹皮大椅上，恭候海星堡和飛龍帮的高手。

×　　×　　×

這張豹皮大椅，本是秦大官人最喜歡坐的一張椅子。

現在，慕容天軍就坐在這張椅上，他臉上的神態也彷彿有點像秦大官人平時的模樣。

在慕容天軍的身邊，站着了一個白衣人，他就是潛花劍客香飛雨。

香飛雨的目光很深沉，一直盯在郎如鐵的臉上。

郎如鐵也冷冷的望着他，忽然道：「你殺了管莽，甚麼時候償命？」

香飛雨冷冷一笑，沒有回答。

慕容天軍看着郎如鐵，道：「聽說你的槍很快。」

郎如鐵也沒有回答慕容天軍這句話。

回答慕容天軍的人是海三爺：「他的槍法就算再快十倍，也絕對不會殺你。」

慕容天軍道：「他爲甚麼不會殺我？你們現在豈不是要來趕盡殺絕的？」

香飛雨冷冷道：「本帮與你們，本來就是誓不兩立。」

海三爺乾笑一聲，道：「好一個誓不兩立。」

香飛雨道：「只怕這一趟，你們是來得容易，欲走艱難。」

海三爺大笑：「本座既然已來到這裏，就絕不會無緣無故的就走。」

白天義眸中閃動着悸人的光芒，接口說道：「就算要走，最少也要撈回多少好處。」

慕容天軍道：「白老供奉想得到的好處，是否我們的人頭？」

白天義淡淡道：「老朽不喜歡頭顱，老朽只喜歡挖出你的心肝。」

慕容天軍凝注着他，緩緩道：「白老供奉果然不愧是一隻可怕的老山貓。」

白天義道：「你又可嘗不可怕，難道你以爲自己很可愛？」

慕容天軍的目光忽然盯在郎如鐵的臉上：「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但却沒有想到，你竟然是個胆小的懦夫。」

郎如鐵並不介意這些說話。

他只是淡淡的道：「大概本帮主孤身到此，就會被閣下稱讚一句『胆色過人』了？」

慕容天軍悠然道：「這也難怪，你的未來岳丈知道你要去冒險，當然會和你在一起的。」

海三爺臉色一沉，冷喝道：「你這句說話是何用意？」

慕容天軍緩緩說道：「海堡主總該明白。」

海三爺道：「明白甚麼？」

慕容天軍道：「難道你眞的不知道誰是郎如鐵的未來岳丈？」

海三爺沉聲道：「本座就是不明白。你說！」

慕容天軍悠悠一笑，向郎如鐵横了一眼：「他豈非就是海堡主的未來女婿？」

海三爺冷喝一聲：「放肆！」

慕容天軍嘆了口氣，道：「他若不放

肆，又怎麼敢在海星堡裏把海小姐刦了出來？」

「放肆的不是他。」海三爺冷笑道：「放肆的人是你！」

慕容天軍道：「把海小姐刦走的人不放肆，我說他是你的未來女婿，倒算放肆，這倒有趣。」

他口裏說有趣，但臉上的表情却是一點也不有趣。

海三爺冷冷道：「久聞戰帥武功淵博，今日正好領敎一二。」

慕容天軍道：「海堡主太看得起在下了。」

海三爺怒叱，身形如怪鳥般掠起：「別廢話，接本座一掌！」

掌風呼嘯，海三爺右掌急罩慕容天軍胸前所有要害。

慕容天軍大笑，突然從豹皮大椅上彈躍而起。

海三爺的掌勢依然沒有改變方向，「叭」的一聲，豹皮大椅登時四分五裂，碎片直激射到半空之中。

等到大椅碎片紛紛落下之後，慕容天軍已和海三爺對拚了一掌。

這一掌，衆人都看不出甚麼瞄頭，也分不出究竟是誰勝誰負，甚至是誰佔到少許上風。

慕容天軍臉上的神色很平靜，道：「海堡主的大悲九重勁，果然沒有讓在下失望。」

海三爺冷笑。

「你倒算識貨。」

慕容天軍淡淡道：「如果我沒有看錯，海堡主的大悲九重勁已練到第七層的境界。」

海三爺又是冷冷一笑，對於慕容天軍這句說話不置可否。

慕容天軍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不是你的敵手。」

海三爺的臉色忽然緩和了下來，淡淡說道：「你雖然不是本座之敵，但所負不多。」

慕容天軍微微一笑，道：「的確所負不多……」

說到這裏，他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終於，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一向以爲除非大悲九重勁已練到第八至第九層境界的掌力，才可以把我擊敗，但我的想法錯了，我連第七層境界的掌力也禁受不起……」

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他嘴角已泌出了血，臉色也變得比平時更蒼白。

直到現在，衆人終於看出，海三爺畢竟還是贏了。

慕容天軍的身子忍不住微微的在顫抖：「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海三爺笑了，道：「本座現在不能殺你。」

慕容天軍道：「海堡主是不是不屑下手？」

海三爺搖頭。

他慢慢的說道：「本座不殺你，是因爲不想太花費氣力。」

他的目光忽然轉射向香飛雨：「劉孤零呢？」

香飛雨說道：「你知道他一定在這裏麼？」

海三爺冷冷一笑：「劉孤零若不在這裏，憑你一人豈敢加盟在强秦帮門下？」

語音甫落，立刻就有人鼓掌。

「一針見血，說得好！」

海三爺目光一閃，盯着一個神情看來很憔悴的灰袍人。

這灰袍人就是劉孤零。

× × ×

劉孤零的手裏有刀。

文王紫玉刀！

海三爺淡淡道：「你的刀法想來又已精進了不少。」

劉孤零搖頭。

「你錯了，劉某巳多年沒有用刀。」

海三爺道：「劉兄重蹈江湖，未知所爲何事？」

劉孤零的瞳孔在收縮。

他的目光忽然盯在郎如鐵的臉上，一字字道：「我要殺人！」

郎如鐵立刻道：「殺我？」

劉孤零冷笑：「當然是殺你！」

他的目光充滿仇恨，他手中的刀充滿殺氣。

他的刀就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也就像是他的刀。

劉孤零剛才還是滿臉憔悴的樣子，但忽然間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鏗！文王紫玉刀緩緩出鞘。

郎如鐵緩步越衆而出，正臉面對着劉孤零。

「你要殺我，甚麼時候動手都可以，」他沉聲說道：「但對於殺你女兒的事，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後悔。」

劉孤零道：「你不必後悔，就算時光可以倒流，你同樣不會饒了她的性命。」

郎如鐵毫不諱言：「的確不會。」

劉孤零輕撫着文王紫玉刀的刀鋒。

刀光令人心悸，刀影令人胆寒。

刷！劉孤零的刀巳發招，一聲慘呼，立刻震撼了整個聚仙堂！

聾啞雙魔

（一）

刀如電閃，瞬即巳刺入了一個人的咽喉！

文王紫玉刀固然是好刀，但更令人拍案叫絕的，却還是劉孤零的刀法。

一把長劍也巳同時冲天般飛起，「奪」的一聲，劍尖射進了橫樑之上。

那竟然是潛花劍客香飛雨的劍。

劉孤零要殺的人，竟然不是郎如鐵，而是香飛雨！

這一個變化實在太大，也實在令人太難以想像。

香飛雨費盡心機，才把劉孤零邀請出來，對付郎如鐵。

他做夢也想不到，劉孤零竟然會在這個時候殺自己。

當他看見刀光向自己疾閃過來的時候，他的劍也巳拔出。

他的劍法當然絕不是白練的。

倘若刺殺他的人不是劉孤零，那麼這人的刀還未沾着他的身子，必巳反而死在香飛雨的劍下。

然而，刺殺香飛雨的人是劉孤零。

香飛雨直視着劉孤零。

他的劍巳被文王紫玉刀震飛，他的咽喉巳被文王紫玉刀如魚入水般滑入。

他連眼睛都沒有眨，只想問一句：「你爲甚麼要殺我？」

雖然他連這一句說話都無法從喉嚨裏迸出來，但劉孤零巳回答了他心中這句質問。

「我若要找郎如鐵報仇，根本用不着你來激將。」

香飛雨重重一咳，連身子都無法再站得穩。

只聽劉孤零冷冷的說道：「杳杳不聽我的說話，才有如此悲慘的下場，雖然她是我唯一的女兒，但你可知道她令我有多失望？她就算不死在郎如鐵的手下，將來也必定會死在別人的手裏，所以，我絕對沒有爲她報仇的打算。」

香飛雨臉如紙白，冷汗、鮮血巳把他整個人籠罩着。

劉孤零的神情忽然變得平靜，接道：「我殺你，是因爲你要投靠强秦帮，你可知道强秦帮這些年來害盡了多少人？你可知道霍十三刀爲甚麼要血洗點蒼山？你可知道霍十三刀的手爲甚麼會斷？」

香飛雨不知道。

一個巳經嚥氣的人，當然甚麼事情都不會知道。

（二）

看着香飛雨的屍體，慕容天軍的臉色還是很鎭定。

劉孤零的刀法雖然可怕，但更可怕的還是他這個人，根本就不是存心爲强秦帮効力。

香飛雨引狼入室，自招滅亡，在强秦帮來說，那是自取其咎。

劉孤零冷冷一望，問慕容天軍：「秦帮主並不在洞仙堡中，你是這裏權力最大的人？」

慕容天軍點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也沒有錯，只要我一聲令下，你們立刻就會被本帮所包圍。」

海三爺冷冷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反正這一戰遲早都必會發生的。」

慕容天軍道：「但現在我暫時不想奉陪。」

海三爺目光如刀：「你想逃？」

慕容天軍淡淡道：「海堡主以爲我現在巳無路可逃，一定會死在你們手裏？」

海三爺冷冷道：「那倒不是，只不過本座很想看看，你用甚麼方法可以逃得出去。」

慕容天軍道：「這裏是强秦帮的地方，在地形上我佔着很大的便宜，我要離開這裏，會有很多法子。」

海三爺道：「你想怎樣離開這裏？」

慕容天軍笑了笑。

他的笑容居然很輕鬆，他說：「最好的法子，當然是先讓你們離開這裏，然後我才施施然的離去。」

海三爺冷冷一笑：「可惜我們不想離開這裏，除非你巳被殺。」

慕容天軍道：「你們會離開的。」

海三爺道：「你有這種把握？」

慕容天軍一笑，道：「當然有把握，因爲你們若不立刻離開，你們就得全部死掉。」

說到這裏，他背後的一幅牆突然從中裂開。

牆的背後，居然是一座秘密的倉庫。

倉庫裏只有一種東西。

那是一箱又一箱的炸藥！

（三）

火藥的氣味，巳撲進每一個人的鼻孔裏。

慕容天軍悠悠一笑：「單憑慕容某一人的性命，就可以與海星堡主、飛龍帮主，還有這許多武林上頂尖兒的絕頂高手同歸於盡，這實在是一件很化算的事。」

郎如鐵忽然冷冷一笑道：「你捨得拋棄自己的錦繡人生，陪我們死在這裏？」

慕容天軍老實的回答：「不捨得。」

郎如鐵道：「你當然不捨得，憑你現在的武功，雖然不是天下無敵，但最少也可以名列中原武林高手前十名之內，你若死在這裏，未免是太可惜了。」

慕容天軍道：「的確很可惜。」

郎如鐵道：「所以你絕不會把火藥燃爆。」

慕容天軍點頭道：「我不會。」

但他隨即又道：「但是，聾啞雙魔却會。」

郎如鐵一怔。

「聾啞雙魔，左右勾魂使？」

「不錯，」慕容天軍淡淡道：「他們都是我家的老僕，他們對我忠心的程度，絕不會比郎帮主昔日的老尉遲稍遜，我若有甚麼風吹草動，遭遇不測的話，他們立刻就會把炸藥燃爆，爲我報仇。」

郎如鐵目光閃動，緩緩道：「我沒有看見他們。」

慕容天軍道：「他們絕不會讓你們看見。」

他嘆息一聲，道：「雖然他們的武功相當不錯，但與各位相比，却未免相形見拙，倘若給各位發現他們的踪跡，那可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慕容天軍接道：「各位現在也許可以殺了我，但你們絕不會贏取到勝利，勝利依然是屬於强秦帮的，因爲我雖然死了，但秦帮主仍然活着。」

他的說話每一句都可以令人的鼻尖滲出冷汗。

誰都不能說他是在危言聳聽。

海三爺考慮了很久，終於道：「好！我走！」

他說「我走」，但是雙腿却是紋風不動。

絕對沒有半點離開聚仙堂的打算。

他冷冷一笑，又道：「慕容天軍，你也跟我一起走。」

慕容天軍彷彿怔了怔，道：「我爲甚麼要跟你走？」

海三爺道：「因爲你若不走，本座也絕不會走。」

慕容天軍沉聲道：「海堡主莫非眞要弄個玉碎珠沉，同歸於盡？」

海三爺搖頭。

「本座雖然年紀巳經不輕，但却還是很珍惜這條老命，同歸於盡固然非本座之所願，就算要本座弄傷一根手指，也是不

愉快的事。」

他忽然笑了笑：「本座從來都不喜歡幹任何令自己不愉快的事。」

慕容天軍嘆道：「海堡主，你是應該知道，我絕不會跟你走的。」

海三爺道：「你若不走，本座也不走，你儘管下令聾啞雙魔燃爆炸藥好了。」

慕容天軍盯着他瞧了很久，才冷冷道：「海堡主以爲我的說話只不過是恫嚇之言？」

海三爺道：「你的說話本座絕不懷疑，但有件事你也許直到現在還不知道。」

慕容天軍突然轉身向背後望去。

一箱一箱的炸藥高高疊起，這裏數以萬斤計的炸藥，尸足够同時炸死洞仙堡裏所有的人。

在這些黑黝黝的箱子叢中，忽然出現了兩個紫衣老人。

慕容天軍對他們當然不會陌生。

在左邊出現的一個，是聾魔慕容遠，在右邊出現的一個，是啞魔慕容雲。

他們的臉色很不好看。

因爲他們的咽喉都尸穿了一個血洞。

（四）

噗！噗！

聾啞雙魔各自掩着自己的咽喉，臉上帶着一種驚詫、難以相信的神態，倒了下去。

他們的手中都有武器，那是一枝判官筆和一條七節鞭。

雖然他們的武功，還不能以「絕頂高手」四字來加以形容，但江湖上能擊敗他們的人尸並不多。

尤其是在一個照面之間就可以把他們置諸死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但他們已遇上了其中一個。

慕容天軍終於算漏了一個人。

他忘記了海星堡中，還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大美人——海飄！

× × ×

海飄！

慕容天軍一直都沒有小覷她的武功，但却還是沒有想到，她竟然會在這個要命的時候，要了聾啞雙魔的性命。

海飄本來是被軟禁的，但她現在顯然已逃了出來，而且還潛進了這一個裝滿炸藥的倉庫裏，把聾啞雙魔殺掉。

海三爺笑了。

他的笑容很愉快，就像是一個看見鷸蚌相爭的漁夫。

劉孤零也在笑。

他的笑容却是帶着幾分蒼涼的。

「慕容天軍，今天你是死定了。」

就在他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一雙挾着排山倒海般威力的鐵掌，已向他迎面撲至！

（五）

天下間奇人異士雖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絕對沒有任何人可以輕視這一雙手掌。

其實用「鐵掌」兩字來形容這一雙手掌，也並不怎樣貼切。

這一雙手掌簡直比百煉精鋼還更堅硬，從掌心發揮出來的威力比任何武器還更具有殺傷力。

因爲這是海三爺的大悲九重勁！

× × ×

海三爺突然向劉孤零襲擊，這一着又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劉孤零已表明姿態，與强秦帮爲敵，甚至不惜把香飛雨斃於刀下，但海三爺却在這個時候要殺他！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

唯一沒有感到意外的人，也許只有一個。

那就是劉孤零！

險惡風雲

（一）

無堅不摧的大悲九重勁，能否殺得了劉孤零？

沒有人知道。

因爲劉孤零已被人拉開，而大悲九重勁威猛無儔的掌力，也被這一個人完全承受下來。

能够「拉開」劉孤零，接着更把海三爺掌力接下的人，當然不是平庸之輩。

老山貓絕非庸手，他的武功究竟有多深，就算是海三爺也未必摸過透。

一聲異响，老山貓白天義和海三爺同時後退三尺。

白天義倒抽了一口冷氣，半晌才道：「果然不愧北武林第一人。」

海三爺冷笑道：「你也不弱。」

能够與海三爺硬拚一掌的人，他的武功當然不弱。

白天義沉默了半响，緩緩道：「海堡主要殺誰，老朽都不會阻攔，但你絕對不能殺劉孤零。」

海三爺冷冷道：「本座喜歡殺誰就殺誰，從來都沒有人能管得着。」

白天義道：「你就算要殺他，也不必急在一時，別忘記了我們是來對付强秦帮的。」

海三爺厲聲叫道：「他就是强秦帮的人！」

白天義搖頭道：「這一點請恕老朽無法相信。」

海三爺道：「你以爲他殺掉香飛雨，就一定是和强秦帮作對？」

白天義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海三爺冷冷道：「香飛雨本來就是本座派出去的人，他是本座在强秦帮佈下的臥底！」

此言一出，人人皆是一怔。

白天義臉上却毫無反應，淡淡一笑，說道：」如此說來，香飛雨反而是我們的人了？」

「當然！」

「這件事有誰能證實？」

「本座的說話，就已足够證實這一切了！」海三爺冷冷道：「香飛雨一直都與本座保持聯繫，知道他底蘊的人，世間上就只有我一個。」

白天義不再說話了。

海三爺森冷的目光緊盯着他，道：「請白老供奉讓開，待本座爲香飛雨報了仇再說！」

白天義仍然攔擋住海三爺。

他冷冷的說出了一句話：

「你絕不能動他一根毫髮！」

聚仙堂內，殺氣如濃霧。

白天義像石柱般攔在海三爺和劉孤零的中央。

無論是海三爺要殺劉孤零也好，劉孤零要殺海三爺也好，最少得要闖過白天義這一關。

但又有誰敢輕言一擊就可以把白天義逼退？

海三爺雖然是武功絕世的梟雄，他也沒有這種把握。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胖一瘦兩條人影已分別在白天義的左右包圍着。

他們當然就是方團和屠滌天！

× × ×

海三爺、方團、屠滌天這三人，全是江湖上屈指可數的頂尖兒人物。

白天義在這三人的包圍下，臉上仍然毫不動容。

屠滌天沙啞的聲音忽然响起，道：「白老供奉，你老人家最好不要管海堡主的事。」

方團接道：「海堡主要殺誰，誰就必死，就算白老供奉强自出頭，也同樣無法保得住劉孤零的性命。」

白天義冷冷一笑：「你們都是魔刀老祖的弟子？」

方團、屠滌天同時回答：「正是。」

白天義盯了方團一眼，然後向屠滌天道：「就算是魔刀老祖再生，他也不敢對老朽如此無禮！」

方團冷冷道：「我們本來就不懂得甚麼叫禮貌，還請白老供奉多多包涵。」

屠滌天道：「我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無論任何人阻攔海堡主，我們都要把他踢開！」

他最後一句說話，已不啻是向白天義挑戰！

白天義突然大笑。

「好！果然長江後浪推前浪，年輕的一輩，越來越不把我們這些老不死放在眼內了。」

他的笑聲突然收斂，喝道：「你們一起上吧！老朽這副老骨頭，大概還挺得住的！」

方團、屠滌天沒有動手。

動手的是海三爺！

（二）

白天義一直都攔阻着海三爺，不讓他去對付劉孤零。

海三爺突然出手，這一次他的目標並不是劉孤零，而是白天義。

掌風如狂飈般向白天義湧去。

呼嘯一聲，掌力尖銳而有力，其勢相當驚人。

白天義雙眉一聚，也全力施展畢生絕學，與海三爺週旋。

這兩人都是威震江湖的武學大宗師，一經交手，戰況自然極爲可觀。

白盈盈一點也沒有爲白天義担心。

對於白天義的武功，她是具有極大的信心。

海三爺與白天義動手之際，方團和屠滌天也已和劉孤零拚了起來。

× × ×

海三爺和白天義本來都是同一夥而來的，但爲了劉孤零的出現，却不惜展開一塲生死決戰。

這種情況，當然對慕容天軍很有利。

雖然聾啞雙魔被殺，但慕容天軍並沒有感到眞正的可惜。

事實上，他也不想同歸於盡。

他只是有點不明白。

他不明白海三爺爲甚麼要殺劉孤零，而且還那麼着急，連先對付强秦帮才動手也不肯。

海三爺指香飛雨是他派到强秦帮的臥底，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最少，那是缺乏證據的。

香飛雨是否海星堡派到强秦帮的臥底，只有香飛雨和海三爺才知道。

現在香飛雨已死，海三爺的說話未必就是正確的。

就算香飛雨眞的是臥底，海三爺也不必這樣急於要殺劉孤零。

由此可見，其中顯然大有文章。

慕容天軍並不愚蠢，他早已看出其中必然大有蹺蹊之處。

但他對於海三爺和劉孤零之間的事，知道得實在太少，所以他根本無從猜測。

他本來就是局外人，而海三爺與劉孤零之間的糾葛，就算他再聰明百倍，也是決計想不出來的。

（三）

在倉庫裏的海飄，已緩緩的走了出來了。

對於聚仙堂內的決戰，她當然是很關心的。

因爲動手的人，其中一個就是她的父親。

慕容天軍盯着她，忽然道：「妳的劍法很不錯。」

海飄想了想，說道：「我自己倒不覺得。」

慕容天軍道：「能够把聾啞雙魔一下子就完全解決掉的人，江湖上恐怕還找不出幾位？」

海飄默然半晌，忽然道：「這倉庫的後門並不穩固。」

慕容天軍微微一笑，道：「我早已知道妳是從那裏潛進倉庫裏的，只可惜妳殺了聾啞雙魔，仍然於事無補。」

海飄道：「難道你敢親自把炸藥燃爆麼？」

慕容天軍淡淡道：「這些炸藥並不是用來同歸於盡的，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同歸於盡的打算。」

海飄冷冷一笑：「以你現在的身份，你怎會輕易結束自己的性命？」

慕容天軍道：「螻蟻雖小，尚且偷生，況且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糟到走投無路，要出此下策。」

突聽郎如鐵的聲音响起：「你的確不想死，但你也沒有把握可以擊退我們。」

慕容天軍笑了笑，他的笑容很神秘。

「郎帮主的槍法，據說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江湖傳言，豈可相信？」

「就是因爲不少高手不相信，所以他們都死在你的英雄槍下。」

「殺人並不有趣，尤其是要殺那些自己不想殺，但却又非殺不可的人。」

（未完）



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傅玉書於某晚依約在山下一破廟等候無面人，但等了許久，仍未見無面人的踪影。無面人突然竄入，並告知有無敵門的人追踪而來，請他急作準備應變。兩人隨即隱蔽。不久，果有十多個無敵門人入廟搜索，但無發現，正待退出，傅玉書驀地由天井上躍下，手持纓槍，施展絕技。盡斃無敵門人。他見自已練成纓槍絕技，不禁仰天大笑。無面人走出，向他稱讚一番，並向他報告調查有關雲飛揚的身世、來歷等，傅玉書聞報，面色大變，原來雲飛揚竟是青松的兒子，而暗中教雲飛揚學武的蒙面人，推測可能就是青松……

毒手暗頻施　連殺兩師兄

劍在人在

夜已深。叢林中那片空地之上，雲飛揚在黑衣人的指點之下又苦練劍術。

劍光飛閃，黑衣人一聲輕叱，劍亦出鞘，撲上前去，刺向雲飛揚，一刺就是十八劍。

雲飛揚有守有攻，連接十八劍，黑衣人一挽劍花，第十九劍接刺出。

劍刺到一半，「錚」一聲，突然齊中斷下來。

兩人的動作不約而同都停頓，黑衣人呆望着手中斷劍，忽然歎息一聲。「劍在人在，劍亡人亡，這柄劍跟了我這麼多年，想不到今夜竟斷為兩截，你我的緣份，只怕也已到此為終了。」

雲飛揚立時緊張起來：「師父，若是你離開，以後就沒有人再教我練武了。」

黑衣人搖頭。「我要教你的，都已經夠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你我始終難免一別。」

「可是……」

「痴兒——」黑衣人又一聲歎息。

「師父，你到底要到那裏去？」

「那兒該去，就去那兒。」黑衣人沉下聲音：「如果你還念師徒之情，希望你答應我兩件事。」

「師父請吩咐。」

「第一，以後更加要苦練，第二——」一頓，黑衣人才接下去，「要盡力幫助武當，不能夠與武當作對。」

「是——」雲飛揚仍然忍不住追問：

「師父，為什麼你要我這樣做。」

「不必多問。」

「那師父以後……」

「若是有機會，我一定到來探你。」

「師父——」雲飛揚悲從中來：「你教了徒兒這麼多年，請受徒兒三拜。」

黑衣人不置可否，雲飛揚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再抬起頭來時經已熱淚盈眶。

黑衣人一再歎息：「飛揚，你好自為之，一有機會，就到無敵門去找——沈曼青。」

「沈曼青？」雲飛揚方待追問，黑衣人已飄然退開。

× × ×

夜更深，青松的靜室之外人影一閃，一縷輕烟也似從半開的一道窗門掠進去。

這是一個不容易為人發現的角度，如此深夜，也應該不會有人到靜室附近。

那個人不是別人，就是青松，一身淡黃色道袍，與平常的打扮無異。

房中沒有燈，青松消失在黑暗之中，窗戶亦無聲的關閉。也就在這個時候，傅玉書從牆下一叢花木中矮身閃出來。

入夜之後，他一直就藏身在那裏，一聲也不發，也不動。

在此之前，他已經好幾夜藏身在那裏，更早之前，他亦經弄清楚青松一個月之中，總有十來天深夜離開靜室。

他要知道青松是否在靜室之內很簡單，一個武學上的難題便可以讓他試出來。

深夜拍門，毫無反應，已足以證明，至於青松習慣由那一個方向離開，更就不難找到。門戶窗戶關閉，就只有那一個窗戶半開，或虛掩，還不是由那兒進出。

一次也許是巧合，但接連幾次，傅玉書現在已經完全肯定黑衣人就是青松的化身。

至於青松為什麼要這樣做，傅玉書亦想像得到，自從老怪物偷學武當六絕，被發覺挑斷六筋，囚在寒潭之後，武當派就訂下了一條規矩，一定要身家清白的人才可以收歸門下。

青松既不能認雲飛揚這個兒子，雲飛揚就只得從母姓，一個連父親是誰也不知道的人，當然就說不上身家清白，所以儘管雲飛揚乃是由青松親自帶上武當山，也不能夠成為武當派弟子。也所以，青松只能夠暗中教雲飛揚的武功。

他若是露出本來真面目，雲飛揚一定會查根問底，還有其他更多的麻煩。

這所以青松必須蒙上臉龐。

× × ×

出了靜院，傅玉書立即向後山奔去。

周圍一片死寂，夜風吹冷，傅玉書的額頭亦有汗珠滴下。

這到底是冷汗還是熱汗？

寒潭中沒有晝夜，霧氣迷濛，傅玉書進去的時候，老怪物正坐在石上發呆。

一聽黑衣人就是青松，老怪物幾乎跳起身來。「這個老雜毛也真風流。」

「爺爺，這件事……」

「斬草除根，要連雲飛揚也殺掉。」

「孫兒也是這個意思。」傅玉書一面陰森之色。

「那你就快去結果白石謝平。」

「只是，爺爺你的腳。」

話口沒完，老怪物突然站起身來，一腳踢出，傅玉書冷不防，竟被踢翻地上。

他反而高興，嚷起來：「爺爺，你雙腳原來已經好了。」

「已八九分了。』

「好，那孫兒就趕緊採取行動，讓他們一試鎖喉槍的厲害。」

老怪物面色一變。「你千萬不要用鎖喉槍。」

傅玉書一呆，隨即醒悟。「那是會引起別人懷疑，好，那我就以兩儀劍對付白石，以霹靂掌對付謝平！」

「好聰明的孩子，還有，做掌門不能夠有婚約纏身，若是倫婉兒那個丫頭死纏不休，不答應解除婚約，連她也殺掉！」

「爺爺……」傅玉書面有難色。

「怎麼？」老怪物一瞪眼，「不捨得殺掉這個女人。」

傅玉書點頭承認。

「你忘了武當與我們傅家的仇恨？」

「孫兒記得。」傅玉書沉痛地跪下。

「只是，孫兒實在不忍心……」

「你就忍心讓爺爺不能報仇雪恨。」

「爺爺，放過婉兒……」

「好，既然你不忍心，爺爺就成全你們。」

傅玉書喜出望外，尚未來得及多謝，老怪物突然反手將鐵鍊繞在自己的頸子上，傅玉書急忙制止，用力扳開老怪物雙手，嘶聲大叫：「爺爺，你千萬不要這樣，千萬不要自殺，孫兒答應你老人家……」

語聲未已，傅玉書經已涕淚縱橫。

老怪物緩緩鬆開鐵鍊。「這才是『無

毒不丈夫』。說到女人，天下多的是，爺爺離開了這個鬼地方，替你找一千個、一萬個！」

傅玉書沒有作聲，呆在那裏。

倫婉兒的倩影那刹那又湧上心頭，却迅速碎成千萬片。

香囊

夕陽西下。

傅玉書倫婉兒偎倚在柳蔭下，倫婉兒忽然取出腰佩的那個香囊。「傅大哥，這香囊我自小就帶在身上，現在送給你。」

傅玉書接過香囊，心頭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即時一下旱雷，凌空落下，傅玉書混身一震，不由又省起寒潭中受苦的祖父，眼瞳不覺露出了一絲殺氣來。

倫婉兒沒有在意，又輕呼一聲：「傅大哥，你喜歡不喜歡？」

傅玉書充耳不聞，倫婉兒偷眼一望。「傅大哥！」

「什麼事？」傅玉書如夢初覺。

「你在想什麼？」

「我……我……」傅玉書心念一轉。「我在想，你送這個香囊給我，我也不知道該送你什麼。」

「我什麼也不要。」

「這樣好不好，明天我下山，買一些衣料給你。」話說到一半，傅玉書好像才省起一件事。「不成，師父有命令，任何人如無要事不得下山。」

倫婉兒一笑。「那我跟師叔說一聲說是我的主意，與你一起去，定會答應。」

傅玉書一笑。「也好，順帶買一些我們兩口子將來合用的東西。」

倫婉兒嬌嗔：「誰與你兩口子了。」說着輕捶了傅玉書的肩頭一下，既嬌憨，又可愛。

傅玉書的笑容不由僵在臉上。

×　×　×

鎭上很熱鬧，傅玉書牽着倫婉兒在街上走了一趟，果然買到了很多東西。

有倫婉兒喜歡的小巧玩藝，有傅玉書挑的一疋綢緞，一個玉彫的月老，一個小酒壺，還買了幾個粽子，一籠顏色非常美麗，不知名的兩隻雀鳥。

再在鎭上的酒家吃了一些東西，傅玉書才建議回去，反倒是倫婉兒有些兒意猶未盡。

他們上到半山那道溪流的時候，雲飛揚正在替豬羣洗澡，汗流浹背。

倫婉兒看着實在覺得可憐，一牽傅玉書衣袖。「傅大哥，你看，小飛他多麼辛苦。」

「實在太難爲了他。」傅玉書表面同情，心底却冷笑。

倫婉兒緩步上前，抽出了一方綉帕。「小飛，你休息一下，先將汗抹乾。」

雲飛揚抬首看了一眼，搖頭。「不用了。」抬手以衣襟將汗擦掉。

倫婉兒又將手上的粽子拿了一隻出來。「那你食一隻粽子好不？我知道，這是你喜歡食的。」

雲飛揚終於伸手接過。「謝謝你，婉兒姑娘。」

這句話才出口，那個粽子便已給傅玉書搶回。「這個粽子，你吃不得——」

雲飛揚倫婉兒都爲之一呆，倫婉兒追問：「傅大哥，爲什麼……」

傅玉書思想敏銳，立即就有了藉口。「婉兒你有所不知，小飛流了這麼多汗，再食粽，豈不是更口渴？」

「這也是。」倫婉兒沒有想到其他。

「還是吃幾個水菓好。」傅玉書隨即從竹筐中拿出幾個水菓塞進雲飛揚手中。

雲飛揚也沒有想到那許多，接下來。「傅大哥，你們對我太好了。」

傅玉書只恐再生事端，虛應了兩句，忙與倫婉兒離開。

×　×　×

支開了倫婉兒，傅玉書小心將房門關好，將窗也關上，取過一方黑布在桌上攤開，才將粽子解開來。粽子內裏着的竟然是火藥，難怪他怎也要搶回來。

月老像中也一樣載滿火藥，小酒壺，以至綢緞中那塊木板子也一樣。

傅玉書將火藥倒下，用黑布包起來，放在一個抽屜中鎖上，才鬆過口氣。

「第二步計劃，可以進行了！」傅玉書雙手握拳，眼瞳中又露出了殺機。

無毒不丈夫

拂曉，朝霧未散。

飛瀑之下，更就是水珠飛濺，一片迷濛，白石坐在飛瀑前的一方巨石上，居然亦有幾分仙氣。他練習了一會吐納，精神百倍，劍柄在握，方待練劍，就看見傅玉書遠遠走過來。

傅玉書遠遠就已招呼：「大師兄，你早！」

「早！」白石奇怪道：「這麼早你來這裏……」

「是因爲知道大師兄習慣在這裏打坐嘛。」

「這裏的環境適合練習吐納。」白石追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說來話長。」傅玉書縱身躍過去。

白石下意識移開三尺，傅玉書正好落在他身旁，那刹那之間，他的劍已出鞘，閃電一樣刺進白石的小腹。

白石一驚，但仍未亂，身形倒翻，一股鮮血像飛蛇一般從小腹射出，灑落在石上。

「你瘋了！」白石腳步猛一下踉蹌。

「我若是瘋了，怎能夠刺出這一劍，重傷大師兄？」傅玉書冷笑。

白石左手掩住小腹，右手拔劍。「說！爲什麼？」

「爲了做掌門！」傅玉書劍一引，身形蓄勢待發。

白石滿頭冷汗紛落。「想不到我們一場師兄弟，你竟然下得了這個毒手！」

「哦！那小弟就以劍送大師兄上路，大師兄學的是劍，死在小弟劍下，也該認命的了。」傅玉書劍一挽，竟然是兩儀劍的開手式。

白石一見，面色一變：「兩……兩儀劍法！」

「不錯！」傅玉書人劍一齊射前去，凌空接連刺出了三劍，果然是兩儀劍法的

招式！

白石既是驚，又是怒，劍急展，疾迎了上去！

他用的當然就是兩儀劍法，純熟俐落，可是傅玉書兩儀劍法的純熟，竟然不在他之下。

白石只接了六十劍，手中劍便已被挑飛，他的內力，本來只有在傅玉書之上，但小腹刺痛如絞，一口眞氣根本就提不起來。傅玉書劍勢不絕，一引，斜刺入白石的心房，再一絞一挑。

白石一聲慘呼，當場氣絕，屍身順劍飛下了那方大石，墮進水中，隨着水流漂下。

傅玉書知道那之下有一個水潭，武當派弟子習慣在那裏洗濯衣服，白石的屍體一定會很快被發現。

所以他並沒有逗留，劍在水裏一轉，洗去了劍上的血漬，身形接往來路掠回。

劍上洗下的那一縷鮮血迅速在水中漂散。

×　×　×

黃昏，偏殿中一片陰森，香烟繚繞。

白石屍體就放在殿中的一副棺材內。

棺材四周聚滿了武當派的弟子，一個個一臉悲憤之色。

屍體在正午被發現，整個武當派都爲之震動。

亂了大半天，到現在各人的心情仍然未完全平靜。

白石雖然耿直，但對一般師弟都很愛護，人緣甚好，所以他的死，大多數的武當弟子都很痛心。

最痛心的，當然就是青松，他反覆檢視了白石的傷勢幾遍，長眉深鎖，始終未開。

他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吩咐各人小心，然後就帶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偏殿。

衆弟子也陸續散去。

×　×　×

夜漸深。

燭火飄閃，偏殿中更陰森。

偌大的偏殿就只剩謝平一人，他與白石同時拜在青松門下，交情深厚，所以留下來守夜。

棺蓋未蓋上，白石冷然臥在棺材中，面色有如白堊，雙睛微睜，眼瞳已沒有神采，只有一種令人看來心寒，一種死亡的光澤。

他坐在一條柱子旁邊，間中也會站起來，走過去一看白石遺容，一些也沒有恐懼。

他一向都不以爲死有什麼可怕，尤其是，他一向尊重白石。

這時候他已經有些疲倦，才閉上眼睛，又被「依呀」一聲驚動。

急風一陣吹入，燭影搖曳，謝平應聲回首望去，什麼也看不見，只是那本來關上的窗戶已經開盡。

「這陣風，怎能夠吹得開那兩扇窗戶？」謝平嘟喃着轉身走過去。

由窗口外望，不遠處的樹下生着一堆火，有兩個武當弟子正在閒聊。

他仍然縱身，越窗掠出。

窗外走廊兩邊，都是沒有人踪，那兩個武當弟子只顧閒聊，甚至不知道他的出來。

他苦笑一下，轉向大門走回去。

也就在那刹那，燭火「噗」地熄滅，謝平只覺得眼前突然一暗，心頭一凜，身形自然一閃，掠進了一枝柱子後。

他的眼睛迅速已能夠適應，藉着從窗外透進來的燈光，小心的觀察周圍。

一切似乎都沒有變異，可是到他望向棺材那邊，却看到了一雙腳。

棺材放在兩張長櫈子之上，那雙腳也就出現在櫈底下。

謝平心中冷笑，身形陡動，疾掠了過去，左手一探，就抓着其中的一隻腳，硬將那個人拖出來，右拳一翻，便待印下。

「大師兄！」他突然脫口一聲驚呼。

給他拖出來的那個人竟然就是白石，也難怪謝平詫異。

就在他詫異的這一瞬，傅玉書從棺材中長身撲出，雙掌一齊印在謝平的胸膛之上。

「噗噗」兩下異响，如中敗革，謝平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這實太意外。

那一瞬，他亦已看出襲擊自己的人是傅玉書，脫口道：「是你？」

兩個字出口，他最少被擊飛半丈，一口鮮血噴出，打了一個旋子，才能夠將身形穩定。

傅玉書從棺材中縱出，笑問：「二師兄，小弟的霹靂掌練得怎樣了？」

謝平想說話，但一口氣却鯁在咽喉之上。

他張口，又一口鮮血噴出，怪叫一聲，飛撲上前，才撲到一半，傅玉書已一掌印在他的咽喉之上！

他的咽喉與語聲，一齊被切斷，爛泥一樣倒下去。

傅玉書手一摸謝平的屍體，一聲冷笑，身形倒退，在黑暗之中消失。

×　×　×

兩個武當弟子總算聽到謝平的怪叫聲。「那好像是謝老二的叫聲。」

「過去看看！」另一個立即拉出刀，向偏殿衝過去。

「怎麼偏殿之內，燭火完全熄滅？」

「一定有問題。」這句話出口，兩個武當弟子的腳步不約而同停下。

偏殿之內即時亮起來，兩個武當弟子更大感躊躇，却幸好就在這個時候，金石玉石巡到來。

金石立即問：「什麼事？」

「二師兄方才好像發了一聲怪叫。」

「那還不進去一看究竟？」金石立即進去，一面叫：「二師兄！」

沒有回答，進去一看，金石玉石齊皆面色慘變，那兩個武當弟子更就驚呆在當場。

偏殿中燭火又已高燃，白石的屍體，竟然坐在謝平原來坐的地方。

金石急奔到棺材旁邊，探頭一望，又嚇了一跳。

謝平竟然就臥屍棺材之內。

「快去請師父！」金石大呼，那兩個武當弟子急忙奔了出去。

×　×　×

青松迅速趕至，面色難看之極，在他到來之前，鐘聲已大鳴，武當弟子不用吩

咐，手執兵器，紛從四面八方衝出，七八個一組，開始四面搜索。

青松蒼松亦很快來到，在青松進入偏殿不久，傅玉書亦帶着兩個武當弟子匆匆趕入。

青松鐵青着臉，掀開謝平的胸襟，就看見了兩個掌印。

那兩個掌印紫黑色又像是被什麼燒紅了的東西燙在那之上。

「霹靂掌——」青松由心底發出一聲呻吟。

衆人都齊皆一呆，青松搖搖頭：「白石乃是被人以劍斜刺入左胸乳下三寸，直透進心房，那分明就是我們武當派兩儀劍殺人的特徵。」

「師父已經說過了。」金石咬牙切齒：「用劍的死在劍下，用掌的則被掌擊殺，那麼……」

「對方的目的乃是在我派的六絕弟子。」青松的臉色更加難看。「而且還通曉我派的六絕武功。」

玉石吃驚的問道：「那是誰？」

青松沒有回答，沉吟了一會，突然手指着傅玉書。「傅玉書——」

傅玉書大吃一驚：「師父，我……」

青松截道：「兇手下一個要殺的對象就是你，由現在開始你必須加倍小心。」

傅玉書後背冷汗直淌，面色慘白，道：「弟子不怕死，正好趁這個機會替兩位師兄報仇。」

這句話說得實在慷慨激昂，青松既愛又憐，歎了一口氣。「憑你的武功，還不是兇手的對手。」

傅玉書垂下頭去。

青松接又道：「白石的武功，在你們六人之中最高，可是仍死得毫無聲息，謝平在偏殿之內，只要一叫，其他弟子就會趕到來，可是連叫也都來不及，就喪生對方掌下，可見兇手武功的可怕。」

衆人面面相覷。青松還有說話：「所以，由現在開始，玉書，金石，玉石，姚峯，你們四人必須聚在一起，相互照應，以免落單，又遭暗算。」

四人應聲道：「是。」

青松的目光轉回謝平的屍體上，不禁又一聲歎息，玉石即時道：「師父，你看二師兄的右手好像拿着什麼。」

青松目光一緊，俯身探手，將謝平的右手扳開，那之內是一塊撕下來的衣角。

看到了這塊衣角，青松的雙眉皺得更深。

姚峯一旁搖頭細看了一會，脫口道：「這種布料好像是下人穿的。」

金石接口道：「難道兇手化裝成下人混進來？」

青松沉吟道：「不管怎樣也好，你們四人都必須加倍小心。」一頓又吩咐。「就留在白石那間靜室好了。」

傅玉書頷首。「大師兄那靜室環境簡單，容易防範，的確是最理想的地方。」

青松道：「門外要加强守衞，不分晝夜，絕對不能疏忽。」

衆弟子齊應一聲。

青松目光又從傅玉書四人面上掠過。一再叮囑：「千萬記着，要互相照應，一直到找出兇手。」

四人一齊點頭，傅玉書不忘道：「師父，你自己也要小心保重。」

青松淡應一聲，緩步踱了出去。

心狠手辣

夜更深。青松手揑着那塊衣角，獨坐在雲房之內，思潮起伏。

——兇手所用的乃是武當的六絕武功，謝平被殺的時候，飛揚在我的監視之下，不可能是他。

——除了我與燕師兄之外，還有誰懂得六絕？

——難道是鎖在寒潭之內的那個老怪物？

此念一轉，青松霍地張開眼睛，長身站了起來。

× × ×

寒潭之內，老怪物這時候亦是盤膝而坐，却是在提氣練功，已進入忘我之態。

青松若是這時候進來，老怪物未必會察覺，看見老怪物這個樣子，以青松的經驗，一定會發覺老怪物大有問題。

可惜他進入寒潭的時候，老怪物已練功完畢，而且察覺有人進來。

他本來以爲傅玉書，但一想傅玉書應該不會在這時候進來，脚步聲亦不一樣。

再仔細一聽，老怪物變了面色，趕緊將諸般雜物收藏起來。

那都是傅玉書平日買來孝敬他的東西，吃得的，消閒解悶的，幸好並不多。

他隨即放鬆身子，躬着腰臥下，間中發出一兩聲呻吟。

然後他就看到了青松，那刹那間，他實在驚訝之極。

青松已經有十多年沒有來這個地方，不過他還是立即就認出來。

對青松燕冲天兩人他已經刻骨銘心。

——青松爲什麼突然來到？莫非玉書事機不密，露出了破綻。

一想到這裏，老怪物心頭一陣焦躁，可是並沒有表露出來！

被囚在寒潭二十多年，他已經學會忍耐。

青松也就在寒潭對岸停下脚步，目光閃電一樣射向蜷伏在潭中石上的老怪物。

他深鎖的雙眉仍未開，眼瞳中充滿了疑惑，充滿了悲憤。

老怪物忙將眼睛也閉上。

青松打量了幾遍，身形突起，飛掠過水面，落於潭中的石上，老怪物的身旁。

老怪物只當作不知道，偶爾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身子還微微地在顫抖。

他裝得實在很像。

青松瞧不出破綻，又移前一步，抄起鎖着老怪物的那條鐵鍊。

老怪物這才張開眼睛，以一種既痛苦，又呆滯的目光望着青松，好像根本就認不出青松是什麼人。

他掙扎着爬起身子，呻吟着伸手去拉青松的衣衫，那隻手就像是全無氣力的，不停在顫抖。

青松即時一拂袖，「叭」一聲，落在老怪物的面頰上！

老怪物那邊面頰立時紅起來，整個身子接翻了一個觔斗，重重的摔過一旁。

青松存心一試，那一拂所用的力並不輕。

老怪物非獨沒有提聚內力，而且完全放棄抵抗、閃避，摔的這一跤也實在够他受。

他痛極而呻吟，掙扎着坐起身子又倒下，看來更加虛弱。

青松盯穩了老怪物，但，看不出有什麼不妥，眼瞳中疑惑之色更濃。

他終於舉起脚步，身形一拔，掠回寒潭對岸，往洞外走去。

老怪物仍然在石上掙扎呻吟。

青松走了幾步，偷眼一望，才再次往外走，脚步不停。

老怪物的眼中立時射出了怨毒之色，可是並沒有坐起身子，繼續的呻吟掙扎。

青松並沒有離開，轉過彎角，就閃身躲在一側，偷窺老怪物的舉動。

老怪物的機心却只有在青松之上。

差不多一盞茶之久，青松才離開，很放心的離開。

也就因爲放心，他沒有再特別謹慎行動，更沒有掩飾脚步聲，衣袂聲。

老怪物聽在耳內，嘴角露出了冷笑，眼瞳中却露出了得意之色。

好像他這樣的聰明人，現在當然已猜到青松何以有此行，一再相試，目的又何在了。

× × ×

離開了寒潭，青松很自然的走訪燕冲天。

一聽到這個消息，燕冲天勃然大怒，拳一落，又一張几子被他擊碎。

到青松告訴他白石的死因，他就由憤怒轉變爲驚訝。「什麼，白石是死在武當的兩儀劍法之下？」

「傷口可以肯定是用一枝薄半分，寬兩指的劍削出來，只有我們武當派的兩儀劍才是這樣子。」

燕冲天搖頭。「巴山迴風舞柳劍，以我所知，也是差不多。」

「傷口在心房偏左半寸，又是由上削下去，武林中，只有我派兩儀劍法『倒轉陰陽』才會是這樣殺敵。」

「也許……」

「即使白石的死是巧合，那麼，謝平他……」

「謝平又是怎樣死的？」

「是死在掌下，肋骨未斷而內腑盡碎，傷痕成紫黑色，極似被火燙過。」

「那不是我派六絕之中，霹靂掌的特徵？」

「正是！」青松沉痛的點頭。

「豈有此理！」

「六絕除了我們師兄弟二人之外，就沒有第三個人懂的了，所以……」青松欲言又止。

「所以怎樣？」燕冲天連聲催促。「快說！」

青松沉痛不語。

「看你吞吞吐吐的，是要惹我生氣？」燕冲天大罵。

「不敢。」青松苦澀的一笑。「小弟有一個疑問，但說了出來，又恐師兄你不快。」

「我現在已經够不快了。」燕冲天一再催促。「快說快說！」

「小弟只是想一問，不知道會不會是有人——在師兄這兒學得六絕？」

燕冲天暴怒。「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難道我不知道武當的規矩，只有掌門人與掌門指定的人才可以學六絕，怎會胡亂將武當派的六絕傳給外人？」他跳起身來，戟指青松。「誰若暗中將六絕私授外人，必死在六絕之下！」

言出無意，聽者有心，青松不由一呆。「師兄息怒，小弟的意思只是……」

「只是什麼？」燕冲天怒瞪着青松。

「譬如說，有沒有可能，師兄練六絕的時候，給別人暗中偷窺學會？」

「哼！你以爲有人能够瞞得過我的耳目？」

「如此……」

「我看你還是少在我身上花工夫，要查，去查別的人。」

「是。」青松只有點頭。

「譬如說——」燕冲天目光一閃。「因在寒潭那個老匹夫。」

「小弟來此之前已去看過他，雖然還未死，已只剩下半條人命。」

「哦！」燕冲天抓着腦袋。「除了這個老匹夫，還有什麼人？」

「小弟仍然是茫無頭緒。」

「那你還呆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快去查出來，難道還要等六絕弟子再死掉一個兩個？」

青松歎了一口氣。「六絕弟子眼看已有所成，就死去二人，一年後獨孤無敵殺上武當，眞不知道如何抵擋，難道武當一脈，就斷送在我的手上？」

燕冲天聽說，亦感觸之極。

兩人面面相覷，心情俱都沉重之極。

× × ×

一夜過去，並沒是其他事情再發生。

傅玉書四人沒有入睡，一直就盤膝坐在白石的靜室外廳之內。

接下來整整一天，他們都沒有踏出靜室，也沒有進去白石的房間。

對於這個大師兄，金石玉石姚峯都有一種深厚的敬畏。

傅玉書可沒有。

他雖然必須借助白石的房間才能够進行下一步計劃，但惟恐令人生疑，還是靜下來。

金石玉石姚峯當然不會懷疑傅玉書，所以儘管傅玉書顯得心不在焉，坐立不安，也只當他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沒有想到其他。

好容易才待到黑夜降臨，傅玉書終於安靜下來，金石三人相反開始緊張。

門窗雖然都關閉，外面又有武當派的弟子不停在守望逡巡，但兇手武功那麼厲害，又怎由他們不緊張。

所以門一被推開，除了傅玉書，其他三人都立即緊張得抓住了兵器。

進來的却是青松。

「師父——」四人忙站起來行禮。

「也太難爲你們了。」青松無限的感觸。

「要師父牽掛，弟子於心不安。」傅玉書亦表現得很感慨。

青松目光落在傅玉書面上。「玉書，

有些話我要跟你說，你來！」舉步走進白石房間。

傅玉書心頭忐忑，又不敢不從，跟了進去。

青松隨手將門掩上。

「不知道師父有何吩咐？」傅玉書忍不住問。

「你的兩位師兄，白石謝平都已經去世，掌門一位，就該由你來繼承了。」

「弟子恐怕不能夠勝任。」傅玉書口是這樣說，心却樂極了。

「只是婉兒方面，最是爲難。」青松歎息。

傅玉書亦垂下頭去。

「這方面你最好早些跟她一說，好好的開解她一下，以免他日正式宣佈，她受不住這個打擊。」

「弟子知道。」傅玉書的頭，垂得更低。

「只是這件事，你考慮清楚。」青松一再歎息。「婉兒方面千萬謹慎，費些唇舌。」

傅玉書亦自歎息。「弟子一切會小心的了。」

青松也沒有多說什麼，轉身舉步，拉開了門，走了出去。

傅玉書沒有跟上，那片刻，他的心情事實很複雜，很混亂，但目送青松走出，就穩定下來。

他隨即探懷取出一塊長只三寸的人形木板，一塊竹片，接將那塊人形的木板嵌在竹片之上，再將竹片插入桌面縫隙，然後用一條繩子將竹片縛上，拉緊成弧形。

繩子緊貼着蠟燭拉過，到蠟燭燒至那兒，就會將繩子拉斷，竹片彈起來，燭火就會將竹片上人形木板的影子映在那邊窗紙之上。

那就像一個人倏的在房間內出現，企圖破窗而出，突施襲擊一樣。

在此之前，傅玉書已經反覆試驗過多次，甚至連燭光燃燒的時間亦都已計算妥當。

迅速弄好了這些，傅玉書立即往外走，他當然沒有忘記，裝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

他當然裝得很像，事實他的心事也很多。

× × ×

青松在房外廳子，不忘吩咐金石玉石姚峯三人小心照顧傅玉書。

三人也不是呆子，多少亦已想到青松找傅玉書是什麼一回事，都感慨萬分。

金石道：「師父即管放心，有我們一旁守護，絕不會讓兇手再得手。」

「一切謹慎。」青松再三叮囑。

傅玉書這時候走了出來，反手將門關上，舉止顯得有些呆滯，看來心情甚爲沉重。

青松看在眼內，不禁搖頭微喟，往外走去。

四人欠身相送，並無說話。

他們目送青松離開，又坐了下來，金石玉石想安慰傅玉書幾句，又不知如何啓齒，姚峯亦只有呆笑。

傅玉書垂着頭，一聲不發，心中却在默數。

到七百之數，他才抬起頭來，忽然道：「三位師兄可有聽到什麼？」

姚峯道：「你是問師父方才對我們說什麼？」

金石接道：「也沒有什麼，只是叫我們小心着你的安全。」

玉石歎息道：「老弟，這次也實在委屈你了。」

傅玉書苦笑，道：「我是問三位師兄有沒有聽到那種奇怪的腳步聲。」

「哦！」金石一怔。

「方才小弟好像聽到有人以輕功在瓦面上走過。」

「是麼？」金石立時緊張起來。

姚峯却笑道：「怕不是一隻貓兒。」

玉石亦笑道：「兇手那有這麼大的胆子。」

傅玉書尚未答話，白石那個房間的窗紙之上突然人影閃動！

金石面向那邊，立即警覺，馬上長身而起。

傅玉書即時一聲：「小心！」手一抄纓槍，身形如箭般射出！

黑影仍留在窗紙之上。

「嘩啦」一聲，窗櫺盡碎，傅玉書奪窗而入，槍一探，已經將燭火刺滅，左手接着將竹片等物塞入腰帶內，同時甩出了幾顆黑丸子。

「噗噗」的丸子在地上碎裂，散出一股濃烟來。

他右手纓槍接刺在桌椅上，右脚一掃，又將一張茶几踢翻！

那聽來簡直就像是他與人在房間內大打出手一樣。

金石三人只恐傅玉書有失，相繼衝上前，玉石姚峯亦奪窗而入，金石衝到門前，一脚將門踢開，開山刀護身，疾衝了進去。他們衝進去的時候，整個房間已經濃烟密佈。

濃烟中傅玉書反手一槍刺在自己的左肩上，再一挑，發出了一聲慘呼，身形隨即疾往上拔起來，掌一翻，擊碎了一大片瓦面！

瓦礫灰塵飛揚，傅玉書身形落下，伏地一滾，將纓槍棄過一旁，再發出一聲呻吟。

金石玉石姚峯完全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却聽得魄動心驚，金石一面拂袖，希望拂去那些濃烟，一面振吭大呼：「傅玉書，傅師弟！」

傅玉書嘶聲接道：「在這裏。」

金石摸索走前去。

也就在這個時候，守衞在門外那些武當弟子紛紛衝了進來。

濃烟却湧了出去。

玉石姚峯的視綫逐漸清晰，急呼道：「快將所有的窗戶打開。」

衆武當弟子應聲忙去打開窗戶。

× × ×

濃烟終於盡散，金石玉石左右扶着傅玉書，在一張雲床上坐下。

姚峯連隨將金創藥拿來。

他們替傅玉書包紮好傷口，青松赤松蒼松亦先後趕到。

倫婉兒也趕到來了，看見傅玉書受了傷，花容失色，忙分開那些武當弟子，上

前去扶住傅玉書，關心地問道：「傅大哥，怎樣了？」

傅玉書搖頭，道：「沒什麼，只是中了幾枚暗器，肩頭又被刺傷。」

金石插口道：「看傷口，是槍尖插入挑出來，傷傅師弟那個人無疑就是以槍爲武器。」

傅玉書道：「不錯，而且用的是我練的鎖喉絕命槍法，幸好我早有防備，及時閃開了咽喉要害。」

青松追聞言，問道：「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黑衣幪面，只露出一雙眼睛。」

金石接道：「我們只看見了他的影子映在窗紙上才發覺。」

玉石亦道：「當時傅師弟立即破窗衝進去！」

青松道：「你們也應該進去助玉書一臂之力。」

傅玉書道：「幾位師兄都有進來。」

金石道：「可惜當時烟實在太濃，根本看不清楚，又恐誤傷了傅師弟，不能不小心。」

青松道：「那些烟又是怎麼回事？」

傅玉書道：「他一擊不中，立即抛出幾顆黑色的丸子，那幾顆丸子在地上爆開，就散發出那股濃烟來。」

青松道：「然後又怎樣？」

「他發出七種暗器，跟着拔起身子，撞碎了頭頂瓦面，一閃不見。」

「七種暗器？」

「那絕無疑問，是一手七暗器的暗器手法。」傅玉書額上冷汗紛落。「只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

「暗器上淬有毒藥！」這句話出口，傅玉書的頭一栽，就昏倒當塲。

青松一驚，撕開傅玉書的胸襟，只見他左肩仍在冒血，却變成了紫黑色。

青松急將紮住傷口的布條撕開，只見槍傷之旁，另外有幾個針洞，附近的肌肉已腫脹起來，呈現一種詭異的鐵青色。

金石探頭一望，變色道：「我們替傅師弟包紮傷口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青松眉頭一皺。道：「好厲害的毒藥暗器。」

倫婉兒大驚，問道：「師叔，那怎麼是好？」

青松道：「我們既然不清楚這是什麼毒藥，惟一的辦法，只有用內力將毒藥迫出來。」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憂公主朱翠等人被曹羽一帮人包圍住，雙方打鬥激烈，但朱翠這一方不及對方人多勢衆，正在十分危急之際，突然一陣笛聲隨風傳來，使雙方不約而同的停戰，來的正是南海「無名氏」，駕前的「報財童子」，朱翠等人也不明白他的什麼來歷，但曹羽在和他談話之後，竟不顧朱翠而自動離去，朱翠正感詭異，那「報財童子」又示意要朱翠去見他師傅……朱翠跟他前去見他師傅，正是中了他人詭計，到朱翠回頭時，沈娘娘，史銀周一干人早不知去的，……「美人莊」裏，一個怪客正向胡九爺等人找碴……

强募不樂捐　勇闖虎狼窩

侯三爺點點頭，十分傲氣的道：「不錯！」

來人眼光依次掠向趙三爺：「米店的大老闆，趙子方，趙二爺！」

趙二爺也是傲氣十足的哼了一聲。

「——這位大概是有『瓷器大王』之稱的胡光，胡九爺了，幸會的很！」

胡九爺打了個哈哈道：「好說，閣下一進門就報出了我們四位的名字，足證是有心人了，來來來，菜還沒上，酒也正溫，請陪我們共飲一杯如何，來來來，請請請……」

來客搖搖頭道：「飯我是要吃的，只是時候還不到，你們先請吧，吃完我們還有筆買賣要談！請吧！」

左莊怔了一怔，發覺到話中的詞鋒不對，其他三位大爺早已忍不住腹內餓飢，紛紛轉回座上，再也不多瞧這個不識抬擧的人一眼，待到左莊轉回之後，四個人遂即一時呼盧喝矢大聲吃喝起來。

在他們大吃大喝的當兒，來客却是輕輕的垂下了頭，瞌下眼皮來，睡着了。

——他醒來的時候，正好是對方四位大爺酒足飯飽的當兒，照前言，應該是談買賣的時候到了。

四位大爺紛紛落座。

胡九爺咳了一聲，端起了一碗香茗來喝了一口，大刺刺的道：「好呀，既然這位貴客有一筆買賣要給我們談，我們就洗耳恭聽吧！」

綠衣人點點頭道：「好說——」一剎間，他臉上裝出了一副微微的笑容——

「不知道各位聽說過沒有？江湖上有一種『不樂之捐』的名堂。」綠衣人緩緩的說着。

四人對看了一眼。

胡九爺怔了一下道：「不樂之捐！——什麼意思？」

綠衣人一哂道：「有人富而好施，被稱爲『樂捐』！」微微一頓他接下去道：「有人雖富却是不仁，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但是却又非捐獻不可，被迫捐金，就稱爲不樂之捐！」

四個人被他這番話說得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彼此面面相覷。

「我不說各位當然不清楚，」綠衣人慢吞吞的道：「這不樂之捐百數十年來，一直由『不樂帮』所推展，每十年行走江湖一次……」

他那雙眸子微微掃過金獅鏢局總鏢頭鐵算盤左莊，面上表情亦莊亦諧的道：「這『不樂帮』左大頭鏢應該聽說過吧！」

左莊似乎在初聞那「不樂之捐」四字時，已有些陷入沉思狀況，此時聞言，實似有所警覺。

「不錯——我聽過！」左莊總算想起了有這麼件事：「『不樂帮』遠居南海，帮主好像是人稱『一心二點三梅花』的三位武林異人……」

綠衣人微微一哂，接道：「閣下到底不愧是出身武林，見識豐碩，不知道閣下對這三位老人家的平素行藏爲人，知道多少？」

左莊冷冷一笑，搖搖頭道：「尊駕不要把話扯得太遠了，這又與你我今天之會

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綠衣人那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着他：「等一會，你們自然會知道得十分清楚。」

左莊挺了一下很不自在的身子，冷冷的道：「左某人雖然聽說過這三位武林前輩的大號，只是嘿嘿！遺憾的很，却始終沒有與他們打過什麼交道！」

「你不必遺憾！」綠衣人笑了笑：「因爲你馬上就將與他們打上交道了！」

「……」

左莊霍地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左大鏢頭稍安毋躁，請坐下說話！」綠衣人目光一掃其他三位：「我想這三位大爺還急於一聽下文呢！」

左莊嘿嘿一笑，重重的坐下來道：「朋友，如果你想拿這三位帮主的名字來壓我左某人，那可就錯了，左某人不吃這一套！」

綠衣人一哂道：「每個被『不樂帮』找上的人一定都是不快樂的人，就像足下現在這副樣子……」

左莊呆了一呆，高高擧起右手，正要往茶几上拍下去，轉念一想，却又放了下來——

立刻他作出了一副「並非不快樂」的樣子！

綠衣人吶吶的道：「我想現在大鏢頭應該可以把有關『不樂帮』三位帮主的行徑向你的三位朋友說一說了，因爲他們好像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左莊偏過頭來，正好看見了渴望一聽其詳的三雙眼睛。

「老哥！」趙二爺忍不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什麼不樂帮……不樂之捐的，把我們都聽胡塗了！」

左莊冷冷哼了一聲，慢吞吞的道：「這只是江湖上的傳說罷了，傳說在南海地方有個不樂帮，這個帮派與其他武林帮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倚仗强勢，專門向全國各處强迫捐獻金錢——」

「對了！」綠衣人臉上充滿了笑靨：「所以才稱作『不樂之捐』！」

左莊看了他一眼，才又繼續向其他三位夥伴解釋道：「據說這個不樂帮在南海獨處一海島，那海島也叫做『不樂島』，島上居民全部都是帮中之人，人數衆多，但他們却不事生產！」

胡九爺聽到這裏嘿嘿一笑道：「那麼他們一定會餓死了！」

左莊冷笑道：「按常情確是應該如此，但是事實上這不樂島上的數千居民却沒有一個餓死的，非但沒有一個餓死，而且他們吃的穿的，甚至於日用一切，都反而比其他別處的人更爲享受——好像他們天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爲了享受一樣！」

綠衣人臉上的笑意更濃了。

趙二爺一肚子的狐疑，眼巴巴的看着左莊道：「……這是怎麼回事？」

左莊冷笑一聲道：「就是因爲那『不樂之捐』！」

「荒唐！」胡九爺挺了一下肚子：「天下那有靠捐錢來過日子的人！」

「但是不樂島上的不樂帮，他們百十年以來，一直就是靠人家捐助，來過日子的！」

——左莊冷笑着接下去道：「據說那不樂帮的三位帮主，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特殊的武功，行爲怪誕，壞透了，他們專給全天下有錢的人過不去！——」

趙、胡、侯三個人的臉色，忽然都變了。

「剛才這位朋友也說過了！」左莊瞟了綠衣人一眼，接下去道：「……這百十年以來，他們每十年就會到全國各地走上一遍，幹他們『不樂之捐』的勾當，被他們找到的，全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戶……」

「嘿嘿……」笑了幾聲，左莊又接下去：「……當他們找到有錢的對像時，就會給這些富戶一張銀色的——」

綠衣人忽然插口道：「不，你記錯了，是金色的——」

「金色的！」左莊重複着，滿臉怒容接下去道：「管他是金色的還是銀色的，反正他們是給一張捐欵的單子，寫上他們要捐助的數目，然後等着拿錢……」

「荒唐，荒唐——」胡九爺嘴裏再一次的嚷着：「要是人家不肯捐呢！」

「不捐也不行！」左莊忿恚的道：「據說不願意捐助的人，他們不是拿走他的一條腿就是一隻胳膊，情況嚴重的，他們還可能拿走他們的腦袋！」

「呷——」這一次輪着侯三爺驚嘆了：「有這種事？這……這還有王法嗎？」

左莊冷笑一聲：「在他們眼睛裏，那還有什麼王法？」

侯三爺瞪着眼道：「這……這簡直是强盜嗎！」

左莊道：「本來就是强盜嗎，應該說比强盜還要可惡的一羣東西。」

綠衣人一哂道：「大鏢頭說話的時候，最好不要太衝動，也不要意氣用事；怎麼能說是『强盜』呢！是他們自願捐獻的錢呀——當然，也許他們捐獻的時候，有點不大快樂，這一點倒是眞的！」

綠衣人的話聲一歇，大廳裏包括鴇兒柳大眉在內，所有的人無不嘩然，一時紛紛交頭接耳，有的嘖嘖稱怪，有的引爲笑談，俱都對這聞所未聞的怪異帮會組織談論起來！

胡九爺大笑了幾聲，目注向綠衣人說道：「這個故事，我生平還是第一次聽人說過！」

綠衣人道：「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侯三爺說：「眞有趣！」

綠衣人道：「很多人都認爲有趣！」微微一頓，他才接下去道：「但是奇怪的是，當他們接到了那張金色的捐獻卡片賬單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會認爲很有趣了！」

胡九爺冷笑道：「故事講完了麼？」

綠衣人聳了一下肩，看向左莊，反問道：「完了麼？」

左莊氣惱的道：「你認爲完了就完了，奇怪，這又干我什麼事？」

趙二爺插口道：「對不起，請恕我打個岔——」

綠衣人一笑道：「你看，你的故事還沒有完吧，總會有人想多知道一點的！」

左莊一股怒氣發不出，却遷怒於趙二

爺的不知趣，狠狠的瞪過去。

偏偏這位趙掌櫃的不能領會，仍然繼續發問道：「難道各地衙門都不管了？」

左莊恨恨的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他們眼睛裏根本就沒有王法，衙門裏那幾塊料如何管得了？」

趙二爺道：「那總還有地方上的公理正義吧！」

「有什麼正義？」左莊道：「他們一來山高皇帝遠，再說，據說那三位帮主，武功蓋世，很多人都敵擋不了，都怕了他們！」

大家都怔住了。

綠衣人「唰！」一聲由衣袖裏抖出了摺扇，有一下沒一下的搧着。

柳大眉巴結的道：「大爺，你覺得熱麼？」

——八月天，已經很涼了，再怎麼也用不着摺扇子，綠衣大爺這種動作可有點反常。

綠衣人一笑，望着柳大眉道：「這妳就不知道了，跟胡塗人說話是很熱的！」

「唰！」一下，他又摺上了扇子，那雙烱烱有神的眸子注視向左莊道：「謝謝你說的這一大段，大體上來說，雖然當中有很多地方並不盡然，但是也差不多了，大概就是這麼回事了！」

左莊冷笑一聲，道：「我說完了，該你的了！」

胡九爺搖了一下頭，氣唬唬的道：「這故事雖很有趣，但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們又要知道這些？怪事——」

「一點也不怪，」綠衣人十分和顏悅色的道：「因為你們四位大爺，正是不樂帮看中的對像——」

四人頓時為之一愕——當然他們其中也不乏聰明之人，對此事已有所預感，只是這個預感一經證實，仍然使他們有震懾的感覺。

左莊用力拍案，發出了「叭！」的一聲。

「哼—小子！」他實在忍不住了：「你的眼睛睜大一點，要是你打算拿不樂帮的旗號來嚇唬人，那你可是找錯了對像—一告訴你，姓左的不吃這一套！」

綠衣人微微一笑，臉上神色，十分篤定——

「左大鏢頭，你說對了，實在說吧，吃這一套的人，我們就不找了，要不然怎麼會叫做『不樂之捐』呢！」

左莊神色一凝，那張臉一刹間變成了褐色——

然而前文已經說過，他如今身份已經不同了，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一聽打架就捋袖子的毛燥性情了，如今他已經是「有錢人」了——有錢的人常常必須提醒自己，一舉一動都必須要合乎規矩，要合乎身份，衝動不得！

胡九爺比較更合乎「有錢人」那種派頭，摸着他的小鬍子，嘻嘻笑道：「老弟台——對不起我可不是有意要佔你什麼便宜，看你樣子實在很年輕，年輕人有時候的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不過，我要提醒你一聲，我們幾位在漢陽府，不錯，錢是有兩個……只是我敢保證，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叫我們『不樂之捐』的，這一點你尤其要搞清楚！你要放明白一點，咳——」

侯三爺冷冷哼道：「不要說你一個人了，哼哼，就是眞的什麼不樂帮主來了，我們也不在乎！」

趙二爺一定也要說上一句——

「小子，你應該打聽打聽，漢陽府我們的身份，嘿嘿！無論官私兩面，你要想給我們鬥，哼哼……你就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綠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你們的話說完了沒有？還有誰要說？」

胡九爺看了各人一眼，冷冷的道：「說完了，你要怎麼樣吧？」

綠衣人道：「那就該我的了！」

說到這裏，他微微招了一下手——

遠立門側的那個黑衣啞童，立刻心領神會的抱拳應命，轉過身來，把大廳的兩扇門緊緊關上，並下了門閂——

大廳裏各人頓時起了一陣哄動——

胡九爺大怒道：「什麼意思，要把我們關在這裏嗎，混蛋，混帳——」

綠衣人絲毫不現怒態——

他依然用着和悅的聲音道：「在我們買賣沒有談成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內，誰也不能走出這間大廳——」

說話時，那個面色蒼白的黑衣啞童，雙手抱膊，十分懶散的站在門前，很明顯的已在執行他主人的命令，不許任何人出入！

「鐵算盤」左莊的確是沉不住氣了。

「我就是不信，什麼人能阻住我左某人的去路！」

綠衣人一笑：「最好你非信不可！」

「我偏不信！」左莊臉拉得很長，轉過臉看向他那個得意的弟子：「鐵牛李，你給我出去一趟。」

鐵牛李閃身而出，抱拳應了一聲：「是！」

左莊再關照他：「記住，出去再回來，不要給我多惹事，人家讓開就算了。」

鐵牛李又恭應了聲，臉上現出不屑的冷笑，借着抱拳見禮的當兒，他有意的伸展了一下身上的骨骼，發出了「哾哾叭叭」一陣子骨响聲。

姑娘們叢中立刻發出了一陣子驚嘆聳動聲。

——老實說，雖然眼前氣氛很緊迫，但是除了鴇兒柳大眉以外，這些妞兒們可是心裏毫不担心，反倒心裏暗暗竊喜着——有「樂子」可看的喜悅！

綠衣人簡直連眼皮也不撩向鐵牛李一眼！

鐵牛李搖幌着身子，一副像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的樣子，慢慢吞吞的直向大廳門前走過去！

姑娘們立刻閃身讓出了一條路。

黑衣啞童仍然抱着他的胳膊！

鐵牛李借着前行的當兒，每走一步已自丹田裏提吸出一股內元之氣，以之充實四肢，是以每下一步，都沉重出聲，顯示着他的功力確實不凡。

「小子！」他站在了黑衣童子面前：「你可聽見了？快讓開，二爺我要出去一趟！」

黑衣童子甚至於連頭也不搖一下，蒼白的臉上根本就不着表情。

「你聽見沒有？」

黑衣童子依然如故，只是面頰上多了兩條「鄙夷」的笑紋而已！

鐵牛李一心想在師尊與各位大爺面前賣弄一番，那裏又會想到對方這個貌不驚人的小子，竟然全身負有驚人的身手。

他再也不願與對方廢話，一聲叱道：「閃開！」

右手一揮，直向着對方這個瘦削小子胸肋間掃去。

鐵牛李曾經有「開碑手」的沉實掌功，這一揮一掃之力，看似無奇，其實却蘊有驚人的內力！

「碰！」的一聲，擊了個正着。

黑衣童子連眉也不曾皺一下——就在鐵牛李掌下的一刹，自然而然，極其神速的自黑衣童子胸肋之間鼓出了一個氣包，鐵牛李的這一掌，恰恰正好的就打在了這個氣包上！

鐵牛李登時一驚！

「鐵算盤」左莊看得更清楚，禁不住呆了一呆——這一刹他似乎忽然想出了對方這種異乎尋常的異功，暗忖一聲不好，正想出聲警告却已是慢了一步！

敢情鐵牛李情急之下，緊接着再次出手，仗着他練有「橫」功，有一身蠻力，決計要把對方生生扳倒——當時身子向前一伏，兩隻手同時遞出，「噗！」一聲，已分按在黑衣童子的兩處腰側之間！

鐵牛李這一次可是用足了力量，腳下是騎馬單襠，雙腕力振之下，喝了聲：「滾開！」

想像中，那麼瘦單的人，如何當得起他的這般神力，然而事實上却又是大謬不然——

唇角兀自盪漾着那種鄙夷的微笑，身子却是壓根兒絲毫也不曾移動——黑衣童子挺立如故！

各人目睹之下，都不禁緊張的站了起來！

眼看着鐵牛李齜牙咧嘴連吃奶的力量都用了出來，一張黑臉由於用力過劇的關係，都變成了猪肝顏色，只是那個瘦削的黑衣童子，偏偏身子穩如泰山，固若磐石般屹立着。

「鐵算盤」左莊大驚之下，才知道自己敢情是走了眼，原來這個貌不驚人的瘦小子，敢情身上有出乎尋常的功夫，鐵手李這般蠻幹，必將要吃大虧！

心裏想着，大聲招呼道：「鐵牛李，退下去。」

無奈黑衣童子可不是這麼容人欺侮的，左莊話方出口，黑衣童子已快速的出手反擊！

那麼快的一刹——

不知是怎麼一來，黑衣童子的一隻手掌，已反貼在了鐵牛李的下腹上，緊接着他揚起來的手勢，鐵牛李的身子就像是疾風中的一片雲也似的，霍地騰了起來！

「鐵算盤」左莊大驚之下，足下用力一頓，身子快若飄風的已迎了上去，出掌擰腰，只一下，已把鐵牛李偌大的身軀接在了手上！

由於鐵牛李下墜的身勢過於沉重，左莊接是接着了，身子却禁不住打了一個跟蹌。

大廳裏立刻傳出來一陣子亂嚷——

胡九爺，趙二爺，侯三爺，幾位爺兒們那裏見過這個？一時，都嚇得臉上變了色！

被放下來的鐵牛李，再也不是「鐵」打的「牛」了，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麵條捏的，兩隻手捂着肚子，一時連腰都直不起來了——他那裏一聲不吭的，蹲在地上，大顆大顆的汗珠子，順着臉直往下淌個不停。

黑衣童子却又似若無其事的站在原處，執行他看守門戶的任務！

胡九爺搶上一步，眼巴巴的看向「鐵算盤」左莊道：「這……這怎麼辦？」

「不要緊！」左莊沉下臉來道：「我倒要來見識見識這位小朋友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

胡侯趙三人，平素對於這位左大鏢頭的武功，也是只憑耳聞，並沒有親眼見過，但是他們却深信這位大鏢頭必然身手了得，這時見他自願出手，不禁寬心大放！

以堂堂聲名，漢陽府首屈一指的左大鏢頭，親自出手去對付一個對方跟班看門的門童，實在是有點小題大作，殺鷄用牛刀的感覺！

然而情勢的發展，却又使得這位左大鏢頭非如此做不可——他心裏有說不出的蹩扭！

一直不曾多話，獨坐位上的綠衣漢子，忽然冷冷一笑道：「左大鏢頭莫非還不死心麼，我看不必多此一舉了！」

左莊沉聲道：「什麼意思？」

綠衣人冷冷的道：「不樂帮派出來的使者，絕非無能之輩，你又何必要自取其辱！」

左莊呆得一呆，一雙瞳子咕嚕嚕轉了一轉，倏地跨前一步，大聲道：「好！既然如此，左某人候教了，請！」

一邊說，一邊向座上綠衣人抱拳拱了一拱——顯然矛頭已轉向了綠衣人本人。

大家夥眼看着對方即將交手。一時紛紛向後退開！

偏偏綠衣人沒有立刻出手的意思！

聽了左莊說的話，他臉上淺淺現出了幾綫笑紋，搖搖頭道：「大鏢頭也許錯會了意，我來這裏只是向各位執行『不樂之捐』來的，可沒有打算跟人打架，除非那個人眞的强到非要我出手不可的地步，否則……」

「鐵算盤」左莊臉上一陣子發熱，情不自禁的向前跨出一步——可是，他立刻就感覺出發自對方身上的一種無形內力！

前文曾述過，凡是武功達到了一個相當程度的定點之後，其體魄之內則會自然而然的興起一種所謂的內功游潛——左莊顯然不是弱者，而且有見於此，因此當他一經有所領會之後，立刻大生警惕，跨出的脚步，情不自禁的又退了回來！

「很好！」左莊冷笑着道：「那麼我倒要看看誰胆敢阻擋我的來去！」

他明知對方手下的黑衣童子，必然會阻止自己出去，也明知自己必將要和黑衣童子動手，只是這麼說，顯然有「遮羞」的用意，因為以他今天的尊貴身份，去出手對付對方手下一個門僮，一旦傳揚出去，自將要落人笑柄。

——然而，如果照他眼前這種說法，情形將是不同，因爲是對方黑衣童子阻擋他的出路而被迫才出手，那就另當別論！

綠衣人很明白他的這種矯情虛飾，不過置於一笑。

——因爲大凡一個人的武功達到了某一種境界之後——就像是綠衣人現在這種境界，他已經具有明鑑入微的功力。——只憑對方的談吐氣宇，即可察知對方的功力虛實，眼前這位名重漢陽的「金獅」鏢局總鏢頭，雖然名聲很大，然而論及眞實的武功，綠衣人實在還不屑於出手，樂得假手手下小童殺一殺他的銳氣！

左莊已愼重其勢的向廊外步出！

胡侯趙三位忙自起身，跟在他身後——他們三位大爺早已在眼前這種情勢發展，逼得透不過氣來，早先的尋歡之意已蕩然無存，巴不得能够立刻離開眼前這片是非之地，是以一見左莊外出，立刻慌不迭的跟了上去！——

其他姑娘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誰也不願意跟着淌眼前這種混水，一時紛紛立起，跟在三位大爺身後。

所有人都擠了過去，大家像一條龍似的排在左莊身後。

當然，大家的希望也都寄托在這位大鏢頭身上，只要他能闖過這扇門，大家都暫時得救了。

綠衣人若無其事的端茶自飲！

左莊的氣勢不小，身後跟着大羣的人，只是這番氣勢，就非眼前小小一個門僮所能抵擋！

偏偏那個黑衣童子，似乎也學會了他主人的狂傲，對於眼前這番陣勢毫不驚心，只把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珠子直直的盯着對方，身子却並不移動！

「鐵算盤」左莊在距離對方三尺左右定下了脚步！

「閃開，小子！」

一面說，起手一掌，直向對方童子迎面擊去！

黑衣童子霍地抬起了手——兩隻手掌「拍！」一聲，就空接在一塊！

左莊鼻子裏哼了一聲，足下前跨一步，那隻手用力向外再次推出！

黑衣童子由不住後退了兩步。

左莊怒叱一聲，緊接左掌五指彎曲如鈎，一掌直出，直向對方胸腑之間擊了過去！

——這一掌，左莊是安心要對方當場出醜，掌勢裏聚集着凌人的內力，不要說眞的被它擊中，萬無活理，只要被掌風掃上一些也是不得了！

黑衣童子可不是傻子。

就在左莊遞出凌人的掌勢裏，黑衣童子瘦削的身子，霍地凌空直豎了起來，由是乎左莊充滿勁力的這一掌，可就走了個空！

——緊接着左莊騰起空中的身子，急速的落了下來，他左手斜出，疾如電光石火般反向左莊背側間擊出，左大鏢頭急切間反手一扳，兩隻手又自迎在了一塊！

這麼一來，兩個人四隻手便緊緊糾纏一氣，一時分不開來！

純就體態上來說，左莊實在要比這個瘦削的黑衣童子大得多了！

這一刹，兩個人顯然較量上了內力！

張揚着雙臂的左莊，完全是一副以大吃小的形式，兩隻大手凌空力接之下，其力何止千斤？

然而被他壓迫之下的黑衣童子，却是並不含糊，別看他瘦的像「人乾兒」似的，可是身子骨硬是挺得挺挺的，絲毫也不曾被左莊巨大的力道壓下去！

「老鷹抓小鷄」樣的左莊，一次又一次的抖動着他巨大的身軀，每抖動一次，必然自其雙掌內輸出一次凌人的力道，這樣三數次之後，他所施展的內力堪稱已達到了頂點，然而那個瘦弱的黑衣童子，仍然是依然故我，並沒有在他神力之下癱軟下來！

反之，左莊本人却反倒顯現出有些後力不繼的樣子了。

就在他第四次運施功力的時候，足下顯然打了一個踉蹌，一連後退了幾步！

這一刹，他臉上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怒容，忽然發出了一聲咆哮，整個身子霍地騰空而起，肥大衣衫襯滿了疾風，在空中發出了噗嚕嚕一陣子疾風，直向着一隅座頭上的綠衣人當頭直罩了下來！

這一手確是出乎每個人的意外！

大家怎麼也不會想到，「鐵算盤」左莊竟然在不敵對方手下一名跟班的情況之下，却反倒向對方主人出手，實在有點難以理解！

然而瞭解到左莊的心情個性的人，此舉倒也並非「不合情理」，蓋因爲一切的羞窘憤恨皆導源於現場的綠衣人，黑衣童子無非是聽從其命令，供其使喚的一個奴才罷了。

左莊在「惱羞成怒」的心情之下，乃促使他不顧一切的猝然向綠衣人出手！

這一式，「金龜罩頂」確實旣快又狠，雙掌兩足同時灌足了眞力，居高臨下霍地自空投下，宛若鷹擊長空，看來功力至猛！

大家夥俱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舉止嚇得呆住了。

座頭上的綠衣人此刻正自端茶自飲，猛可裏即見他右手振處，蓋碗內的茶水茶葉一股腦的全數傾出，變爲千百點飛星，反迎着左莊身上兜了過去！

雙方的勢子都快到極點。

任何人也想不到，也萬難相信，以左莊具有這身功力之人，竟然會被小小半碗茶水所擊退，擊傷！

隨着左莊所發出的一聲慘叫，他那張開四肢的巨大投影，驀地在空中一個倒仰之勢，接着即被四平八穩的倒摔了出去！

「噗隆通」！一陣巨大的響聲，壓碎了一張茶几——

左大鏢頭的身上，在地上折了個跟斗，霍地欠身坐起，只見他滿臉鮮血——豈止是滿臉，簡直全身上下，全都爲鮮血所浸滿，宛若一個血人似的，瞪着一雙大眼睛，話不曾說出半句，登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大廳裏所有人目睹如此，俱都被這番舉止所鎭住了！

綠衣人緩緩的由位子上站起來——

這個人實在是一個相當沉着，陰森而諱莫如深的人物，只看着他臉上含蓄着的

那種笑，簡直就難以判度他的下一步將要如何了。

胡侯趙三個人眼看他如此神威，俱都由不住心裏發毛，一時，相繼向後節節後退！

胡九爺退到了一張座位處，情不自禁的坐下來！

「你……你想怎麼樣？」

侯三爺也開腔道：「告訴你，漢……漢陽府可不是好撒野的地……方！」

柳大眉以次一羣野草閒花，更是嚇得擁擠一團，人人臉上變色，抖成一團，較之先前的呼盧喝矢，打情罵俏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胡九爺終於又回復了他的自信尊嚴，用力的拍着椅子把，打着官腔道：「你可要想明白一點……這裏官私兩面都有我的人，你要是敢心存……不軌！嘿嘿！你是討不了什麼好的！」

綠衣人笑靨如故，只是端的「笑裏藏刀」！

「你最好閉上你的嘴——還有你……你！」

三個「你」不用說，一定是代表了眼前的三位大爺，隨着他手指之處，三位大爺果然就安靜了下來！

綠衣人笑了笑道：「蠟燭是不點不亮，有些人天生的是賤骨頭，你的刀不架在他脖子上，他休想聽話！就像你們閣下幾位！」

侯三爺在位子上挺了一下肚子：「你到底想幹什麼？」

「不要急！」綠衣人慢吞吞的道：「剛才不是告訴你們嗎，我們來談一筆小買賣！」

胡九爺翻了翻眼皮道：「我們素不相識，有什麼買賣好談的？」

趙二爺轉過臉看着胡九爺道：「胡兄，我看得請府台衙門的劉師爺來——」

話才出口即聽得綠衣人一聲朗笑，三位大爺頓時心頭一寒，一齊注視過去。

「說得好！」綠衣人收斂住笑聲，緩緩的道：「其實也不勞費心，下一步，我跟着也就會去拜訪府台衙門，也許你們還不知道！除了府台衙門之外，我還有一筆大買賣要跟紫禁城裏的皇帝大佬倌談一談呢！當然這是一筆很大的買賣，眼前與你們無關，也就用不着多談了！」

三個人由不住又交換了一下眼光，心裏想是着了一記悶棍一樣的不自在！

胡九爺半天發出了一聲嘆息，頻頻冷笑道：「誰叫我們今天落在了你的手裏呢，大不了捐幾個錢吧，沒什麼了不起！」

趙二爺也寒下臉道：「旣要人家拿錢，態度就要好一點！」

綠衣人一笑道：「所以我一直都是帶着笑臉！」

「這不是笑不笑臉的問題！」侯三爺拍着他鼓膨膨的肚皮道：「錢的事情總得要人家心甘情願呀！」

「那你就錯了！」綠衣人半笑不笑的道：「眞要你心甘情願就談不上是『不樂之捐』了！」

「不樂之捐！不樂之捐！哼哼！」胡九爺也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說吧，只要不太過份，我們給你就是！」

綠衣人皺皺眉道：「這可難說，好吧，我這就先向三位不樂之捐啦！」

一面說他轉過身來，走向原來的座位處緩緩坐下，回身點點手道：「三位請過來一下！」

三個人對看了一眼，一臉不情願的表情！

胡九爺第一個欠身站起來，其他二人也只好跟着站起，三個人悻悻走過來，坐好！

眼看着一場兵爭似已結束，鴇兒柳大眉才從駭慌驚悸中恢復了正常，善於討好的那張臉，立刻佈滿了笑容！

堆着驚悸猶存的笑，她拍了一下手，道：「來呀，給大爺倒茶……侍候着，上烟……」

奈何那幾個早已受驚的姐兒，却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再凑這份熱鬧了，儘管是鴇兒頻頻拍着她那雙粉團兒的玉手，却祇是妳推我我推妳，搶作一團，誰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再也走不動一步。

柳大眉正要裝聲作態的罵上幾句，却被綠衣人異常明亮的一雙眼睛制止住了。

「對了，鴇姐兒，妳過來——這裏也有妳一份兒！」

——綠衣人看着花俏的鴇兒，雖是笑臉洋溢，却有其不怒自威之處，柳大眉在他的目神裏，不由自主的走了過去！

「請坐下！」

柳大眉眞的就坐下了。

這當口，只聽得地上發出了沉重的出息之聲，敢情先時昏倒在地的那位金獅鏢局的大鏢頭左莊，已然幽幽的醒轉過來！

「鐵牛李」趕忙上前侍奉着——雖然他自己看上去也够狼藉的。

「哼，他醒的倒正是時候！」

說話時，綠衣人的眼睛，直直的盯在了鐵牛李的臉上：「勞駕，請把大鏢頭摻過來坐下！「

鐵牛李不敢不遵，可是看看左莊一身血漬，却又有些害怕：「總鏢頭他傷的不……不輕。」

綠衣人點點頭：「當然不輕，不過，放心，他還死不了就是了，死了我這個不樂之捐就捐不成了。」

鐵牛李不敢不聽，一面點着頭，遂即把受傷的左大鏢頭摻過來，扶着他坐下，又送上了茶。

左莊三魂幽幽醒轉過來，睜開眼睛看了看眼前的情形，心裏自然有數，只氣得頻頻嘆息不已，却是說不出一句話，勉強的喝了兩口茶，搖搖頭表示不再想喝了。

綠衣人看看鐵牛李，冷冷的道：「你可以退下去了，我担保他絕對死不了就是了。」

鐵牛李忙自退開一旁。

左莊伸手擦了一下臉上的血，圓瞪着兩隻眼，正想翻身站起來，忽然覺得當胸軟麻穴道上微微一麻，情不自禁的可就又向後軟了下來——

却見綠衣人正用一隻手指頭，指點着他道：「你還是老實一點的聽着好，何必自討苦頭呢！」

說完了這兩句話，放下了手，左莊才又失去了胸前那種麻軟的感覺。

左莊頓時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癱在

了椅子上，他心裏敢情有數的很，從剛才那番動作上判來，對方這個綠衣人明是內功已臻至極點的人物，表面上若無其事的幾下指點，暗中却有「隔空點穴」的秘招在內，很明顯的正是暗示對方「還是乖一點的好！」

經此一番示警，左莊可就眞的不敢再有異動了。

綠衣人乃自慢條斯理的目注向距離自己最近坐處的胡九爺，含着笑臉道：「閣下的家財，頗是可觀，本地有五處買賣分號，另外九江有三處大窰，買賣大得很，長江幾省都有你的生意！」

胡九爺一怔，想說什麼，却被綠衣人的手勢止住了。

「你不必多說，我們的調查清楚的很……依閣下的家財，光祇是現銀，少說也有七百萬兩之數。」

胡九爺臉色又是一變，因爲對方所報出的這個數目，顯然把他摸得太清楚了。

「因此，我們向你開出的這個數目，還不至於讓你爲難。」

胡九爺腆了一下肚子，冷笑道：「多少？」

「一千萬兩——」

「多少？」胡九爺顯然是以爲自己聽錯了。

「一千萬兩！」綠衣人慢吞吞的道：「這個數目，你是一定可拿得出來的。」

「荒……唐……」胡九爺大聲道：「我的全份家財是七百萬兩，你却要我捐出一千萬兩？」

「不錯！」綠衣人道：「我說的七百萬兩，只是你的現金，並不包括你那些房屋和存貨。」

胡九爺大叫道：「難道你要我變賣產業，變成一窮二白？……簡直是荒唐！」

「不錯，我們正是這個意思！」綠衣人臉上開始失去了笑容：「你的那些產業，原本還可以値上千萬兩之數，只是急切間變賣，最少便打一個對折，所以只能算五百萬兩，你雖是標準的一個奸商，但是早年倒還刻苦過一陣子，剩下的兩百萬兩銀子，其中大半數還要用來解散手下的夥計，餘下之數，如果你能節省一點，後半輩子應該還不成問題的。」

胡九爺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一個勁兒的冷笑着。

「哼哼……你以爲，我眞的會這麼做麼？……」

「你最好聽話。」

「如果我不聽話呢？」

「那就不太好了！」綠衣人吶吶的道：「只怕你得不償失，因爲那麼一來，你將要失去另一隻胳膊！」

胡九爺愕了一下，莫明其妙的道：「另一隻胳膊？」

話才出口，即見綠衣人右掌隔空而出，凌空一擊。隨着他的手勢，空中傳出了猝然的一聲尖銳破空聲，緊接着隔座的胡九爺一聲慘叫，一隻鮮血淋漓的胳膊，竟自齊肩被切了下來。

這番舉止，不啻大出在場各人之意外，俱都被嚇得魂飛魄散。

——眼看着胡九爺身軀一陣子戰抖，鮮血直湧而出。

然而綠衣人的一切行動，皆出自事先的安排，從容得很，只見他右手猝抬，隔空一連指了幾下，用「隔空點穴」的手法，把對方穴道止住，血液立刻止住了外溢，胡九爺身上的痛楚，顯然也大爲減輕，由於失血不多，痛楚不劇，雖然失去一臂，竟然沒有昏過去！

胡九爺抖顫得那麼厲害，簌簌自椅子上站起來。

「大俠……饒命……饒命……」

一邊說「噗通！」一聲跪了下來：「我給……我給……只求你饒我這條命！」

「我不要你的命，記住，十天以後正午之時，在你府上見面，一千萬兩銀子，分列十張銀票，要各大埠通用的『正通寶』銀號的……」

「是是……我記住……記住了……」

綠衣人冷冷一笑，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胡九爺叩了個頭，抖顫着身子站起來，幾乎是直着嗓子吆呼他的聽差的：「張才——狗奴才……快來！」

張才應聲跑過來，看起來比他主人更害怕，全身上下抖成一團。

「快……扶着我……叫他們套車！」

張才摻着主人哆哆嗦嗦跑出去一半，胡九爺才想起還忘了拿那隻斷臂，又回過身來。

綠衣人笑道：「你還指望着這隻斷手能夠接上去麼？不過，帶回去作個紀念也好。」

張才用衣服包着那隻斷手，主僕二人一般的顫抖。

「記住，半個月內日敷『金瘡散』，不使流血，不能見風，再找傷科大夫好好瞧瞧，要不然你這條命可不容易保住。」

這番話出自綠衣人像是開玩笑般的口吻裏，却把這位有瓷器大王之稱的胡九爺嚇的三魂出竅，一個勁兒的打着哆嗦，咀裏一迭串的應着，在他那個跟班的張才摻扶之下，匆匆離去。

這一次看門的黑衣童子不再阻攔，等他二人離開之後，又恢復原來位置站好。

大廳內這一刹，眞可算得上是鴉雀無聲。每一個人臉色蒼白，呼吸急促，尤其是侯、趙、左這三位大爺，幾乎都嚇得癱了。

綠衣人一雙眸子緩緩的轉向他所要「不樂之捐」的第二位——「東楚錢莊」的侯三爺。

侯三爺就像是吃了烟袋油子似的，一個勁兒的抖個不停——

「大俠……客……饒……命……我……我……」

侯三爺差一點兒就快縮到椅子下面去了。

綠衣人點點頭道：「你們四個人在漢陽府，論家當兒都有的是，吃喝玩樂眞是享盡了人間福氣，人不能一輩子老是享福，從現在起，我想就是你們受罪的時候到了。」

「我……大俠……要多少錢我都給……只求你……不要殺了我……」

綠衣人「哼」了一聲，一笑道：「我很清楚，你的錢莊是專門放高利貸起家的，各大埠都有你的分號，你還有個外號叫

『吸血虫』是不是？」

侯三爺呆怔了一下，用力的搖搖頭道：「不不……大俠客你千萬不……要相信，我……的錢莊生意再本份也沒有……不信你可以問問他們……」

一面說，頻頻顧左右的趙、左二位道：「是……不是？是不是？」

只可惜他們兩個人如今是泥菩薩過江，各懷鬼胎，顧自己都來不及了，那還顧得了他？

侯三爺乾擠着兩隻眼，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要哭了出來，顯然這「不樂之捐」的滋味確是不快樂的很！

綠衣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道：「我也給你十天的時間，八百萬兩銀子，十天後午時，我會準時拜訪——」

「八百……八百萬兩…………？呀！老天……」——

侯三爺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你拿得出來的……」綠衣人話聲出口，右手倏地凌空而出，空中傳出來一聲尖銳的「劈空」之聲——和先前的胡九爺沒有什麼兩樣，侯三爺一隻左臂，齊着臂根斷了下來——緊接着綠衣人五指虛按，以奇異的「隔空打穴」手法打中了侯三爺身上五處穴路，爲他止血，定痛，侯三爺再次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綠衣人喚來了侯的隨從，把他立刻摻扶出去，他的眸子接着轉向「大元米號」的趙子方——趙二爺。

趙子方不等他開口，先自噗通跪倒在地，如喪考妣般的哭起來。

「我的米號只值一百萬兩銀子……大爺你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不錯！」綠衣人緩緩的道：「你的家當是比他們少一點，但是你私藏的米却是可觀。」

趙二爺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哭着：「可是大爺……我一輩子沒做過壞事呀……前年我還賑過災，捐過米……」

綠衣人一笑道：「也許你說的都是實話，但是你告訴我這些有什麼用？我不是在審案子，這一點你先要弄弄清楚！五百萬兩，限時七天！情形跟以上兩個人一樣！你快回去準備去吧！」

趙子方知道多說無用，磕了個頭，趕忙爬起來——

當他眼睛與對方眼睛接觸的一刹，綠衣人已奇快的遞出了他的雙指——

可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刹——隨着綠衣人的一雙手指凌空挖處，一對鮮血淋漓的眼珠子已自趙老二的眼眶子裏滾了出來。

姓趙的像寃魂附體般的鬼叫着，一時頻頻打起轉來，自有他的手下將他摻了出去。

「現在該你的了……」——

綠衣人深湛的目光盯向左莊。

左莊前受巨創，兀在傷痛之中，只是他畢竟是習武出身，儘管面臨着生死存亡的一刹，仍有其「寧折不彎」的個性。

面對着綠衣人的烱烱的目神，他冷冷笑着道：「不樂帮的手段果然陰狠毒辣，今天我總算見識了。」

綠衣人一笑道：「那是你一直沒有遇見過，我們的手法一向如此，百十年來並無改變——」

「可是，我耳朵裏，只聽過貴帮的三位帮主，却不曾聽說有閣下這麼一位！」

綠衣人笑了笑：「你說的很對，過去的幾次捐欵，一向是由三位帮主親自收取，只是最近因爲三位老人家春秋已高，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我不得不免爲其難了。」

「哼哼……」左莊氣忿膺胸，幾乎爲之氣結的道：「這就難怪了……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綠衣人一笑：「由於我出道太晚，到現在江湖上知道我的人還不多，有幾個不耐煩的朋友，都管我叫『無名氏』，也有人叫我『不樂君子』，因爲凡是我去的地方，人家都很不快樂，這倒也不是假話！隨便你怎麼稱呼我都行！」

左莊勉强挺了一下身子，十分悽慘的笑道：「不樂帮這種行爲，又和强盜有什麼區別？……」

「多少還是有些區別的！」綠衣人吶吶的道：「强盜喜歡殺人放火，比較起來，我們要文雅的多。」

左莊一直在大聲的出息着，聽到這裏呼息聲更大了。

「君子服人於德，小人服人以力……哼哼……」他徐徐的道：「你……怎麼配算爲不樂君子……？」長長嘆息了一聲，他無限氣餒的道：「我活了這麼大，確實還是第一次見過，天下武林中，竟然會有這麼……一個帮派……嘿嘿，不樂帮……不樂帮！」

綠衣人道：「關於這一點並不稀奇，很多人都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左莊忿忿的一哼，道：「說吧，要多少錢？」

綠衣人那張笑臉，忽然罩上了一片鐵青！

「我們不要你的錢！」

「不要……？」左莊冷笑道：「不要錢……？」

「我要你的命！」綠衣人道：「天下沒有人能嘲笑不樂帮，你更不例外！」

話聲出口，陡地一掌劈出！

迎合着綠衣人遞出的掌勢，左莊忽地發出了一聲悶咳，嗆出了一口鮮血，整個身子直向後倒了下去！

大廳內發出了一陣驚叫聲，胆小的姑娘們，都哭出了聲音！

鴇兒柳大眉只嚇得兩片手骨兢兢地响：：雙腿一軟，再也支持不住，登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 × ×

漢陽府府台衙門花廳——午夜時分！

顯然有什麼非常之事，正在討論着，兩扇廳門緊緊關閉着，十數名府衙的捕役，一個個刀出鞘弓上弦，一副如臨大敵模樣。

曹羽與仲幾名得力的手下，一字形的排坐在鋪有猩猩紅緞墊子的太師椅上，比較起來，那位官居四品的府台正堂，却反而屈坐下首，敬陪末座了——！本來也是，在這羣朝廷秘密組織特別人物眼睛裏，一個知府又算得了什麼？

官拜「內廠」提督的曹羽，不用說高高在上，身邊左右是郭姜兩位都衞，另有兩位身佩金星的藍衣衞士，分坐在郭姜二

人身邊，看上去來頭都不小！

漢陽府的知府劉華雲，同着新領漢陽「神機營」的武官包大勇，各踞下首，另陪末座的是師爺方松，和「神機營」的「副將」馬準！——這等人聚集一堂，當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看來氣氛森嚴！

高居中座的曹羽，微微皺着一雙濃眉，官氣十足的道：「這件案子，我們原是不打算驚動地方的，現在既然在漢陽會出了岔子，你們當然脫不了干係……你們要負完全的責任！」

知府劉華雲拱手道：「大人請放寬心，卑職一定會同包大人盡力而為，短日之內將打探結果向大人回報！」

曹羽嘿嘿一笑道：「你有把握麼？」

「這個！」劉知府一臉為難的苦笑着：「卑職盡力而為，想叛王家小，婦人幼兒，就算藏躲也是不易，卑職只要派人挨戶嚴加檢查料必有蛛絲馬跡可供搜索！」

曹羽點點頭道：「這倒是一個方法，只是對方要是有意藏躲，只怕打探不易，無論如何，你趕快張羅着去辦呀！」

劉知府又應了一聲是，遂即抱拳道：「大人等一行來得突然，下屬與包大人都不及趨迎，尚請海涵！」

那位「神機營」的「千總」包大勇也站起來抱拳道：「卑職與馬副將迎駕來遲，五位大人請不要見責！」

曹羽冷冷哼了一聲道：「去歲紫禁城，八營神機秋校之時，本座親侍御駕，親眼見過這等火器的厲害，這一次說不定我要借重你的神機營用用——」

包大勇抱拳一禮，道：「卑職遵命，不過——」

曹羽道：「不過什麼？」

包大勇輕咳一聲道：「大人既是親侍御駕秋校神機之人，當然知道……神機營的官兵非有皇上的旨意是不便出動的！」

曹羽冷笑道：「本座這次前來，便是奉了劉，谷等大人轉奉聖上的旨意……嘿嘿，包大勇，莫非你還要仲量一下這『內廠』提督的權力到底有多大麼？」

包大勇臉色一變，後退躬身道：「卑職不敢！」

曹羽哼了一聲道：「這就是了，從今天起，你的神機營要隨時待命，聽候郭都衛郭大人的調遣，萬一調度不力壞了本座的大事，嘿嘿……包大勇，你這個『千總』的官，可就別想混下去了！」

「是……」

包大勇驚嚇的額角冒汗，頻頻後退抱拳不已，忙自轉向左側的那位「郭都衛」・抱拳請示！

郭都衛似乎比他主子曹羽更加的難說話，鐵青着張臉，未開口先冷笑幾聲——

「包千總——」

「卑職在。」

「趕明兒個，我要瞧瞧你的神機營，到底有多厲害，就照着上一次紫禁城演習的那個模樣，也來上這麼一次，也讓我這個沒見識的土包子開開眼！」

「這……」包大勇一時驚得愣住了。

「怎麼，包大人你還有什碍難麼？」

「這……？」包大勇的眸子轉向劉知府：「劉大人！這件事施得麼？」

話聲未完，那位職領內廠二品都衛的郭大人，手拍椅把子，一聲冷叱道：「放肆！」

包大勇後退一步，躬身拱拳，却是圓瞪着一雙眼，大是忿忿不平，却又敢怒而不敢言！

一旁的劉知府却為之嚇出了一身冷汗，他為官甚久，早已達練官場，對於這些大內侍衛的跋扈擅越・早已清楚，更何況當今天下正是劉，馬，谷等幾個太監當家，曹羽等一干人，無異正是這些人最得力的一羣走狗，一個鬧翻了，那還了得？不要說包大勇的這個「神機營」千總的官兒保不住，自己的四品前程，怕不也為之連帶動搖！——

當下一見郭都衛發怒，慌不迭上前抱拳道：「郭上差請息雷霆，包大人新自震邊衛調來敝府不久，有些事情，還不大明白，待下官私下開導與他……他也就知道了！」

「嘿嘿……」郭都衛强收怒容，碍着身邊的頂頭上司在座，有些話不便出口。只是冷笑不已！

曹羽道：「這也是你們為朝廷立功的機會，要是能把叛王家屬擒獲，論功行賞，便是你們的福份！」

劉知府拱手道：「全憑大人恩典——列位大人多多關照……」

「哼！」曹羽的話還未說完，接着冷笑一聲：「……要是因為你們怠忽職守，不全力合作，壞了大事，論罪行罰，只怕你們也是担待不了！兩者輕重，劉大人，包千總，你們自己衡量衡量吧！」

這幾句話只說得知府劉大人與神機營的包千總：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連連打躬稱是不已！

曹羽冷着臉，微微點頭道：「我們在這裏暫時住上幾天，有什麼事可以就近連絡，天不早了，你們先退下去吧！」

劉知府才算舒了一口氣，目光一掃身邊那位行伍出身的包大勇一眼，二人相繼上前恭敬告退！帶着他們的人，匆匆退了出來。

離開花廳之後，包大勇直眉豎眼的道：「這幾位爺兒們可眞是難伺候，要依着我的脾氣，就跟他們來個相應不理，除非有聖上的旨意！嘿嘿，看他們又能怎麼樣？眞是欺人太甚！」

劉知府看了一下左右，苦笑道：「包兄這就有所不知了，這些爺兒們千萬開罪不得，別說那姓曹的我們開罪不起，就是他手下那幾個佩有星星的衛士，那一個咱們也惹不起！」

說到這裏，把聲音有意放低了，趨前一步，附向包大勇耳邊道：「包兄也許不知道，這些東西過去出身不高，殺人放火什麼事他們都做得出來，惹他們幹什麼，我們犯不着，好歹虛應聲勢，把他們侍候完了一走了事！」

包大勇先是一怔，遂即嘻着一張大嘴道：「行，怪不得人家都說你有一手，看起來眞有你老兄一套，只是……老兄，要是鄱陽王全家大小抓不住，我們豈能脫得了關係？」

劉知府嘿嘿冷笑了兩聲道：「這是姓曹的拿話來壓我們，要是論罪他們才脫不了關係，我們也沒有接到朝廷的一紙公文

，只是面子上不得不敷衍他們罷了！」

包大勇連連點頭道：「高明、高明！老兄不愧是兩榜進士出身，比我這個拿槍桿子出身的人實在是要高明的多了，佩服、佩服！」

儘管狼虎當道，作官的硬是有他們一套，以不變而應萬變，不得不令人佩服！

×　　×　　×

花廳裏現在所剩下的幾個都是自己人了。

「千手太歲」郭元洪——郭都衛深深皺着眉毛，轉向曹羽道：「大人眞以為劉知府這些傢伙能帮上忙？」

曹羽苦笑了笑：「老實說，我現在很是苦惱，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並非是鄱陽王的一家大小，而是十分棘手的一個江湖組織！」

「大人指的是……不樂帮？」

曹羽黯然點點頭，臉上顯現着陰森的笑！

「鐵臂神」姜野姜都衛冷哼一聲：「如依着卑職之見，那一夜我們實不該輕易撤離，小小一個江湖帮派，難道還眞能與朝廷作對不成？」

曹羽冷笑搖搖頭：「別人不知道，難道你也不清楚麼！這個不樂帮實在是極難應付的一個組織……我們何苦招惹。」

接着他嘆了口氣道：「現在我只希望鄱陽王那一家人不是落在他們手裏就好了，要不然那可就要大大費事了！」

「千手太歲」郭元洪道：「我就是想不通，不樂帮為什麼要插手管這閒事？」

姜野冷笑道：「這個你還會想不通，還不是為了錢？說不定那三個老怪物一時心血來潮，想借着這批人質來給我們做一批生意！」

曹羽吟哦着點點頭道：「有道理——唉！我當時竟然會沒有想到這一點……」

另一位金星衛士——「雙手飛石」夏元之，却是心細如髮，試詢道：「觀諸那一夜情形，大人對那個『無名氏』的態度甚是禮遇，莫非大人原來就與他認識？」

曹羽不大自然的「哼」了一聲，却是不會回答。

「千手太歲」郭元洪立刻岔開道：「果眞要是無憂公主這些人落在了不樂帮的手裏，我們下一步又該如何？」

曹羽嘆了一聲道：「但願不是如此，否則那將是一件頭痛之事！」

頓了一下，他接下去道：「……不過，這個謎底我們很快就得揭曉，如果鄱陽王家室一行，眞的落在了他們手裏，我預料下一步他們將要派人來與我們連繫！」

話聲方住，即聽得廳外傳來一陣子亂囂，像是門衛的喝叱之聲，只是正當各人凝神傾聽，欲待喝問時聲音却又沒有了。

曹羽目光一掃身側的「雙手飛石」夏元之，後者立時會意，足下一個墊步，已飛快的襲向門前，伸手拉開了廳門——廳門乍開，却與外面站着的那個人成了「臉對臉」的照了盤兒！

夏元之一驚之下，腳下一個踉蹌，禁不住後退了幾步——門外人却把握着這個機會，就勢邁步而入！

——白臉，濃眉，一身黑衣。瘦削的個頭兒——這副長相，對於在場的幾個人來說，都談不上陌生——敢情他正是那夜樹梢現身！無名氏手下的「報財童子」！

夏元之怒叱一聲：「大胆！」脚下一個上步，用「雙撞掌」的掌法，突地直向對方前胸擊來！

黑衣童子當然不是弱者，迎合着對方的掌勢，雙掌同出，四隻手掌交迎之下，夏元之身子已輕飄飄倒退出丈許以外！

然而，另一名金星衛士——「鐵臂神」姜野，却自他身後疾撲過來，出掌如刀，一掌直向黑衣童子肩上劈下來！

在如此兩名大內高手的夾擊之下，來人黑衣童子不得不側面閃開！

——「千手太歲」郭元洪却快速迎上去——

「且慢！」曹羽一聲喝叱：「你們住手！」

三位出招的高手，各自收招，後退了一步，連同廳內另一名金星衛士——「飛天星」桑斗，四個人各峙一角採取緊迫收縮之陣，牢牢把來人黑衣童子看在當中！

黑衣童子臉上並不現絲毫驚慌，上前一步，向着正面的曹羽拱了拱手，退後一步，即由身上取出一封函件，雙手遞上！

曹羽伸手接過，看了一眼道：「原來你是下書來的！」

黑衣童子點點頭，倏地轉身待去，却被眼前的四名大內衛士緊緊看住！

黑衣童子才自踏出一步，又覺出眼前情勢不對，倏地又後退回來，雙手平伸下搭，擺了一式中原罕見的奇怪招式，一雙小眼睛咕咕嚕嚕只是在四人身上頻頻打轉不已——

這時曹羽已看完來書，冷冷一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想不到貴帮的人，居然吃到了我的頭上，這一次你主人的用心看來是白費了！」

黑衣童子陰森的臉上，仍然是木納不着表情，只伸手向外指了一下，又拍了一下前胸！

曹羽冷笑一聲道：「我原本是可以讓你回去的，只是令主無名氏竟然會用如此卑鄙的手法來對付我，說不得我曹某人要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了！」——

面色一沉，喝道：「給我把這小子拿下來！」

話聲出口，姜野足下一滑，已驀然欺身過來，右手二指駢處，直向對方啞童關元穴上點來！

黑衣童子想像也知道當前幾位主子的不是好相與，臉上顯現張慌，嘴裏啞叫了一聲，已旋身右側，雙掌同出，直向當前另一武士，飛天星桑斗一雙肩頭上力按下來！

他兩手十指張開，活像是兩把鋼鈎，十指尚還離着桑斗甚遠，後者即覺出肩頭上一陣疼痛難當，足見這少年童子十指上功力了得！

桑斗心裏一驚，退身閃開，低叱一聲，旋腿直踢黑衣童子下盤——

黑衣童子無意糾纏惡戰，一心只想着離去！桑斗身子閃開，正中下懷，當下啞嘶一聲，雙足頓處，疾若箭矢也似的直向窗外縱出。

然而這一干大內高手都決計不容他再能脫逃！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等三人來到美人關前，正想通過，直趨造化城，不料無名氏誤中了春風散的奇毒，被擄入關，原來把守美人關的是由「春風教」教主春風仙子率領門徒春風十二釵負責，這時十二釵中其一已爲兪秀凡所斃，另一把守關門，其餘十釵在關內監守着無名氏，春風仙子用激將法冀圖誘使兪秀凡入關拯救無名氏，兪秀凡正待入陣，守着關門的一釵却暗中向他警告，並以一顆藥丸拋給他兪秀凡將藥丸服下，即跨入關內，突有一陣濃霧襲來……」

懾服春花教

但那紅衣少女及時贈送了一粒丹丸，使得局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兪秀凡服下了藥物之後，就存了僥倖之心，希望那一粒丹丸，眞的能解去春風散的奇毒。

他靜靜的站着，等待毒性的發作。但過了一刻工夫之久，竟然是全無感覺。

兪秀凡自知吸入了不少的春風散，如說毒性强烈，那不知超過無名氏多少倍了。但無名氏中毒後的瘋狂，立刻顯露了出來，自己却全然無事。

心中念轉，幾乎已確定了自己沒有中毒，不禁膽氣一壯，冷笑一聲，道：「春風仙子，請問貴教中除了春風散之外，還有什麼厲害的藥物？」

春風仙子臉色一變，道：「春風散無孔不入，就算你能閉住氣，但你這一說話，也應該已中了毒。」

兪秀凡道：「我可以奉告仙子，在下吸入了不少的春風散，那是一股很淸幽的香味。」

春風仙子道：「那你爲什麼不倒下去？」

兪秀凡笑道：「因爲，我不怕春風散的毒性。」

春風仙子道：「不可能。」

巧破五毒門

兪秀凡道：「爲什麼不可能，在下毫髮無傷，不是仍然好好的站在這裏麼？」

右手緩緩握住了劍把之上，冷冷接道：「各位大部份都已見過了在下的劍招，如是各位自信能够逃過在下的快劍，那就不妨試試，自知無法逃過在下快劍的人，那就站着別動。」

春風十釵沒有人接口說話，但她們也站着未動。

春風仙子却冷笑一聲，道：「你如用內功，把毒性壓住，不讓它發作出來，但也不過只能多支持頓飯工夫。但如等到它發作之後，那就不知要强烈多少倍了，不死亦得大傷。」

兪秀凡已確定自己沒有中毒，心中暗暗忖道：春花十二釵，雖是春花教中弟子，但他們年紀幼小，也可能是身受脅迫入教，饒了他們，也不爲過。大奸巨惡，都集於那春風仙子一人身上，殺此一人，足可使她們心生警惕，改過向善了。

他瞭然春花教的內情之後，本已動了殺機，準備把春花十二釵和春風仙子，一鼓作氣，全數殲滅，但那紅衣女暗中贈藥，頓使他感覺人性本善，動了惻隱之心。原準備要大開殺戒，此刻只準備搏殺春風仙子一人了。

眼看兪秀凡安然無恙，春風仙子也覺着情形不對，但她想來想去，就是想不出兪秀凡何以會不怕春風散。

她閱歷豐富，看透人情世故，眼看兪秀凡目中殺機閃動，心中忽生警覺，立刻後退。

兪秀凡大喝一聲：「站住！」

寒芒一閃，長劍疾如雷奔，冷鋒已逼上了春風仙子的咽喉。

春風仙子走南闖北，見過無數的高人英雄，但却從未遇上過這樣的快劍——那是完全沒有閃避機會的快劍。

呆了一呆，春風仙子說道：「兪少俠，你、你……」

兪秀凡冷冷接道：「我劍勢只要在向前送上兩寸，立刻就要你濺血劍下。」

春風仙子道：「你殺了我，你朋友也無法逃得性命。」

兪秀凡目光轉動，只見春花十釵，肅立原地，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兩人的身上。

春風仙子歎口氣，緩緩說道：「兪少俠，大錯未鑄，雙方都還有退步餘地。」

兪秀凡接道：「在下覺着，姑娘似是已經沒有和在下談條件的身份了，你是敗兵之將，不足言勇了。」

春風仙子道：「我從沒有想到世界上會有你這麼的快劍手，以你的劍法而言，確有殺死我和春花十釵的能力。不過，你的朋友，也要賠進去一條命，他現在全身無力，只要一個普通的人，都可以輕取他的性命。」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突然微微一笑，道：「春風仙子，你是不是很怕死？」

春風仙子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在下是人？」

兪秀凡道：「姑娘，我如放了你，姑娘準備如何酬謝在下？」

春風仙子道：「只要我有的，但憑你兪公子吩咐一聲。」

兪秀凡知她有所誤會，搖搖頭，道：「姑娘，我和你談的是大是大非，江湖正義，武林公道。」

春風仙子道：「哦！」

兪秀凡道：「一個人難免要死，但要死得心安理得。」

春風仙子道：「你說的太深奥，希望你說的明白一些。」

兪秀凡突然放低了聲音，道：「很抱歉的是，在下殺了你一個門下，春花十二釵，變成了十一個人。」

春風仙子道：「那也不能怪兪少俠，對陣相搏，互較智、力，難免有傷亡了。」

兪秀凡道：「十一金釵靠得住麼？」

春風仙子道：「他們都追隨我多年，自然是靠得住了。」

兪秀凡道：「你敢不敢棄邪歸正，倒反造化門？」

春風仙子呆了一呆，道：「不是敢不敢，而是沒有用。在造化城內，我們春花教，只是一點微不足道的力量。」

兪秀凡道：「聚沙成塔，把很多小的力量合於一處，就是一股强大無比的力量，滙涓滴而成江流。」

春風仙子道：「要我怎麼辦？」

兪秀凡道：「那要你姑娘去策劃了，要選擇適當的時機，不能作無謂的犧牲。」

春風仙子道：「兪少俠如若肯相信我，我只能答應試試看。」

兪秀凡還劍入鞘，道：「盡快救醒我的朋友。」

春風仙子有些意外，吁一口氣，道：「快給他一粒還元丹。」

一個白衣少女行了過去，餵一粒丹丸到無名氏的口中。

目光轉到兪秀凡的臉上，接道：「這一粒還元丹，可使他很快康復。」

兪秀凡道：「多謝姑娘。」

春風仙子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道：「這瓶中有一十二粒丹丸，可以救十二個人，兪少俠內功精湛，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不畏春風散，但除了兪少俠本人之外，只怕還有很多人，難以抗拒這春風散的奇毒，服下這顆丹丸之後，十二個時辰之內，春風散奇毒不侵，也許日後，咱們還有碰頭的時候。」

兪秀凡道：「應該如何，由仙子自作決定。人生在世，難免一死，但死有抱憾而沒，也有死的重如泰山，留給後人無比的懷念。」

春風仙子笑一笑，道：「多承指教。」

這時，端坐在木椅上的無名氏，突然挺身而起，道：「公子！」只覺雙頰發熱，回手一掌，自向天靈穴上拍去。

春風仙子右手一抬，抓住了無名氏的右腕，道：「壯士！春風散太惡毒，凡是身中此散之人，都無法控制自己，任你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也無法逃過那春風散的毒性。」

兪秀凡笑一笑，道：「無名兄，不要太過自責，一則是藥物毒性太厲害，二則是活着比死亡重要，也比死去痛苦，第三是石兄和兄弟，都不希望失去了你這個朋友。」

無名氏道：「我慚愧。」

春風仙子放開了無名氏的右腕，道：「春花教有一本記事錄，記載着中了春風散奇毒後，失身之人，比你壯士名氣大的人物，不下數十個。老實說，在本教春風散下，能够不中奇毒的，兪少俠是第一人。」

兪秀凡道：「無名兄，咱們走吧！」舉步向外行去。

無名氏吁一口氣，跟着兪秀凡身後而行。

只聽一個細微的聲音，傳入了兪秀凡的耳中，道：「兪少俠，帶我走！他們會查出來，那將會使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兪秀凡人已行出廳外，突然停下了脚步，回目望着那站在大廳門口的紅衣少女。

只見他臉上是一片祈求神色，雙目中滿蘊着淚水。

暗暗吁一口氣，兪秀凡舉手對春風仙子一揮手，道：「教主，在下想請求一事。」

春風仙子淡淡一笑，道：「你說吧！」

兪秀凡道：「這位站在廳門口的姑娘，叫什麼名字？」

春風仙子道：「春花十二釵，以花命名，她叫蓮花，本姓蕭。」

兪秀凡道：「仙子，在下想把這位蕭蓮花姑娘帶走，不知仙子意下如何？」

春風仙子點點頭，道：「你可以帶走。不過，我要先說明兩件事，由蓮花回答我之後，你再帶她離開。」

兪秀凡回顧蕭蓮花一眼，道：「蕭姑娘意下如何？」

蕭蓮花點點頭，道：「賤妾從命。」

春風仙子道：「過來，我問你幾句話。」

蕭蓮花回顧了兪秀凡一眼，舉步向前行去。兪秀凡緊隨在蕭蓮花的身後，行了過去。

春風仙子道：「蓮花，你決定了要跟兪少俠去麼？」

蕭蓮花道：「不錯，弟子決定了。」

春風仙子道：「你離開之後，就算脫離了春花教，此後，你要小心謹慎，別要再遇上我們。」

蕭蓮花道：「弟子明白。」

春風仙子道：「好！你去吧！離開了這座廳門一步，就算是背叛了春花教。」

蕭蓮花道：「弟子罪有應得，無法奉報師父的養育之恩了。」

春風仙子道：「這個不用談了，交出你身上的春風散和解藥。」

蕭蓮花微微一怔，取出身上的春風散和解藥，遞了過去。

春風仙子看過了蕭蓮花交出的一瓶解藥，微微頷首，道：「蓮花，你很好。但你背叛了春花教，也等於背叛了造化門，我可以不追究，但造化門也許不會原諒你。」

蕭蓮花道：「弟子如是身遭不幸，也不會抱怨師父。」

春風仙子道：「那很好，你去吧！希望你好自爲之。」

蕭蓮花撲身跪了下去，春風仙子也不謙辭，生受了蕭蓮花大拜三拜。

蕭蓮花拜罷站起身子，道：「師父保重，弟子去了。」轉身向外行去。

兪秀凡拱手，道：「仙子，在下感激。」

春風仙子道：「用不着感激我，我是爲勢所迫。」

兪秀凡淡淡一笑，緊隨在蕭蓮花的身後行去。

春風仙子目睹兩人離開大廳，才輕輕歎息一聲，道：「掩上廳門。」

兩個女婢應了一聲，行過去掩上廳門。

蕭蓮花欠欠身，道：「兪少俠，蓮花感激萬分，不知該如何報答？」

兪秀凡道：「言重了，姑娘。感激的應該是我，如非姑娘暗贈解藥，在下也要傷在那春風散下了。」

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進入了造化門之後，我才發覺造化門果然不是個簡單的組合，我們的前途命運，無法預卜，也無法保證你的安全。不過，我們是危難與共，姑娘和我們走在一起，希望能自己小心一些。」

蕭蓮花苦笑一下，道：「弱女子慾海沉淪，今天得慶重生，生死事早已置之度外，公子不用爲我擔心。」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如非你暗中相助，在下確無法逃過那春風散的暗算，單是這一份情意，就叫人感激莫名。」

蕭蓮花突然流下淚來，而且嗚嗚咽咽，哭的十分傷心。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姑娘你哭什麼？」

蕭蓮花道：「好久好久了，我都沒有聽到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兪秀凡道：「哦！」

蕭蓮花道：「我看的都是弱肉强食，聽到的都是冷酷的責罵。」

兪秀凡歎口氣，接道：「蕭姑娘，單是貴教如此呢，還是整個造化門都是如此？」

蕭蓮花沉吟了一陣，道：「兪公子，造化門中的事，一言難盡，而且，小女子知道的有限，也不知從何說起。」

兪秀凡道：「不要緊，你知道好多，就說好多，知道些什麼，就說什麼。」

蕭蓮花道：「造化城只是一個總稱，這裏面，容納了無數的組合，他們屬於不同的門戶，來自不同的地方。」

兪秀凡接道：「這般羣雄濟濟，難道都甘雌伏麼？」

蕭蓮花道：「我的身份太低，從沒有見過造化城主，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段，竟然能使所有的人唯命是從。」

語聲一頓，接道：「就拿我師父說吧，她本是一教之主，仗憑獨門春風散，遊行於江湖之上，浮沉慾海，爲所欲爲，不但雄踞一方的霸主，都和她有過來往，甚至有很多江湖上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和她暗中勾結。如若一個女人，只是想縱情酒色，遊戲人間，那確實是一個很好玩的組合，所以，我們一些師姊妹中，也有些自甘墮落，不願跳出慾海。」

兪秀凡道：「唉！人性本善！但近墨者難免染黑。」

蕭蓮花苦笑道：「不過，春風教有一個很好的規矩，也算是春風教能够生存在江湖上，不遭正大門戶人全力追殺的原因。」

兪秀凡道：「什麼規矩？」

蕭蓮花道：「不准殺人。」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難道這也算盜亦有道麼？」

蕭蓮花搖搖頭，道：「如若春花教能够再修正幾條門規，那就不算太罪惡了。但它却有幾條門規，森嚴冷酷，全無人性，所以，它談不上盜亦有道了。」

兪秀凡道：「姑娘，可否再仔細的說明一下。」

蕭蓮花道：「也許小女子身陷在春花教中時間太久，我的看法，也許有很大的偏差，如有不對之處，還望三位指教。」

兪秀凡道：「姑娘是出汚泥的白蓮，我們欽佩的很。」

蕭蓮花拭去了臉上的淚痕，突然微微一笑，道：「公子誇獎了。」

那是出於內心的歡愉，人性中的光輝，蕭蓮花很多年沒有這樣笑過了。

緩緩舉起右手，理一下鬢邊的秀髮，蕭蓮花緩緩接道：「自作孽，豈能怪人。有很多姊妹們，貪戀春花教的人慾歡樂，自甘下賤，那就任她們去吧！有很多自命風流的男人們，追逐在春花教的週圍，有如蚊蠅逐血，那也只有任他沉浮慾海了。」

兪秀凡接道：「春花教的門下，以色身誘入人彀，也不能說是太大罪惡。」

蕭蓮花道：「縱然是有罪，但也不至算罪大惡極。玫瑰多刺，偏偏有喜愛折花的人，但他們一人願打，一人願挨，與人無關，也還罷了。但春花教，却仗憑春風散，使人在藥性的壓迫下，失去了自主，這一點，賤妾覺着罪無可逭。」

兪秀凡道：「藥毒害人，罪加三等，春花教不應該再在江湖之上存在。」

蕭蓮花道：「還有一條是，對春花教中人的約束太苛，身入春花教，不管能否適應，就必需要佈施色身。」

兪秀凡道：「這個就無法反對麼？」

蕭蓮花道：「沒有辦法。」

兪秀凡道：「如是遇上三貞九烈的女子，至死不從，那又如何呢？」

蕭蓮花黯然說道：「如若能一死了之，弱女子屍骨早寒了。」

兪秀凡道：「春風仙子用什麼方法，使門下的弟子就範呢？」

蕭蓮花道：「藥物。春花教中，有對付男人的春風散，也有對付女人的藥物。」

無名氏突然接口說道：「也是一種强烈的春藥麼？」

蕭蓮花道：「不錯。强烈尤過春風散數十百倍，不論什麼樣貞烈的女子，只要服下了那種藥物，就無法再克制自己，淑女貞婦，都變成了蕩婦淫娃。」

兪秀凡搖搖頭，道：「這就太可惡了！」

蕭蓮花道：「我就是在那藥物下，失去了貞操，留下了殘花敗柳之身。」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蓮花姑娘，一個人的價值，主要在心靈的純潔和她的胸襟、氣度與對人類的貢獻，以姑娘的作爲，不但在下感激不盡，就是這位無名兄、也是一樣感激不盡。」

蕭蓮花道：「兪公子，很多年來，我都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是那麼平實、感人。」

兪秀凡笑一笑，道：「蓮花姑娘，在下想來，春花教應該是一個很會騙人的組合，每個人，都該有一副伶俐的口齒。」

蕭蓮花道：「是的。我們學會了很多騙人的話，也聽過無數的甜言蜜語，春花教中的女弟子，經歷過荒誕不經的怪事很多，但却很少能聽到過一句眞實的話。」

兪秀凡點點頭，道：「姑娘，除了春花教之外，你對造化門中事，還知曉好多？」

蕭蓮花搖搖頭，道：「不知道。以春花教在造化門中的地位而言，似乎是並不得意，一切要聽命行事，而且活動也限於一定的地方，那地方只不過三四畝地大小。」

抬頭望了兪秀凡和無名氏一眼，接道：「兪公子，實在抱歉，我知道的只有這些，造化門中事很難叫人預料，賤妾不敢妄言。」

石生山道：「姑娘，你對這北大街的事情，知曉好多？」

蕭蓮花沉思了一陣，道：「賤妾似聽說，北大街中爲諸位設下七道埋伏，但是否可靠，賤妾就不知道了。」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不論他們有幾道埋伏，咱們都要闖過去。」語畢，大步向前行去。

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並肩追隨在兪秀凡的身後。

行約五丈，到了一座朱漆大門前面。

兩個身穿黑色疾服勁裝的少年，並肩站在大門外面。

兪秀凡距兩人還有七八尺遠，兩人已並肩攔在了路中。

石生山突然走上前一步，冷冷說道：「閃開！」

兩個黑衣少年一攤手，道：「我們未帶兵刃，兩位要出手，我們任憑宰割決不還手。」

石生山道：「無賴。」

兪秀凡笑一笑，道：「你們想拿性命作賭注？」

左首黑衣少年接道：「咱們如不能把兪少俠邀入廳中，也是難免一死，那就不如死在兪少俠的劍下了。」

兪秀凡道：「很可憐，也很可悲！」

兩個黑衣少年苦笑一下，垂首不語。

兪秀凡歎了一口氣，道：「你們是什麼門戶？」

左首黑衣少年道：「五毒門。」

兪秀凡道：「爲什麼要用五毒二字？」

左首黑衣少年道：「兪少俠請進入廳中之後，就可以看明白了。」

兪秀凡一揮手，道：「好！你們帶路。」

兩個少年轉身向前行去，神態間十分之恭敬。

無名氏突然加快脚步，行到兪秀凡的身側，低聲說道：「公子，五毒門是一個很奇怪的門戶。」

兪秀凡接道：「我知道，但咱們沒有法子不去，是麼？」

無名氏道：「公子多多小心。」

兩個黑衣人，帶着兪秀凡直入廳中。

整座大廳，空空蕩蕩，除了正中一張八仙桌，八隻木椅之外，廳中再無陳設。但大廳中却高吊了八隻垂蘇宮燈，照的一片通明。

八仙桌上擺着五個大瓷盤子，每一個瓷盤上面，那蓋了一隻大海碗。

兪秀凡道：「主人何在？」

只聽一聲冷笑，道：「候駕多時了。」

橫樑上滾落下一條人影，蓬然一聲，落在地上。的確很結實，只震的木桌上碗盤直響。

兪秀凡轉眼望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矮瘦中年人，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禁一皺眉頭，道：「湘西五毒門中人，善於用毒，但在下還不知道你們會裝死。」

黑衣中年人一挺而起，冷冷道：「誰在裝死？」

兪秀凡道：「閣下躺在地上不動，自然是裝死了。」

黑衣人道：「我要你見識見識一下我練的神功。」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很高明。不過，那還不足以嚇倒兪某人。」

黑衣人冷笑一聲，突然一橫身，在主位上坐下，冷冷說道：「閣下請坐！」

兪秀凡手握劍柄，緩緩在客位上坐下，道：「五毒夫人沒有來麼？」

黑衣中年道：「你對五毒門瞭解好多？」

兪秀凡道：「不多。但至少我知道，你在五毒門中，不是掌門的身份。」

黑衣中年道：「這麼看來，你對五毒門瞭解的太少了。」

兪秀凡說道：「五毒門在造化城中，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組合，就算是五毒夫人親臨此地，也不配和兪某平行平坐，談事論非，何況是你這麼一號人物。」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的見識太少，對區區似乎也不放在眼中。」

兪秀凡道：「閣下說的不錯。」

黑衣人道：「五毒門包羅很廣，分用死毒、活毒兩種。」

兪秀凡道：「閣下用的是死毒，還是活毒呢？」

黑衣人道：「活毒。」

兪秀凡道：「你是用活毒的？」

黑衣人道：「不錯。閣下是否要開開眼界呢？」

兪秀凡道：「可以。不過，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事。」

黑衣人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在下手中的寶劍很快。」

黑衣人道：「在下練的一身枯木神功，大概還可以承受你三劍、五劍。」

兪秀凡一皺眉頭，心中暗道：如若他眞的練成了一身刀、劍不入的武功，那倒是一樁很大的痲煩事了。

但見黑衣人緩緩站起了身子，伸手揭開了五個大瓷盤上的海碗。

海碗揭開，兪秀凡不禁一呆。

原來，那五個大瓷盤中，放了五種不同的毒物。

第一盤中放着五條紅色的小蛇，第二盤中放着五條長約半尺的蜈蚣，第三盤中放着五隻大蠍子，第四盤中放着五隻蟾蜍，第五盤中放着五隻小拳頭一樣的大蜘蛛。

兪秀凡目睹五種毒物，頓覺頭皮發炸，不禁呆了一呆，問道：「這五種毒物，有什麼作用？」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現在，咱們要作一個比賽了。」

兪秀凡道：「比賽什麼？」

黑衣人道：「這五個瓷盤中的毒物，無一不是奇毒之物，平常之人，被牠們咬上一口，立刻就要氣絕而亡。」

兪秀凡道：「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大的蜘蛛、蜈蚣。」

黑衣人道：「你沒有見過，今日，倒要你開開眼界了。」

兪秀凡道：「就目力所及，確然是奇絕惡毒之物，不過，在下覺着，這些東西，雖然惡

毒，但要牠們傷人，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不是要牠們殺人，而是咱們用來作一種測驗。」

俞秀凡道：「測驗什麼？」

黑衣人道：「膽量。但不知你俞少俠敢不敢答應？」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說說看，咱們如何一個比法？」

黑衣人道：「咱們各自選擇一種毒物，把牠吃了。」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吃了？」

黑衣人道：「俞少俠請先選擇一種吧！」

俞秀凡道：「這種毒物，咬人必死，如何能夠下口？」

黑衣人道：「這就要各憑本領了。」

伸手抓住一條蜈蚣，放入口中大吃起來，而且吃的是卡卡直響。

俞秀凡冷冷笑一聲，說道：「這算什麼比賽？」

黑衣人道：「吃毒比賽。這也是一種能耐。如若你閣下自知不如在下，自然還有一個辦法。」

俞秀凡道：「什麼辦法？」

黑衣人道：「認輸。」

蕭蓮花突然接上了口，道：「這比法不公平。」

黑衣人雙目一瞪，冷冷道：「那裏不公平了？」

蕭蓮花道：「一個人各有專長，你學會了生食毒物，別人沒有學過，自然是無法和你比賽了。」

黑衣人道：「那是他的事了，這和在下何干？」

蕭蓮花道：「你爲什麼不和俞少俠比試武功，比試快劍。」

黑衣人道：「生食毒物，是老夫選的，先比過之後，咱們再比試別的。那自然由俞少俠選一種了。」

口中說着話，人却把一條大蜈蚣，完全吃了下去。伸手又抓起了一條紅色小蛇。

生食一條活生生的大蜈蚣，已經是駭人聽聞的事了。

如若再生食一條毒蛇，那眞是不可思議的事了。

但那黑衣人抓起了一條毒蛇，竟然放入口中大吃起來。

俞秀凡只覺一陣嘔心，幾乎把吃進去的東西都吐了出來。

蕭蓮花冷冷喝道：「你吃吧！你把這五盤毒物吃完了，俞少俠也不會吃一個。」

黑衣人放下手中的半截毒蛇，道：「姓俞的，你吃不吃？」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吃。」

黑衣人道：「你是在耍賴了！」

俞秀凡搖搖頭，道：「談不上什麼耍賴，這種事出乎常理常情。」

黑衣人一揮手，甩去了半截毒蛇，道：「俞秀凡，男子漢大丈夫，輸就輸了，爲什麼不敢認賬。」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對付造化門中人，似也用不着談論什麼仁義道德。」

黑衣人突然哈哈一笑，道：「姓俞的，你說，咱們應該比些什麼？」

俞秀凡道：「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應該各憑本身的造詣，只要是屬於武功方面的，不論你如何選擇。」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選一樣，咱們先比試過。自然，你選的，你都有特長，比過之後，咱們再比試食用毒物，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俞秀凡道：「法子雖很公平，不過——」

黑衣人冷冷道：「總不能樣樣都由你選擇，你既然覺着很公平，咱們就開始比試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們先比試兵刃。」

蕭蓮花接道：「俞少俠，不能答應他。」

俞秀凡道：「爲什麼？」

蕭蓮花道：「因爲，你根本就不能食用毒物。」

俞秀凡道：「我相信，他絕逃不過我的快劍。」

蕭蓮花道：「不錯，他逃不過你的快劍，但如他中劍不死，你是不是要食用毒物？」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

蕭蓮花突然上前一步，對那黑衣人道：「俞少俠身份太高，你不配和他動手。」

黑衣人道：「姑娘的意思？」

蕭蓮花道：「我看咱們兩個人身份相同，還是由咱們兩個人比試一下如何？」

黑衣人道：「比試什麼？」

蕭蓮花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我只是一個女流之輩，自然是由我先選了。」

黑衣人道：「女娃兒，你要先想想，你敢不敢吃下毒物？」

蕭蓮花道：「大不了牠們把我咬死，沒有什麼不敢的。」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豪壯的很，有你姑娘這句話，在下無不應允。你說說看，咱們先比什麼？」

蕭蓮花道：「你只要能受我一掌，那就算你勝了。」

黑衣人雙目盯注在蕭蓮花的身上，瞧了一陣，道：「妳練的什麼掌？」

蕭蓮花道：「我什麼掌也沒有練過。」

黑衣人道：「那妳如何能打傷我？」

蕭蓮花道：「那是我的事了，這就用不着你管。」

黑衣人道：「好，你出手吧！」

蕭蓮花道：「你小心了。」右手一揮，拍了出去。

掌勢將近那黑衣人的胸時，突然向上升高了半尺，一片白色的粉末，直向黑衣人臉上飛了過去。

黑衣人鼻息間聞到了一股異香，不禁一呆，道：「妳這丫頭，用的什麼藥物？」

蕭蓮花道：「你快些運氣，閉住呼吸，不然，立刻有得你好瞧的了。」

黑衣人嘿嘿冷笑一聲，道：「老夫有些不信。」

蕭蓮花道：「不信你就等等看。」

黑衣人還未來得及再答話，突覺一股慾火，由丹田直升上來。

這一股慾火，隨着血流，很快的遍佈全身，無名氏吃過這等苦頭，知道那慾火焚身之苦，不禁臉色大變。

黑衣人的臉上泛起了一片火紅之色，雙目中也開始變紅，大喝一聲，突然向蕭蓮花撲了過去。

蕭蓮花一閃避開，冷冷說道：「慾火焚身，不死不休，任你是金剛、羅漢，也無法逃過此刦。」

黑衣人雙目中，直似要噴出火來，口中發出野獸般的怒吼。

蕭蓮花道：「只有我能救你之命，但你必需要先替我辦兩件事。」

黑衣人口齒啓動，有如一個在烈日沙漠中，奔走了一日，未進滴水粒米一般，那種飢渴之情，看上去狼狽萬分。

但他的神志還很清醒，只是不能克制住那

高張的慾火。急急說道：「什麼事？」

蕭蓮花道：「去，把守在廳外五毒門中的弟子，全都給我殺了。」

黑衣人狂吼一聲，飛身撲出大廳。

但聞連聲慘叫，傳入了耳際。

蕭蓮花輕輕歎息一聲，道：「春風散的厲害處，就在中毒人神志還很清醒，但他却無法控制自己，明知是大恨大錯的事，仍然無法自禁，在慾火焚燒下，勇往直前，無所不爲。」

俞秀凡道：「他在此等情景之下，怎會還能聽你的話。」

蕭蓮花道：「奇妙處也就在此了，中了春風散之後，只肯聽女人的話。這時，就算是他的親手足在此，他也一樣會出手屠殺。」

俞秀凡一嘆，道：「聽起來，果然是可怕的很。」

但聞一聲怪吼，黑衣人像飛鳥投林一般，直向蕭蓮花撲了過來。

這一招來勢快速，有如電光石火一般，一閃而至。

蕭蓮花全然無備之下，勢將閃避不及。

俞秀凡突然一伸右手，五指扣上黑衣人的肩頭之上。

黑衣人雖然被拏住了肩穴關節，但他的衝奔之力，仍然十分强大。

俞秀凡借勢一送，更加快了黑衣人向前撲的速度。

眼看着要撞上了牆壁，黑衣人就是無法閃開。

只聽蓬然一聲，撞在了牆上。

一撞之勢，十分强大，只震的樑上塵土飛落。

黑衣人被撞摔跌在實地之上。

蕭蓮花低聲道：「好手法，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有你這樣認位奇準的手法。」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如是我們不救他，那將會如何？」

蕭蓮花道：「他會被那升入心腑的慾火，活活燒死。」

俞秀凡接道：「眞有這樣嚴重麼？」

蕭蓮花道：「他愈來愈無法忍受那焚身慾火之苦，只有自裂肌膚而死。」

俞秀凡道：「妳還有解藥麼？」

蕭蓮花道：「有，我收藏了三粒解藥，也藏了三份對付人的春風散。」

俞秀凡歎口氣，道：「在下也無法決定，咱們是否該救救他了。」

蕭蓮花道：「這人武功詭異，練了一身刀槍不入的功夫，且饒了他，他也不知感激。」

俞秀凡道：「好吧！我過去點了他的死穴，免得他多受痛苦。」

蕭蓮花搖搖頭，道：「慢着！」

俞秀凡道：「蓮花，妳該明白，我們和造化門中人，有很多的不同，其中最大一樣的不同，就是我們不喜歡傷害人，更不願別人有着太悲慘的遭遇。」

蕭蓮花道：「唉！公子，你如殺了他，爲什麼不讓他爲我們盡一份力呢？」

俞秀凡道：「他已經受了很重的傷，只怕很難幫咱們效力了。」

蕭蓮花還未來及答話，那跌摔在地上的黑衣人，已然挺身站了起來，不禁一皺眉頭，道：「公子，我瞧這個人有些裝作，他練成了刀槍不入的武功，撞一下自然不會受傷了。」

俞秀凡道：「哦！」

黑衣人已清醒過來，大喝一聲，又向蕭蓮花撲了過去。

蕭蓮花又一個閃身，避開了一擊，道：「站住！聽我幾句話，我就救你！」

黑衣人大喘了幾口氣，道：「我撐不住了，妳還有什麼話說？」

蕭蓮花道：「你願不願意和我們合作？」

黑衣人道：「願意，願意！姑娘有什麼話請快些說。」

蕭蓮花道：「再去殺兩個造化門中人，我會解了你身中之毒。」

黑衣人道：「此地沒有造化門中人！」

蕭蓮花道：「想辦法，出去找兩個，不論什麼人，只要造化門中人都成。」

黑衣人雙目如電，盯注在蕭蓮花的臉上瞧了一陣，全身突然抖動起來。

蕭蓮花對處置這些事，似是有着很充份的經驗，嬌聲喝道：「張開嘴巴！」

黑衣人聽話的很，依言張開了嘴巴。

蕭蓮花揮手一彈，一片解藥，飛入那黑衣人的口中。

對症之藥，立見奇效。

黑衣人立刻安靜了許多，閉上雙目，似是在運氣調息。

俞秀凡道：「姑娘，你給他解藥服下……」

蕭蓮花接道：「公子，那不是解藥……」

俞秀凡奇道：「不是解藥，是什麼？」

蕭蓮花笑一笑，高聲說道：「你聽着，你只是暫時免去些慾火焚身之苦，但只有片刻工夫；下一次的發作，更要强烈過千百倍！」

黑衣人睜開雙目，道：「我……我……」

蕭蓮花道：「去殺兩個造化門中人，我就可以解去你身上的奇毒。」

黑衣人略一沉吟，突然轉身一躍，飛出大廳。

俞秀凡歎道：「原來春風散還有這樣的妙用。」

蕭蓮花道：「春花教在江湖上橫行霸道，一直沒有傷到過自己人，就是用這種辦法奴役其他的人，代爲受過。」

俞秀凡道：「唉！看起來，江湖上的險詐，眞是無奇不有。如是單憑武功，在江湖上走動，實是無法應付。」

蕭蓮花道：「有人說五分機智，五分武功，才能夠無往不利。」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照在下的看法，武功、機智，各佔三分，另外四分靠幸運了。就以剛才的事情說吧，如若不是姑娘給了在下一顆解藥，只怕現在我早已氣絕而逝，就算一身武功，世無匹敵，又有什麼用處？」

蕭蓮花道：「造化門不會殺你。」

俞秀凡接道：「就算你們不殺我，我也無法活下去，我不會活着受辱，我已經想好了，在我全力施爲，殺了你們一些人後，我會在無法控制自己時，橫劍自絕。」

蕭蓮花道：「幸好俞少俠沒有試，如是你不幸試了，那將是一個很可悲的下塲。因爲中了春風散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想到自絕的事的。」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那眞是很大的幸運了！」

蕭蓮花道：「就以那位五毒門的副門主來說吧，他神志清明，但人却無法控制自己，想想看，那該是多大的痛苦。」

但見人影一閃，那黑衣人提着兩個人頭，大步跑了進來，直向蕭蓮花衝了過去。

蕭蓮花這一次未再閃避，任那黑衣人衝近了身側。

就在兩人將要接觸之時，突然伸手一指，點中了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向前奔衝的身子，陡地間停了下來，雙手一鬆，兩個人頭也跌落在實地上。

蕭蓮花迅速的取出了一粒解藥，投入那黑衣人的口中。

回目望着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公子，

把這件事交給賤妾處置如何？」

俞秀凡道：「咱們處境險惡，實也不能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對付他們了。」

蕭蓮花微微一笑，揚手一掌，拍在了那黑衣人的前胸之上。

黑衣人長長吁一口氣，道：「我殺了他們兩個人。」

蕭蓮花道：「我看到了，所以，我給了你一粒解藥。」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現在，你覺着如何？」

黑衣人道：「好多了。」

蕭蓮花道：「等一會，你會再行發作，痛苦比剛才更要深重數倍。」

黑衣人道：「這個，我應該如何？」

蕭蓮花道：「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從此刻起，一直聽我之命，才能免去你慾火焚身之苦。」

黑衣人一皺眉，沉吟不語。

蕭蓮花道：「你也許不相信我的話，那就隨你去。」

黑衣人突然一伸手，抓住了蕭蓮花的右腕之上。

蕭蓮花回手一掌，拍了過來，打的那黑衣人滾出了五六尺遠。

黑衣人微微一怔，道：「你……」

蕭蓮花飛身一躍，踏在了黑衣人的前胸之上，接口道：「聽着，我現在要殺你，易如反掌。」

黑衣人圓睜雙目，似是還想不通何以會被蕭蓮花一掌打倒地上。

蕭蓮花冷笑一聲，又道：「你想死還是想活？」

黑衣人道：「想活如何，想死怎樣？」

蕭蓮花道：「想死很容易，我就一掌劈死你，如是想活麼，那就從此聽我之命，心不應口，有得你苦頭好吃。」

黑衣人淡然一笑，道：「在下並無難過的感覺。」

蕭蓮花道：「但片刻之後，藥性發作，那份痛苦，比起剛才來還要悲慘上十倍。」

黑衣人搖搖頭，道：「你可以殺了我，但我不能背叛五毒門。」

蕭蓮花道：「別忘了你巳經殺了自己的從人，而且還殺了兩個造化門中人。」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姑娘還是殺了在下吧！」

俞秀凡心中暗暗奇道：這人一身武功，非同凡響，何以忽然間變的全無氣力，一副任憑宰割的樣子。

只見蕭蓮花俯下身子，輕輕兩掌，拍活了那黑衣人的穴道，道：「看你如此英雄，我們也不願傷害你了。」

黑衣人站起身子，雙目中奇光閃動，道：「怎麼，你們放我走了？」

蕭蓮花道：「不錯。我們敬重英雄人物，不願就這樣傷害你，所以，放你回去。」

黑衣人滿臉疑惑之色道：「你們眞的放了我？」

蕭蓮花道：「是啊！你現在可以去了。」

黑衣人搖搖頭，道：「我不相信。」

俞秀凡心中忖道：看來，這黑衣人，還多疑的很。

蕭蓮花道：「我們此刻要殺你，只不過舉手之勞，爲什麼還要別用心機。」

黑衣人雙目望着蕭蓮花和俞秀凡，緩步向後退去。

蕭蓮花果然未再有所行動，目睹那黑衣人退出廳外。

無名氏低聲道：「姑娘，眞的就這樣放了他麼？」

蕭蓮花道：「殺了他也無大用，倒不如放他去吧！」

無名氏道：「我雖不識其人，但我看他一身的武功成就，非同小可，留着他是一害。」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無名兄，兄弟認爲蕭姑娘處理的十分恰當。咱們此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和造化門中不同，他們規戒森嚴，咱們就盡量寬大。能饒人處且饒人，能放手就放手。咱們走吧？」

舉步向廳外行去。

但見黑影一閃，一個人蓬然倒摔在大廳外面。正是那退出去的黑衣人，去而復返。

俞秀凡道：「石兄，扶他起來。」

石生山大步行了過去，扶起那黑衣人，道：「老兄，蕭姑娘巳饒了你，你又來作甚？」

黑衣人道：「我要見蕭姑娘。」

蕭姑娘快行兩步，道：「什麼事？」

黑衣人道：「姑娘毀了我一身功力。」

蕭蓮花道：「我巳經告訴你了，養息一天，你就可以恢復。」

黑衣人道：「不行，我立刻就有性命之憂了。」

蕭蓮花道：「造化門下不容你，五毒門要殺你，我有什麼法子？」

黑衣人道：「姑娘是春花教中人？」

蕭蓮花道：「不錯。」

黑衣人道：「在下也不想死，所以願意跟姑娘學。」

蕭蓮花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作不了主。」

俞秀凡道：「願意和我們甘苦與共的人，我們歡迎的很，蕭姑娘，能不能使他立刻恢復功力？」

蕭蓮花道：「可是可以，不過，咱們如何能相信他？」

俞秀凡道：「用人不疑，咱們既然歡迎他來，就不可多心。」

蕭蓮花伸手從懷中取出一粒藥物，道：「吃下去，一盞熱茶工夫之內，就可以使你恢復功力。」

黑衣人接過丹丸，看也未看，就一口氣吞了下去。

只聽衣袂飄風，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般直撞過來。

無名氏大喝一聲，拔刀揮擊出。

只聽得一聲冷笑，接着是一陣金鐵相觸之聲。

無名氏被生生震退了兩步，但來人也被無名氏這一擊，給擋了下來。

那是一個穿着很俏的年輕人，一身天藍勁裝，滾鑲着近半寸的白邊。手中執着一柄三稜長劍。

日光下，劍身泛着一片藍色的光芒。

黑衣人突然向後退了兩步，躲在俞秀凡身後。

藍衣人兩道惡毒的目光，一直盯注在無名氏的身上道：「閣下可要再接我一劍試試？」

俞秀凡冷笑一聲，接道：「你這身衣服很特殊，不知在造化城中，是何身份？」

藍衣人道：「你就是俞秀凡？」

俞秀凡道：「正是在下。」

藍衣人道：「我是監察堂中人，專管除殺叛徒。」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此地就在造化城中，想不到，貴城主竟然還不敢放心，還派有殺手，除殺棄暗投明的人。」

藍衣人道：「聽說閣下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而且又極善花言巧語。」

俞秀凡道：「怎麼說？」

藍衣人道：「凡是和閣下接觸過的人，似乎很容易被閣下說服。」

俞秀凡肅然說道：「你錯了。我不會花言巧語，更不會欺騙那一個，反之，我說的話，都是極爲誠實，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相信我說的話。」

藍衣人道：「哦！」

俞秀凡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一個人都具有辨別善、惡的能力，我只是說明了是非，要他們自己選擇。」

藍衣人冷笑一聲，三稜劍指着俞秀凡身後的黑衣人，道：「你和我談善、惡，他就是世間至惡至毒的惡人之一，不但是他練的武功歹毒，他的生性更殘忍，雙手血腥，殺人無數。你如說是非、論善惡，就該先把他殺了。」

俞秀凡道：「閣下說的也許不錯，但那些都巳經過去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藍衣人冷哼一聲，道：「我們監察堂中人，向來不和外人動手，專以對內除殺叛徒，如閣下要阻止，咱們就不客氣了。」

俞秀凡心中一動，笑道：「監察堂中人，想必都是造化城主的親信了。」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造化門的組織十分龐大，難免有良莠不齊之徒，在下的任務，就是專門處置這些叛徒。」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閣下所謂的叛徒，大約就是指他們棄暗投明了。」

藍衫人道：「人世之間，本無正邪之分，所謂正邪，只是論事的角度不同罷了。你口口聲聲說他們棄暗投明，何謂暗又何謂明呢？」

俞秀凡道：「閣下不但有一身好武功，還有一口好辯才，看來造化城監察堂中人，都是特經挑選、訓練而成的精銳人物了。」

藍衫人道：「俞少俠太誇獎了。」語聲一頓，接道：「城主對你俞少俠十分器重，所以，才任你穿宅過街，接受招待，沒有派人阻攔你。」

俞秀凡接道：「閣下的話，果然婉轉動聽，這重重難關，無一不是兇險絕倫的地方。」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自然。你想在造化城中行來行去，必需要有一點能耐才成。」

俞秀凡道：「閣下看看，在下這點能耐如何？」

藍衫人點點頭道：「似乎是有點能耐。」

俞秀凡道：「閣下現在準備如何？」

藍衫人道：「俞少俠只要放開本門中的叛徒，在下決不侵犯。」

俞秀凡微微一笑，反問道：「如是在下不放呢？」

藍衫人道：「那就只好得罪了。」

俞秀凡道：「好吧！監察堂中人，想必是造化城中的精銳高手，在下領教一、二。」

藍衫人緩緩舉起了手中的三稜劍，道：「咱們奉有嚴命，不得向貴賓侵犯，但如向區區挑戰，那就又當別論了。」

俞秀凡道：「好！就算我向你挑戰吧！」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閣下先出手吧！」

俞秀凡道：「强賓不壓主，還是閣下先出手。」

藍衫人道：「恭敬不如從命了。」

右手一揮，三稜劍突然出手，刺向了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右手一招，長劍出鞘，嘡的一聲，震開了藍衫人的三稜劍。

藍衫人微微一怔，道：「好快的劍勢。」

口中說話，右手三稜劍一連攻出七劍。

這七劍招招相連，一氣攻出。

俞秀凡似是在考驗自己，一直未出手搶攻，長劍揮動，只聽一陣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響，藍衫人七招快攻，盡被封開。

藍衫人一皺眉頭，說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俞秀凡還劍入鞘道：「閣下可以去了。」

藍衫人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你不是我的敵手，更不配和我談論什麼，是不是應該退走呢？」

藍衫人連攻了八劍之後，巳知遇上了勁敵，俞秀凡的快速劍法，是他生平未見，一時間竟不敢答話。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一個人只能主攻，如是閣下眞的不怕死，在下就要出手了。」

藍衫人一聲不吭，突然轉身而去。

望着那藍衫人遠去的背影消失不見，俞秀凡才回頭望着蕭蓮花道：「蓮花姑娘，這些監察堂中人，在造化門中的地位如何？」

藍衫人道：「很特殊，他們直屬造化城，凡是造化城中的人，他們都有權干預。」

俞秀凡道：「造化城中似乎還有另一股力量，專門管理背叛造化城主的人。」

蕭蓮花道：「我也聽說過，那是一批武功絕頂高强的人物。」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我所見情勢而言，凡是和咱們見面作對的人，都屬於江湖上其他門派，而直屬於造化城中的人，似乎是都在管理內部的事情。」

蕭蓮花道：「對於造化城中的事情，我們知曉的有限。」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入耳中，道：「我知道的比這姑娘多些。」

轉頭望去，說話的正是黑衣人。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你身體好些麼？」

蕭蓮花道：「對症之藥，自然是見效奇速了。」

黑衣人道：「多謝姑娘賜藥之情。」

蕭蓮花道：「不用客氣，咱們遭遇一樣，我是春花教中的人，在監察堂殺手的眼中，我也是叛徒之一。」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我是五毒門副門主的身份，一個監察堂中的殺手，就可以隨便的懲罰於我，而且要置我於死地。」

蕭蓮花道：「所以，你也決定背叛造化城主了。」

黑衣人道：「不錯，老夫再也忍不下這口氣了。」

俞秀凡道：「兄台作何打算？」

黑衣人道：「如若願意帶我同行，在下願爲先鋒，如若諸位不願帶我同行，在下毒傷巳癒，我就與他們拚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兄弟如願和咱們合作，我們歡迎還來不及，焉有拒絕之理。」

黑衣人道：「那很好，我再去宰他們兩個回來，出出胸中一口惡氣。」

俞秀凡一伸手攔住了黑衣人，道：「兄台且慢。」

黑衣人歎了一口氣，道：「俞少俠有何吩咐？」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造化門中有的是人，就算咱們宰了他們十個、八個，也於事無補。咱們要動手，也要找那些有點份量的人動手。」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俞少俠說的是，咱們往前面闖。」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兄台，從此之後，咱們要生死與共，兄台可否把姓名見告。」

黑衣人道：「兄弟的名聲不太好，不說也罷。」

無名氏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兄弟和這位石兄，都是從地獄中出來的人。」

黑衣人道：「好吧，兄弟巫靈。」

無名氏道：「昔年江湖上人稱毒怪的就是巫兄。」

巫靈笑一笑，道：「正是兄弟。昔年兄弟在江湖上殺人太多，名聲不好，不過，從現在起——」

俞秀凡微微一笑接道：「過去的事，不用再提了。巫兄以五毒門副門主的身份，進入造化城，想來必可參與機密了。」

巫靈搖搖頭，道：「敝門主五毒夫人，倒是很受那造化城主的敬重，但他們對兄弟，說起來就叫人上火了。」

俞秀凡道：「他們對巫兄並不敬重。」

巫靈道：「何止是不敬重，簡直是不把兄弟當人看，想起來，我就火冒三尺。」

俞秀凡一笑，道：「他們對巫兄不好，才能使巫兄知過向善，但不知前面還有幾關？」

巫靈道：「還有兩關。就兄弟所知，前面一關不足掛齒，倒是最後一關，是少林高僧的飛鈸大陣，倒是有點麻煩了。」

俞秀凡道：「人間地獄之中，已有少林別院，此地怎的還有少林僧侶？」

巫靈道：「詳細情形，在下就不知道了。見到少林僧侶時，咱們倒要問問他了。少林高僧向以正大門戶自居，怎的竟和我巫靈一般，投入造化城來？」

俞秀凡道：「也許他們別有苦衷，見面時，倒要問它一個明白了。」

無名氏道：「闖過最後一關，咱們是不是就可以見到造化城主了？」

巫靈道：「闖過飛鈸大陣，咱們就可以穿過此城，但是否會見到造化城主，那就不知道了。」

俞秀凡聽他口氣，確然所知不多，微微一笑，道：「咱們向前闖吧！」

巫靈突然輕輕咳了一聲，道：「慢着，諸位請稍候片刻。」

轉身行入廳中，把木桌上大海碗的五毒，全都收入了懷中。」

那樣多不同的毒物，只見他一一放入懷內，也不知他放在了何處。

無名氏問道：「巫兄，你身上帶有多少毒物？」

巫靈道：「三五十個總是有的。咱們走吧！兄弟帶路。」

當先舉步，向外行去。

俞秀凡緊追在巫靈身後，蕭蓮花魚貫相隨，無名氏、石生山並肩斷後。

巫靈輕車熟路，直闖入一座紅磚圍牆的院落之中。

一個身着青衫，身佩雙刀的中年大漢，橫身攔住了去路，道：「那一位是俞少俠？」

巫靈一揚手，兩條毒蛇，應手飛出，道：「你不配見俞少俠，要你那鬼裏鬼氣的師父出來。」

青衫人急急拔刀擊出，劈死了一條毒蛇。

另一條却蛇尾一捲，纏住了青衫人的右腕之上。

俞秀凡看的一震，暗道：原來，他把身上的毒物，當作暗器施用。

那青衫人目睹毒蛇纏腕，心中一驚，丟了手中單刀，揮手一甩。

但覺右腕一痛，蛇口尖厲的毒牙，已然咬入那青衫人的肌膚之中。

這是一種傷害神經的毒蛇，青衫人一疼之下，立時感覺到半身麻木。

巫靈冷笑一聲，道：「回去，叫你那老鬼師父出來，老夫賞你一粒藥物，饒你不死。」

青衫人臉色灰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聞一聲陰森的冷笑，傳了過來，道：「姓巫的，你倒了戈？」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一個臉長如馬，身着青袍，留着一撮山羊鬍子的老者，緩步由廳中行了出來。

巫靈冷笑一聲，道：「老色鬼，你也是一方豪雄，但在造化門中，不過是一個馬前卒的身份，如是你識時務，那就跟巫老怪學，咱們跟着俞少俠，鬥鬥造化城中監察堂裏那些趾高氣揚的殺手。」

青袍人道：「你認爲背叛了造化城主，還能夠生離此地麼？」

巫靈道：「就算戰死此地，血濺五步，也比受那些窩囊氣好些。」

青袍人陰森一笑道：「話是不錯，不過，老夫還沒有活夠，還想多活幾年。」

巫靈接道：「咱們不能生出造化城，至少現在還可以活下去，你老色鬼如是敢和姓巫的作對，我要你立刻死在眼前。」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巫老怪，你那長虫、蜘蛛等，只配唬唬孩子們，至於老夫，還未把那些毒物看在眼中。不過，老夫不想和你鬥。」

巫靈右手一揮，兩條毒蛇和一隻拳頭大的蜘蛛，一直飛了出去。

青袍老者身上長袍無風自動，雙手平平推出。

巫靈投擲的毒蛇、蜘蛛，在距離那老者身前三尺左右時，突然跌落了下來。

青袍老者並未借勢出手，冷然一笑，道：「巫老怪，你的毒物，傷不了我。咱們相識了幾十年，誰能吃幾碗飯，大家都心裏有數，我要見識一下俞少俠……。」

巫靈怒聲接道：「俞少俠要見的是造化城主，就憑你老色鬼這點身份——」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巫兄，請後退一步，在下會會這位高人。」

巫靈的臉色，怒容未消，但人却向後退了四步。

俞秀凡越過巫靈，一拱手，道：「在下就是俞秀凡。」

青袍人雙目在俞秀凡臉上打量了一陣，道：「我道你是三頭六臂，原來是個毛孩子。」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很叫閣下失望，是麼？」

青袍人道：「至少，老夫看不出你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能把造化城鬧的人仰馬翻。」

俞秀凡道：「那是造化城主的事，和在下何關？」

青袍人哈哈一笑，說道：「老夫如若能夠把你小子生擒活捉了，老夫豈不是大大露臉的事？」

俞秀凡道：「世人有誰不想露臉出頭，不過，必得先自量力。」

青袍人打量了俞秀凡一陣，道：「你小子的意思是，老夫不是你的敵手？」

俞秀凡道：「這個麼，很難說了。不過閣下可以試試。」

青袍人臉色一寒道：「老夫正要試試。」

俞秀凡道：「那就請出手吧！」

青袍人雙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身上，瞧了一陣，道：「巫兄，你說這姓俞的很高明。」

巫靈冷冷說道：「不錯。你老色鬼自尋死路，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青袍人道：「當眞是叫人難信啊！」忽然一轉，疾如一抹流光般，撲向了俞秀凡。

俞秀凡右手一抬，寒芒閃電擊出，撲向俞秀凡的青袍人，突然向後倒躍而退。

兩方面的動作都是够快，快的叫人目不暇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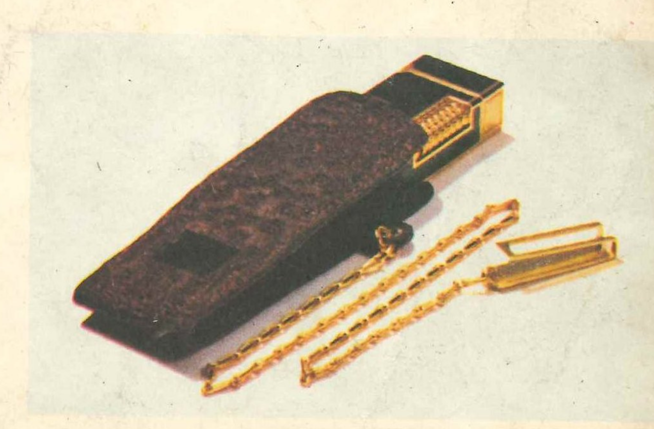
青袍人向後退開了五尺，才聽到了遂然一聲總響。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造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